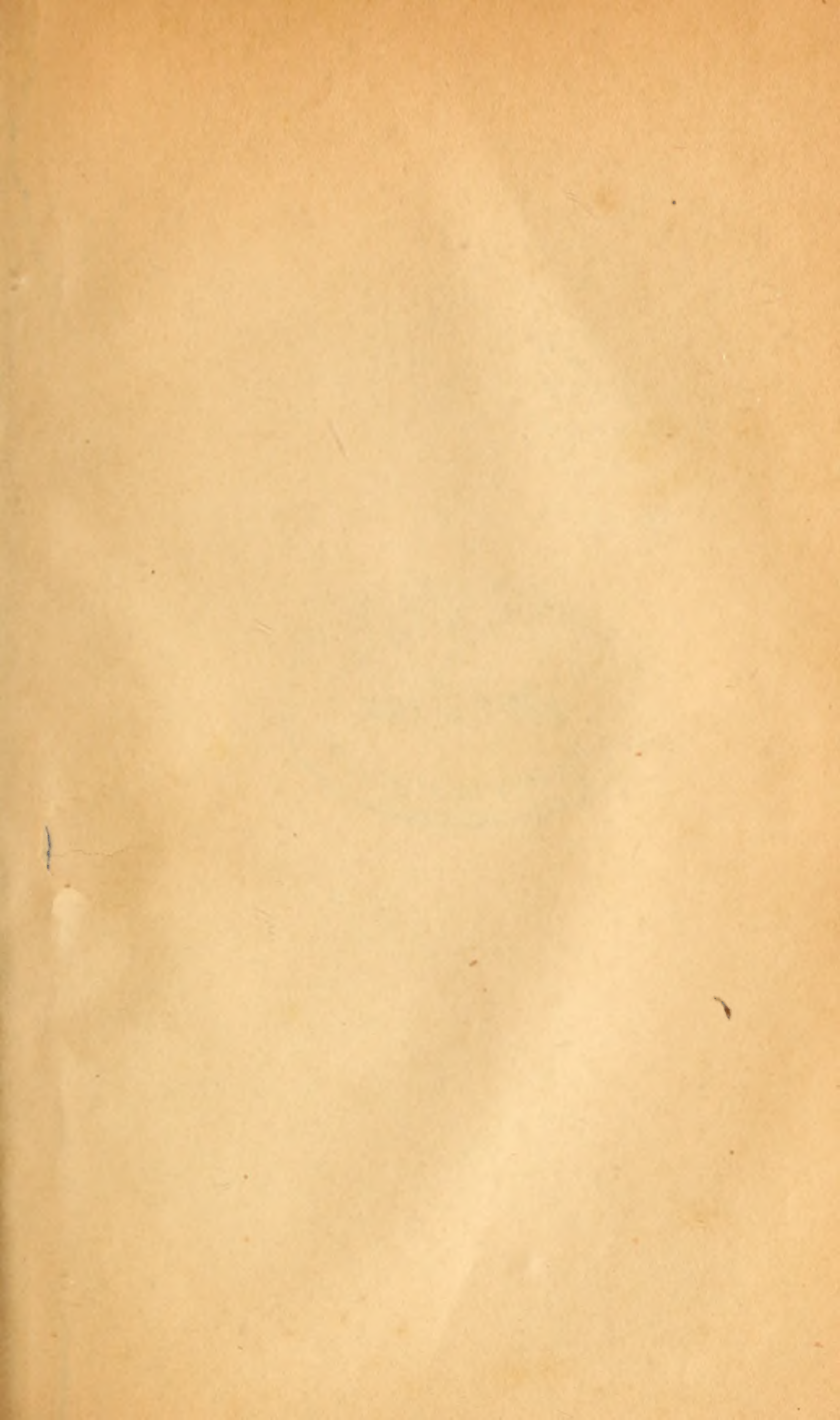





嘯天讀書記


LIBRARY
MAY 24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嘯天讀書記一集（三）

譚詞同集

英國的二元論：Dualism 原分爲哲學上的二元論，Metaphysical Dualism 認識論上的二元論，Epistemological Dualism 與宗教的二元論，Absolute Dualism 三種。什麽叫做二元論？他是承認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有兩種對立的原理存着。起初原是範圍在宗教道德以內的學說，後來漸漸擴充到一切學術思想上去。他最有力的，是哲學上的二元論。他把宇宙的一切現象，全歸納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認識論上的二元論，他主張人類一切的認識，全立脚

在感覺和思惟全然不同的兩種作用和形式上；二者若缺其一，這認識便不能成立。因此，一切認識，由感性和悟性，感覺和思惟二元相結而成。陸克 Locke 的經驗說，Empiricism 一面預想各種心的作用，一面又假定外界實體的存在，說明一切經驗的成立，便是認識論上的二元論底實證。至於宗教的二元論，是純憑情感結構。古代波斯的宗教柴拉滋德拉教 Zoroaster 說善惡的起源，以善由亞福拉馬慈達 Ahura Uazda 神造出，惡由亞利曼 Ahriman 神造出；把人世一切現象，看做皆自這兩神所創作，歸之於神的光明和黑暗二元。這便是宗教二元論的代表。這個學說，近於迷信之談，在近世漸漸有不能成立之勢。

我們如今要研究的，便是哲學上的二元論。他因爲研究的方法不同，在哲學上的二元論範圍裏又分出超越的二元論，transcendent Dualism 和內在的二元論 Jmmanent Dualism：兩種派別來。超越的二元論，是主張物質和精神二方面的發源，是絕然出於兩途的。這裏面又有兩種說法：以精神和物質爲宇宙兩大本原之說，——以謂精神和物質性質互異，各自獨立，

並不是直接由這個生那個因此支配他的原理，也便不同。在自然界，爲機械的作用所支配；在精神界，則由心的作用所支配。物質和精神，並不是主從的關係，乃立於同等的地位，成立宇宙現象的二元；這又稱爲常識的二元論。以神和世界爲宇宙萬有的二元之說，——以謂一切現象雖爲人所創造，但一旦既創造之後，其變化進行，便一任其自然；使精神和物質，各自遂其自由發展。因此世界雖是爲神所創作的一元，而與神合起來，則爲二元；這又稱爲超越神論的二元論主張。這兩種二元論的，叫做二重二元論。倡造這一種學說的，以特嘉爾 Descartes 爲主，他一面以神和世界爲超越的二元，一面又在世界中的精神和物質爲超越的本體，立了這二重超越的二元論。至於內在的二元論，是主張把物質和精神的二元包含在一元以內，所以說是內在。他並不是說宇宙的本性是由二元組成的；却是說本體的性質，是由二種主性成的。本體雖是一個，但其中含有兩種不相容的性質；所以這可看做一元論，又可看做二元論。在近世哲學中可爲內在的二元論之代表的人物，是斯賓挪莎 Spinoza 和哈特曼。Hartmann 哈特

曼以宇宙的本體爲無意識，無意識是一而非二；而且其中有兩種不相容的主性，——便是思想和意志。思想是定萬有進化的目的，意志爲其實質；所以萬有是由思想和意志而成。斯賓挪莎以實體爲神，神是一，而其中有二種主性，便是思想和廣延。這二者如缺其一，神亦失其實在。換一句話說，這兩主性是神之兩面，我人的意識作用以思惟的發現爲主，物質則以廣延的發現爲主。這種說法，不是說二元論的二元分離存在，是說二元自含於一元之中；所以可說他是調和一元論和二元論，而除去二元論的難點產生出來的。

總之一句話：把精神和物質看做是兩面分離各自獨立的，是二元論的起點；看做物質是精神的發現，精神是物質的根源不可分離的，這是一元論的立腳點。但是，人生在世，誰也免不了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享用，兩方面的事業。精神是什麼？便是思想；物質是什麼？也便是事實。天下決沒有無思想而表現的事實，也決無不求表現於事實的思想。不獨是人，凡是有生命的便有思想。爲什麼要有思想？他的來源有兩條路：一，是受環境的激刺而求應付；一，是被環境所

逼迫而謀改善。第一條路，便是陸克的經驗說。惟其有經驗，所以能根據過去而營謀未來，這一種思想的認識，惟人類最是富足，亦惟人類最是奢大；所以亦惟人類的思想最是複雜。不說別的，祇看那蛆蟲的爬坑沿，蒼蠅的攢紙窗；他一次爬不上，再是二次三次的爬去，直至於無窮次，他除爬的一法以外，也沒有別條途徑能解決環境的逼迫了，蒼蠅一次攢不出，再是二次三次的攢去，直至於無窮次，他除攢的一法以外，也沒有別條途徑能解決環境的逼迫了。但是人却不然，他遇到環境的激刺或是逼迫，便先靠着他的思想；由思想而表現於事實去解決這環境；不但是解決，而且還要改善環境。這思想倘經一次或二三次表現失敗以後，他決不是祇有一法，他却能想出無數方法來應付，終要達到的能解決能改善而後已。所以思想便是事實的根源，事實也便是思想的表現；是一元，決不是二元。

我自幼生長在患難的環境裏，便養成了我一個因受環境逼迫富於懷疑環境求解決環境改善環境的一個人。我自七八歲略知人事起，直到現在，時時憎惡環境，而時時想改善環境。

還記得我在十一歲的時候，得讀泰西新史攬要讀拍拉買——最幼稚的英文讀本——而喜；第二年。見康梁變法而大喜。喜的是他能改善我個人的環境，幷能改造全中國人的環境。又一年，得讀淸議報新民叢報而喜，進而讀譚嗣同的仁學而大喜；喜的是他不獨能改善我個人和全中國人身體上的環境，幷能改造我個人和全中國人思想上的環境。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政治上和社會上的黑暗齷齪，已達到極點；稍有思想的人，受這腐敗環境的激刺，便要不安。幸得這目光如電，胸襟如海的譚嗣同先生來登高一呼，揭穿了這種種社會黑暗制度的假面具而給吾人以思想上一劑補藥。而譚嗣同先生却被這黑暗社會所殺！——斷頭死——但是，思想和事實，總是出於一元的；譚先生雖死，而譚先生所主張所鼓吹的學理，在今日已有大部分實現了。還有一小部分還未實現，這是因爲譚先生的思想太銳敏，還是社會的進步太遲緩？這却無從推測。但將來終是也要實現的。我個人思想的變遷和身心的得益，却得力於譚先生思想的不少；想世上和我一樣得到譚先生思想暗示的人，和急欲得譚先生思想指導的人，一定

也是不少；何況還有一小部分思想還未實現呢？我所以把譚先生的集子整理刊行出來，以證明思想和事實是出於一元的。

小倉山房尺牘

有一班勤學的少年，常常對我發問：『如何可以得到文學精通的途徑？』

我雖够不上說是識得文學途徑的人；但是，我也是醉心文學的一人，對於文學的途徑，也曾下過試探工夫。我總覺得要走上文學精通的途徑，須有兩種修養；好似車的有兩輪，缺一不可。什麼是兩種修養？

(一)是思想的修養；

(二)是詞體的修養。

你要明白單說文學，是狹義的文學，是研究文學的詞句和體裁；是工具的修養，不是文學

全部的修養。祇有工具，沒有思想，好似生物的祇有軀體，沒有魂靈；祇能算是物，不能算是生物。所以單修養詞體而不致力於思想，祇能到文學的路，而不能到文學精通的路。祇到文學的路，好似猩猩鸚鵡的學人說話，祇能摹倣而毫無意味的；他的資格，還够不上雞鳴狗吠。因為雞鳴狗吠，是有意味的，是受內心驅迫的。

從這一層上看來，我們要求文學精通，須先求思想發展。有思想的文學，雖不精而還够得上一個通字；沒有思想的文學，雖精而不通。又至不通，雖精何用？我們能從文學的思想詞體兩方面下同等的學力，固然是最好；但我總覺得在修養詞體以前，必要經過一番修養思想的手續。我有一個極淺近的比方：文的詞體，好似車子；文的思想，好似道路。有了道路，汽車馬車固然可以走，便是東洋車獨輪車也可以走；便是沒有車子，我們自己辛苦一點，兩條腿也可以走。倘然沒有道路，那獨輪車東洋車果然不能走，任你有如何精美如何華麗的馬車汽車，越法是不能走。這就叫做「走頭無路。」一人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果然是苦惱；那文學到了走頭無路的

時候，越法是苦惱。什麼是文學走頭無路的時候？譬如一個長於文學的人，做一篇羽獵賦，或是幾句壽序，或是某某公的墓誌銘，或是耶穌敎的勸敎書；毫無思想，毫無意味，說來說去這一點老套頭，却要拉長着調子，駢四驪六的做起來。做的人果然吃力不討好，看的人也感覺到頭痛。看一篇壽序，還不如聽一句山歌好。因爲一個是有眞趣的，一個是戴假面具的；一個是側重感情的，一個是徒講詞體的；一個是活的，一個是死的；一個是應酬世人的，一個是受內心驅迫的。——思想是什麼？便是受內心驅迫而產生的。

再進一步說：文是什麼？文，便是文飾，便是裝扮；學是什麼？學，便是學術，便是思想。文好似胭脂花粉，學好似美人；有了美人，加上胭脂花粉，纔愈顯得美。你倘然是眞美，便沒有胭脂花粉，也不致失了你的美。文好似刀槍箭戟，學好似力士；有了力士，那刀槍箭戟纔發生效用。倘然是眞勇，便沒有刀槍箭戟，也不致失了你的力。我再進一步說：倘然你不是美人，用了胭脂花粉，反能叫你獻醜！倘然你不是力士，拿了刀槍箭戟，反能叫你送命！文學也是這樣。總要先有了學術思

想，再講詞體上的文飾，那學術思想纔能格外顯出他的精神和效用來；你倘然沒有學術和思想，專講詞句和體裁，反能越顯得你是一個「沒學大砲。」反過來說：你倘然眞有學術或思想，便是不講求詞句和體裁，也不能失掉你的眞價值。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白話也好；文言也好；端莊也好，滑稽也好。文學這樣東西，本來是後人杜造出來的；文本來沒有學，文成了學，本來是給沒有文學程度的人一個假設的途徑。你識得了這個途徑，橫走也走得通，豎走也走得通。試問：中國的韓愈，李太白，他們文的學在什麼地方。法國的大小仲馬，俄國囂俄，他們文的學是怎麼樣的？——文附於學單稱文學家本來是一句外行話——所以我們寧可求沒有文的學，萬不可做沒有學的文。

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極端不贊成文學上詞體的修養；我是說：

「要求文學精通，是先要做學術或思想修養的工夫，再修養詞體。」

你若不信，別的書上果然是例子很多，這部小倉山房尺牘尤其是本地風光的好例子。你

們祇知道他的名氣如何響，他的文學如何好；你們去細細的讀一讀他的尺牘，須知道他全是從學問思想上得來的，並不是從尺牘的詞體上得來的，講到他的詞體，都是信手拈來，沒有成法；你們倘然要在這書裏研究尺牘的詞句和體裁，便成了「鄉下人吃橄欖，」不識貨。本來尺牘不必有一定的體裁；愛說什麼，便說什麼，愛怎麼說，便怎麼說。尺，是說短的意思；牘，便是文章。和別的文章一樣做法。祇因爲求寄遞和閱讀的便利，格外做得簡短些；並不是用特別的做法。尺牘，是一種交際文章，本來容易落於虛僞；倘然一講詞句和體裁，越法覺得虛僞，叫人看了，生不出感情來，豈不是失了交際的本意？所以一切文學，都要先做學術或思想的修養；尺牘也逃不出這個例。你看袁簡齋的思想何等高超？學術何等淵博？人情何等透澈？胸襟何等坦白？而行文又何等自由？

我告訴你：能文，是代表思想的；有思想的文，纔能精通，纔能動人，纔能得文的效用。一切文字，都要拿思想做背景，尺牘也是一樣的。你們讀了這小倉山房尺牘，不但可以學得尺牘的訣

竅，并且可以學得一切文學的訣竅。

民國十四年，一月，九日，在上海。

古今名人尺牘

文章動於人心的自然，新名詞所謂「內心逼迫；」逼迫他的原動力，便是情。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把這言搬在紙上，使成了文。自來有價值的文章，沒有不從眞性情流露出來的。劉勰文心雕龍說：

「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

我們可以知道，情和文是一而二，二而一；沒有充分的情理，決不能寫充實的文章。任你如何講究程式，運用詞采，終究是一篇無氣無味的死文字。如何能寫出一篇活文字來呢？便須把

充分的情感，或公正的理知，或眞實的事實，寄託在文字裏；那你程式雖差些，文詞雖差些，也不失爲一篇生動可讀的有氣力的文章。

文章的目的，固然要發洩我受內心逼迫的情感，或事理；但他所以要寫在文章上的目的，却是希望得到讀者的同情心。本來最能得到對方同情心的，還不是文章；第一步是色，第二步是聲。從來說的，「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又說「含情脉脉，」這便是色。有無限若干的情感蘊伏在胸中，纔能發出這十分動人的色的表示來。這色的表示到了最高潮點，漸漸下降，漸漸膈膜，非有聲去幫助他不可；這個聲，便是言語。從言語轉變而爲文字。情感而靠着文字表現，已是出於萬分的不得已，也是十分減色的了。何況你再寫那無情感的文字，豈不眞要叫人作三日嘔嘔死？——可憐！從來叫人作三日嘔的文字屍骨，竟是不停的一具一具的製造出來。

人心日壞，眞情日喪；凡握筆寫文的人，大都爲功利所驅使。他們所計較的，祇是程式如何，詞采如何；他們祇求趨一時的風尙，求權勢的賞鑑，謀得溫飽，目的已達。至於道德學問人心世

運，好似都與文章不相干的。劉勰說：『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這是何等的工夫？『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這是何等的力量？豈是一班拘拘小儒所能夢見的嗎？

我們不要在文字上表見便能，倘要指揮文字，使爲我用，或說理，或表情，或記事；不是僅僅考求程式，竊取詞采所能了事。況程式詞采不是文章必要的條件，祇須你寫的文章，確是受內心逼迫的，那你愛怎樣說，便怎樣說；你愛說什麽，便說什麽。至於文章的美，更不僅在詞采字句上玩玩把戲便算了；是要得到文學眞正的美，便在內心的充實。這內心，便是劉勰所說的「文心。」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文章有內心的寄託，雖文字粗簡，却愈能顯他自然的美；若專講修飾，毫無情思，反覺他愈修飾愈醜。我曾經說過：文，好似胭脂花粉；學，好似美人。有了美人，加上胭脂花粉，纔愈顯得美；你

倘然是眞美，便沒有胭脂花粉也不致失了你的美。文，好似刀槍箭戟；學，好似力士。有了力士，那刀槍箭戟纔發生效用；倘然是眞勇，便沒有刀槍箭戟，也不致失了你的氣力。再進一步說：倘然你不是美人，用了胭脂花粉，反能叫你獻醜；倘然你不是力士，拿了刀槍箭戟，反能叫你送命。文學，也是這樣，總要先有了學術思想，再講詞體上的文飾，那學術思想纔能格外顯出他的效用；倘然沒有學術和思想，專講詞句和體裁，反能越顯得你是一個沒學大砲。反過來說，你倘然眞有學問或思想，便是不講求詞句和體裁，也不能失了你的眞價值。文學這個名詞，本來是後人杜造出來的，文本來沒有學，文成了學，本來是給沒有文學程度的人一個假設的途徑。你識得了這途徑，橫走也走得通，豎走也走得通。文，好似車子；學，好似道路，有了道路，汽車馬車固然可以走，便是東洋車獨輪車也可以走，便是沒有車子，我們自己辛苦一點，兩條腿也可以走。倘然沒有道路，那獨輪車東洋車果然不能走，任你有如何精美如何華麗的馬車汽車，越法是不能走。這就叫做「走頭無路。」人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固然是苦惱，那文學到了走頭無路

的時候，越法是苦惱。什麼是文學走頭無路的時候？譬如拿文字堆什麼成一篇羽獵賦，或是墓誌銘；毫無思想，毫無情感。說來說去，這一點老套頭，却要拉長了調子，駢四驪六的做起來做的人果然吃力不討好，看的人也感覺到乏味。看一篇壽序，還不如聽一句山歌好。因爲一個是有眞趣的，一個是戴假面具的；一個是側重感情的，一個是徒講詞體的；一個是活的，一個是死的；一個是應酬朋友的，一個是受內心驅迫的。

文章的要注重思想和情感，有這樣一個大關係；那書信文章，尤其是着重在情感。情感，是交朋友的要素，書信，是交際上必不可少的一種文學作品。有時受到一種情感的逼迫，一種理知的懷疑尤其須寄託在書信上，使他得到同情人的共鳴。所以寫好書信的人，決不是先講求格式先注意詞句的。他是信手拈來，胸無成法。你們要得文學上的安慰麼？須在這集子上去找，要得到書信上的好詞句麼？也祇須在這集子上去找。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國故學討論集

提起「國故學」三個字，便可以從這三個字裏看出我中華大國民浪漫不羈的特性來。這一種國民性，適足以表示他粗陋，怠惰，缺乏科學精神，絕少進取觀念的劣等氣質！前年我聽印度詩人泰戈爾說：他幼年時候，住在恒河岸畔，偶然看到一面繡旂，又看到繡旂下面的流蘇，隨風飄蕩着便想起這流蘇是絲做成的，絲是中國的特產品，看到流蘇的飄蕩，很可以看得出中國人浪漫的特性。因此他未到中國以前，便早已企慕中國人的浪漫生活；這浪漫生活，便是詩的生活。！唉泰戈爾先生，你錯了！這浪漫性，並不是什麼好名詞，並沒有使人可以企慕的意味；祇可以叫人嘲罵，叫人鄙棄的劣等人種的賤性！你看人生在天地間，供求相需，誰許你浪漫？況生在如今生存競爭最劇烈的時代，一天不工作，便一天得不到衣食住，又誰許你浪漫？更生在

如今科學精神極發達的時候，一天不發明便一天得不到進步；你若不進步，便祗好坐待着別人拿物質的勢力來亡你的國，滅你的種，到那時候，且問你浪漫不浪漫了？在先生生長在富厚之家，又得天獨厚，滿腦筋充實了詩意；吃飽了飯，無事可做，便在恆河岸畔看看流蘇，興之所至；便吟幾句詩，供天下人的玩賞；又有爵爺的頭銜，掛起幌子，環游列國，到處受人熱烈的歡迎，坐着頭等火車，吃着精美大菜，這樣子的浪漫生活，我也願過。但回頭看看貴國恆河岸畔的窮民，敝國江北路上的乞丐；他們終日蓬首垢面，胼手胝足，淌乾了汗淚，喊破了喉嚨，還得不到先生吃剩的麵包皮和穿破的綢衣角。到了這一步田地，我想他便是要浪漫也無從浪起了；要吟幾句詩，也毫無興趣了；要看看風吹流蘇，也沒有這閒情別致了。再深刻的說一句，世界上之所以有窮民乞丐，也全是那班貴族式的詩人浪漫派的惰民，飽食永日，無所事事，消滅了天地的生產力；却叫他們窮民乞丐，替你們加倍的工作，又加倍的替你們捱窮受餓害他的。印度之所以弄成亡國，中國之所以弄成不死不活的局面，也未始非這一點浪漫根性在那裏作怪。

我的話說得過火了，談起國故學，便無意中得罪了這位詩聖。「國故學」三個字，是一個極不澈底極無界線極浪漫極渾亂的假定名詞；中國的有國故學，便足以證明中國人絕無學問，又足以證明中國人雖有學問而不能用。這樣的惰性，這樣的劣性，還不快快革除，却又去恭維他，說他是東方文化，又說他是大國的風度。我實在是羞死了，氣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覺中說了幾句過激的話。按到實在，這「國故學」三個字，還算是近來比較的頭腦清晰的人所發明的：有的稱「國學，」有的稱「舊學，」有的稱「國粹學。」在從前老前輩嘴裏常常標榜的什麽「經史之學，」「文獻之學，」「漢學，」「宋學；」那班窮秀才，也要自附風雅，把那爛調的時文詩賦，也硬派在「國粹學」的門下。種種名目，搜羅起來，便成了今日所謂的「國故學。」但是我試問國學是什麽東西？國故學是什麽東西？柳詒徵在演講漢學與宋學之先，加以一段聲明道：『今日講題，爲漢學與宋學；實則漢學宋學兩名詞，皆不成爲學術之名。類如有人號稱英學或德學，人必笑之。若曰吾所研究者，爲英國之文學，或德國之哲學，(此亦有語病)方成一

個名詞。』此猶我序王船山集中有一段說道：

說也可憐！我們做中國人的，莫說受不到中國的學問，倘然有人問我們：「你們中國有些什麼學問？」我簡直的回答不出來。我若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六藝之學，有經史之學，還有那諸子百家之學；」這是滑稽的答語，也是一句笑話。試問：「所謂經史之學，諸子百家之學，是一個什麼學問？」我依舊是回答不出來。所以老實說一句，我們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統系的學問，可憐，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鬧的什麼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輯的名詞，還是等於沒有名詞。試問國故是什麼？國故學又是什麼？況且立國在世界上，誰沒有一個國故？誰沒有一個歷史？便是誰沒有一個所謂國故學？誰沒有一個所謂經史之學？這國故經史，是不是算一種學問？好以我姓許的能夠背三代祖宗的名號履歷，是不是算一種本領？是否算一個學問，是一個問題；這一種學問，是否人類所需要？這又是一個問題。在我的見解，所謂學問者，須具有兩種條件：一種，是有統系有

理知的方法；一種，是拿這個方法可以實現在人生，或是解決人生的困難，或是增加人生的幸福。沒有方法的，固然算不得是一種學術；這方法不能解決人生一部分問題的，也算不得是有用的學術。你看科學界上的天文地理數理化力等學問，上至哲學文學，誰不是各有他獨立的名詞？誰不是各具有學術條件上兩種的效用？從沒像中國這樣籠統而無方法的國故學，可以在學術界上獨立一科的。倘然國故可以成功一種學術，那全地球上的各國，每一國都有他自己的國故；為什麼却不聽得有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的名稱傳說呢？所以國故實在算不得是一種學問。我們中國的有國故學三字發見，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程度的淺薄，智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

翻過來說，中國的國故學，何嘗不是學問？中國的國故學，不但是中國的真學問，而且是全世界的真學問。那六經子史，我們一向認為是哲學文學的府庫的，裏面何嘗沒有科學？裏面不但有科學，而且有最深最高最豐富的科學，不但是科學，那政治學社會學法學

軍事學，以中國先進國家的資格研究得格外周到，發明得格外在先。所以我說的國故學不是學問，是說國故學不能成功一種學問的名詞；那國故裏面自有他的眞學問在。倘然後代的學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個囫圇的國故學，什麼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一樣一樣的整理出來，再一樣一樣的歸併在全世界的學術界裏，把這虛無縹渺學術界上大恥辱的國故學名詞取銷；這樣一做，不但中國的學術界上平添了無限的光榮，而且在全世界的學術上一定可以平添無上的助力。因爲中國的文化，開闢在三千年以前，那六經全是中國文化的紀錄；再加周秦時期思想的發展，種種發明，種種經歷，都可以充得世界的導師，而與以無上的教訓。雖然，這件工作，談何容易？祗因經史是最古文化的記錄，在他記錄的時候，因求一時代的適合，總有一大部分是蕪雜的；諸子百家是一時代環境造成的人生哲學，總有一大部分是簡陋不完的。這個現象，不但是中國，凡是初期的記錄，和初期的發明，都有這一

點困難。希臘的文明，決不是如今的西洋文明；柏拉圖的思想，決不便是如今德謨克拉西的思想這其間幾經整理，幾經改造，纔能得如今物質上精神上的兩大成功；我們中國的學者，祇因不肯整理不肯改造，所以直到如今，六經依舊是六經，諸子百家依舊是諸子百家。那國故，是各種物質的原料；科學，是從國故原料裏提出成分來製成的器皿。如今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白丟着這許多豐富而又寶貴的原料，空感受器物缺乏的痛苦，這全是一班中國學者的罪。做中國學問，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祇因不曾經過整理，不但使後代學者找不出一個頭緒來，便是找到了頭緒，好似走進了一座凌亂蕪雜的棧房裏面，都是零碎的不適用的多。好不容易，用披沙淘金的工夫，整理出一點切於實用的學問來；學者僅僅拿他看作一種陶情適性的玩物，既沒有公開的著作，也沒有澈底的研究。前者摸過這一條黑衕，却不肯把黑衕裏的走法告訴人，一任那後者再去費一番摸黑衕的工夫；因此，中國的學術界，常在這條循環線上來來往往的走，便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成功。我

們倘然甘心永居於無學術國的地位，那便不用說了；倘然中國的學者，不甘自棄，還希望把中國的學術扶持出來，和世界的學術見面；非但見面，還要和世界的學術合併，使中國老前輩留下豐富而偉大的學術，使世界學術界得到一種偉大的幫助，那非努力於整理六經諸子的工作不可。這整理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要精當而有統系；一，是要適於人生實用。

因此，要把中國的國故學扶持出來，用精細勇往的工夫，整理分晰，成了各項專門的科學，以與世界的各科學相見相併，而使全世界得到他的實效，這決決不是那種浪漫的態度可以成功的；要拿國故學整理分晰成了各科學以後，再勇猛精進，從舊的國故學裏面研究發明出新的科學來，靠他改造世界現有的科學，這也決決不是那種浪漫的態度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劈頭一句，便是反對中國人這浪漫的態度，緊接着便是反對這國故學浪漫的名詞。

這樣巨大的工作，也不是容易做的；這樣巨大的恥辱，也不是容易恢復的。第一步，先要認

清國故學裏有些什麼門類，又有些什麼人。這一部國故學討論集，還算不得在學術上的討論，祇可以算是在門類上的討論；討論得了門徑，纔可以進而討論學術。願你們有志的人，努力做這第一步的工作！

十六，一，七，在上海。

哲學的研究

人和別種動物差別的地方，便是富於思考力；不但是對於生活上要求滿足，尤其是對於精神上要得充分的安慰。——這便是所謂「人生觀。」雖說蟲豸有他的蟲豸生觀，犬馬也有他的犬馬生觀；而人的人生觀，尤其是複雜。人事的進步，全靠這人生觀的追求；人事的煩悶，也全受這人生觀岔歧的影響。

什麽是人生觀？便是人處在現在的境地，而對於現實物質上精神上的生活，感覺不滿；而不斷的求進一步的試驗，求進一步的追求。因此，人生的性質，有多血膽汁等的不同；而附帶表現的人生觀，也各依其性質而成各樣方式。這方式，大概可分作三種：

一、向前的。　向前的人生觀，他把人看得無上尊貴，而又萬能的。不但是萬物之靈，而且是天地間的主人翁。在人的智力範圍以內，沒有不可解決的事，也沒有不能明瞭的理。遇到了困難，便一味的向前要求，研究，創造，享用，成了如今物質文明的世界。

二、向左右的。　向左右的人生觀，他固然也把人看做萬物之靈；但同時也承認自己爲天地間生物中之一員。在天地的萬物以內，任你人的智力如何發達，終不能得到人生觀的究竟；還不如安分守己，盡萬物之靈的本能，創造得一分，便享用一分。凡事不要求澈底的解決，凡理也不要求澈底的了解。眼前如有困難，便向左右看在這困難境地上，求自己的滿足。不想破壞局面，也不想改造局面，成了如今趨重姑息的中堅社會。

三、向後的。　向後看的人生觀，他把人生看做無上的煩惱而虛空的人生觀，是天地間永久不能揭曉的一個大謎；既然是一個猜不透的大謎，何必白費心計去研究他？在主張物質文明的人，以謂多研究得一分便多明瞭得一分人生觀的原理；多創造得一分，便多解決得一分人生觀的事業；其實，他不知道，這人生觀之門，是從外面開進去的，不是從裏面開出來的；他是一座迷宮，愈向裏開進去，裏面的門路愈多，愈叫人迷失了來時的道路。那求澈底了解人生觀的，愈是研究得精細，發生的問題愈多；社會上事業愈達發，人生煩愈是惱，愈是危險。憑我們做人的智力，終於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何如不求解決，并且根本不要這個無謂的人，豈不是不解決而大解決了？憑這個態度，便成了如今趨向厭世的宗教社會。

但是，我要問，人類一天繁盛一天，人事一天繁雜一天，那物質的需要，知識的追求，一天一天逼着你向前跑，向前發展，向前取求；是否祇圖眼前的人生觀，可以應付得這個環境的？又更

其是否這厭世派的宗教，可以安慰我們人生的？且在這樣人類繁殖的世界中，究竟能否立刻達到於絕滅清靜的境界？人類一天不絕滅，則因人類附帶的內的要求，靈的要求，試問拿什麼方法去解決他？這還不是要仰仗於科學大神？

如今世人，常常醵着科學萬能，但他們却忘記了，科學還有一個母親，這母親的名，便稱做哲學。在科學未成形未產生下地以前，他的託胎，全在於合於實證的理；這個理，還不是哲學麽？所以我們如今既是一個人，便當講求做人的法子；那虛無縹緲的出世主義，不是做人的法子；那得過且過的混世主義，也不是做人的法子。因為人是活的，惟其活的，不免要求物質的供養；人是靈的，惟其靈的，更不免要求智識的安慰。物質託胎於智識，智識託胎於思想，思想託胎於哲學：所以我們一天不能不做人，便一天不能不研究哲學。

胡適博士說『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決。』但這根本兩字，意義欠明；現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個定義：是『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

義上着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的意義。」要知道哲學的起點，是由於人生切要的問題；哲學的結果，是對於人生的適用。人生離了哲學，是無意義的人生；哲學離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學。現在哲學家，多憑空臆說，離得人生問題太遠；眞是上窮碧落，愈鬧愈糟！

所以，哲學是一種切合於人生的思想，可以實現於人生的原理；倘然不能切合於人生的思想，便是無統系，無例證的玄學。玄學，不但不能解決人生，反叫人進入迷途，愈求解決而愈不能解決；因此，我們要研究哲學，更要研究切合於人生的哲學。這本小冊子，是指導人入於哲學正確的路；且是初步的哲學的門經，人人都得讀一讀。

十七，四，二十八，在上海，

秋女俠遺集的感想

想起我們在少年時代幹的革命工作，那種拔劍裂眥，不可一世的氣概；我於秋女俠殉難以後，有點懊悔了！於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更懊悔了！於今日國民革命成功以後，更大大的懊悔了！

請聽我的懺悔辭：

我們那時幹的革命工作，名爲「種族革命。」但依今日的經驗看來，似乎有點走錯路徑，有點盲目；雖不是全盲，至少可以說半盲。盲在什麼地方？祇因我們那時所見到的政治黑暗，却祇睜開了一隻眼注在滿州人身上，沒有將兩隻眼全睜開，倘然我們能用兩隻眼看，應該先看見種族主義前面還有一個人道主義站着，政治運動前面還有一個社會運動要做。我們原該不問種族怎麼樣，政治怎麼樣，我們先要求人道光明社會發展．不問他操統治權的是什麼種族，祇問他講不講人道。倘然不講人道，異種固然要排斥，同種尤其要排斥。我們做政治運動的前一步，應該先要看一看社會怎麼樣；政治運動固然重要，

社會運動尤其重要。沒有好社會，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沒有站脚的地方；進一步說，沒有好社會，社會也萬不能產生好政治的。——操政治權的人都是從社會產生出來的——返過來說，有了好社會，那政治處於強有力的社會監督之下，強迫他，攻擊他，也不容他不好。

可惜我們少年時代，都是上了岔道！——第一步爲人民求幸福而革命原不曾走錯——我們戴上了顏色眼鏡，祇把人民幸福，看在「滿族」「帝政」兩重玻璃上；在當時癡心妄想，以爲趕跑了滿族，打倒了帝政，我中華民族便可以立刻上天堂。誰知國家大事，決沒有這樣簡單；揭去了「滿族」「帝政」兩重小黑幕，便露一重大黑幕來。大黑幕是什麼？是社會的墮落。本來滿族的暴虐，帝政的專制，都是從社會墮落的根蒂上產生的；你若不從社會方面求根本的解決。雖暫時趕跑了異族，推翻了帝政，一轉眼那變相的帝制，變相的異族，和鬼影幢幢的又出現了。我們做人民的，何嘗得到半點幸福？

我們祇因錯認從排斥異族而求人道光明，不是因求人道光明而排斥異族。倘然我

們知道把求人道光明認做大前提，我我便可知道排斥異族是因他暴虐；趕跑暴虐的異族，是求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過程，不是求人道光明的全程。認清了這個題目，我們並不是有門戶之見而排斥異族，是因他阻礙了人道光明的大道而排斥他。我們排斥他的時候，眼光中祇有「人道」二字。認明了這二字的目標，凡是違背人道的，我們都當一律排斥；他倘然不認淸這一點，而專講民族主義，那沒，難道說還高高在上的皇帝因他是我們的同種，任他如何暴虐，我們總不能革命了麽？難道說這高高在上的變相皇帝，因他已假冒了共和政體的名義，實際却用專制的手段壓迫民衆，我們也無需革命了麽？那沒，外國歷史上，何以有法蘭西美利堅的同種革命？而中華民國的約法上，何以有「五族共和」的名詞？——或是將來滿蒙回藏各族中任何一人被選舉做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我們難道因他是異族，再來玩革命的把戲麽？

從知我們從事政治革命，是因政治腐敗，政府暴虐而打倒他，因他阻礙人道光明之

路而推翻他；又從知我們革命的途徑，是在求人道光明，人道一天不光明，革命的工作也一天沒有完成。那暴虐的政府，——不問同種異種君主民主——我們固然應該打倒。而所以產生此暴虐政府的萬惡社會，尤其首先應當打倒。我們不革社會的命，而先革政治的命，是不對的，不因人道主義而革命，卻因種族主義而革命，尤其是不對的。

我懺悔了！——中國經過幾次政治革命以後，愈講革命而社會的劣根性愈顯露，愈講共和而人民的眞意思愈看不見。我懺悔了！從今以後，我們的革命工作，須掉過頭來：要革政府的命，須先革我們社會的命；要革社會的命，須先革我個人的命。積個人而成社會，積社會而成國家；個人頭腦不清明，叫國家政治如何清明？我請大家把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的大幌子卸下來能！我們還是齊心一德的去革我自己「隨意吐痰，」「準六時入席而八時還不見人影，」一點一滴的小命能！——這便是我的懺悔詞。

寫秋瑾遺集序文，何以寫起自己的懺悔詞來？你反對自己從前種族革命工作的錯誤，難

道說你也連帶反對秋女俠從前政治革命工作的錯誤麼？倘然有說這句話的人，是全不知革命的眞意義了！雖然也有人說章太炎是一民主義——民族主義——宋遯初是二民主義，——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但決不能汚衊我秋女俠。我與女俠同工作，共患難，昕夕相處，對於他的全人格下過深刻的考察；知道他的革命工作是整個的，當時雖犧牲生命於排滿運動，而他的目光，是在求人道光明，雖努力於政治工作，而他的表現却着力在社會改革，——尤其是女性的解放，與人格的提高。和他見過面的人，可以在他的言語行爲上證明：我至今還不能忘記他那一種豪俠的舉止，與英爽的談吐：他不但疾滿如仇，他還嫉惡如仇；友朋中如有失檢的，他必嚴加糾正。他不但律人如此，律已亦如此；不因循，不失信，不畏縮，不依賴。秋女俠是能痛革女子劣根性的命，再進而革不良社會不良政治的命。這又是有事實可以供我們證明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秋女俠的革命工作是整個的，是從個人從下層做起的。他的排滿工作，政治運動，決不是標榜，亦決不是淺薄；是求達於人道光明社會改進的一種手段，是整個革命工作

中一個過程。我們可以從他人格的表現上，奮鬪的歷史上看出。可憐秋女俠，我們祗知道他是和滿人政府的惡勢力奮鬪而犧牲生命的，我們還不知道他和家庭的惡勢力奮鬪而得自由，和社會的惡勢力奮鬪而得平等，和個人的惡習慣奮鬪而得高尙的人格。奮鬪又奮鬪，痛苦又痛苦；其間不知道受盡了多少悲哀，犧牲了多少幸福，纔得最後政治人格上大無畏的表示。「秋雨秋風愁煞人，」是他一生奮鬪的實錄了！

我可以大膽說一句：須人人有和秋女俠一般奮鬪的歷史，纔可以與政治惡勢力去奮鬪；須人人有和秋女俠一般的革命人格，纔可以去革社會的命。不然，你政治的命未能革得，準叫你反被政治腐化了去；社會的命未能革得，準叫社會反受了你腐化的影響。不先做下層工作，不先革個人的命，淸明的政治永遠不能實現，眞正的民意永遠無法表現。這歷次革命結果的事實，都可以做我說話的註脚。我還可以大胆說一句：秋女俠倘然現時而尙健在，他一定不願做一個國府委員，而依然願做一個從事下層工作的小百姓。他這光明磊落的行徑，嫉惡如仇

的性格，實事求是的精神，努力奮鬭的志趣，處處與所謂「虛僞」「敷衍」「陰險」「腐化」站在反對方面的。這樣的人，如何能享福？——秋女俠如尙生存在今日，他還是要革命，還是要永永的革命！

我自己夠不上——秋女俠的人格，也夠不上——秋女俠的見識，所以少年時代幹的革命工作，全不知個人革命與下層工作的重要。現在因歷次革命而證實了。我懺悔了！我自己從新學着——秋女俠的方法，先和個人奮鬭，和社會奮鬭；有了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社會，再談政治。我愈懺悔愈要努力於下層工作，愈欲將——秋女俠的人格介紹於現在的衆人。

這一冊遺集，雖說失落的很多，——官廳的毀滅，朋友的遺失——但你們不可以徒然欣賞他文字的雍麗，須從字裏行間，看出他豪俠的氣骨，偉大的人格來。你們受了——秋女俠人格的暗示，也須感覺到和我一般的懺悔嗎？

十八，八，三，——許嘯天序於上海——講學社。

我在民國十七年，纔得見秋女俠哲嗣王燦芝女士。豪俠英爽，一如其尊人。女俠就義時，女士還在繈褓中；今孤露餘生，與家庭奮鬪，社會奮鬪，進而且橫渡太平洋與全世界人爭中國女子的人格。臨行時，付刋秋女俠遺集，我寫這篇序文介紹女俠的人格，是做後死友人應有的責任；但我又希望王女士繼續他尊人的功業而再永永奮鬪下去！

星光

——對星期文會同志的宣言——

倘然現在不是二十世紀，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了；

倘然你們不是青年，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了；

倘然二十世紀最危險也是最快樂底時代的潮和光，不是撲照在你們這班青年身上；我

也不來說這個話，——也不用出這個集子了！

★ ★ ★ ★ ★

你們記得嗎？你們記得尼采茲拉頓斯拉裏面說的「三種變形」的譬喻嗎：

什麼是「三種變形」？便是精神變成駱駝，駱駝變成獅子，獅子變成小孩兒。

人生的第一步，要像駱駝一般肯負重，肩上負着公理，文化，學術，種種創造，種種改革，和惡魔戰，和蠢牛戰！要有獅子一般的威嚴，獅子一般的勇力；這時駱駝便變成獅子了。待到戰勝了一切，創造了一切，在幸福之園中跳舞，在文明之光中沐浴，天眞爛漫，人心沒有機械，世界沒有危險，活潑自由，和小孩兒一般；這時獅子便變成小孩兒了。小孩兒是什麼？是神的肯定！你們還記得嗎？你們還記得瓦耳卡批評尼采的話嗎？

我們不能够把這個世界，擱在社會中心人物的肩上；我們都是社會中心人物的原料！照這樣看來，你們不想享神的幸福嗎？你們不想做社會中心人物的原料嗎

你聽到嗎？你可聽到二十世紀危險的潮嗎？

你看到嗎？你可看到生命快樂的光嗎？

就算你們不想享神的幸福，不想做中心人物的原料；但是，你們總是青年啊！——祇叫你是青年，那危險的潮，總要向你身上撲來；這快樂的光，總要向你身上照來！後面威逼着，前面引誘着，不容你不走上這條路。你們要明白，二十世紀，是再造的時期！全地球有人類的地方，都傳到這個精神；不單是我們中國青年獨負責任，越發不是我們中國青年可以躲避得過的責任！一間破屋子，柱脚霉爛了，窗戶倒壞了，磚瓦破落了，正樑斷下來了；……屋子裏的人，都站在屋子外面，打算另打圖樣，重新建築。你們中國的青年，想靠着這屋子裏的半梁舊牆壁，是萬萬躲不住的了！快快出來，一塊兒吸吸新鮮空氣！能大家動手，推倒！再造！尼采說的：『如今是「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頑固的頭腦，是不合用的了；四不象的步調，也是誤盡你們少年子弟的！

你伸出頭去向世界上看看！他們多麼興奮啊？他們自認是世界的主人，有遠大的眼光，有合作的精神。去研究！研究！研究！創造！創造！改造！改造！改造！解放！解放！解放！從學術的研究，研究到思想；從個人的創造，創造到世界；從教育的改造，改造到文化；從貞操的解放，解放到宗教。他們推翻，建設，進行，奮鬭；達到眞理的大路，造成高潔的新生命。

★　★　★　★　★

有人說：我們是學生，祇知道課堂裏的生活，不問改造解放的事；個人的責任還擔不了，說什麼世界的責任。

哈哈！這句話有些錯了？能不說別的，你們在課堂裏，能隔絕外來的空氣麼？你們能不呼吸空氣麼？這空氣還不是二十世紀世界上人人共同呼吸活的空氣麼？你們呼吸了活的空氣，能做死的課堂生活麼？你們能保得住一輩子不在社會上立脚麼？不和世界上接觸麼？你們要在社會上立脚，要和世界接觸；能不注意社會的狀態，世界的潮流麼？就是講到教育，你們還能關

着門講「功利主義」的教育，不注重到「發展個性」的教育麼？你們做學生，不是學人生應用的工具麼？

說起來也是可憐！我們那班青年，過了三四十年的課堂生活；還是脫不了「秀才式」的思想，「偶像式」的學科不用說世界各大學會裏，沒有他的位置；便是小小一個商店裏的夥計，也還輪他不到！這不是越學越沒得生路了嗎？他的大病，便是死做課堂生活，不知道伸出頭來向社會上一望，再向世界上一望。這種「閉戶造車」的教育，你說在二十世紀最新最活的潮流裏，還能撐得住嗎？

學生是什麼？簡直的明瞭的說一句：便是「學做人。」我們生在二十世紀，這二十世紀的人，眞不容易做啊！從今以後我們一呼，一吸，一舉，一動，和世界的空氣息息相通。你沒有世界的眼光，時代的精神；不用說什麼事業，便是等閒說一句話，吃一口飯，也是不容你！

★　★　★　★　★

我們餓了！我們眞餓了！我們的肚子，果然餓了；——物質文明不發達生計程度底下——我們的腦筋，越法是餓了！他們都吸得到世界上最新的空氣，輸得進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做得成世界上最新的事業；我們呢？死囚牢裏的犯人能！同光式的小姐能！外面多麼熱鬧，多麼好看？可憐的犯人！可憐的小姐！他祇能在鐵窗裏繡窗裏覷着能了！外面的熱鬧，莫說他不能加入，並且不能參觀。如今却由不得你了；時代危險底潮，撼動了你的鐵窗；世界幸福底光，射進了你的繡窗，我們看到了幾本從外國販賣回來的講什麼主義的小冊子，便快活到了不得，好似吸了瓊漿飲了甘露一般。但是，你試回心一想；這幾本小冊子，能夠幫助你這個犯人，從死囚牢一脚跨到公園裏來麼？能夠幫助你這個小姐，從閨房裏一手提到跳舞會上去麼？不用說你多年被監禁的頭腦，一朝見了公園裏萬紫千紅的花草，怕要感覺到眼花；你多年被束縛的小脚兒，一朝夾入紅男綠女的跳舞隊裏，怕要感覺到脚痛；到頭來，一塲春夢，小冊子依舊是小冊子，主義依舊是主義！犯人依舊是犯人，小姐依舊是小姐！你感受的，還不過是隔着鐵窗撼動的低潮能！

隔着繡窗射進來的微光罷！

我們要登ABC劇台——上海圓明園路一家外國劇場名，我也跟着春陽社素人演劇的團體登台表演過一次。（這是十六年前的說話）——先要在劇社裏練習過幾十次，在舞台上試演過幾次，——試演的時候例不公開祇邀集幾個有價值的批評家在台下參觀——纔能在戲台上實現；我們要加入遠東運動會平日先要在自己的學校裏練習，又要經過幾次國內的預賽，選手的預賽，纔能到會塲上去决賽。我們要擔負再造二十世紀世界的責任，也須要這樣——也須先要再造我們的中國。什麼是再造中國？你們試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敎育怎麼樣了？政治怎麼樣了？社會怎麼樣了？家庭怎麼樣了？個人怎麼樣了？研究！創造！改進！解放！先研究國內的，再研究世界的；先創造國內的，再創造世界的；先改進國內的，再改進世界的；先解放國內的，再解放世界的；但是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手腕，纔能再造國內，纔能進而再造世界。

我們固然要研究：害渥那德的機械主義，和盧梭的返自然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司丁那的個人主義，託爾斯太的人道主義，朵斯退益夫斯奇的慈愛主義，易卜生的寫實主義，達爾文的進化主義，佐拉的自然主義，菲洛奧倍的虛無主義，歐根的理想主義，柏格森的直觀主義，太各爾的實現主義，羅曼羅蘭的大勇主義，但是我們格外要研究的：是詹姆士的實用主義，和杜威最近提倡的實驗主義。——易卜生的寫實主義也是我們急要研究的——我們不要空講主義；我們到了這「風雨飄搖」的時候，不是單講好聽的主義來裝裝幌子的，我們要拿出在化學試驗室裏的精神來，去研究那切要的主義，去研究那切要的主義，使他實現在我們的中國。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囚牢裏的犯人，閨房裏的小姐；我們還不曾做到街道上自由來往的人，還不曾做到社交上的花。這自由人和交際花，祇有歐美人纔做到；他們做到了自由人和交際花，受了二十世紀的潮和光，還要向前進。研究！創造！改進！解放！我們倘然要適應二十世紀的潮和光，和他們一塊兒去擔負再造世界的責任；我們便要先研究我們的中國，創造我國的

中國，改進我們的中國，解放我們的中國。第一步工夫便是先求犯人解放到街市上去，小姐解放到交際場上去；便是研究種種主義，便進而研究實用和實驗主義。我們中國的教育，文學，政治，社會，家庭，男人女人，習慣，禮教，風俗，政客，軍人，學者；……都能適合時代精神麼？都能適應世界潮流麼，倘若不能，我們便要研究，改造；這便是實用和實驗主義的實現。我寫到這裏，再寫一段胡適之的實驗方法在下面——胡適文存卷二二〇一——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

實驗真是唯一的試金石。

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

義的爭論。

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

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

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眞進化。」

上面是胡適之開的「實驗良方，」待我來加上一味藥引。我說：我們行實驗主義，先要有易卜生底寫實主義的眞精神；一點不粉飾，一點不虛浮，我這個人壞到怎樣地步；把我的壞處，統統說出來，那醫生才有着手的地步。所以我們要實驗我們的中國，先要研究我們中國壞到如何的程度；切切實實調查，老老實有批評；這良方纔有實力，纔有效驗。

★　★　★　★　★

如今我們找誰來做醫生呢？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最有力量的，便是我全中國的那班靑年

學生。學生們啊！你是醫國的聖手！你是負重的大力士！你是新中國的前驅！你是老年的保護者！你是幼年的引導者！你是二十世紀新光中的幸運兒！你也是二十世紀新潮中的不幸兒！你一方面受人的懷疑，一方面受人的怨恨，一方面受人的驅逼，一方面受人的引誘。你要放開眼界，你要立定脚跟，你要打定主意，你要提起精神；擔負！前進！享受！和駱駝一般擔負，和獅子一般前進，和小兒一般享受。你的實力要充厚。如何纔有實力？全仗你的學識，全仗你的思想，尤其全仗你的閱歷。學識，是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思想，一半是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一半已不是從課堂裏得來的了；至於閱歷，全不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了，必定要去從社會上去得來。在不曾得到閱歷以前，必定要經過一番討論；不曾踏入社會以前，必定要經過一番預備；我們討了三四十年課堂的生活，爲什麼連一個小店夥計的地位也得不到？這全因爲我們沒有閱歷，不經過討論，不經過預備。如今二十世紀的新潮，全社會的問題，是不是靠這個小店夥計可以擔負得下來？這個社會也不是完全。——永遠可以不經過有學識有思想的人改進創造便可以抵得

住這二十世紀的新潮？這個答案是：

要改進創造合於二十世紀新潮的社會，非有有學識有思想而又有閱歷的人不可。

我們做學生的，學識是有了，思想也勉强可算是有了；獨缺了一個閱歷。我們趕快預備，趕快討論！我們根據二十世紀的新思想，切切實實地調查，老老實實地討論現在我們的中國，現在我們中國的社會；我們且不問外國如何進步，我們且不問新浪漫派如何能滿足人生。我們合各種主義的精神，抱定這個平庸的切實的實驗主義，預備再預備，討論再討論。我們祗求各方面一點一滴的改造，一點一滴的進步。——這纔是中國新文化的實現，這纔可以進而謀世界的實現，

★ ★ ★ ★ ★

什麼地方可以給我們預備，可以給我們討論？——星期文會。

我怕這思想的討論，閱歷的預備，妨礙了你們的正經功課，所以利用這空間的星期休息

日。

我又怕我的思想太偏僻，議論太專制；所以取公開態度，讓大家來討論，讓大家來批評他的討論。——這也許是合於德謨克拉西「發展個性」的原理。

我又怕討論的範圍太散漫，次序太雜亂；所以每期出幾個題目，比較的似乎有一點統系。

我又怕同志們精神太渙散，聲氣太隔膜，所以出版了這個「星光」小冊子。

小冊子啊！他是負了二十世紀中國青年的使命而出現的啊！他是全中國青年腦力的實現，全中國青年思想的結晶；他一般也負有駱駝的責任，獅子的精神，他將來能不能成功小孩兒，——根據尼采三種變態的比喻。——雖不可必；但他總是我們星期文會的光啊！

星光啊！星光啊！你是小學的導師，中等學生的伴侶，大學生的產兒，全社會的指揮和監督者；將來改造中國社會，進而改造世界實驗主義的出發點，籌備處，練習場！

我有無限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也有無限的希望，在中國身上！——亞孟！

性慾討論集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這句是我們中國讀書人一向傳下來的古話。到如今科學發達的世界，做學問的人，越發講究「實驗工夫。」要實驗一事一物，先須明瞭這一事一物的理路和狀態，然後可以應用到科學方法上去。我們一身以外的聲光化電動植鑛物，都已研究到十分精細，利用到十分發達了；難道說我們人類身體上最切要的性慾問題，反可以置之度外，不去研究他麼？何況這性慾問題，還關礙着個人道德，個人衛生，社會道德，社會衛生，性的美育，婚姻問題，人種改良種種關乎全人類全世界的巨大問題呢？所以東西洋各文明先進國，根據他的科學精神，早已由生物學醫學心理學各種學術的進步，而組織成極完善的性慾學了。這性慾學屬於社會科的，又有性道德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貞操問題等等；屬於自然科的，又有

優生學，妊娠學，節育方法，性衛生方法種種。這是何等精密而豐富啊！老實說一句話：性慾學，是人種改良上的一個根本學問，不講究性慾學，那人體改良的方法，便沒有根據；不講究人種改良方法的科學，那別項的科學，更是比較的不切要了。近來歐美各國學者，覺悟到這一層意思，學研究機問題，便竭力提倡。在法國英國德國美國，都有極昌明的性慾教育，和極完全的性慾對於性慾爾。在瑞典國，早已將性慾教育加入在國民教科中了，便是比較的科學發達遲緩的日本，也設法把許多性慾上的智識，相當的貫輸到小學兒童的腦筋裏去。講到美國，僅就學校的一部師範學校而論，那充分教授性慾學的學校，居百分之三十五，教授一部分性慾學的學校，居百分之四十，尚未將性慾學採入教程的學校，祇居百分之二十五；——根據美國性教育研究會調查——其他小學中學大學的教授性慾學的程度，也便可想而知了。回看我們中國，對於性慾學的程度怎麼樣？說起來，實在可嘆！一般人的眼光，不是認性慾問題是神秘的，便認他是污穢的，

性慾問題，究竟是神秘的嗎？是汚穢的嗎？同是人體上的一個器官，爲什麼不說嘴是汚穢的？爲什麼不說吃飯是神秘的？而且這性慾問題，在人的全身問題上，最居重要。「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原無所謂神秘；「好德如好色，」反過來說，便是好色如好德，原無所謂汚穢。許嘯天先生說：『中國男女間常說的，「卿須憐我我憐卿，」西洋男女間常說的：“I love you, you love me!” 是直一片機器磔軋聲而已！』吳稚暉先生說：『生小孩的一件事，决連不上什麼鬼斧神功；生小孩，止是宇宙變動的綿延。』我們須知道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機械作用，都是依着科學方法而支配的：無所謂神秘，更無所謂汚穢。我們做一天人，便須依賴一天機械而生存，便是自身也受着自然的趨迫而做一天機械；我們果然要使用別的機械，明瞭別種機械的功用和組織狀態，我們尤其是要明瞭自身這部機械的組織狀態而好好的使用他。倘然你認這機械是神秘的而胡亂使用着，這機械便立刻要壞；倘然你認這機械是汚穢的而不去使用他，這機械便立刻要銹。

好了！這部性慾討論集，是人身生殖機械的說明書；包括着各種性教育問題，婚姻問題，戀愛問題，生殖問題，交接問題，貞操問題，節育問題。「麻雀兒雖小，五臟六腑却齊全。」你們細細的去研究着罷，也許對於性慾狀態能夠明瞭一二，對於性慾迷夢也可以打破一二。若要比到東西洋各國的性慾學的著作，那眞正是「藐乎小哉」了！

十五，八，十四，編者自序。

老子

【一】

未說老子以前，我們先要問：子是什麼？照論語皇疏孝經釋文說：『古者，稱師爲子。』又是古代對於普通男子的美稱。我們常在古文上看見「吾子」二字；這個子字，大概好似今人的

稱先生。墨經裏面常有稱「子墨子」的；大概上一子字，是弟子對於他自己先生的專稱，就是說「我們先生墨先生。」但深刻一點說，又可以把子字代作家子一般解說：沒有專門學識獨立見界的，不可以稱家。江瑔讀子巵言說：

『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後可以名之曰子書。』

這又是何等的尊嚴？但是自來可稱爲子的，大概是一種學派。好似今日西洋的「浪漫派，」「自然哲學派；」中國的「姚江學派，」「桐城派，」「陽湖派。」所謂派者，必是表示他學問或思想的一種統系，或一種特性：而所以成此統系成此特性的，當然是要經過許多人改正補充。發明的雖祇一個人，而完成的却有多數人。所以孫星衍說：『凡稱子書，多非自著。』大都是他弟子記錄師說，而加以補充；或是這一派思想的總集。近人寫經子解題也說：

『集，爲一人之著述，其學術初不專於一家；子，爲一家之學術，其著述亦不由於一人。』

我們看看自來中國的子書，在中國全部學術上的地位怎麼樣？子書又稱爲丙部，經類是

甲部，史類是乙部，子類是丙部，集類是丁部。但在荀勗，又稱六藝小說是甲部，諸子兵書術數是乙部，史記是丙部，詩賦圖讚汲冢周書是丁部，劉歆爲校中秘書，分天下圖書共爲七類：——七略——第一類，是輯略；——是邏輯目錄大綱，是一種讀書工具的書。——第二類，是六藝略；第三類，是諸子略；第四類，是詩賦略；第五類，是兵書略；第六類，是術數略；第七類，是方技略。漢書藝文志又支配爲六略，删去劉歆的輯略一類。王儉分爲七志：一、是經典史記，二、是諸子；三、是文翰；四、是軍書；五、是陰陽；六、是術藝；七、是圖譜。阮孝緒便分爲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直到唐朝，纔分爲「經」「史」「子」「集」四庫：甲部經類，十一種；乙部史類，十三種；丙部子類，十七種；丁部集類，三種。宋明代又分爲六閣：第一閣經，第二閣史，第三閣子，第四閣集，第五閣天文，第六閣圖書。以後元清三朝，仍分「經」「史」「子」「集」四庫。依乾隆四庫全書目錄：經部十種，史部十五種，子部十四種，集部十種；而子書却永遠佔據歷代文化的地位。

我們再看看自來中國的子書自身的分析怎麼樣？最初論到諸子家數的書，有四種；第一種，是莊子天下篇中所論列的，有彭蒙，田駢，愼到，墨翟，禽滑釐，老聃，惠施，公孫龍數人；第二種，便是荀子的非十二子；第三種，便是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儒道名墨法陰陽六家——第四種，便是淮南要略的二十篇。這都是沒有統系的零星記錄，偶然見諸子姓名，若要有具體的分列，各以類從的，便是創始在劉歆的「九流。」如何是九流？九流便是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而小說家，却在九流以外。因劉歆說：『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所以稱九家。到唐朝又分爲十七家：是儒家，道家，釋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天文家，歷算家，兵家，五行家，藝術家，類書家，——目錄之學——明堂經脈家。——醫術——依四庫全書子部，便又分爲十四家；是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家，術數家，藝術家，譜錄家，雜家，類書家，小說家，釋家，道家。——神仙修養的方法。

照這樣分類方法，不但是門戶不淸，性質不明；且所謂「卓然成一家言」的意義，也完全

失去了。這祇因時至中古，那科學方法漸漸發生；如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家等，都該歸納在科學方面，而藝術又當獨立成一類。此外陰陽五行名與縱橫，都不能成家的因為他們都是巧說豪奪，虛偽迷信，竊取功名於一時，——司馬談說：『苛察繳繞。』——於社會文化思想學問非但得不到他一點的幫助，反因他而影響於人心，得到愚妄的結果，早該在打倒之列！總括起來說：中國思想界可以自成一家的，祇有「道」「儒」「墨」三家。而釋家又為中古時代外來的思想，與中國固有的儒道思想相溶合的產兒，依傍門戶，支離割裂，不能證實的玄談，我們竟可以不去睬他！

從來說諸子思想的來源，卻有兩種主張：一、是說諸子出於王官；一、是說諸子思想是時代的產兒。——王官，如同今日政府中各部總長。——主張第一說的，有漢書藝文志——七略——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陰陽家，羲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禮官；墨家，淸朝

之守；——如今日的教育總長——縱橫家，行人之官；雜家，議官；農家，農稷之官；小說家，稗官。

而主張第二說的，有淮南要略說：

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謬——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

這都是拿歷史事實來證明的，比較的可信。古代所謂王官，便是如今的胥吏，祇懂得幾種官樣文章，和刻板的例規。秦始皇焚書坑儒，從此以吏為師；那班「學而優則仕」所學的，無非是那一陳不變的條例官書，決不能產生諸子如許精深的思想。近人章太炎說子學略說：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說文「仕，學也，」猶今之學習行走。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

照這樣說，既是「無所爲學問，」既是「給事官府，」既是「學習行走；」這是何等粗淺的東西？直是「學術門」而已，何用爲此精深而高超的諸子思想？太炎先生所說的學者，與夫藝文志所說的諸子出於王官，適成其爲「仕」的學與道墨儒各家思想的產生，是根本不相干的。從來政府專以愚民爲事，莫說講究無治的天道，便是自治的人道，他也不顧給人民知道。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話，所以被數千年專制帝王所利用，而適成其爲吃太牢的「大成至聖先師」了！

「新故相反，前後相謬，」這正是所謂政法家慣弄的手段。他一方面摧殘羣衆活力，完成他的國家主義；一方面充野心家的走狗，不卹犧牲多數人的福利，以完成少數人的富貴。這用反手爲雲，覆手爲雨的狡滑手段，既無學理，又無思想，更無人心！百姓祇求和平，被政法家翻弄得不和平；回過身來，反將這不安分的罪名，陷誣在百姓身上。他這相反相謬的罪惡，到何等程度了？秦孝公驅數千萬生靈，而圖一己的安榮；却使商鞅立嚴法去治百姓，這不但是非學，簡直

是非法！——因他是不合天道之自然而違反羣治眞理的。

歸納起來說：凡是可稱爲子，可稱爲思想的，都是受時代環境的驅迫，而求最合羣理，有綿密深邃的組織方法，纔成爲思想，而可以垂之久遠。不但陰陽，縱橫，農，雜，小說，不成其爲思想；而名，法，更不成其爲家。

【二】

中國數千年來學者，大都不能認淸「子」字的界說。我們一看子部目錄，見他們類之多，性質之雜，從這一點，可以知道中國最寶貴的諸子學藝，到今日還不能整理出一個頭緒來而享用他。其實，諸子何得有如許派別？孟子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這很顯明的可以看出當時哲學派別，祇有「道」「墨」「儒」三家能了。——楊是道家。

這三家中，我們今日根據他思想寄託範圍的大小，與夫思想進展的自然統系，當然要推道家思想發生得最早。道，是說自然的天道；又類乎希臘哲學的宇宙論，或自然哲學。——哲學

當分爲三個統系：自然哲學，以自然爲對象；（研究天地內外一切有生物無生物有形質的無形質的超天地生死的一個最初唯一的自然原則）精神哲學，以人類精神爲對象；宗敎哲學，以人格的神爲對象。拿中國的學派來歸納：則自然哲學屬於老子；精神哲學屬於孔子；宗敎哲學屬於迦釋牟尼。——自然哲學所討論的範圍，便是在研究最初的唯一的眞理。如世界之起原，歷史的運命，又如生命秩序的根原；這種學問，在西洋又稱爲「形而上學」與所謂「本體論」對舉。便是研究每個實在爲物質的抑精神的。——宇宙論，便是討論宇宙是否由獨立自存之多數個體集合以成？又萬有是否是一體？而部分與全體間有無不可相離的關係？——這名辭，是德國哲學家華爾富創造出來的。

人類每天與大自然相接觸，便對於大自然發生一種懷疑；他急欲體會出一條天人共通唯一的原理來，這便是哲學思想所以產生自然的步驟。這最初的哲學思想，中國的道家，實在足以當之而無愧。近人梁啓超說：

『道家，信自然力萬能，而且至善；以一涉人工，便損自然之樸。』

其實他不但不要人工，他還不信有天工。因爲天地也是受大自然的驅迫，而不自主的在那裏不停的工作。這大自然是什麼，便是萬能的天道。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存在，不但在人類未生以前，且在天地未生以前；拿人道去比較天道，眞是藐乎小哉！——反過來說，人道便是天道。——所以人當服從大自然，決不能自作主張。莊子說。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這個比例，還是不稱。

因爲這樣，人祇能聽天地主宰，不能主宰天地。今日科學家的口號「科學萬能，」這眞是說夢話！我試問：天地間倘本來沒有這個物，沒有這個理，你科學家縱是萬能，却依據什麼去發明？再進一層說：天地若不予吾人以能，那天地間雖有物，雖有理，我們也無法發明。再徹底說：天地間無限的物與理，拿我們有限的人的壽命與力量，果然能樣樣去發明他嗎？便是現在所發明的，果然是眞的嗎？是終古不壞不失敗的嗎？——這都不是我們人類的力量所能知能行的。

漢書藝文志稱「道家者流，」是包括一切道家思想的學者。——史記說：『言道家之用，一則專稱老子。——道家思想，可分爲二派：第一、是消極中的積極派。人受天道自然勢力的支配，當然不能自作主張；但在自然勢力可能的範圍以內，自强不息的去適應天道，這便是消極中的積極。第二、是消極中的消極派。人既是一切有道的使命，除服從自然的使命以外，便無可主張，祇須一味委心任運的去服從天道能了。第一派的中心人物，便是老子；第二派的中心人物，便是莊子。後世因爲要延長道家的歷史，抬高老子的地位，便常常將黃老並稱。——漢曹參，薦蓋公，講黃老修養之法於文帝；從此，黃老兩個名辭相連。——在當時假借黃帝，原是託古的意思；但老子的道，從此便遮蔽上一層神仙迷信的障碍，眞是「愛之反以害之！」

至於老子的歷史，我們如今在古書中找，比較有統系的，便是史記中的一段；但因這一篇列傳，便又起了兩種爭執：一、是老子的時代問題；二、是老子的生死問題。——史記記老子的身世既不詳，又有許多疑惑的口氣，愈是足以引起後人的爭執。

時代問題，又有兩種說法：一、是說老子生在孔子以前；一、是說老子生在孔子以後。我們今日研究老子思想的，爲什麼要研究他生存的時代？這當然是因思想以時代爲背景的，又因要找出儒家道家思想的因果來；天道思想的產生，與倫理思想的產生，依思想自然發展的推論，究竟何種思想應產生在何種思想以前？這都有深刻的關係的。

如今先說主張老子先孔子生的一派話：

孔子世家：『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史記

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恆，日有食之。」』——禮記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孔子南之沛見老聃，』『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詩人閻若璩，根據「日食」二字，推算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時，日食；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照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歲。但是昭公三十一年，也有一次日食；孔

子入周所見的日食不知是那裏一次」

胡適說：『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孔子三十四歲，爲西歷紀元前五一八年。——與四十一歲之間。——因孔子四十歲，爲定公五年，合西歷紀元前五一一年，亦有一次日食。——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於周靈王初年，當西歷紀元前五七〇年左右。』

經子解題亦說，『今觀老子書，其體甚古。——全體多作三四言韻語，乃未有散文前之韻文。——殷時女權實已不盛，老子全書，皆稱頌女權，可見其學必始於殷前。禮記祭法：嚴父配天，實始於禹；則夏時男權已盛，老子之學，必始五帝時矣。蓋舊有此說，至老子乃誦出其文也。』——這番話，把老子的時代愈說愈遠了。但他能從母系制度，看出道家思想創立的最古時代，眞見人所不見的地方。老子書中，尚無男女的稱呼，衹有牝牡雌雄母等名稱；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貴食母，」「可以爲天下母，」「知其雄，守其雌，」「牝常以靜

勝牡」等句。

汪中——清時代人。在以前，研究道家思想的學者，對此老子孔子同時或孔子問禮於老聃的話，很少有人懷疑的。——說：『送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此；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司馬入秦，史角在魯，王官之族，或流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敎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

梁啓超亦說：『列傳中有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個人，究竟誰是老子？列傳敍到年壽，多用「或」字，究竟有多大高壽？老子究竟是人不是人？列傳說解爲膠西王卬太傅，解爲老子八代孫，孔安國爲孔子十三代孫，又與解同時；一個八代，一個十三代，必須老子生在孔子以

後若干年，纔合，又孔子嘗喜稱古之賢人，但論語中獨不見孔子稱美老聃之言，孟子墨子二家，愛攻擊反對派，何以孟墨二家的書上都不曾說及老子？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那樣激烈的話，不合於春秋時代的思潮。老子書中，又有「偏將軍」「上將軍」等的名稱，這是孔子以後的官制。又有「大軍之後，必有兇年」的話；老子必是經過戰國時期長平之戰的。』——這是記錄大意。

我讀了汪中的話，却得了與他相反的一種理解：汪中第一段的話，說從老子送葬的行爲上看，是很敬天的，很守禮的；但他書上却十分反對禮教，十分反對聖人。我以謂這正是老子精神的實現：老子因爲信天道，所以敬天；人與天地，同是道所化生，人是受大自然的支配；這大自然忽然有日食的變象，人將有不測的禍患。——這是天文學未發明以前的天道思想。——怎能不畏？怎能不敬？他所畏敬的，是天的本體，是大自然的原動力，不是人造的禮教；人造的禮教，是人類自私自利主觀思想所產生的。愈講人造的禮教，而離天道却愈遠，自然的天機愈斲傷；

投機弄巧，人情愈薄世道愈險，所以老子說「亂之首。」且人既同爲天道所化生，一律平等；人既無法救濟人，人亦不能主宰人，所以人類祇須求平等發展平等享用，而世界便有實現天道的一天，本用不到聖人，且亦無能爲聖人的。所謂聖人者，無非是神奸巨憝，投機弄巧而已！是一般忠厚平民的蟊賊，所以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至於他第二段的話，又是把觀察點完全錯誤了。他所說王官，正是一班守殘抱缺，不學無術的胥吏，他如何能當得「哲學家」三個字的尊號？再進一步說，老子的思想，正因這班不學無術的軍閥政客造成了恐怖的環境，逼迫他發生這救濟環境的天道思想出來。

至於梁啓超的話，已有張煦駁他的話。——見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決書中。——他大意說：史記原文因疑惑的口氣，不能決定確是一人，意思甚是明顯。老子之賢，大概因其年高，但至多亦不過百歲左右。因其遺傳性，子孫大都長壽，老子八代孫，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在勢又屬可能。至論語不見有孔子稱美老子之文，但論語有晉論齊論古論之分；齊論多問

王知道二篇，今已失去，安知孔子稱美老子之言，不適在所失之二篇中乎？孔子既問禮於老子，稱老子爲「猶龍」，孟子爲儒家之嫡系，決不能反對孔子所贊許之人；而墨子之學，又多本於老子。如墨學兼愛，即爲老學之慈；墨學節用，即爲老學之儉。墨子在天道範圍以內實行人治，故與老子不衝突；老子非一人之書，「偏將軍」「上將軍」之稱，亦許爲後人補入。至於老子經過長平之戰，更不足爲據；春秋之世，何處何地無戰事？何必長平？

總結上面二說，當以第一說比較爲可靠；且依思想範圍發生之次序，天道思想，發生在倫理思想以前，其勢較順。生民之初，祇知有天；他思想的對象，便是天道。梁啓超也說：『吾先民以爲宇宙間有自然之大理法，凡爲人類所當率循者；而此法理，實天之所命。』這實在是哲學由宗教蛻分的初步發展所必由的途徑。

老子的生死問題，也有兩種說法：一，是說老子長壽；一，是說老子不死。

第一、老子長說：

神僊傳：『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高士傳：『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史記：『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神仙高士兩傳，都不可靠，因他是脫胎於史記的；而史記却故意將老子說成長壽因欲附會說成老子太史儋老萊子三人爲一人。實在，老子既以「自隱爲務，」在社會上不願表露顯著的事迹，他的年紀，本來不容易考證；但便是這長壽的一念，已足以附會成後世專講修養之道而有餘。

第二、老子不死說，是根據於史記「莫知其所終」一句話。又說老子入關仙去，至今道院中，還掛着老君騎青牛的像。老子思想，自有修煉家的附會，而他的眞精神，使永遠不能表現出來。老子的價值，也因之一落千丈！——四庫目錄，道家思想，列入最後，——其實，人無不死，老子也是一個人，如何能不死？莊子養生主篇中明明說：『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便是這一句，我們已很可以打破老子不死的迷信了。因為莊子這段文字，決非後人所能假託。胡適之也說：『老子即享高壽，至多不過活了九十多歲。』我們不能因老子講天道，便斷定他壽至二百餘歲，或竟說他不死；這都是鄙夫俗子，貪生怕死之徒，曲說誤解成的。其實，老子的天道，是純任自然；他非但不要修養修煉，——因為這種都是有為，都是不自然。——老子更要打破生死關頭，是超出於生死的。——看不破生死的人，纔講修煉。——老子說：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他看得生死祗是一種出入，祗是一種天道自然的變化；況且拿死比生，死是永久的，生是暫時的，永久的便是真，暫時的便是假，所以說生的時間，祗佔據死的時間的十分之三。不但是這樣，便是人在生存的時候，內體中也有佔十分之三的死機；又因人有欲望，有私心，有長生不老成佛成仙的私欲在內心衝動，因這衝動，便殫心竭慮，勞神費力的去爭求，無形中反而傷害

丁身心，自尋死地，這是人造的死機，又佔據了生命線上十分之三的路程。所以人不但在未生以前，既死以後，被死佔據了完全的長時間去，便是在這一剎那肉體生存的時間中，也被天造人造的死機佔據了十分之六的時間去。這生存豈不是很暫時而偶然的嗎？人在這暫時的生存時間中，還要犧牲他的生命在修仙成佛的妄想中，這是生生之念太厚的大病！

你看老子既不贊生生之厚了，他豈肯再講究修煉長生的邪說？後世成仙成佛的話，眞是鬼話！

【三】

現在再說老子的思想：我們如今研究老子思想的唯一根據，便是所謂道德經。這道德經是否卽是史記列傳中所說的「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我們看他書中辭意，有重複的地方，思想有出入的地方，多少總有經後人改竄補充過的痕迹。且細讀他書中辭句，有「古者，」「昔者」等引伸前人思想語言的辭氣；從這一點看，也許可以說道家的思想發生在老子以前，而

由老子集其大成。道德經的體裁，頗像宋儒的語錄；今人雖拿他勉强分上下卷，又分八十一章，但有一章中包含着幾個獨立思想的，有數章聯合成一個思想統系的，這顯然當初是筆記冊子，後人拿他看得過分尊重，硬拿他分成章節，又分成上下卷，又加上道德經的名稱。——這多麼機械！多麼不自然啊！

在漢朝以前，原沒有「經」字的名稱，經子解題說：

『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

後來各尊其所尊，道家因尊老子而尊老子所寫的筆記爲道德經；推而至於墨子稱墨經，莊子稱南華經，中古佛學入中國，佛徒尊稱佛家的書爲經典。——如金剛經心經等。

道德經，是三五言有韵的文字，——是散文以前的韵文。因此，頗有人疑他與詩經同站在一個時代背景上的。我們讀：

詩經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懸隨兮？

老子——天之道，損有餘以奉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不狩不獵的人，庭有懸貆，這豈不是奉有餘？坎坎伐檀的人，反置河干，這豈不是損不足？——即此一點，亦可以證明老子確是生在孔子以前時代的人。

老子的思想，主張絕對自然，頗與西方的自然哲學 Nature 符合。自然哲學，是說明物質存在之總和及根本，老子也要追溯天地萬物的總和及他的根本，所以說「衆妙之門，」「天地根。」但自然哲學，每產生於不自然的環境中。老子生在春秋時期，眼看着人欲橫流。天道滅絕。這環境何等的不自然？我們從老子的文字思想中，隨處可以看見時代的罪惡，最大的便是當時的政府。所以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對於現政府表示反抗的色彩何等濃重？而當時社會所表現的不平等的環境，便也可想而知了。當時政府以人民爲魚肉，祗知貪贓枉法，爭城奪地；人民的生

命，等於蜉蝣，朝不保暮，正如詩經中所說的：『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社會因受不良政府的影響，人心日驅於陰惡；祗知取巧圖利，人人都把人道的本義忘了。所以老子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張，盜賊多有。』『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重，農商便受困，穀價物價飛漲，人民一方受生活逼迫，一方因生計艱難，便挺而走險，流為盜賊；一部份人，憑着他的智巧，去造成奇物淫風，求一時的生活。人民風俗，便被他引誘得日趨奢侈，奸詐百出，法令也因之日繁，而犯法的也愈多，成了一個腐爛社會，不可收拾的現狀。

這些話，都是老子對於當時政治社會兩方面的直覺觀念；直覺是不用思想的，所以還不是老子的思想。他生在亂世，深受亂世的痛苦，時時渴望和平無事；一班人心，也都祈求和平。和平，先要人人不貪不爭，要息事；息事纔可以寧人。因此，他悟到清靜無為，是政治的極軌。他說：

>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

信；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他又從政治悟到做人，亦當以淸靜無爲爲人道之極軌。老子說：

大道廢，有仁義；惠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

這還是老子的直覺，這裏面沒有什麼高深的哲理可說。但老子的哲學思想，也便從這些直覺上產生出來的。胡適之說：『最初的哲學思想，全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現狀所喚起的反動。』這便對了。

老子被社會政治現狀所喚起的反動是什麼呢？他便是一個「無」字的哲學。他認人類萬物，以及宇宙，都有最大的一個原動力，以及共通的一個本性；是永古不滅的，無微不至的，大

而無外，小而無內，無可反抗，不可言說，超出於一切有形質無形質有生命無生命以外，而能化生一切有形質無形質有生命無生命的一個總體。宇宙內外，惟無的時間最久，也惟無的形體最大；所以惟無能生有，有仍還於無。無是眞的，有是假的；無是主動，有是被動。這個無，便是西方哲學所說的「大自然。」——超宇宙體力以外的——這個無，便是老子的「本體論。」——英文稱 Oontology 又稱實證論；是研究實在的終極本性的一種理論。

因爲這樣，人是有，天地也是有，有不是眞；不能自動，不是最後，不是最大；一切須聽命於無，不但人要無爲，天地也是無爲。宇宙間一切，受了無的使命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運行變化。老子說：『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是歸納的說法。若演繹起來，便是「無生有，有生萬物。」我們做萬物，不要迷失了本性；要得到長治久安之道，便要看破這個有，服從這個無。

但僅僅一個「無」字，終究不能成爲名詞，不能表示出他的性質來的；老子便又找出一個「道」字來做他的代表。但我們要明白這個道字，是一個假設，不是一個名詞。莊子說：『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形之不形，是說世界一切有形的萬物，都從無形生出的，所以名也是從無名生出的。本無名強為之名，這個名也不是眞名了。——老子自己也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二個道字，是言說的意思；第二個名字，是稱為意思。道是不可言說不可稱為的，是要靜心體察，觸類傍通的。無名，便是無形無物；因為我們眼前的形物，不是形物的最初，——老子又說：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老子書中每說及「道」字，總是沒有一定的界說，且亦沒有一定的名詞。你看他說妙，說玄，說一，說樸；又說玄牝，天門，自然，混成，無極，大象，玄德，種種閃爍不定的名詞，正可以看得出他找不到一個正確名詞的痛苦，又可以看得出這——老子哲學思想的對象，實在是不可名的；不可名而強用這許多名辭來表示他，歸根還是一個無名。——為今左道惑人的道家，便死抱住一

個道字，做出這醜陋不堪愚蠢不堪的所謂不長生老煉丹修仙的妄事來。這是何等執迷！何等不徹底！何等不自然！徒然辱沒了老子一番美意。

因爲老子要說明這個道是假定的，是自然的。——胡適解自然謂『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梁啟超也說：『自然，是自己如此。』謝无量說：『自然者，究極之謂也。』胡適又斥他爲「不成話。」而李石岑又譏笑胡適解釋得太淺薄。他說：『自然如果只是自己如此，恐怕誰也會得解釋哲學上的問題，恐怕不是這樣容易能！』李又引證章太炎的解釋自然。太炎說道：『夫所謂自然者，謂其由自性而然也。而萬有未生之初，本無自性：既無其自，何有其然？然既無依，自亦假立。……佛家之言法爾與言自然者稍殊，要亦隨宜假說，非謂法有自性也；本無自性，所以生迷，迷故有法，法故有自。』李自己又解自然的意思道：『老子根本思想是無名，是無則知自屬假立，本無自性，而自然所以喻體，故道又法自然。總之，自然重在返本復初，所謂「莫之命而常自然。」』「返本復初」這句話便對了！人與萬物天地，各有一個本，也各

有一個初；我人非我人自己非自己，所謂己者，決非我們眼前有形質的東西，是我們未有形質以前的這個本這個初。我們要不忘本，不忘初，那個自己纔能還於天道的自己；而這個如此，纔可以做到本來如此，不得不如此的地步。那胡適的所謂「自己如此」謝无量的所謂「究極，」都可以解得通了。——自然，是無所爲而爲；我的形體成於自然，我故無所爲也。我所爲的，也是動於自然；我所爲的，也是無所爲也。要無所爲，便要無主觀；要無主觀，便要虛靜柔下。老子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王弼註：『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

這個不仁，不是說沒有仁心。仁字本來是人造的，在天地本來一切任憑自然；仁也自然，不仁也自然。且天地無心爲仁，而生養萬物，也是他，滅絕萬物，也是他；他的所以如此，祇是他的自然。天地生芻狗，萬物互相爲芻狗，這也是自然：獸的食芻，人的食狗，是一個自然的適合，天地並不曾爲人獸而生芻狗。一切相生相殺，都出於自然，這纔到了自然的極軌。我們做人，亦當順應

天道，盡其自然，聽其自然；思怨成敗，無所究心，好似初生的嬰兒，笑啼都出於不自知。老子要我們死心塌地的服從自然，因也便勸我們學小孩子；這是他看出天道的原始狀態，所以我們也要用原始狀態去適應天道。老子說天道，也常常拿小孩子來比喻他。說：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聖人皆孩之。』——老子以謂一到童年，便汨沒了天眞；所以他說的「嬰兒」「赤子」，正是渾然元氣初生之兒。

嬰兒何等可愛？因他天眞未鑿，善惡皆出於自然；在嬰兒是無善惡的；無善惡所以無爲，無爲所以無名。老子的天道，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一有了名，便是相對，便不成爲最初，不成爲唯一；他所以拿種種現象界來比喻，正是他要用現象來說明本體。他的本體，還是一個無。下面引證的一段，便是老子拿現象來說明無的大用。他說：

「三十輻，其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

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是利於用，是幫助的意思，不是用的本體。輻，是車輪子中央的空洞；埏埴爲器，便是搏土爲器的意思，各項盌盞器具中央，總是空的；戶牖，是說窗洞門洞，和那空屋。輪有空洞，輪子纔能轉動；器有空處，纔能盛物；窗門有空洞，屋子有空地，纔可以流通空氣，安住人物。我們要明白天道，須養得心性空靈，不被眼前的聲色貨利所束縛；虛心容納天道，纔能將天道貫徹於胸中。所以無字正是求眞理的不二法門。老子看得人世一切智識道德功利法律，都是窒塞人生智慧的惡物；人看重了一切人造的制度，主觀的思想，便永永不能虛，永永不能見得天道的自然。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智慧出，有大僞。』『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是排斥智慧的話。——又說：『絕聖棄義，民復孝慈。』『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是排斥道德的話。——又說：『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這是排斥功

利的話。——又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張，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代大匠斲，希不傷手。」——這是排斥法律的話。——老子究竟要我們怎麽樣做人呢？你看老子以下的話：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來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這種種話，都是老子人生哲學的歸結點。本來一種思想的發生，沒有不受時代驅使的；而思想的歸結點，無非也爲補救時代起見。不受時代逼迫的，不成爲思想；不能補救時代的，也不成其爲思想。老子暗示我們處於強暴政府之下，祇須用虛靜不合作不爭的手段，得到最後的勝利。——唉！可憐的不合作！可憐的最後勝利！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在工讀運動期，

貞操論

照字面的意義講來，貞字是方正的意思，也是安定的意思；操，是有把握有節制的意思。這

完全是道德上的一個名詞。譬如男子結交朋友，不經選擇，跟着那班流氓朋友，胡作妄為，到頭來連自己也犯了法，這便是不貞潔；或是做官的，祇知道貪贓枉法，不知道愛惜百姓，做商人的，祇知道詐欺取財，不知道顧全商人的信用，這便是沒有操守和不貞潔的人。不論男和女，都給人瞧不起的；所以男女性慾上的貞操問題，也同是一樣的性質。做女人的，不知道選擇自己性情相投，真正可愛的男子，和他發生性慾關係；祇因貪圖生活的補助，而隨意和一個男子，或是多數男子發生無意識的性交，這便是不貞。那做男子的，不知道求性情高尚，志趣相投的女人，和他發生性慾關係；祇因一時客觀的性慾衝動，機械式的求性慾滿足，而與被生活力征服的一個女子，或是多數女子，或是下賤的娼妓等，行無意味的性交，這種是沒有操守。男女在性慾上沒有貞操的，一般的也要被人瞧不起；再進一步說，凡是男女在性慾上沒有貞操的，往往對於他的朋友，對於他的職務，也是沒有貞操的多。因此，別人從他性慾上沒有貞操，推想他對於一切都容易失貞操，便也格外瞧他不起。所以貞操問題，應當男女兩方同擔負責任的，不應使

女人獨負責任的。但是如今男子的貞操問題怎麼樣？一般擔負豢養女子的丈夫，仗着他的生活力，用强姦式的向他牀頭人求滿足性慾，這姑且不去說他；那班自命爲風流的男子，在大商埸或是游藝場中，碰到了一個女子，不問他姓張姓李，是處女非處女，是賣品非賣品，便以雄狗式的拚命釘梢——跟隨——拚命的吊膀子，或是拿了金錢到鹽肉莊上窰子裏拚命去洩慾。他也不問這種性慾，是否得着交換？心理上是否得到慰藉？身體上是否到必需洩慾的時候？在清潔問題上，是否有危險？女子墮落的責任，是否由他擔負？他一概都不管。祇叫在他高興的時候，拉來便幹；幹得危險不危險，他也不問，幹得值得不值得，他尤其是不問。這種男子的貞操，可算得破壞到了極點，人格也墮落到了極點！講到如今女子貞操問題怎麼樣？這更是不堪設想！第一步，全中國的女子，十有九是因爲求生活滿足而嫁丈夫的和那娼妓求生活滿足而賣淫的，同是一樣的心理。卽此一點，已足破壞女子的貞操而有餘！所以一般女子看做和丈夫的性交，是女子履行吃飯條件的一種義務，並不是他自己求性慾滿足的一種權利；在這一點心理

上，不但女子自身受了重大的侮辱，便是男子也受了他重大的侮辱。這買賣性質的男女關係，兩方面原沒有貞操的義務；那男子因得不到女子精神上的安慰，僅享到肉體上一種不得交換無聊的供獻，日子久了，便生煩悶。因煩悶而引起他對於戀愛上性交上的野心，程度高一點的便另找相當的戀人，程度低一點的，便向「人肉之市」上濫嫖濫淫，——日本有人肉之市是專供男子發洩性慾的地方。——而他的貞操愈不堪問！同時那女子方面，看做自己獻身於丈夫，丈夫是一種生活的交換品；因這一點心理，非但他得不到丈夫的眞愛情，便是他對於丈夫也發不出內心的愛情來，處處勉強支持，勉強敷衍。這一種現狀，在富貴丈夫勢力之下的妻子，尤爲顯著。他平時對於丈夫色笑承迎，諂媚趨奉，看做陪着丈夫吃大菜坐汽車上戲園甚至於同牀共衾，都是生活交換的一種職務。在傍人看他「安富尊榮，席豐履厚，」何等的可羨？但在女子的自身，等於「傀儡登場，」祇感覺到乏味。他自己是一個弱者，他的丈夫是一個強者；弱者對於強者，祇有被愛的義務，沒有愛人的權利。——同時強者也祇得到愛人片面的權利而得

不到互愛的幸福。——但是「人孰無情？誰能遣此？」久而久之，那被愛的女子，也要伸張他的愛力，盲目的去愛那小白臉和戲子馬夫一班男性的弱者，而一般享到肉體上一種不得交換無聊的供獻；但是那班「面首」和娼妓一般的，拿他的身體去換得女子的「倒貼。」那女子在肉慾上雖然得到滿足，而在精神上依舊感覺到煩悶；女子的貞操一破裂，比較男子破裂貞操的還要不可收拾，從此愈弄愈糟，便墮落而爲「路柳牆花，」任人攀折。還有那窮人的妻子，他原因爲求生活滿足而嫁丈夫的，如今嫁了丈夫，依舊得不到生活滿足，他便要別尋途徑；況且在女子眼光裏，因求生活滿足而把身體供獻於一個男子，和求生活滿足而供獻身體於多數男子，在心理上原沒有什麼分別。同時，他對於丈夫，原沒有愛力；再加外界種種虛榮的引誘，便墮落而爲「賣淫婦」以求虛榮的滿足，和性慾的滿足。在表面上看來，女子到了這個地步，貞操便宣告破產；實在世界上一般女子的貞操最先破產，不從實行賣淫開始；在他以衣食爲條件而嫁丈夫時，早已把他的貞操打破了。

在如今買賣式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原說不上貞操；但是男女不守貞操，實在於社會於個人雙方面有擾亂和危險的大害。對近視眼的中國人說社會關係，當然談不到此；如今要挽救男子的貞操，先把個人關係和他談談，也許能覺悟幾分。

不守貞操的禍害，屬於男子的，可分做兩種：

第一種，是屬於心裏上的。好好的一個聰明健康，事業偉大，名譽隆盛的男子；倘然能夠把他的全副精神，去對付在事業上，和學問上，他的幸福，他的成功，眞是無可限量；即使因性慾需要，或是心理需要，而求女性的伴侶，也須依正當手續，去找尋那眞正雙方能夠精神上得慰藉的，性慾上得交換的，立於平等地位，有相當價值的女子，去做他的妻，或是戀人。性交，雖說是人生的一件重大事業；但也祇佔了人生事業的一部，並不能代表人生的全部事業。所以我們倘然把一生的精力，都犧牲在男女性交上，這固然是重大的錯誤；倘然把一生精力一生事業，都犧牲在不正當的男女性交上，尤其是重大的錯誤。那不正當的性交，第一樣

精神上感覺痛苦的，便是性慾上得不到交換。不問是軋姘頭，開旅館，上鹽肉莊，逛窰子；你拿金錢去租用女子的生殖器，他那種「佯羞假笑，」明眼人看了，早已感覺到乏味，便是糊塗蟲，事後一定也感覺到乏味，精神上隱隱的感覺到痛苦，這是何苦來？第二樣，良心上感覺到痛苦的，是擔負蹂躪女子貞操的責任。倘使對方原是一個貞操不曾破裂的女子，而男子並不是眞心愛他，因一時肉慾的衝動，引誘女子失了貞操；事後又不擔負維持的責任，那女子因我開始破壞他的貞操，而墮落，而喪失生命，僥倖漏了法律上的網，却萬萬漏不出良心上的網。良心上常常自己責備着，甚至神經錯亂，成了癲狂病的也是很多。第三樣，人格上感覺痛苦的，是被那良好的同伴所鄙棄。好好一個男子，平日社交如何熱鬧，朋友如何密切；待到一和那下賤的賣淫女子發生了關係，或是和不正當的女子結了伴侶，從來說的「單嫖雙賭，」他獨自一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自然而然的厭棄了正當的朋友，他也因人格上的墮落而被朋友厭棄。終日和那下賤淫穢的女子做伴，連自己也習染了卑鄙萎瑣的性格，益

益墮落；從此「自慚形穢，」也不敢和正經朋友去接近，漸漸的被擠在社會的下一層，常常感覺到孤獨而枯寂，在人格上也自己覺得可鄙。這個痛苦，眞是如何的深厚啊！第四樣，事業上感覺到痛苦的，是因沉迷女色而滅殺奮鬥精神。人在世上有幸運沒有幸運，全看你做人有沒有奮鬥精神；做男子的，若不能够把守貞操，在外面「拈花惹草；」從此便滅殺了他的奮鬥精神，而於他的事業前途毫無希望。我看了多少優秀的青年，祗因不自檢點，和那下等卑穢的女子發生了關係；從此被那女子縶絆住了，潦倒一世，對於事業，毫無進取觀念。從此，他的生計上，名譽上，人格上，心理上，益益墮落而不可收拾，——這是我隨意說的幾樣男子不守貞操在心理上的禍害；倘然細細的分別起來，還很多很多，我也不多說了。

第二種，是屬於生理上的。一個健康的男子，倘然在性慾上不守貞操，最能够看得見的，便是生理上的禍害；因宿娼而得到各種花柳病，因濫淫而得到神經衰弱症，斷送了他一生的幸福，這是如何可悲的事！所以性的衞生，和性的道德，是並重的。克爾魯茲說：『犯過性的

罪惡的回數多了，身體的成長，就以非常的程度而中止。胸部不向外擴張，却成了扁平而窄狹，四肢瘦而且弱；又他的聲音之本來的腔調，也歸於沒有了。身體精神，都爲這活氣減殺而吃苦。』至於因宿娼或與不潔淨的婦人發生性交而得的梅毒，他的禍害，據和爾博士說：『梅毒一度侵入血液，那人的兒孫，有在四代以內死絕的事情。梅毒之可怕，實在癲癇以上；嫖公娼私娼的青年，只有一回，就把這可怕的疾病感染上了！』某醫師說：『和梅毒患者接吻，和爲毒蛇所咬，是一樣的中毒。外國某大學卒業生歸家，和他母親接吻，又和正在辦理出嫁事務之十九歲的姊姊接吻，遂使他兩人都成了梅毒患者。』——節錄青年期之性的衛生及道德一段。——這是如何可怕的現象；男子還可以不守貞操嗎？

講到女子不守貞操的禍害，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感受影響，和男子也得到同等的痛苦；此外還有幾種理由，是女子不得不守貞操的地方，我如今約略分說在下面：

第一種，從學理上講。女子性的生活，其持續期遠不如男子。男子的性生活，自思春期發

生，直到老死，仍能維持如舊；然在女子，則自四十五歲之後，非持生殖能力或已消失，即感覺亦極衰弱。故女于自十五歲入思春期，至四十五歲失其性之感覺外，其在生殖機能之持續期，不過廿年左右；較之男子，相去實相懸殊。且女子雖入思春期，其性慾並非勃發；須至二十五六或三十前後，始有性慾本能要求之傾向。婦人科學家弗愛林說：『妙齡之處女，決不能如男子自始對於異性之發動性慾；故處女之愛情中若含有性的要求，可斷其必為病理的無疑。』可知女子未屆二十五六或三十歲前後者，決不能如男子之顯著；其滿足要求之傾向，亦極稀薄。此種自然之力，實足以限制女子性交之能力，而增加其貞操觀念。若以性的期限甚短之女性，使之自動而為放縱式性之生活，肉體之解放，更與許多異性接觸，廢棄其固有之被動地位，實不啻破壞自然之規律也。更進一步，從生物學上之觀察，而追究女子所以不可不嚴守貞操之理由：女子於初次性交後，身心方面即有顯著之變化，此乃實際上所不可掩飾之事。蓋女子既經一度之性交後，其體內即生對男性生殖素之特殊破壞性釀酵素，

此乃生物學上新發見之事實。可知女性雖僅經一度之性交，由科學之證明，已知其對手之男子早已成立肉體之關係。更有顯著之證據，卽性交方面被動的女性，於一度性交後，男子之「生殖素」已侵入女子血液之中，發生一種特殊之化學物質；更因男性生殖素成分之作用，精神方面亦受影響。觀此，則女性當嚴守貞操之說，不待言矣。且自身心上觀之，女子不獨體質較男子荏弱，卽生殖機關，亦較男子複雜，抵抗力亦不如男子。在性交方面，女子則爲被動，妊娠，分娩，產褥，又易受各種之激刺，感受各種之病患；於種族繼續問題方面，女子又負生殖任務之大部分。故女子於己之生殖機關，應有嚴密之衞生，特別之注意，以免受病理之變化。若自己蹂躪其貞操，濫用生殖機關，則自生理方面觀之，社會地位觀之，實爲一種不道德之罪惡。——這一段話，是從夫婦之性的生活裏採來。

第二種，從心理上講。女子的羞恥心，和羞恥狀態；一方面是引誘男子失却貞操的動力，一方面又是保持自己貞操的工具。愛利斯解剖女性羞恥心分爲四項：（一）如雌狗隱行性

交的樣子的羞恥狀態。(二)嫌惡不潔的觀念，是因排泄器而起；因生殖器和排泄器混同而起此錯覺。(三)其局部的現出，恐怖惡魔之害，是此種恐怖的原因，(四)女子爲他人所有物之思想；所以女子爲他人所有的時候，就有深藏其身體的意味。其實，女性的誘惑，爲利用羞恥之情；女子之貞操亦以羞恥之感的基礎爲强。——節錄性慾通論——這樣看來，女子的羞恥本能是抵禦男子不守貞操的武器，也是自己守貞操的天性；所以不守貞操的女子，在心理上，也可以說他是變態。

第三種，從社會上講。女子的貞操問題，直接是自身的道德問題，衛生問題，間接也是社會的道德問題，社會的衛生問題。女子倘然不守貞操，不但紊亂性慾的秩序，落於原人時代的亂交狀態；且於一般社會組織，道德根基，起了莫大的騷擾。夫婦之性的生活裏說：『女子嚴守貞操之功，不獨益及個人；即社會國家，甚至民族之維持，發展，亦莫不受其影響。』此外因女子不守貞操，引誘男子亂交，花柳病的傳染愈趨愈廣，終至使人類健康，人種强弱上，起

丁莫大的恐慌；在現在的社會上，又足以破壞家庭的安甯，使男子迷戀色慾，而對於事業的墮落，這都是不守貞操的女子所當擔負的責任。——這樣看來，女子如何可以不守貞操呢？

綜合上面男女兩方的情形，可以下一句斷語男女都有保守貞操的必要！但貞操問題，確與婚姻問題有關：男子的結合，倘然確是由於內心戀愛的驅迫，性情的投契，性慾的需要，沒有一絲一毫的勢利行爲，强迫行爲的；那男女的貞操，竟可以不假法律的防衞，宗教的束縛，禮式的拘禁，而自然能保守不破。如今我們中國男女婚姻的關係，在男子一方面娶妻子，類於金錢的佔據；力在女子一方面嫁丈夫，又類於職業的供獻義務。因他對妻子用佔據的態度，在道德上已失却貞操的意義；仗着他的金錢勢力，既可以佔據一個女子，也可以同時佔據多數的女子。而在女子一方面，用職業的態度，在道德上也早已失却貞操的意義；憑着他的年輕貌美，生殖器的健全，對於一個男子也無非盡他供獻的義務，即對多數男子，祇求生活上得到相當的酬報，也何妨一一盡他供獻的義務。根據這個心理，便產生賣淫女子一種特殊階級；而男女性

慾價值，更墮落至於無可墮落的地步；社會組織上也受了他重大的擾亂，重大的打擊。休呆而氏對於賣淫的原因，分爲二十項：少女受不良的敎育，下級人民的兒女，受了兩親鄰的惡感化者；被人誘拐者；爲貧窮或難得職業，或體質虛弱，難以從事於職業者；妖嬈而有賣淫本性者；好淫亂，又爲媒淫業者；行商女子，爲祕密買賣業，或婢役等職務者；家庭中的兒女，常與成人同居，或工場等的雜居者；不得結婚者；設美人局，或其他計策而夫婦共營的賣淫者；富裕而有淫慾之性者；爲淫樂而貧窮，而不能勞動者；——有奢侈癖虛飾化粧癖貪酒等。——爲目擊淫風而受其感化者；受淫事的誘惑者；別離丈夫而自己不能養育其兒女者；爲私生兒者；——立普兒的調查謂賣淫婦中百分之三十實因私生兒之故。——妾或爲妾所主宰的住屋等；牢獄及病院等女子長時間的逗留者；節約其資金，爲望結婚而賣淫者，或其間希望得適當的配偶者；由富裕的生活而忽降爲貧困者；病的色慾異常者。——見性慾通論賣淫之觀察——就這二十項裏檢查起來，女子墮落而爲賣淫婦的總原因，依舊是因爲女子沒有生產能力，又富於虛榮

心，看做自己的生殖器等於商品，而為交換金錢的一種酬謝品和供獻品。做娼妓的，固然是存着這個心理做人妻子的，也何嘗不是存着這個心理？所以要挽救男女貞操的墮落，女子賣淫勞力的減殺；非得竭力扶助女子生計獨立，婚姻平等，——有不依賴勞利觀念男女有相對的選擇權——使精神肉體都得到圓滿的安慰不為功。倘然能夠到這個圓滿的地步，不但娼妓得了救濟，便是夫妻之間也得了救濟，

婚姻訓

第一章　總論

榛狉之世，渾渾噩噩，無所謂夫婦，更無所謂婚姻，野合而已，獸聚而已；有聖者出，慮其淫亂劫奪而礙齊治也，於是立夫婦之制以保其序，定婚姻之禮以全其恥。從此夫夫婦婦，閨房有琴

慾之好，男女無怨曠之歎。不獨此也，欲求統系綿延，不可不事婚姻；欲使生理發達，不可不事婚姻；欲得倡隨伴侶，不可不事婚姻；欲圖生活提攜，不可不事婚姻；欲保社會秩序，不可不事婚姻；欲免強暴侵犯，不可不事婚姻，欲全道德廉恥，不可不事婚姻；欲固愛情精神，不可不事婚姻；婚姻哉！婚姻哉！婚姻固締造世界之原動力，維繫情愛之安全瓣也。雖然，自婚姻制定而夫婦之道從此苦矣：男兒多室家之累，女子嘆囚絞之苦。即謂男女負人類綿延之責，故不能背婚姻之義；然人類果以綿延利乎？以絕滅利乎？即以子孫綿延謂爲人類之利，然亦何利乎彼夫婦二人？蓋人生所利者，無逾於安樂。若以人類生死不息飢寒奔走爲樂耶？則何如澹然長往與世無爭之爲安也；若以夫婦勞苦兒女嗷嘈爲安耶？則何如男女獨身各求所適爲樂也。且權利義務互爲代價；彼夫婦者即盡其心力，憔悴終身以爲人類盡嗣續之義務矣，其所得之代價又何在耶？亦徒見其鞠躬盡悴，死而後已耳！況乎婚姻之途，變幻險巇，即欲競競業業，全始終於夫婦之間者，亦非易易。此無他，物不得其平則鳴；夫婦因婚姻而互感不平者，則愛河成險途矣。所謂不平者，

男子因娶妻故，第一、財政上受其恐慌；曩以獨身時享之而有餘者，今供諸全家而不足；於是不得不倍其工力，勞其心神以取相當之值。第二、身體上受其損害；情慾之事，果利身乎害身乎？生理學家雖然有節慾之論，然婚姻前與婚姻後獨身者與結褵者，其體格之軒輊，固甚顯也。第三、精神上受其激刺；彼潛心學子，救時英雄，恆獨身終世，獨往獨來，無罣無礙；若一被家室之牿纏，則道義之念淺而情愛之心深，功業之念薄而利祿之心盛。彼賣國賤奴，叛道傖夫，烏知非妻孥利欲一念之激而成耶？下之，如輾轉牀第，困頓米鹽，精神之苦，何一非受婚姻之賜耶？若在女子，則以完全自由之身，無端而供家庭之支配，受丈夫之壓迫，作愛情之犧牲，無自主發展之情緒與行動，且以孕兒育女井臼操勞，以致紅顏憔悴，胭脂零落者。於是有一般女權家出倡不嫁之義，革夫婦之命矣！平心論之，婚姻者，夫婦間至有公利公害者也；欲避其不平，其惟廢止婚姻乎？然男女人之大欲，人非太上，孰能忘情？且人類將因婚姻之廢止而失其緜延之力。況乎慾終不可絕也；男女絕慾，則百病叢生，情愛無所寄託，而社會大紊其秩序矣！故婚姻者，男女正當情愛

所寄託而求永久結合者也；造化利用之以緜延人類，聖賢利用之以維持秩序。是則夫婦者，造化之芻狗而聖賢之傀儡耳！然而愛情神聖，家庭安樂，吾儕又何嘗不可利用造化聖賢以求婚姻之眞趣乎？不平平而眞趣得，所謂不平者，非婚姻之罪也，婚姻變相之罪也；何謂婚姻變相？未能吻合婚姻原理而發生婚姻關係者，則矛盾現而不平起矣。請分論之，以實吾說。

第二章　專制婚姻

婚姻既爲男女正當情愛所寄託，而求永久結合者，則其主動必發於男女自身；其非男女自身主動而發生婚姻關係者，是謂專制婚姻。其統系種類亦得而分述之：

一　掠奪婚姻　此爲野蠻時代專制婚姻之極點。人之初生，近於禽獸；在部落時代，惟以强力是視，强者勝弱者敗，而婦人女子亦惟聽强有力者之支配。今日甲部勝，則擄乙部之婦女而妻女之，乙部勝，亦然；況原人時代，無所謂夫婦也，更無所謂婚姻也；女子者，男子之戰利品耳，玩弄物耳。爲女子者，自身無絲毫自主之權，野合强媾，一惟視强有力之男子

爲轉移；人盡夫也，掠而得之，其專制爲何如！今自命爲文明國者，在戰爭之際，每攻得一城，爭得一池，則縱兵淫亂，其與禽獸相去也幾希！況在革命時代，統兵者有縱兵自汚其姊妹者乎？

二買賣婚　男女淫亂，掠奪不已，智者憂之，乃定婚姻之制而出之以買賣；納幣納聘，雖視掠奪者有間，然視其女子爲玩物，而自身無自主之動力則一也。況所謂賣買者，亦强有力者之事耳！以强力侵人而得金錢，以金錢買賣而得女子，其視女子爲貨物也牛馬也；其間豈有絲毫之人道？且旣可以金錢得一女子，何不可以金錢而又得一女子；推而至於十百，此近世掠賣女子之風，所以不絕，而富貴者姬妾圍繞之所由來也。奈何士族論婚，猶斤斤於財物，陷自家兒女於貨物牛馬姬妾而不恥耶？

三父母婚　今之稱專制婚姻者，大概指父母擇婚而言；以其相壻擇媳，皆出諸雙方父母之意思，而於夫婦自身，則若毫無相干者。彼父母者，或因私人一時之交誼而以兒女

爲犧牲，或以兩家事業之關係而以兒女爲傀儡，或利他人財產之豐裕而以兒女爲餌；至於兒女之自身之意思如何不問也，兒女年齡長幼如何不問也，兒女性情如何不問也，兒女體格如何不問也。一朝結褵，怪謬百出；而此一對兒女，則從此陷於苦惱地獄矣！

綜上所列，非婚姻也，婚姻之變相也；男女無正當之情愛，未能胳合婚姻原理而發生婚姻關係者，鳴不平起矣。

第三章　自由婚姻

反對專制婚姻者，而自由婚姻起矣。所謂自由者，男女雙方各有自主自擇之權，而不容絲毫假借於他人之手者也。若性情既相投矣，年貌既相當矣，才力既相輔矣，體格相宜矣；於是審愼眞摯，雙方各以完全自由自主之意思，無絲毫假託奸詐而結婚姻之關係，永久戀愛，豈不大妙？然而流弊所至，亦可得而述焉：

一自由戀愛　戀愛因爲婚姻之眞諦，由戀愛出諸自由，亦深得戀愛之精神；然雙方

自由戀愛之範圍，擴充達於極度時，輒有弁髦婚姻之舉。其說曰：婚姻者男女之桎梏也；家庭者，夫婦之囚獄也。世間男女既因交際而發生戀愛關係矣，則不妨自由合之，不合則自由離之；離合自由而情海永澄，更何必有婚姻之贅事，與夫家庭之贅物耶？且世間多少英雄多少事業，隱受婚姻家庭之牽掣而失敗而阻止；是則婚姻也，家庭也，世間進化之大障也，不去何爲？此說也，固爲社會主義家之名言，然徵諸以今日人心道義之不足恃，卽此複雜社會之組織，亦甚不合無婚姻無家庭之夫婦制；此主義若在大同神聖時代，或可破除家庭範圍而行男女個人制，「此制西名 Free Foue 起原於柏拉圖之學說」著在今日，其不紊亂社會敗壞綱常也幾希！

二試驗結合　創此說者，亦自由婚姻之變相，而推婚姻制者也。其說曰：婚姻之制，適足以束縛愛情而貽終身之大感，一與之齊，終身不離；如有中途變故，則彼此隱忍悲憤，弱者鬱鬱而逝，强者勃谿而起矣。則何如不受婚姻形式之桎梏，彼此自由結合，定一時期爲

夫婦之試驗，逾試驗期而無閒言者，則結爲永久之關係？爲此說者，其係不研究心理與學夫社會之現狀也者；蓋男女在試驗之中，恆各掩其所短，若逾期而始發現其短則如何？況以現今複雜之社會，安寧之家庭，更何堪受此紛擾？男女試驗而不合者，則勢不得不更就他男女而試驗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蹉跎復蹉跎；昔之美男妙女，轉瞬而白髮垂老矣，更將何處復求試乎？且也，人之好色，誰不如我？彼浪子蕩婦，正可以假試驗之名以遂其慾念，其不流於倡妓之行而擾亂社會也幾希！（試驗結合創於體治柚立第士之學說）

世人行事，莫不受迷信魔力之支配，男女而受婚姻之迷信也，則自能生戀愛與永久維持家庭之魔力；若打破婚姻一關，則男女從此多事矣！此男女結合所以必經婚姻之階級者也。

三自主姻緣　今倡自由婚姻者，大半屬於此制；其法卽主以上自由選擇之論而加以婚姻制度者也。論其實際，位較優於前二類；然完全由男女自主而定爲夫婦，不經有閱歷有經驗者之參預，則男女雙方年輕識淺，憑一朝之愛而締婚姻之關係，他日加以家庭

之繁累，歲月之侵磨，其不至憤事也幾希！

綜上所列，其徒爲學理之空談，不足現爲事實者不論外；即眞正主張自由婚姻者，若純憑一時情慾之客氣而不加以家庭之經驗，則他日者，情潮退而百病露，則不平起而婚姻變矣！

第四章　嗣續婚姻

依生物學之原理而定人類結姻之義務，籍以緜延其嗣續者，是謂嗣續婚姻；蓋其夫婦結合之動機，純依男女生殖機械作用，但求多子，無愛情，無道義，無思想，塊然一產子具也。然主張嗣續婚姻之眼光，亦各有區別：

一家庭眼光　家庭眼光之主張嗣續婚姻者，純以子弟爲單位；其祖宗之念重，子孫之求切，故娶妻所以生子也，妻不生子，則繼之以妾，其他夫婦之幸福不知也。——中國人多富此思想者也。

二國家眼光　國家眼光之主張嗣續婚姻者，純以國民爲單位；民多則國富，民強則

國盛。娶妻所以生子也，生子所以間接效力於國家也。——歐美人多富民思想者也。

三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之主張嗣續婚姻者，純以人爲單位；人爲世界之主，我既爲人，則當娶妻生人以求不斷種族之繼續。——社會主義家多富此思想者也。

雖然，若婚姻而僅爲嗣續之關係，則亦何必娶妻？野合可也，私通可也。蓋婚姻者，非完全迫於嗣續之念者也，亦所以求合於今日社會之生活：於道義學問得一知己，一方面各賞鑒其神貌，爲戀愛之交換，更須求所以滿足其情慾，而嗣續主義自包含在其中；若充嗣續婚姻者之主張，以女子生子爲唯一之義務，苟不生子，則離異可也，屏棄可也，多納嬖妾亦可也，似於女子人格人情道德太不留餘地。長此以往，則婚姻變而不平起矣！

第五章　名義婚姻

婚姻者，男女戀愛之結果也；於性慾於意志，俱達於極點快樂之時境，其美滿爲何如？今乃有無快樂無意味無動機無情愛無願望之結婚者矣，胡然而夫婦焉，胡然而家庭焉，吾無以名

之，名之曰名義婚姻，蓋其徒有婚姻之名義者也。吾嘗考其原因，厥有二端：

一自動的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中國家庭之明訓也。於是男女達婚配之年，且人之嫁娶者，亦自動其嫁娶之念矣。其意曰：「吾年當娶也，吾年當嫁也。」婚姻之精義如何，夫婦之選擇如何，彼無所覺也；嫁男得男，娶女得女，聊盡人事，他非所問。如此婚姻，是直向人前裝幌子而已！盡婚姻之名義而已！其夫婦之幸福，亦不言可喻也。

二被動的　——中國人以家族之念重，爲父母者以代子女完婚嫁之事爲天職；向乎念切者，子女乳臭未乾，居然有室矣，歸有家矣。當局者雖覺駭然，然囿於「男大女大」之訓而亦姑妄從之；夫婦之幸福，非所問也。

綜上二種原理，夫婦盲從欲得愛情圓滿之結果，是猶百萬票中得頭標，大洋海中行破舟，其不至於夫婦種種不相投而禍起牀第也幾希！此亦婚姻之變相成而不平起矣。

婚姻者，男女性慾之關係，非可以動於道義一時之客氣而以身體爲酬贈者也。人之有德於我，我欲酬報之，其道多矣，何必身嫁之？人之動我憐惜也，我欲拯之，其道亦多矣，更何必已娶之？設使嫁娶之後，因種種不合而起愛海之波，則昔之道義交，今成仇怨耦，不亦可以已乎？今就此種婚姻而分述之：

一父母之道義　父母因個人交誼而以子女爲酬贈品，不卹以子女婚姻幸福爲其道義之犧牲；於是子女於竹馬青梅之年，即爲其父母於昏盲中斷送其夫婦一生之樂趣。及其長也，俯首帖耳於父母道義之範圍，度其夫婦無聊之歲月，其危險爲何如？

二女子之道義　「賣身葬親」，我女界所稱爲千古佳話者也；其意若曰，誰有德於我？我即以身報之。然報酬何必以身？況以身累人，何可云報？彼亦不思我之身能適合於人妻之地位否？人之拯我者，願否以我爲妻？我苟因道義而强以身酬人，人亦因道義而强受我之身，他日能保無因他種之不合而起勃谿耶？其他因受男子之拯挽，或慕男子之品學，而

以身許之激於一時道義之念，於雙方性格體格不加研究者，終非婚姻之正理也。

三男子之道義　男子大都有自由選擇女子之權者也，然彼中於道義之念，或慕女子之品學而娶之，或憐女子之孤零而娶之，或因殘病而娶之，或因衰醜而娶之；發揮其似是而非之俠義主義，不惜犧牲其夫婦之幸福而容納之。卒至因種種不合而勉强忍受其苦惱爲何如？

道義者，友朋之專利品，非可以行於夫婦間者也；夫婦者，必求性情相合，體格相合，不合則常退爲朋友，道義之交，淡而可久。不然者，是僞道學家中於反動心之驅策，而爲此矯情之舉，矯則不能持久，夫婦之眞趣失，婚姻之變相呈，而不平起矣。

第七章　便利婚姻

人類交際，莫不有一便利之主義在；必彼此互相利用，互得便宜，則其交久而誼深。譬之友朋，「友直友諒友多聞，」此皆便利主義也；苟其人無可使我利用，無所便宜於我，昔之便利於

衰者，今一旦失其便利之效力，則其交誼頓絕。於婚姻也亦然：考男女婚姻之動機，大多數發生於便利主義之一念；然便與利亦各有區別，請分述之：

一　便的婚姻　男長有室，女長有家，室家之好，何等便宜？無室無家者，輒有不便之感。其所謂便宜者：第一、為閨房之伴侶；互破寂寞，感情交換，談笑相親，有事則磋商籌劃，無事則攜手偕游。第二、情慾之交換；男女大欲，人所不免，一旦情發慾動，則夫婦互相交換之銷納之，不然者勢必求諸賣淫婦矣。第三、生活之扶助；男女有互持家計之責，載諸律法，中國女子之嫁夫，幾全視為生計問題，於是互得便宜之點，失其平均，而不便宜矣。第四、家政之主持；井臼操勞，中饋烹調，衣服縫紉，兒女養育等瑣事，幾全為女子之天職，男子得永久之倚婦藉免內顧之憂，而得注力於事業矣。第五、疾病之扶持；人當疾病時，四肢失其效用，而易於觸發悲感，此時也，不有多情之夫若妻為之料量藥理，撫慰伴視，則其不便為何如？其他夫出則妻為守家，亦便宜之一也。

二利的婚姻　利者，利用之謂也；男女婚姻各得其便，此人情之常也。至於有所利用而發生婚姻關係，此則人情之變矣！蓋婚姻者，情愛問題也；若一雜以利用，則爾虞我詐，婚姻之意味失矣。然世人之爲兒女擇配，或自己擇配者，往往有所貪，貪則眞趣失而魔障生；其較著者，如男女互利用其富貴而發生婚姻問題，女嫁貴夫，夫得財妻，幾以其自身爲買賣交換之商品而全無情愛之意味。況金錢萬能，世間惟因金錢而發生之情愛爲最不足恃；女之媚夫，爲金錢也，夫之愛女，亦爲金錢也，金錢失而眞相現矣。此娼妓迷惑之術，市儈交易之道，非可行於夫婦間者也？

據上所述，利的婚姻固卑卑不足道，利失則交疏，此全無婚姻之意味者也。至便的婚姻，亦不足爲夫婦之正訓，蓋婚姻關係，非僅僅爲縱慾生子，及子女之生計問題，男子之家政問題已也，其間尙有一情愛問題存焉。苟婚姻動機，全以便宜爲前題，而不研究男女雙方之情愛者，性離而便宜失，婚姻變而不平起矣！

第八章　淫慾婚姻

娶妻爲淫慾，此道學家所不承認者也，然在生理學家則承認之；男女大慾，本無所用其諱避，但若專以淫慾爲標的而娶妻者，則未免失其平均，流弊百出矣！考世之娶妻者，百分之六十，實以淫慾爲動機；其自主嫁娶之男女，則尤趨重於此點。然既趨重於淫慾矣，究以何種男女爲適合程度而足舉行淫慾之婚姻耶？說者有意淫體慾之別，請分述之：

一意淫　男愛少艾，女慕吉士，此意淫之主也，重在色而忽於慾；所謂色者，在女子不獨容顏美麗也，有體格焉，有風韻焉，必也肢體嬝娜，神韻秀逸，眉目含情，而語言玲俐，朝夕相對，作畫裏眞眞看之，則爲男子者，方志得而意滿，琴瑟和諧矣。至於男子之色，亦非必欲如傅粉何郎，冠玉宋子也；彼舉止瀟洒，氣度豪爽，體格健全，而用情專摯之男子，一入女子之眼簾，卽足動其愛慕，否則縱使面目麗都而身格萎瑣，或身體過健而舉止粗暴者，皆爲女子所不取。雖然，男既爲吉士矣，女亦爲美人矣，豈其性情必相投耶？身格必相合耶？況男

女往往自持其美貌而性情驕縱者，則美貌又爲和平之仇敵矣！且美貌者，一時之利用品也，夫婦終日相處，雖有美色，則且厭而忘之；吾常見家有美妻，在傍人豔羨不置者，而彼夫婦則反目時聞。此無他，魚游於水而不見水，習而忘之也，而謂美貌果足恃乎？卽使貌足恃矣，豈不聞「色衰愛弛」之訓？美男妙女，又非有金剛不壞身也。且聞之生理家言，天下美人，多爲身格不健全者；法國精神學者飛來氏又有美男女結婚適產劣等子女之說，然則徒求美色以快意淫者，足合婚姻原理者耶？

二　體慾　婚姻而注重於體慾，此最古之遺傳性，亦夫婦間之天職也。然專重體慾而求婚姻關係者，彼但知覓身格健全慾念熾盛之男女而配偶之；貌之美惡非所計，性之剛柔非所計，品學之優劣家庭之職守尤非所計。說者謂弱肉強食，天演公例，彼男強女健，體慾旺盛者，所得之子女，必爲優秀強壯而可免於淘汰之例矣。殊不知男女身格強健，慾念尊熾者，其子女身體所得之結果，適相反對；況以今日複雜之社會，夫婦所需之要素，不僅

僅體慾而已也，而體慾婚姻且足以影響社會，流爲淫亂之風，其去禽獸也幾希！

綜上二說，主意淫者，等於花鳥；主體慾者，等於禽獸。其阻碍進化廢棄職守則一也。矧所謂色也慾也，均有色衰慾竭之時；且色無止境，慾亦無滿時，見更優者則遷矣。當此時也，更求何術以御之乎？故夫婦間而無情愛精神以以維繫之，徒以縱慾好色爲能，則婚姻變而不平起矣！

第九章　精神婚姻

婚姻之精神爲何？愛情是也。男女因互生誠熾之愛情而結婚，此世人所公許，而亦婚姻之公例也。考男女之愛情，有屬於先天的有屬於後天的，屬於先天者，由遺傳本能而發生，男女相遇，不假外界事物而能專誠相愛，始終不逾者，卽世所稱爲「情種」是也。屬於後天者，男女因外界事物之感觸而相知相許，發生愛情，互相砥礪，此類於道德問題，而其專誠相愛，始終不逾則一也。然則如何而可臻於此域？是不外性合而已。男女而性情相合者，則彼不計容貌，不計財產，不計門第，不計體格，不計品學，不計年齡，而能吻合無間，鴻案相終。然其中亦有離間之賊，不

無可廣，請分述之：

一內之離間　嘗聞之人曰「婚姻之牀笫，乃愛情之屠宰場也。」世界多少多情男女，方其未遇也，則輾轉相思以求一遇；及其既遇也，則愛情渙散矣；再遇而更渙散矣，遇之不已，則其愛情之熱度降至零點以下，幾幾有不可維持之勢。況夫婦者，相守而終身者也；愛情者，賴激刺而發動者也。夫婦相守三四十年，此種激刺性早銷滅而歸於烏有，此亦心理自然之作用，無可勉强者也。

二外之離間　青年男女，至春情發動時，其腦海中必預擬一情愛之夫婦，快樂之家庭；及其實行也，則生計逼之，兒女逼之，勞苦逼之，其他俗務疾病又逼之。昔之視爲神聖之愛情，黃金之家庭者，今則目夫婦爲仇讎，厭閨房如狴犴；昔之期望愈深者，今之失望愈大矣！不獨此也，以夫婦終日厮守，情愛既日淡，煩惱既日深，此時又受外界種種之刺激，及一日新異男女之交接，於是而厭舊喜新之心生，見異思遷之念起，岌岌乎不可終全矣！

人情日久則變，此心理學之定理；夫婦愛情無論如何堅定完固，使之以歲月，擾之以事物；則變矣。況迷於情者必昧於事，社會之複雜，家庭之煩瑣，在在足以灰心傷氣；即一遇感觸，則眞相現而婚姻變矣！婚姻變而不平起矣：

第十章　結論

婚姻者，現今人類組織之應用品也。其組織是否完善，且不俱論；惟吾人欲謀社會之發達，家庭之安全，則當就婚姻範圍而下以正確之致訓。若上所論列，皆非婚姻之正：專制時代之掠奪買賣婚姻，與夫社會主義家之自由戀愛等，其不適合於今日之社會則無論矣；其他如，試驗婚姻之足以紊亂羣治，嗣續婚姻之類於機械，名義婚姻之滅眞性，便利婚姻道義婚姻之虛僞，自由婚姻淫慾婚姻之放任，精神婚姻之不能持久，其結果皆成婚姻之變相而起不平。夫婦勃谿，牀笫戈矛，皆非長治久安之道；今欲求家庭之安寧，夫婦之幸福，是當兼收並蓄，審愼締交。約舉數端，與天下有心人共商榷之．

一選擇須求助手　諺云『當局者迷，傍觀者淸。』男女結婚而自主者，尤易蹈此流弊。少年男女，滿腔熱愛，當其相遇時，每爲戀愛所束縛而不自覺；況締交之初，彼此恆致謙讓，自身劣點，不使流露，即流露而當局者亦不之覺，此眞類於「獵者見鹿不見山」也。若於此時不加審察而遽訂白頭之約；則一經結褵，百病俱露，悔無及矣。故男女雙方而有意於婚姻也，必先以冷靜觀察之；不足，則求助手以參考之。中國父母爲兒女擇婚，亦參考助手之一也，惟不可全奪兒女之主權耳。

二男女須有職業　婚姻者，男女之生理關係，性交關係，而非生計關係也。然同居共處，朝夕厮守，而生計自不得不有關係。中國女子嫁夫，幾全視爲生計關係，男子娶妻，亦以豢養爲責任；於是依賴局成，而不平起矣。欲救此弊，須男女各有職業，以共持家庭之生計，則夫婦權平而困難去矣。

三居處須加調節　膏粱雖美，久食則厭；夫婦雖樂，久聚則厭。中國人重視嗣續，夫婦

結褵而後，必使同衾共枕，相守以終；而一方又以節慾戒之；殊不知同處則縱慾，慾縱則情濁。調節之道，使男女各就職業以牽掣之，固爲上策；而平日居處，亦宜分隔，使其情涵而彌固，永而彌醇。此外如性靈之談，論品學之切磋；或召戚友作家庭之會集，或擇佳日作山水之旅行，皆所以調節感情而更易居處也。

四 體貌須求健全 身體健全，爲幸福之母；況夫婦有緜延人種之責任。體格不健全者，將無以擔負其責任。彼意淫者，謂嬌小可憐，弱不勝衣，爲盡選色之能事；彼嬌情者，復以嫁娶衰老殘病者，爲盡道義之能事。殊不知婚姻爲人類之大事業，非可以客氣乘之；況世間儘多體格健全之美人，與其娶一捧心西子，憔悴終身，何如夫婦體格健全，其得幸福較多也。至於嫁娶衰弱者爲自全道義，則更非婚姻分內之事矣！

以上所列，特舉其大者；男女求婚而能注意於此，則稱兼美矣。其他婚姻利害之通則，則於另篇論列之矣。

節育論

我從前有一個朋友，他和他的夫人，完全是從戀愛結合的；在十四年前他對他夫人戀愛成功而宣告結婚的時候，凡是做他朋友的，聽了他們的喜信，心頭眞是說不出的羨慕而嫉妬。原來他這位夫人，不獨是性情和順，資質敏慧；而且長着天仙也似美麗的面龐兒，玉也似潔白的皮膚，水葱兒也似的身裁。如今可憐，這位美人兒，嫁了丈夫足足十四個年頭，竟變成鬼樣兒了！他們在新婚的第二年，便得了一個男孩兒；莫說他的親友見了他倆都要說一聲恭喜，便是他夫婦兩人見了這愛情的結晶品，和寶貝一般的噙在嘴裏，和耍球兒一般的捧在手裏。他倆一個人從公司裏回來，一個從學校裏回來，便把這寶貝從奶媽懷裏抱過來，逗着他笑，抱着他玩；他夫妻兩人除了互相擁抱着說幾句甜蜜的愛情話兒以外，又聽着這個小寶貝的嘻笑學

話的聲音。他們的心頭，眞是說不出的歡喜啊！從來說的：「天從人願。」衹因他們愛小孩兒，在第三年上，又給他生了一個女孩兒；接着在第五年上，居然生下一個雙胞胎來，一對兒雪也似白的男孩兒。那親友們恭喜的聲音，終日包圍住他夫婦兩人的耳鼓；他夫妻依舊笑盈盈的領受他親友的祝頌，但心裏却不免微微的起了一點恐慌，照着他夫婦生產的能力，原是不能再僱用奶媽的了；但他怕美人兒一般的妻子太辛苦了，容易瘦老，再因爲是生計的關係，他夫人在女學校裏擔任的一個音樂教師底職務，也依舊勉强擔任着，不便辭去。在這第五年以後，他夫妻二人却漸漸的踏入了窘鄉：在第六年上，又生了一個女孩兒；第八年上，又生了一個女孩兒；第十年十三年上，接連着生了兩個男孩兒。在他楊柳似嬌嫩的一個母親身體上，在十三年裏面却分出八個男女孩兒的身體來；美人兒也由不得瘦了，老了！他因照料兒女分了心，耽誤了學校裏的功課；他雖不願辭退這個職務，却在第六年上，被學校裏辭退了出來。他在女學校裏，每月拿得四十六塊錢的薪水，交給丈夫，他丈夫拿去貼補在家用上，連自己每月八十塊錢，

的薪水，還須謹謹愼愼省省儉儉的用着；如今減少了他夫人的一筆收入，在家用上便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他在第七年上，早沒有力量僱用奶媽了；他夫人終日坦着玉也似的胸脯，自己喂着乳。屋子原是租着住的，在從前父母和他兒女分房住的；這許多兒女，連帶奶媽，兩個房間也住不下，便租着三個房間。如今因受生計的逼迫，父母兒女都住在一間屋子裏了；那間又狹又小，橫七豎八的擱了三架牀舖，還是個不够睡，少不得把最小的三個兒女由他母親帶在一牀兒睡。那小孩兒又愛啼哭，做母親的，呵了這個，又嗚那個，鬧到半夜三更，他夫妻兩人好不容易朦朦朧朧的睡熟去了；那阿五忽然喚着要撒尿了，阿六嚷着要吃茶了。做母親的雖在奇寒大冷的天氣，酣眠濃睡的時候，也不由你不摩挲着倦眼，渾身打戰着，忍着倦，忍着冷，從熱被窩裏爬起來，照料他們。在這時候，做父親的，雖比較的安逸些；但他白天在公司裏辛苦了一天，滿心想趁夜裏安睡幾小時，恢復他日間銷耗去的精神，誰知一不小心，臂兒壓痛了阿七的小手了，脚尖踢痛了阿四的小腦袋了，一霎時悽惶鬼叫，直鬧到東方發白，也不曾合得上眼。在天色

將亮不亮的時候，正在打算做一個香甜的好夢；他那一羣小孩，和雀兒出窠一般，齊聲歌唱起來了。「囌囌啦啦囌囌咪！」「一操再操日日操！」一陣鼓噪，他父母纔踏進了黑甜鄉的門，又生生的被兒女喚着回來；夫妻兩人，也沒得說，祇好嘆了一口氣，披衣起身，離開了這千恩萬愛而又奇腥異臭的牀。——滿牀染着小兒尿糞的遺迹所以又腥又臭。——男的潦草梳洗逃出了這煩惱的家庭，到他公司裏，朦朧着腫眼，辦他的公事；女的還須打疊起精神，料理這八個兒女的梳洗穿衣。那第一次愛情結晶品的大囝，最是淘氣；他領着頭，覷着母親忙着在那裏替他們洗衣服，或做衣服鞋襪的時候，便帶着他弟弟妹妹做猢猻王。小小一間屋子裏，如何經得起他們翻跟斗，豎蜻蜓，比拳，打架？一回兒阿二打痛了阿四的臉了，又是阿大推倒了阿三的身體了，又是踢翻痰盂了，打破茶杯了。啊咻咻！唿唧唧！哭叫聲，破碎聲，夾着他母親軍隊口令式的喝罵聲，擾亂的空氣塞滿了一屋，阿三打破了頭，又要他母親替他去包紮傷口；阿二欺侮了阿四，又要他母親去責罰着撫慰着；阿五弄髒了手臉，又要他母親替他去揩洗；阿六弄破了弄髒

了衣服，又要他母親替他縫補穿換；阿七阿入撒出了尿糞，或是肚子餓了，又要他母親替他去換尿布，或是喂乳，終日忙得手脚不停，茶飯無心；喉嚨不停的叫喊，眼睛不停的照看。幾乎連自己大小便也沒有工夫，還有什麼工夫去收拾自己的身面？從前嬌聲柔氣珠圓玉潤的一位天上安琪兒，如今變成愁眉淚眼面黃肌瘦的一個吊死鬼，又好似一個粗心暴氣蓬頭垢面的母夜叉。——因常常喝罵着小孩把他溫軟的性情變成粗暴了。——做她丈夫的，眼看着他心愛的妻子，一天一天的黃瘦下去，安靜的家庭，變成煩惱的地方，叫他愈看愈害怕起來。又因兒女太多，他父親的經濟力，實在有些敷衍不過來；這一大羣小孩子，每人穿一件布棉襖，也便要買到二三疋布，十多斤棉花。不說別的，單說小孩脚上穿的鞋；小孩子是生性好動的，終日跑着跳着，那鞋子格外破爛得快。他母親整日整夜蓬着頭低着頸子替他兒女製鞋，但他兒女脚上，總是見他穿着破鞋的。此外，他母親要穿一件漂亮的衣服，或是置一樣值錢的首飾，更是做夢也休想。這時做男子的，什麼高深的學理，偉大的事業，寶貴的名譽，國民的責任，他都不講了；終日

佔據住他腦筋的，祇有一個思想，便是如何可以得錢。祇求錢越多越好，無論什麼卑下辛苦不名譽的事體，他都願去做；和從前未結婚以前他妻子眼光中的熱血少年，截然是兩個人了。抱着惟利是圖的主意做去，社會上不但得不到他的幫助，且多少要受到他的損害。至於什麼國家的大事，外交的恥辱，更加不在他心裏了；他的心，全分在兒女身上，對於國家的事體，即使有這個心，也沒有這個力。非但沒有這個力，有時遇到可以得錢而賣國而賣主義的機會，腦中一轉到家中一大羣兒女的啼飢號寒，和他妻子的憔悴可憐，便也說不得了；違背良心的事體，也祇得幹一下。做他妻子的，什麼裝飾，什麼愛情，什麼家室靜好，什麼男女職業平等權利平等的種種好聽的話，他都沒工夫講了；沒工夫做了。他這時所講的話，全是逼着他丈夫向他要錢的話，和呵喝着兒女，罵着「小畜生」「小鬼」的話；他這時所做的事體，全是縫縫補補的針線事體，洗衣煮飯的家務事體，一把屎一把尿的骯髒事體。他見了丈夫，非但毫無愛情，且因丈夫替他生下這許多兒女，害他苦到這步田地，便把丈夫恨如切骨；做丈夫的見了這家庭，非但毫

無骨肉團聚的感念，日子久了，他祇覺得這班兒女的討厭，他妻子常常要向他逼錢，尤其覺得討厭？因此，他倆口兒常常吵嘴；吵到極厲害的時候，女的便嚎哭尋死，男的也打兒女摔東西，一屋子鬧得悽惶鬼叫。男的覺得煩惱到了極地，常常一個人在馬路上閒走呆立，反覺得清靜些。可憐他祇因多生了幾個兒女，外面得罪了社會，裏面見惡於妻子，足足過了十四年愁悶的日子。從來說的「愁能傷人，」我在最近的三年前到他家裏去探望，我那位朋友，已在四年前脫離了他煩惱的家庭死去了。丟下了這一大羣兒女，跟着他母親住在一間黑暗狹小的披屋裏；他母親見了我，好似見了親人一般，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不盡的苦楚。我看這位夫人的臉面，便想起他當年做新娘子的時候，眞是美麗白嫩，披着白色的兜紗，儀態萬方，誰不贊嘆一聲，說他好一個美人胎子？比到現在那面黃肌瘦，眼陷顴高，襯着松毛似一頭枯黃的頭髮，由不得我失聲要喊一聲可憐。看他屋子裏三個女孩兒在那裏幫着他母親做釘書的工作，大概他們一家的生計，全靠着他母女四人起五更熬半夜換來的工錢過度了。問起他的兒子，那大兒子今

年十六歲了，第二第三、也有十四五歲了，終日在外面游蕩做小流氓；第四、第五、也跟着左鄰右舍的玩童，終日在衖口滾銅板。唉！多生兒女的人家，因爲分利的太多，經濟力的薄弱，使兒女挨凍受餓，得不到好吃好穿，傷害幼兒的生機。做他父母的，因爲生育太勤，憂愁太甚，不但傷害了身體，而且十有八九是撇下小兒小女早早死去的，這祇是個人和家庭受的禍害能了；最可怕的，兒女一多往往沒有力量使兒女受教育學技術，任他游蕩着，年紀慢慢的大起來，祇在社會上做一個蠹蟲。從小流氓做起，做土匪，做强盜；那得意的，做小軍閥，做大軍閥，一般的虐殺百姓，收刮錢財。不但使社會上不得安寧，且因他們土匪軍閥終年的打吵，弄得國度裏一切正經生利的事業，保護國家人民的事業，一齊擱起；鬧得國弱民貧，外國人趁你們內亂的時候，便也盡力欺壓你併吞你。那班安分良民，一邊受土匪軍閥的劫略收刮，一邊受外國人的欺侮剝奪，眼睜睜候着過亡國的日子，這個禍害纔叫大呢！

所以，因爲夫妻兩口子在牀笫之間隨意尋快活，胡亂多生幾個兒女出來；到後來養也養

不起，教又教不好，放他在外面攪亂社會，鬧破國家。莫說這個是小事，這個正是關係國家的大問題呢！祇知道濫生兒子，不知道教給兒子學本領；待他將來長大起來，便算沒有力量去做土匪做軍閥，也不過在社會上平添了一班滑頭流氓，多做些奸刁淫惡騙錢陷人的事體，那安分良民，一般也受他的禍害。況且那多生兒女的人家，一定也是多死兒女的人家；做他父母的，生兒女時候的一番辛苦，死兒女時候的一番悲傷，費了多少金錢，養大了一個孩兒，半途上死去，在精神財力上，都是不經濟的。再進一步說，那多生兒女的人家，他的兒女，十有八九是身體不結實的；便算半途上死去，因他身體上先天的虧損，也幾幾成了一個廢物；與其多生兒女，有以上種種痛苦，種種弊害；何如少生幾個身體壯實質地高强的兒子，用全副精力好好的保養他，好好的教練他，成功一個有本領有作爲的國民，在社會國家上多做幾件好事體的好？這便是現在各國盛行節育主義的原理。我如今再把節育主義關係於各方面的問題，約略述說在下面：

一、節育主義與優生問題　什麼是節育？換一句話說，便是少生兒女；什麼是優生？換一句話說，便是改良人種。如何可以改良人種？便須從減少生育着手。斯賓塞說的：「凡生物愈低下，則其生育愈多；愈高等，則生育愈少。是故人類之生育，遠少於下等動物之生育；文明人之生育，又遠少於野蠻人之生育。其間固有至理存焉，蓋下等生物所需以養生之物少，生命短而死亡多；且其爲父母者，罕能盡保養之責，故全賴多生以保全其種類。若夫吾儕人類其所需以養生之物既多，且壽命長而死亡率低；又善愛撫子女，故無貴乎多生。惟下等動物生育多而壽命短也，故畢生除生育之外無他事；惟人類生育少而壽命長也，故有餘力以肇啓人文鑄造世界。是故人類愈演進，則事業愈繁；用腦愈多，則生育愈少。」這是說優秀的人，天然有節育的可能。但是人爲的節育優生法，最完全的，是使男女實行晚婚；使父母的體格智慧，都達到完全的地步，——大概男子在二十八歲左右女子在二十四歲左右，——纔能把他優秀的特長，完全遺傳給自己的子女。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呆大滑二刁三四。」是說中國人生出來的大兒子，大

都是呆笨的，那第二第三四個兒子是刁滑的。那小兒子是否刁滑，我們且不去問他；那大兒子爲什麼要呆笨？這個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祇因我們中國的男子，大都是早婚的。年輕的父母，因爲他自己的體力智力還不曾發育得完全，不能够把他優秀的份子遺傳給子女，所以生出來第一個兒女，大都是呆笨的；那第二三四個兒女，爲什麼又能够聰明呢？祇因父母生他的時候，大都年齡長成，體力智力都發達完成。倘然男女能够晚年結婚，不但可以不生呆大兒子，幷且也可以少生幾個兒子；養精蓄銳，精精緻緻的生這麼一個兩個又强壯又聰明的兒女，這豈不是在節育主義和優生問題上都顧到了嗎？至於那身體本來衰弱，或是有肺病花柳病遺傳性病的男女；不但是要節育，並且在優生學的意義上，簡直是應該範育，免得把有病質衰弱無益於社會國家而反貽害人類的種族留傳在世界上。在國絕主義上講優生意義，因爲以後的國家競爭，是用兵力時候少，用國民腦力的時候多；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所當注意的，不是一國人口的多寡，是在一國中人民腦力的强弱。如何可以使生下來的子女腦力强？一方面是要少

生，一方面是要精細的教養。少生，便是節育；精細的教養，便是優生。這是節育主義直接和優生問題有關係的地方。

二、節育主義與教育問題　人種的優劣，在先天的，原是要依仗優生手段；在後天的，却全看他的教育工夫。在如今國民智力競爭的時代，教育實在是一樣戰勝敵人的利器。要求教育優勝，第一還是要講節育；在我們中國教育事業的大障碍物，便是那子女太多。譬如說一個中等人家，他父母的財力，能够培植兩個兒女到大學畢業的；倘然他生了四五個兒女，便培植到中等學校畢業也沒有這個力量了。講到低下級的人家，他父母賺工度日，僅僅免得飢寒；生了一個兒女，還可以勉强送他進小學堂去；倘然子女一多，連衣食也不週全，還講什麼子女求學的事。這豈不是生活的耽誤了兒女的前程，也便是耽誤了國家的前程嗎？一國裏面，總是中下級社會的人多；全中下級社會的人，祇講究多生兒女，不講究多受教育。多生了兒女，一方面是侵蝕國家的生產力；不受教育，一方面又減殺國家的建設力。這是如何可怕的事啊！

三、節育主義與軍備問題　講到軍備問題，在表面上看來，好似與節育主義大相反背的；軍備家的眼光，是希望人口增加的，節育學者的眼光，是希望人口減少的。但是按到實在，這節育主義和軍備問題，非但沒有衝突的地方，而且有互相維持的地方。我們中國相傳下來有一句古話說是：「兵在精而不在多，將在謀而不在勇。」我們便可以知道軍備家並不是極端主張人口增加的。況且軍備需要的三種力；一種、是國家的富力；一種、是人民的智力；第三種、纔是軍人的體力，這三種力，都與節育主義有關係的。講到國家的富力，一方面固然要開源，一方面也要節流。什麼是節流？便是節省國家的銷費。國家的生產力，無論如何發達；倘然不講究節省，便一樣得不到生產富厚的利益。如何可以節省？便是限制產兒，尤其是在限制產生惡劣的兒童；那惡劣的兒童，不但身體衰弱，智力淺薄，徒然銷費國家的生產力況且這一類惡劣的小兒，大半數中是短命的，半途死去，國家得不到他的幫助，白供給了他一世的吃用。所以濫生兒女，尤其是減殺富力的大漏巵，間接也是減殺軍備的營養力。至於智力體力，尤其是與節育有關

的；一方面實行陶汰多數的下劣兒童，一方面盡心教養少數的優秀兒童。使父母遲婚，在父母智力體力十分充足的時候種下種子，傳下少數完美的種子；使一國的營養力，能夠供給一國兒童的收吸。個個養得强壯，教得聰明，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成功有勇有謀的軍隊。倘然毫不經意，一味粗製濫造，人數雖是多了，可惜智力不佳，體力不强，祗可以成一個乞丐隊流氓隊，最偉大也不過是成一個土匪隊，不能夠成功有智有力的軍隊。

四、節育主義與人類和平問題　世界上爲什麼有戰爭？最大的原因，是經濟的傾軋。人類一天多似一天，那經濟上的傾軋，也一天危急似一天；戰爭的動機，也一天繁複似一天；人類和平的希望，也一天淺薄似一天。所以要求人類和平，固然在銷滅戰爭的動機；要銷滅戰爭的動機，便要講求經濟改善的法子。要經濟改善，別樣種種名詞上的改善，都是假的；惟有節制人類的生育，使世界上的生產率，和人類的銷費率，能夠恰當，這纔能夠眞正和平。此番歐洲大戰爭的起原，實在因爲德國經俾斯麥克提倡軍國主義獎勵人民生產以後，人口驟然增加；自己國

裏的麵包喫不够，便不得不向外發展，去奪別人的麵包吃。因此，便打破了和平的空氣，引起了空前的大戰。現在的日本，也正在跟着德國的背後走；竭力鼓吹軍國主義，竭力獎勵人民生育。近幾年來，人口的增加率，突過各國；也因自己國裏的麵包不够喫，便四出向朝鮮台灣樺太半島美國的加洲中國的東三省，及沿海沿江的一帶，搶別人的麵包喫。他口口聲聲說維持東亞的和平，但據我看來，將來打破東亞和平第一個還是他。一方面鼓勵生產，一方面打破和平，原是自然的結果。所以要使人類和平，還是要從實行節育主義上做起。

五、節育主義與婦女問題　如今的新婦女，不是常常嚷着要求享同等的權利，求同等的職業，盡同等的責任嗎？那第一件事體，便是要注意到自己身體的健康上；婦女要求有健康的身體。第一件事，便要節育。婦人每生兒一次是莫大的摧殘。在普通婦女生兒以後，既沒有服食滋補品的經濟力，又要把本身的乳汁供養小兒；此外移乾就溼，辛苦保抱把小兒養到五六歲，做他母親的，已經是苦不可言。那生產勤的，往往一年一個，或是隔年一個；像這樣以一身有限

的精力，供多數兒女的剝削，弄得瘦骨支離，多愁多病，自己的性命尚且保不住；還說什麼權利什麼職業什麼責任呢！所以要解决婦女問題，第一要使婦女能够和男子擔負同等的責任，受同等的敎育，就同等的職業，尤其是要和男子同等體力。如何可以有同等的體力呢？歸到根，還是要講節育主義。使婦女少生兒女，不但可以把保管兒女的一番精神工夫，移去用在事業上，還可以保養成他健全的身體，去擔當一切。這樣，在女子的人格上，也增加了許多。

六、節育主義與勞工問題　將來惹起社會上最大革命事業的，便是那勞工問題。世界萬事萬物，都要靠着那勞工去製造去搬運；人事愈繁，那勞工的需要愈大，資本家利用勞工去攫得大利的機會也愈多。他爲保全自己不勞而獲的大利起見，駕馭勞工的手段也愈辣，防備勞工的方法也愈密；但是，一方面勞工的反抗資本家也愈是一天激烈似一天。他的目的，無非希望工資的增加，人格的向上，幸福的增進。他以謂今日的社會組織，什麼都是資本家佔優勝的；他不但有偉大的資本勢力，那政府和軍警，有時也擁護他們的。這種種的情形，固然是不利於

勞工團體的；所以勞工團體要求人格的向上，幸福的增加，不得不時時出其死力去和資本家奮鬭。這原是一條正當的道路，但是在這條道路上，卻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障碍物；這個障碍物，不是資本家埋設下的，是他們做勞工的自己埋設下的。這個障礙物是什麼？便是那過剩的人口。在一國中的人民，自然要算勞動家最多；那人類的生產率，也要算是勞工社會最多。他們一方面天天和資本家爭權利，一方面卻又努力的製造出許多新勞動家來分他們的權利。在經濟學供求相應的原則上講來，那勞工人數一多，勞工力也加多；勞工力一加多，勞工力的價值也跟低落。這樣看來，勞動社會倘然不自己限制生育，一面幫助資本家生產勞動力，一面卻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勞動價值，這是情勢上不可能的事。我們固然贊成勞動家因要求向上而能工，我們同時也贊成他爲減少勞動力維持勞動力的價值，使供求適合而同盟罷工！使資本家無低廉價值的勞動力可得，這是戰勝資本家的唯一方法。

我們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世界，種種方面看來，這節育問題，顯然是値得注意而實行的

事業啊！——這一番議論，便是爲什麼要節育的解答。

寫在新思想的白話信前面

一　爲什麼要寫信

我澈底說一句：寫信，是沒有法的我們做人，對於世界上的一切，祇須服從一個法；這個法，名叫「自然」。寫信何獨不然？什麼是自然的寫信？我大略拿他分析出來：

第一、是需要寫信而寫信；

第二、是把你要說的話，盡量說出來；

第三、你歡喜怎麼樣說，便怎麼樣寫。

什麼「是需要寫信而寫信？」寫信的動因，總逃不了通情感，表思想，記事實三個要素。但

你必須對於受信人有確實的情感，又是在十分想念他的時候；人既不在面前，你對於他的情感，受了內心的逼迫，又非向他表示不可，那纔可以寫一封信給他，把你對於他的情感，充分的發洩在信上。切不可「無病而呻！」我對於那人，實在沒有情感可以說，或是我和他本來是有情感的，但現在情感在潛服時候，徒因爲我和他有名義上的關係，或是許久不通信了，照例要寫一封表示虛僞情感的信去敷衍敷衍他，那便糟了！對方面接到了你的信，倘然錯認了你虛僞的情感是眞的呢，這便是你侮辱了他的人格；倘然被他識破了你是向他表示虛僞的情感，那從此以後，你倆的交情便宣告破產。再進一步說：你寫這種敷衍的信，對於你的朋友，或親屬伴侶，表示不忠實，固然是你自己先喪失了人格；但對方面接到你的信，你是否希望他寫回信？他若不寫回信呢，覺得於交情上過不去；他若回了你的信啊，那他便被你引誘而同樣犯了虛僞敷衍的罪惡，喪失了他的人格！——是被你拖累而喪失人格的。次之，表示思想，更要忠實。因爲思想是自我的表現，也是尋覓眞理的道路。你若不感覺什麼思想，你可以不必在信上瞎說；

你若感覺得了一種思想，那便要很自然的，毫不客氣的，充分的寫出來。——本來，表示思想不限於在信上，也不限於在寫給親友的信上；儘可以宣之天下，傳之後世。但你發生思想的第一步，必是受了刺激，經內心的逼迫，很自然的向你眼前的親友表示，磋商，辯論，得了相當的成熟，纔可以向大衆發表。這表示思想的話，寫在紙上，上面加一個稱呼，寄給在別處的親友，希望他指導你，補充你，或駁詰你。這是表示思想的信了。雖然，這裏面還有兩個條件：第一、你的思想必須關係於全人類生活學問的；第二、是對方面須有相當承受你思想程度的。你拿你內心逼迫出來的思想，表示在你親友前了，你所希望的，必是要得到你親友忠實的充分的指導，補充和贊助；那麽，你的親友寫信來向你表示他的思想時所希望的，何獨不然？我以謂倘然要保全自己人格的話，你承受了他的思想以後，須經過一番嚴密的考慮。你對於他的思想，倘然認以謂對的，你便當充分的贊助他；認以爲有部分的不完全的，你便當盡量的補充他；認以謂完全不對的，更須根據你的思想，很誠懇的和他辯論；不然，你承受了他的思想以後，若覺絲毫不發生

什麼反應，或是够不上程度，那你竟可以惜墨如金，一字不答。千萬不可以如楊柳隨風一般的，人家怎麼說，你便怎麼好！——這便是上海人所說的「和調」——這一樣要喪失你的人格，同時也侮辱了他的人格。至於記事實的信，看來好像沒有什麼講究了！但這裏面也有兩個條件：第一、你所要告訴他的事實，必是與你倆有密切關係的，或是政治的，社會的，生活的，與你倆間接有關係的，纔配寫在你信上；不然，便是「敷衍」「扯淡。」第二、你既告訴他事實了，必須使他充分明瞭事實的眞相，這全在你能用公正的眼光，客觀的態度，很忠實的把事實記上；這裏面的是非屈直，使對方面根據事實，得到公正的處置。——這纔是需要寫信而寫信，這纔能盡量說話，要怎麼樣說便怎麼樣寫。

我們明白了這個，纔能够明白寫信的自然法則。

二　寫信爲什麼要用白話

我上面不是說過了嗎？我們做人無論什麼都要服從天地間自然的法則；寫信用白話，也

是自然法則中的一個條件。

這個理由是很簡單而又很明顯的：人人都知道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所以我們說怎麽樣的話，便應該寫怎麽樣的文。我們說的是白話，寫的自然是白話文；我們說話的目的，是要人懂，寫文的目的，也是要人懂。——決不是要人不懂，——最容易使人懂的，便是白話文。那沒，我們爲什麽不用白話文發表意思呢？

不用白話，當然用文言了；這文言，便也有很簡單而很顯明的病：第一、在寫的方面，他要把嘴裏說的話，經過一番改造的工作，改成文言，然後寫在紙上。這是何等的不經濟？進一層說，用文言代白話，多少總有許多隔膜的地方，假借的地方；這何等的不自然？——不但是不自然，簡直是不完全，不適用！尤其是對於寫信，非用白話不可。因爲信是通情感的，表思想的，叙事實的；情感愈眞愈好，思想愈暢愈好，事實愈明愈好。要眞，要暢，要明，要寫得活靈活現，好似兩人對面談話一般，這獨有白話能盡他的職。第二、在讀的方面，一般的跟着發生二重困難：一、是因他寫

的是文言，要換一副腦筋去讀他；二、也是因爲他寫的是文言，多少總有一點隔膜的地方。這不經濟，不自然的傳染病，一樣的害到。

倘然不信，我再引一段劉大白先生的話在下面：

離開現在二千幾百年前，一般人在口頭上流行着的語言；現在還有一部分人在紙面上保存着他的腔調，用他來作發表意思的工具，這種腔調，顯然地合咱們現在一般人在口頭上流行着的語言底腔調不同。於是，不知是誰給他加上了一個「文言文」的頭銜，把他合「白話文」的稱呼相對待。……現在咱們要把「文言文」底頭銜革掉，回復他的本來面目。

離開現在二千幾百年前，一般人在口頭上流行着的語言；那麼，他明明是古人的白話。用今人的白話來做文章，咱們叫他做白話文；用古人底白話來做文章，咱們也只能叫他做白話文。兩者同是白話文，不過有今古底不同；所以咱們可以叫前者爲古白話文，叫

後者爲今白話文。老實說，說這些古話的古人們，已經做了二千幾百年的鬼了；所以咱們可以說，這些古話，就是鬼話。用這些鬼話來做成的文章，就是「鬼話連篇」的鬼話文！如果要做鬼話文，那便只好算是一個鬼，一個活死人！

咱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鬼；咱們要說人話，不要說鬼話。咱們要做人話文，不要做鬼話文。——見白屋文話

最後，我再抄一首胡適之先生寫給我的白話信，做榜樣。

「嘯天吾兄：

廿八日之午餐，我們都不能到。千萬請　原諒！近以星期日，爲會客之期；自晨至晚，均是"At home"的時候。故凡較遠的飯局，都不能往赴。這一天（廿八）又特別函約了幾個中外朋友，上下午都有約，所以無法出門了。——內子因大兒子有病，也不大出門，囑爲道歉。

我現在在家時候多，只有星期四，終日不在家，望　你們兩位都來玩。

貓已有了一隻，老鼠都躲起來了。但貓的訓練不佳，終日闖禍；將來還得請教訓育之法。

鄧君曾來敝校一次，我不在校，將來很想去看看他。他住在那邊嗎？

祝你們都好！

弟胡適　十七，十，廿六夜。』

我在這裏又附帶的抄一段胡適之先生主張用白話寫各種文字的意見在下面：

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猪的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便是白話。——見胡適文存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他還說：『不但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應該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對白話文學的人，我也奉勸他們用白話文來做文字。爲什麽呢，因爲他們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

學。

三　寫信爲什麼要用新思想

寫信用新思想，也是自然法則中的一個條件。這個「新」字，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切實的說，這個新字，是以時字爲背景的。天地萬物，都服從時字的權威；到了什麼時候，便做那適於這時候的天地萬物。我們做人的，更不能不做一個適合時代的生物。——不但是心理，是受時代支配；生理上細胞的生滅，也跟了時代變換。——時，便是新；我們要時時做一個新人，當然時時要收吸新思想，去應付這個永古長新的時代。思想新，說話新，文章新，寫信豈能不新？我上面所說的寫信要用白話，這還祇是形式上的新；如今說寫信要用新思想，這竟是精神上的新了。

所謂新思想，是一個概括的名詞。用新思想寫信，不但專限制在發表思想一方面的；通情感，處事理，都要有新的道德，新的眼光，這纔合於新時代中做一個新人物。歸納起來說：凡是能適合於時代的事理道德，沒有不可稱爲新的。如今的世界，決不是像從前一般用陳腐腦筋，敷

衍手段，可以過去了；必須要提起一番新精神，做一點新事業。而我們從一班人來往的信札裏，都可以看得出他的人格。像從前一樣，寫幾句陳腐舊套，虛偽敷衍的信，決決是要不得了。我們沒有眞心話說，沒有必要的事體告訴，簡直可以不用寫信；既寫到信，一定要用眞摯的情感，充足的思想，確切的事實做材料，這便是新精神的表現。——何況這一本白話信，是給現在新人物寫信時做模範的，更不容不用一番新思想去充實他的內心；那許多陳腐舊套的信書，說幾句敷衍話，鬧許多怯排場，這種死氣沉沉的東西去給人做模範，怪不得要養成現在這種行屍走肉奸詐鬼祟的社會了！有新思想的人，快起來打倒！

我們的口號是；需要寫信而寫信！要用白話文寫信！要用新思想寫信！打倒陳舊俗套虛偽奸詐的信書和信！要表現新人物的新人格，先從寫新式的白話信做起！

什麼是經學歷史

未讀經學歷史以前先要讀這一篇文字

中國書籍，照傳統的分類方法，有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法，起於唐以後；漢魏時是拿家來分類的，看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便可以知道。現在所謂經，大概便是當時的儒家者流。

但「經」究竟是什麼？最古的稱為六經，便是：

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是詩經；書是尚書；禮是禮記；樂是樂經；——現在早已失傳——易，是周易；春秋，便是孔子將魯史改作的。這六種書各有各的性質：詩經，是歷史的文學；尚書，是三代的官書；禮記，是法制的記載；樂經是藝術的專書；周易，是哲學的表演；春秋，是孔子用主觀方法改造過的魯史。在當時各有各的本來面目，到西漢時候，因帝王的利用，纔戴上一個「經」字的假面具。從來解說「經」字的，有兩種意義：章學誠文史通義說：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經解上

『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經解下

本來「經，常也；」是人生日用的常道。如墨子的書，稱爲墨經；莊子的書，稱爲南華經；老子的書，稱做道德經；都有爲人生日用所必不可少的一種思想制度的意思。近人章太炎說：『經，是線裝書的總稱。』更其是把經字看得平淡了！——太炎是古文經學家，宜其有這種口氣了。

但看重六經的人，便不是這樣說了。他便將所謂「經綸，」「經常，」「經線，」等等解說，加上一個貴族化，成了一個天經地義的「經，」經天緯地的「經。」便是說「經常，」好似布帛粟米一般的平常；但布帛粟米，便是人衣食之天，豈不可貴？便是說經線，好似布帛的有經線；這經線便是千絲萬縷所寄託的主幹，豈不可貴？且經好似一個綱領，凡物沒有一個綱領，便是一盤散沙，如何收拾得起？好似人生的趨向，做人若沒有一定的趨向，一定的思想所寄託的方針，便是行屍走肉，如何活得下去？

把六經看得這樣尊重的，自然起於西漢的所謂十四博士：——今文經學家

詩經博士——魯申公　齊轅固生　韓韓嬰

尚書博士——歐陽生　大夏侯勝　小夏侯建

禮記博士——大戴德　小戴聖

易經博士——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春秋博士——嚴彭祖　顏安樂——又稱公羊博士專研究公羊傳的

這十四位博士，便是經學歷史家所稱的「今文經學家。」在禮記博士中，雖還有慶曾在春秋博士中，雖還有漢宣帝時候立爲博士的穀梁學家江公——江公得穀梁學於魯勝公——但都不在十四博士之列。

什麼是今文經學？要解釋這個名詞，說來話長；祇因孔子所删定的六經被秦始皇實行焚書政策以後——秦始皇焚書，是否焚去六經？還是學術界的一個疑問。——便蕩然無存。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打去了山東諸侯和西楚霸王以後，由幾個儒生獻計，以禮敎正風俗，以六經

正人心。因為「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孔子的六經，照這幾句話看來，眞是治國之寶，不由得帝王不尊重他。從來勢利所在，便是人心所向；朝野上下，都忙着傳經。到漢武帝時候，所有孔子的六經，除樂經外，都已得了傳人。史記儒林傳說：

「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則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

當時傳經的方法，都從口耳。便是由經師口誦經文，傳於弟子耳中；再由弟子寫成經文。因為當時所謂經師，都是年高望重，隱逸山林，耐不得伏案的勞苦，都用口傳經文。帝王因看重經師，禮節十分隆厚；千載而下，足使窮酸吐氣。經學歷史說：「漢武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史記說：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在漢文帝時候，祇有一經博士，便是漢史所說的「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到公孫弘主持學官，——全國最高的學術機關，有如今日的教育部。——不但五經全立博士，當時稱博士官弟子的，竟有五十人。全國最高的學府稱爲太常；太常考選那各郡縣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的文人，送入太常受業。每一年，行考試；能通一經的，使補文學掌故缺。考在榜首的，便得拜授郎中。從此讀書人要得大官大財，祇須努力向六經書中去找。

六經的價值，如何高到這般地步？孔子的人格，如何尊到這樣地步？那帝王儒生，難道真的信仰六經，厚愛孔子嗎？說也好笑，這原是帝王利用孔子的名義，以功利煽惑人心，而實行消滅智識的惡毒政策。因爲帝王利用孔子中庸之道，羈縻人心，所以他也並不願實行孔子的精意；讀書人亦利用孔子，祇求功名到手，也並不想闡明孔子的真理。孔子的六經，可以束縛人心，使

人民不敢犯上作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說：「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這樣的威力，這樣的功效，如何不利用！帝王一講儒學，而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墨家思想，講兼愛以求人類平等，講非攻以反對野心帝王家；道家思想，主張無爲而治，淸靜自守。——使人淡於功名，使帝王以功利引誘人心的效力完全失去，那得不被擯斥。

人的思想，最難束縛得住；如今既限制讀書人的思想，範圍於六經以內，大家便在六經上用工夫。人人替聖人立言，各立門戶，各有師承，從事於解經。我們祇須一讀正續淸經解——阮元王先謙編輯的——通志堂經解——納蘭性德編輯的——的目錄，內容的浩繁，便使我們大大的驚駭，撟舌不下。此中黨派紛歧，壁壘森嚴，各揚師說，不容假借。這經學的門戶，實在是從西漢末年開出的，當時最顯明的，便是六經今古文的爭執。在西漢初年時期，原沒有這種名稱，——今文經學，是與古文經學的名稱對待產生出來的；古文經學名稱沒有發現的時候，當然也沒有今文經學的名稱。——所說十四博士，他們的經文，全用隸書寫成的。直到武帝末年，魯

恭王欲擴大自己的住宅，與孔子的宅第合併，打倒孔宅的牆壁，從壁中得到了一部古文尙書；上面的字，全用古體籀文寫的。在西漢時候，稱隸體字爲今文，稱籀體字爲古文。從此籀體經書，從發掘而得的，漸漸全備；自有一班專研究古文經書的學者，出來與今文經學家對抗。在古文經學家說：自秦始皇下了焚書坑儒的命令以後，那民間便將孔子的六經，偷埋在牆壁裏；如今發掘出來的，便是原本六經，所以十分可靠；而今文經學家所得的六經，是用口傳的，所以不可靠。但今文經學家，第一懷疑到發掘的事實，是否可靠？幷且古文六經，比較今文六經，不但是文字篇章不同，尤其是意義不同；因此，因連帶搖動了六經中心人物——孔子——的價值問題了。

古文經學家說六經的意義：

六經，全是古代的史料，或學術制度的記錄；經過周公的整理，孔子祇是一個傳述六經的人。——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便是明證。——周公的精意，全在周禮一書；古文經家，當以周公爲六經的中心人物，奉孔子爲傳六經的先師；孔子祇是熟於周史舊

史的史學家,「六經皆史也,」不當以特別哲學的眼光去讀經。今文經家所讀的六經,不是出於口耳之誤,便是得於秦火之餘,全不可靠!

今文經學家說六經的意義:

六經,全是孔子的創作,所有事寔制度,大都經過孔子用主觀的眼光假託改造,使適於宣傳大義。周公,祗是孔子假託的一個理想的完人。——孔子託周公以自重,完成他的道統思想。——孔子的精意,全在春秋一書;而能說明春秋微言大義的,祗有公羊傳。今文經家,當以孔子爲六經的中心人物,奉周公爲假託的偶像;孔子是哲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學家,而其精神,皆表現於六經。孔子爲萬師帝王師,因「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以尊孔子爲素王。「六經精也,」絕端不是史料,須以哲學的眼光去讀經。古文經學家所得的六經,假託於發掘,實是劉歆一人所僞造,全不可信!

而今古文兩派經學的傳授,——在西漢一時代內——也得在此附帶的說一說:

今文經學派，起於西漢初期：詩經，有齊魯韓三家；魯韓詩在漢文帝時，列入學官；齊詩，景帝時列入學官。書經，有歐陽生及大小夏侯三家，這三家，同是伏勝的弟子；漢武帝時，將歐陽尚書列入學官，宣帝時，又增立大小夏侯兩家。禮記，有大小戴和慶普三家，三家同是高堂生的弟子；武帝時候，總立禮經博士，到宣帝時候，纔分立大小戴爲一派，慶普爲一派。易經，有施京孟梁丘四家，四家同爲田何弟子；宣帝時，立施孟梁丘三家，元帝時，又立京氏一家。春秋，分公羊穀梁兩派：公羊派，有嚴顏二家，二家同是胡毋生董仲舒的弟子。武帝時，總立公羊博士；到宣帝時，又分立嚴顏二家。至穀梁派。是魯勝公傳與瑕丘江公一家；在漢宣帝時，纔得列入學官。——以上，是今文經學在西漢時的統系。

古文經學派，起於西漢末期：在哀帝平帝以後，民間漸漸有人注意。詩經專信毛詩，毛是毛公，趙國人，是詩經專家，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儒林傳這樣說。——而漢書藝文志說：「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子夏是孔子弟子。——書經，專信孔安國

古文尚書，漢書藝文志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二十九篇，是指今文尚書說的。——禮記，有逸禮周官二種。我們讀劉歆寫給太常博士的信上說：「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可以知道逸禮的來源。又讀馬融傳「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序著於錄略。」這是說周官的來源。至於易經，有費直的「以象象繫辭十一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見漢書儒林傳。——高相的「專說陰陽災異。」——見漢書儒林傳——春秋公羊傳有左邱明一家創立演義式的左傳；西漢時，北平侯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都是春秋左氏傳的專家。春秋穀梁傳，傳說有鄒氏夾氏二家。——以上，是古文經學在西漢末年的統系。

這古今文兩派，到了西漢末年，旗幟愈覺鮮明；而今文家的官勢，——他仗着列入學官的勢力——漸漸衰息下去，一般知識階級，信仰古文經學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了。到了東漢將

古文經學列入學官，可說是古文經學派戰勝了今文經學派，直取而代之。今文經學派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在他過信五經緯書迷信之談，以謂孔子的微言大意，全須在「讖緯之說」上去探討。——讖緯之說，是將六經說成五行吉凶的道理。緯字，是對經字說的，是有經必有緯之意。——一種思想學術看得過於尊重了，以帝王的勢力去提倡，用趨承功利的主觀眼光去研究，你若違背了帝王指定的道路，違背了衆人的功利主義去研究，任你有如何的精義，有如何的創見，他們總說你是「離經叛道」「名教罪人」！如此束縛思想，專制學術，其勢非日趨於迷信不可。愈尊重，離學術愈遠；愈迷信，使思想愈晦。西漢末年今文經學家的衰熄，亦有自取之道。

這裏也得將今古文經學家對於六經排列的次序說一說：在我們門外漢看六經，所謂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樂經，春秋，稱說的時候，何經在何經之前；他的排列次序，原無若何重大關係的。但在有家派的經學家口中筆頭，絕不肯隨意稱說的。我們看他一說及六經的次序，便顯然

的把他古文經學派或今文經學派的色彩表示出來了。今文經學派稱述六經的次序，一定是；一、詩經；二、書經；三、禮記；四、樂經；五、易經；六、春秋。而古文經學派稱述六經的次序又一定是：一、易經；二、書經；三、詩經；四、禮記；五、樂經；六、春秋。我再引幾條例證在下面：

屬於今文經學派所稱述的六經次序：

一、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二、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三、禮記經解：『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敎也；疏通致遠，書敎也；廣博易良，樂敎也；絜靜精微，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

四、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五、史記儒林傳：『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屬於古文經學派所稱述的六經次序：

一、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西漢末年以後，古文經學家大興，所稱述經名的次序，大概依漢書排列法，現在也不多舉了。

他們之所以要把經名定作這兩種不同的次序，原是出發於兩種不同的中心思想。今文家說孔子託六經以寄微言大意，那他的六經排列，當然以表現思想的深淺爲次序。詩書二經，是文學訓練的書；禮樂二經，是道德性情訓練的書；至於易春秋二經，却是思想訓練的書。其價値，絕端不能拿他當作一種史料書看。雖說孔子根據魯史而作春秋，但也是孔子假借魯史的軀殼，而灌輸以哲學政治倫理的最高精神。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可見今文經學家讀六經的方法,專在一個「義」字;而春秋,是寄託大義的一部總集,思想最深,程度最高,所以將他排列在最後。而古文經學家,是反對這樣排列法的。古文經學家把六經都看做是史料,所以他是根據六經所寄託的歷史背景時代的先後爲次序的。易經的八卦,是創造於伏羲,時代最古,所以將易經列在第一:書經,有記載堯典的文章,應當列在第二;詩經中有商頌,當然在堯舜以後,所以排列在第三;周公制禮作樂,發揚文化,禮樂二經,雖是兩部好書,但順着時代排列,應在第四第五;春秋,原是魯史,又在周公以後,不得不有屈他列在六經之末。

雖是這樣說,古文經學家,也並不是因把孔子看做是史學家而就此看不起孔子;他們眼光中,依舊是十分尊重孔子,尊重孔子是一個有剪裁的史學家,是以歷史爲方法而不以歷史爲手段的史學家。——照今文經學家主張孔子是託古改制的,那孔子簡直以歷史爲手段,而不以歷史爲方法,缺失了史學家的人格。——這中國古代文化,能發揚於後世;周公禮教,能傳

授在後世；民族的優點，能遺留在後世，使我們不忘記漢族的光榮，東方思想的偉大，全是孔子保存古代文化傳授古代文化的功。古文經學家，何嘗看輕了孔子？孔子何嘗因古文經學家而失却了先師的尊嚴？

西漢末年的劉歆，他是古文經學家的中堅份子；他做校中祕書官，終年埋在書堆裏，自然學識勝人，才氣也勝人。他竭力擁護古文經學之與當時官派的今文經學家抗爭，——因當時太常博士，盡是今文經學家。——我們從他寫給太常博士的一封信上，可以看出他的主張來。

前漢書劉歆列傳移太常博士書：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學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

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令二三君子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且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雖然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今古文經學的爭執，以劉歆責太常博士爲第一次。劉歆這封信，又是今古文經學派盛衰的總關鍵；這一次的爭執，便是欲將古文經學家的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立入學官。從此以後，直至東漢末年，前後二百餘年，今古文經學派長在爭競之中；而古文經學家，常佔勝着。

經學今古文派的爭執，起於兩漢，亦終止於兩漢。因爲當時出了一個鄭康成，他是一位經學大師，他的讀經方法，不分今古派別。鄭玄傳說：「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

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他讀經書，固然不少；而他注解的經書，更是不少。所謂京氏易公羊春秋禮記韓詩，是今文經；而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却是古文經。鄭玄能打破今古文的成見，混合讀之，以求經學的精神；這種客觀的讀書方法，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他的註經，自然也雜採今古經學家的議論，而加入他獨創的見解。從此，經學今古文的家派，混亂不分。——兩漢經生，嚴守家法。今文經學家，斥古文經學家爲「顚倒五經，變亂師法！」古文經學家，斥今文經學家爲「專己守殘，黨同妬眞！」——因此，有批評鄭康成爲破壞家法的，有贊嘆鄭康成爲獨得眞理的。但從此鄭派的經學，究竟盛行了；而古今文之爭，也得暫時休息了。——其實，鄭康成的注經，也無非將今古文經學家的議論，兼收並蓄，做成經解。在鄭自己，也並沒有特出的見地。（如詩箋用毛義，又兼採三家之義；注尚書，服從古義，而又反對馬融；注儀禮，也無非出入於今古文之

間。）當時崇拜他的人，也並不是眞正明瞭經義，並不是鄭學的眞信徒：他們却是勢利的眞信徒能了！因爲鄭康成在當時的勢位，很值得他們崇拜的！

勢利，誰不愛？名譽，更是一班虛僞的讀書人所愛的。因此，數十年後，出了一個王肅，竟因嫉妬鄭玄的名位，起而作反鄭的運動。王肅是王朗的兒子，晉武帝的外祖父，他挾着外孫帝王的勢力，盡取鄭玄的名位而有之。當時將王肅注的尙書詩經論語三禮左氏傳，和他父親王朗注的易傳，一律列入學官。肅又有孔子家語孔叢子兩書爲根據，推翻鄭玄的學說。實在所謂王氏經學，與鄭氏經學，換湯不換藥，同是一派，也同是混合採取今古文經學家的意思而據爲己有。祇因他妬忌鄭康成的成名，他的注經；是有所爲而爲的，是假公濟私的；所以他採取今古經學家的議論，不在是非上着眼，而在與鄭學異同上着眼。結果，無非拿今文去駁鄭學的古文，拿古文去駁鄭學的今文，簡直把今古文作了他攻擊敵人的工具。這樣的求學問，這樣的動因而著書，也無聊到萬分！但在兩晉時候，所謂「鄭王經學之爭，」却也造成了經學歷史上的一個名

嗣。

經學經過鄭王之爭，已到了一個晦暗時期，這個時期，不但是學術一方面，便是人民的生計一方面，國家的政治一方面，都到了十分凌亂窘迫的地步。中國土地，四分五裂；所謂五胡十六國，胡人入主中國，他們祇講武力，祇求財帛，不知道什麼學術，更不知道什麼經學。當時所謂學者，都是顛沛流離，苟全性命於亂世，還有什麼興致來提倡學術？照史書上說：齊詩，魏時已亡，永嘉之亂，易亡施氏梁邱，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詩韓詩，孟氏易，京氏易無傳人，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衰微。——北史儒林傳說：「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在當時，雖南有學北學之稱；時局如此不定，文化決不能發揚。直到隋韓，北學併入南學，經學統一，政治亦統一；那學術界中漸漸有了生氣。我們讀隋書經籍志，可以見到一班。隋時的劉焯劉炫，稱爲一代經學大師。——劉焯著五經述議，劉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義春秋攻昧五經正名注詩序。——但唐代大師孔穎達，却反對二劉。他說：「焯乃組織經文，穿鑿孔穴，使教者煩而

多惑，學者勞而少功。」到唐朝時候，經學又大昌起來。唐太宗詔國子祭酒孔穎達，——孔穎達少年便能深通經義，隋煬帝時，召集天下學者，在東都會集，與國子監中祕書學士討論經術；孔穎達學識出人頭地，老師宿儒，心中懷恨，甚至使刺客謀殺。孔穎達逃入楊玄感家中，纔得免禍。——撰定五經義疏，共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他這一部著作，很得到學術界的權威；直傳到宋朝，凡考取功名，都用孔疏作標準。因爲將五經義理統一在一個學者的思想之下，所以在經學歷史上成了經學統一時代的名稱。但到了朱熹的五經疏四書集註一出；又承襲了孔穎達的權威；直到明清，考試士子，都用朱註爲標準。

我們從隋唐到明清經學著作的量上看起來，不可不說是偉大的成功；但他在質上去考察，又不能不使我們大大的失望。因爲在這個時期，學者的工作，在形式上講，他們祇做了些捕風捉影尋章摘句「注疏」的死工夫，僅僅造成了一塊讀書人騙取功名的敲門磚；對於六經的大義，孔子的微言，實在沒有什麼發明，且徒然束服了千年中士子的知識。日本桑駒吉原說：

一由是學者皆墨守正義定論，更無有出新說者，遂陷於所謂註疏之弊。』再在他們的精神上講，到了宋朝，一班所謂「理學家，」受了佛家的毒，將六經用參禪的方式講究起來；更把孔子之道，鬧成烏烟瘴氣。他們一方受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幾部欽定書的束縛，一方受了河東姚江兩派理學的麻醉；所謂六經大義，孔子微言，永永埋沉在汪洋大海裏了！

幸而到了滿淸時代，一班不願做異族奴隸的名士，他們不用博取功名的眼光去研究六經，把經學思想，解放到隋唐以上，更進而解放到東漢以上，所謂「經學復古運動時期。」這個時期，以王陽明爲開幕人物。王陽明個人上半期的思想，也是束書不觀，空談心性的；到了後半期，提倡知行合一之說，漸趨於寔際。接著顧亭林出來，主張從六經上去討究眞理。「舍經學無理學，」已是給宋學一下當頭棒。這時的學風，可以說從明回到宋，從宋回到唐，以後出了惠棟戴震一班人，更重寔證，從講解六經文字入手；那許愼的字學，鄭玄的經學，更是他們極端崇拜的。宋儒的程朱，早已落伍了。這時學風，已從唐回到晉，從晉回到東漢末，繼續努力下去。他們對

於經學的工作，愈趨切寔，愈見精細他們已能從經學文字的工夫，做到經學義理的工夫了。——是從經本文上去看義理，不信後人傳註。——因為直接從經文中去求義理，那鄭玄的混合講經法，許慎的瑣碎認字法，都被他們棄去了。這時學風，已從東漢末年，回復到東漢初年的今古文經學的興味上去了。康有為出，以「公羊學」號召於世；他著的春秋微言大義考，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認定古文經全是王莽時候劉歆假造，完全為今文經學家張目。此種主張，凡近世所謂新文化運動家，如胡適顧頡剛等，頗贊助他。——但同時有章太炎，却力主古文經學之說。——這時學風，可以說已到從東漢末年，回復至西漢時間的道路上去了。

我們今日正在整理中國學術的時代，不要徒然盲從的喊「打倒經學」「打倒舊學」的口號。我承認六經中包含我們今日整理中國學術的兩種材料：一種是史料，一種是孔子的哲學思想。我們須用純粹科學的眼光，去找尋六經中合用於現在人生的學問思想，或是史蹟；而不要徒為古人今古文經學家的奴隷。——更不要鄙棄六經，以謂不足觀！

這樣說來，你便可以明白什麼是經學，更可以明白爲什麼要讀經學歷史。

十八，十，二十三，在上海讀莊迎春園。

中國學術大綱

包括中國一切學術的名詞，普通稱爲『國學』；而我却代以『中國文史哲學』，這未免近乎創造？能這名詞如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彷彿覺得不很妥當；因爲，人類是整個的，學術是共通的，在上古猶可閉關自守，現在却是不可能的了。歐洲人與亞洲人，面貌的色彩雖不同，人心是一樣的，所以性情和需要也都是一樣的。學術是解決人類生活的東西，不是古董玩具，人類既分不出實際的你我，學術亦分不出確實的界限；歸納起來說：『國學』這個名詞，在二十世紀學術昌明的時代，是難於成立的了。中國的文學、史學、哲學、急需與世界各國的文學、史學、

哲學、打成一片；不然中國的學術，終於不能進步，不能應用而與世界學問溶合。——所謂國學又稱做國故學、舊學、中學、古學、國粹、東方文化等。

現在中國的智識階級，對國學抱有三種態度：一、是鄙棄，二、是對抗，三、溶和。

鄙棄的一派，大部是青年中傾向無產階級學識的人，崇拜科學萬能的人和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並且，老少年如吳稚輝先生，也是主張不要國學的；但吳稚輝本身對國學是有研究的。他的意思不果欲避免青年沉迷於陳舊的國學能了。

吳稚輝說：「這國故學的臭東西，他本和小老婆喫雅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喫雅片又與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國學二字，是指包含種種腐化迷信及無科學方法的陳舊思想而言。

陳獨秀說：「研究國學，好似牛糞裏尋香水！」

對抗的一派，是看不起西洋文化的，認西洋文化乃中國文化之餘瀋；中國學問是世

界最寶貴的學問。梁啓超的歐游心影錄，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裏面，都有他們誇張東方文化主觀的論斷。他們說：「歐洲已到科學破產的地步；歐洲的物質生活，正需要着東方文明的救濟。」——按梁起超和梁漱溟二位先生到歐洲的時候，正值世界大戰以後，歐洲人心理變態的時期。經這二位先生宣傳中國老子莊子的學識，（用主觀態度宣傳）西洋人備極贊成，二先生便引以爲榮。不知歐人贊同所謂東方文化，正是他交際上的一種手段或確實不能認清我們的內容，或一時感情的衝動，心理上的變態？

王光祈旅歐雜感說：歐洲自大戰後，一般學者頗厭棄西方的物質文明，而傾慕於東方的精神文明。

劉古愚說：尚書立政，爲憲法之祖。

兪曲園說：中國科學思想，盡於墨子列子。

溶和的一派，以世界眼光，溶和中西學術而歸納於一個公律之下，爲三派中理論最

正確的一派；其價值須待本題講完後，才能了解。

鄙棄國學和崇拜國學，在理論上多驅極端，在學術上沒有多大價值。鄙棄的一派，認國學不適實用，是落伍的學問，吾人以寶貴的光陰，而犧牲於無用的學問上，太不經濟。崇拜的一派，又把國學看成爲神祕的東西。——中國學問是精神文明，西洋學問是物質文明，認科學一天一天發達，使機械式的人生趨向一天急迫似一天；甚至夫婦訴諸法律，家人父子不相顧，都是物質文明，觀念太重的禍害。

但他們所說的國學範圍，又很寬泛，名稱又不統一。約略說來，有下面幾種：

(一)經史之學——六經史書。

(二)經史百家之學(經史之外有諸子百家)——舊的眞正儒家，都禁讀諸子百家；因當時都信仰孔子，恐讀了諸子百家，變成異端的信徒。研究諸子學問，還是清代時候熱鬧起來的。

(三)漢學——漢學，是漢儒治學的方法；專做訓解經義的工夫，稱做訓詁學。

(四)宋學——宋學，是宋儒治學的方法；他們讀書，用主觀的方法，對於經學作推理的論斷。所以宋儒治學的方法，是胆大的；漢儒治學的方法，是胆小的。故漢儒與宋儒永遠定於相反的地位。

(五)義理之學——宋學最盛的時期，是宋朝。宋儒以主觀的眼光，論斷經義；至明朝因受佛家思想的影響很大，所謂義理之學，無異於假借六經去參禪。思想愈空，經義愈玄妙。

(六)詞章之學——專講詞采對仗聲韵一類的堆砌文字。

(七)考據之學——考疑義，據事實，比訓詁進一步的方法。考據之學與漢學相同，惟比較漢學趨於實際，是淸儒特有的學問。

(八)小學——自鄭康成許叔重用六書分類方法，研究每一個字的形聲意義；後小

學便佔據了國學中的一個重要地位。因爲不通小學，便不明字義；不明字義，便不能讀一切經傳古書。「但小學自身能否算一種成熟的學問也還是問題。」

此中要算考據之學覓證據功夫，最近於實際。但到現在還未成功，如最近在河南發掘甲骨文，可以證明殷朝的歷史；但夏朝的歷史，到現在尙得不到證據：故目前中國的河南，陝西，山西；歐洲的敍利亞和埃及，都在發掘古蹟，以備考據之用。明朝學者，只能在書本上求證據，不知在事實上求證據。目前中、英、日、聯合着在長城一帶發掘，希望找出中國歷史上確實的證據來，這是一件最偉大最實際的學問工作。

以上的幾種所謂國學部分，都看不出他實在的用處與界限來。故從事研究國學的學者，都似猜謎一般的，不能澈底的認識。在「國粹」兩字的糊塗名詞之下，便產生出許多冒牌的國學來：八股文，詩賦，寫字，對課，打燈謎，看相，算命，看風水，玩骨董，同善社，悟性社，濟僧會，敬惜字紙，孔教會，道德會，文昌帝君，讀太上感應篇，拜呂祖師……等。一般理路不明的人，以爲這樣的

國粹，是國學呵成一氣的所以自命有科學頭腦的人，都很激烈的起來反對國學。這種主張，果然有一部分理由。但是國學二字，好似衣服上的汚點；衣汚可洗滌，不能因他有汚穢，將衣服也丟去了。保存中國有用的學問，是應該的；但不能胡亂的保存罷了。

國學這個名稱，似乎太籠統了，不能明白地表示出學術的界線與功用來。照國學兩個字面說：國是國家，學是學問；合國學兩個字一起說：便是國家的學問。這個解答如何能夠成立呢？譬如：自然科學的動物植物理化天文地理，社會科學的法律經濟政治歷史等等名稱，就是在那裏對人說：中國的學術，是沒有經過整理，歸納不出一個恰當的名稱來。現在我們應該把中國的學術，依着哲學、文學、史學等，分析整理出來，去和世界上的各科學打成一片。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步須打倒國學的名稱；第二步要打倒那一羣冒充國粹的迷信鬼和腐化分子；第三步要分類整理出各種科學的名稱，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表現出他的功用來。

中國的學問，一天不整理，一天不能與世界的學問打成一片，世界的學問一天不能完成。

現在的中國學問，好像一大堆雜亂的原料，不把他化分，是不能產生功用的。化分整理中國的學問，首先須有一個目標；分辨他的性質，依着性質，確定一個名稱。國學這個名稱，是不適用的了。國學的內容，是混雜不堪的了；目前的急務，果然要分析整理。但在未分析整理以前，我們還須問一問，中國究竟有多少學問？有多少記錄學問的書？普通一般人都拿經、史、子、集、等名稱來分析中國的書；但這種混沌乾坤的名稱，便所以產生界限不淸的國學名稱的原因！

現在先把中國歷代書籍分類的名稱寫在下面：

一 『漢至晉』

甲 劉歆的七略——（一）輯略——目錄之學——（二）六藝略 （三）諸子略 （四）詩賦略 （五）兵書略 （六）術數略 （七）方技略

乙 漢書藝文誌的六略——與劉歆七略同，惟去輯略一種。

丙 王儉的七志——（一）經典史記 （二）諸子 （三）文翰 （四）軍書

(五)陰陽　(六)術藝　(七)圖譜

丁　阮孝緒的七錄——(一)經典　(二)記傳　(三)子兵　(四)文集　(五)技術　(六)佛　(七)道

二　『唐』——四部

(甲部)經類十二種　(乙部)史類十三種　(丙部)子類十七種　(丁部)集類三種

三　『宋』——六閣

(一)經　(二)史　(三)子　(四)集　(五)天文　(六)圖書

四　『元明』——四庫

(一)經　(二)史　(三)子　(四)集

五　『清』——四庫全書

（經部）十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四類（集部）十類

書是記錄用的，所記錄的性質，不外四種：

一思想（哲學）二情感（文學）三事實（史學）四理解（科學）

什麼是經、史、子、集，這是很不合科學方法的分析。現在把他的性質大略的說一說：

「經」是說六經。六經者，即詩（文學）書（歷史）禮（法制可包括在歷史以內）樂（藝術）易（哲學）春秋（歷史）——這是根據他寄託在各種不同的外形上說；倘然根據他的內涵說，那也可說，六經全是孔子哲學思想的寄託，全是哲學書。

「史」史的界說最顯明；中國的史學書，也不能例外，我們可以不必加上說明。

「子」是說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荀子，等類，屬於思想的書。也即是哲學書。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是崇拜孔子的。凡是非孔子思想的書，都歸納在這一類裏。

「集」這一類最是複雜，裏面包含着，如人之思想，理解，文藝與記錄等寫物，與今日

的雜誌一樣。

經子以學術派別爲本位，集以人爲本位。我們要研究中國學術，尤其須從「集」類書上着手。例如船山全書，是王船山先生畢生著作的一部，總集這書中包含着幾點重要的作品。我們倘然要把船山的學術整理分析出來，先要把他全部作品的性質分一分；現在隨便舉幾個例在下面：

五經稗疏（包含文史哲）　四書訓義（哲學）

讀通鑑論（史學）　宋論（史學）

思問錄（雜）　俟解（哲學）

噩夢（哲學）　淮南子註（哲學）

老子衍（哲學）　莊子通（哲學）

楚辭通釋（文學）　薑齋文集（文學）

船山歌掉集（文學）　薑齋詩（文學）

內中要算五經稗疏，讀通鑑論，思問錄，噩夢，俟解，老子衍，莊子通等，在中國學術界上，已得有相當的地位。（思問錄俟解噩夢三種，乃船山個人的著作，亦即船山獨創的思想。）

從整理船山全書的這個例子上看，可知中國的書，都應當照這樣子分出類來，又從這裏整理出一個統系來。全部中國的學問可分「質」和「形」兩種：

「質」——思想一方面的（哲學的表現）

周秦的諸子。（如老子莊子等，此乃中國思想的發源時代。）

西漢的今文經學。（中國儒家思想的根底，基於東西兩漢，因當時已定孔子為一尊。）

東漢的古文經學。（古文經學派起於西漢末年，盛於東漢。）

魏晉的黃老。（用修仙學道的眼光，去研究老子的思想，又憑空加上一個黃帝，

在這時確立了道家的勢力。）

唐的佛學。（東漢時佛學已入中國，但到唐時更興盛起來。儒家雖反對他，但佛家思想已暗暗的襲入了一班讀書人心裏。）

宋的理學。（儒家採用了佛家參禪的方法。）

明的性命之學。（儒佛結合的一種思想。）

清的考據。（着力在求證，頗合於科學方法。）

實的學問，效力可以表現民族特性，和改造民族文化。自周秦至明清，每一朝代都有時代的精神。（道，墨，儒，法，是周秦的四大思想。）周秦是中國思想的發源時代，也是最純粹的中國思想。後來佛學到了中國，中國的思想，起了絕大的變化；那時一班讀死書的儒者，不知道切實闡明孔子的學理，反而採取佛家虛無玄妙的思想。把切實的儒家思想，和參禪一般的胡說起來，所謂道學理學及性命之學，是極度虛僞的了。後至清朝，學風一變，

由虛轉向實事事求證而得應用；這完全是受了虛僞的反應。自周秦以至明清學術的變遷，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他的因果關係來。

兩漢是果——專研究孔子遺傳下來的六經，中國儒家根基立於此時。

魏晉是因——講黃帝老子之學，晉人清談，已開了虛浮的路。

唐是果——佛學爲當時的時代精神。

宋是因——宋儒講理學，實在是抄襲佛家的成法。

明是果——性命之學，即儒佛結合的思想。此時的思想界，已是表現了極度的虛僞。

清是因——受前代極度虛僞的反應，事事求證，而得應用。

現代是果——一方承考據的遺教，一方受了西洋科學的精神。

因爲思想是民族的特性，而能够看得出一民族生活樣法的，所以思想是屬於質的。

思想是客觀的，（哲學屬之）情感是主觀的。（文學屬之）主觀是自我的表現，以情感屈服環境；的客觀是眞理的追求，以思想改造環境。的二種觀念，做人不能缺一。

「形」——情感一方面（文學的表現）

先秦的詩騷
兩漢的辭賦
六朝的駢驪
唐朝的律詩
宋的詞
元的曲
明清的八股
現代的洋八股黨八股

哲學是一種思想，文學是一種情感，都是空的。若欲求他事實上的過程，祗有在歷史上去找；因此文哲史學成中國整個學術三角的關係。研究了中國思想的特點，明白了中國文學的特性，再追求二者所寄託的歷史的表現，那中國全部學問纔有一點線索可尋。文哲學都是要找尋事實的，事實就是歷史，所以研究文哲學，必定要研究史學。我們要打倒國學的招牌，就得將中國的學問整理出來，成爲文史哲學三部份：纔可以應用在世界上，纔可以爲世界上應用。

五六十年以前，西洋文化侵入了中國；他們的學問，整理得頭頭是道，每一種學問，都能表現出一種力量來。拿我們的所謂「國學」比上去，眞是瞠乎其後；一時認中國的學術是完全無用了，便大家醉心於西洋文化。他的經過，可分爲六個時期：

一　語言文字時期

二　堅船利砲時期

三　通商貿易時期

四　講求科學時期

五　改善法政時期

六　輸入思想時期

在第一時期，國人認爲要使中國與外國一樣强盛，只要學外國語言文字就够了，不料結果沒有效用。後來覺得西洋人的鎗砲利害，便派李鴻章出洋採購船砲；待到中日一戰失敗下來，纔知道專靠兵器是不中用的。洋人還有許多洋財，便和洋人通商貿易。誰知結果，國人的錢反被西洋人騙了許多去。自後又認科學發達，是西洋人强盛的理由，又派學生出洋研究科學；再後來見歐美各國的政治淸明，亦起來做那政治革命的工作。這一革直革了二十年，結果還是沒有效用！直至最近，一般讀過外國書的朋友，努力把外國學術思想介紹入中國來，提高中國人的文化程度。翻譯了許多什麼文藝什麼主義什麼科學的書，一踏進新書坊裏，觸目皆是，結果，專用外國的藥，不能治好中國人的病；徒然在新式辭典中，增加了許多新名詞。名詞造反

了，鬧得我們頭昏腦漲，人心惶惶。平心而論，外國學問，沒有一樣不好；藥店沒有一樣藥，不可以醫好一種病的。但我們喫藥，也須顧到病人的身體，與他所患的病狀，須得不礙生理，對症服藥纔是道理。

立國在世界上，當然不能不迎合世界的潮流；但也不要忘記民族的特性。一民族有一民族固有的文化與特性；雖說學問是世界的，但對於產生此學術的人地，尤其有特別關係。我要拿別人的文化來改造我的環境，第一要把自己固有的文化充分運用；拿外來的文化，擇要補充，纔不致鬧出顧此失彼的笑話來。英國人能不忘他是海上民族性，美國人能不忘他是大陸民族性，德國人能不忘他是森林民族性，法國人能不忘他是藝術民族性，俄國人能不忘他是農業民族性，日本人能不忘他是艱苦的民族性；一方面竭力發展他民族固有的特點，一方面能順應世界潮流，而充分吸受世界的知識。這個便是歐美各強國所以日臻興盛的大原因。

中國不是真沒有文化的。學問是文化的結晶，文化是生活的結晶；就算我們中國人是野

蠻民族能，是生番能，但他的地面既佔有全地球八分之一，又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不說別的，就講他生活的樣法，歷史的變遷，地理的形勢；已足為世界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史地，制度風俗，等等莫大的資料。何況我們中國人究竟不是生番蠻族。他的聰明才力，不亞於白色人種；他也有他的思考力，他也有他的創造力。祇就先秦諸子的思想說，也不見得一定比不上西洋的希臘派哲學，唯情派哲學，唯理派哲學等等。祇因我們中國人所處的自然環境太好，生活寬裕，不亟亟於人力的補充。又因幾千年下來，帝王利用孔子中庸之道，一班人習於苟且，文化學術上，不求猛進。一班讀書人自命清高，為陶情遣興而讀書，不是為生活而讀書。自高聲價，不求實際，因之愈闢愈玄虛。一切迷信腐化陳舊卑鄙的思想，都依附着國學的名詞，而鬼影憧憧的出現！

所以到了現在，中國的學問，不得不整理，國學的名詞不能不打倒。我們倘再不把中國的學問整理出來，不但在世界大潮流中失了自家的立脚地；且學問是世界上人所公有的，因為

缺了中國一部分的學問，使全世界的學者，感覺痛苦。所以近來有許多東西洋學者，都起來代我們整理。外國人研究中國學問，雖是忠實，總不免有許多隔膜的地方。何况他們都拿研究生番文化的眼光來看我們，更何况他們又用文化侵略的態度，帝國主義的手段來對付我們，這多麼的可恨吓！我們還不急起，而自己來擔負這個責任嗎？擔負整理中國文化學術的責任，以公正忠實的態度，介紹於全世界的學術界。

國學這個名詞，是決決要打倒的。國學這個名詞不取銷，中國永無眞正學問出現的一日。而中國人的行爲心理永永沒有上科學軌道之一日。不論什麼學問，若屬於質一方面的便當以實理爲中心；若屬於形一方面的，便當以眞情爲靈魂。無情無理，養成不生不死的人性，傳下不明不白的學問。你看我們中國人，懶惰怕事，不求甚解，說話模棱兩可，辦事不澈底，見義不勇爲，善於取巧，奔走勢利，看冷眼，說俏皮話，無公是非，無責任心；這全副本領，都是國學二字養成他的。如今還拿他國學國粹等古怪名詞，當擋箭牌。

快除去這擋箭牌，快剝下這鬼臉，還我本來面目。用科學方法，分析出有用的學問來，發展我們中國人固有的勢力，再添上時代應用的學術。

現在我們先從中國文史哲學三項研究入手，——用新時代新方法去研究。

楚辭

在戰國時代，楚是後起的強國。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不但是喚起當時山東各國的注意；我們幷可以從這時期，看出北方民族，挾其文化向南方——長江流域——移動，更看出南方民族收吸了北方文化以後表現出他特殊的性質來。他的政治力量，生產力量，民族的轉移和混合，都屬于歷史範圍以內的；在這裏我暫且不說，如今祇說他的文學。

講到文學：那地理的形勢，民族的特性，與他時代的環境，都有直接影響的。詩經是北方的

文學，在北方黃河流域，高瘠荒寒的地方，又經着幽厲東周的衰亂，封建資本勢力的壓迫，便發出怨憤簡短的呼聲來。他的表情是拙直的，他的言詞是簡單的，形成如今短章促節的詩經。這正可以代表北方民族的特性。與其說詩經是文學的，無寧說他是歷史的社會的呼聲。——說一句公平話，詩是民間的謌謠，是寄託在歷史背景上的；可以說他大部份是歷史的產物，小部份是文學的產物。

什麼是文學的產物？須合于下面四個條件：

第一、是豐富的情感。

第二、是空靈的想像。

第三、是幽婉的言詞。

第四、是自然的音韻。

我們看楚辭怎麼樣：

日本鹽谷溫說：屈原因是一個多情多感的血性男子，所以雖遭貶謫，還是時常眷顧楚國，繫心懷王，冀王一旦省悟，俗一旦改善，憂愁幽思，以作離騷。——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鄭振鐸說：在離騷中，屈原的文學天才，發展到極高點。他把一切自然界，把歷史上一切已往的人物，都用他的最高的想像力，融冶於他的徬徨幽苦的情緒之下。——文學大綱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詞句婉轉，長短自由，而音律舒緩，合于自然和諧。更合于第三第四條件。——屈原是楚辭代表作家，而離騷又是楚辭代表作品，所以拿他來舉例。

楚辭究竟是什麼人作的？據漢班固說：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看了這一段話，我們可以斷定楚辭的體裁，創自屈原；而楚辭的本身，是一個集合體。實在他的文體是賦一類，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善楚辭。』『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辭。』總之一句話，凡是用楚言楚聲楚地楚物，寫成的都名為楚辭。最初作者是楚人，後人都摹仿他的風格。

楚辭今有王逸註，朱熹集註兩本。

王逸定本：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為屈原作；九辯、招魂，為宋玉作；大招，或說是屈原作，或景差作；惜誓，或賈誼作；招隱士，淮南小山作；七諫，東方朔作；哀時命，嚴夫子（莊忌）作；九懷、王褒作；九嘆、劉向作；九思、王逸作。

朱熹定本相同，但無七諫以下，卻多賈誼的吊屈原，服賦。

歸納起來說：楚辭非屈原一人所作，但體裁是屈原所獨創。宋景文說：『離騷為辭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但他承接詩經的體裁，而加以變化。如長短句自

「然」音韻還有北方詩經的餘韻。較之漢晉專講對仗排比的賦，自然活潑得多。

到今日頗有一部分人，懷疑於屈原的有無？胡適據史記屈原傳，而致懷疑。屈原傳說：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傳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信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離憂也。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

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

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以上節錄史記。

但據胡適懷疑屈原的意見:

一、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

二、傳說的屈原,是根據于一種儒敎化,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笨事。

三、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就歸到屈宋幾個人身上去。

四、屈原也許二十五篇楚辭中的一部分的作者，此時漸成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儒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裏去，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就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

他這幾種理由，我們表示一部分的承認。大概屈原確是一個先秦時代有文學天才及文學作品的人。他的作品，在楚辭中，離騷是他全部的作品；(因爲有歷史證明)也是九章一部分的作者。九歌的產生，在屈原以前；——南方民族神話的歌辭，——屈原的作品是受他影響的。招魂卜居漁父三篇，是屈原同時的人摹倣的作品；大招遠游天問及九章的一部；是漢人作的。

講到屈原這個人的存在問題，我認爲屈原是確有其人的。文學大綱說得好：——第七章二九八——「屈原的詩，與荷馬及瓦爾米基的詩，截然不同，荷馬他們的史詩，是民間的傳說

的集合融合而成者；屈原的詩，則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苦愁悶的情緒，帶着極濃厚的個性在裏面。所以荷馬他們的史詩，我們可以說，是零片集合而成。至于屈原的作品及自身，我們萬不能說他是虛擬的人物。因爲屈原的作品，本來是融成一片的；如果說離騷等作品，不是屈原做的，那末當公元前三四〇至前二八〇之間，必定另有一個大詩人，去寫作這些作品。然而除了屈原以外，那時還有那一個大詩人出現？」

（附）歷史證明的文句：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言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無論一種文學一種思想的成熟，決不是突如其來的；在他前一時期，必有因緣。如屈原集

楚辭的大成，但其體其質，實仿自九歌。王逸楚辭雖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但近人以科學方法證之，斷九歌爲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且九歌引文說明：『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南方地多水，山川紆徐，人心多思多疑。又以得天獨厚，飽食每〻遐想，發爲辭也，委婉纏綿而多假託，此楚辭文學所以成立之原因。——多疑便信鬼多思便辭費——屈原離騷的辭性，大概受九歌的影響很多。我們說九歌作于屈原以前，其證據除九歌所述與屈原無涉外，又離騷文中『啓九辯與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天問中『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等句，更可以作先有九歌，後有離騷的證明。——王逸天問註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

再看九歌的辭句：

吉日兮良辰，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末篇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此外雲中君、湘君等，一望而知爲祀神之曲，與屈原無干。

天問一篇，是關係宇宙歷史神話的，無文學價值，尤其與屈原無干。——四言成句與楚辭體裁大異。——從他文中可以考得古代歷史傳說與否認宇宙觀念。舉例如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反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以上宇宙觀。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伯禹愎鮌，夫何巳變化？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以上歷史傳說：

如今再說九章，據王逸說：「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朱熹

說：「屈原思君念國，隨時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朱的話比王的話較近情理。因爲我們今日讀九章的詞意，顯係九篇獨立的作品。細細分別他的時間，有相差頗遠的：懷沙是沉江時且候作的，哀郢是初被頃襄王放逐時作的。此外如惜誦涉江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七篇，各有各的寄託，不知後人爲什麽將他包括在九章題目下面？史記說：「乃作懷沙之賦。」並沒有九章的名稱。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也沒有九章的名稱。我們可以知道，九章的名稱，是東漢以後人定的。——也許是劉向定的，因爲劉向是第一個集楚辭的人。——如今把哀郢懷沙兩篇，各節錄一段在下面：

哀郢——倡曰：有鳥自南來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憂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懷沙——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

在我們用科學眼光歸納起來說，除離騷九章兩部分，承認爲屈原所作以外，九歌是產生在屈原以前，傍鬼神的歌辭；天問寫宇宙及歷史傳說，與屈原不相干。此外還有遠游一篇，據王逸說是屈原作。他文思與離騷重出，更多黃老的話，不似屈原性格，大概是後人摹倣之作。至卜居漁父二篇，王逸亦說是屈原作的；但文體絕似魏晉散文，而篇首皆有『屈原既放』句，這明明非本人自作的了。節錄卜居漁父各一段在下面，以見例：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終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漁父——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曰之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又有大招一篇，王逸亦註：『屈原之所作也。』他說：『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清林雲銘則謂屈原招懷王之魂，故加一『大』字。但篇中皆普通招魂之辭。古代招魂用巫，——現在亦有——巫在招魂時，有一套刻板的詞句，這篇怕便是當時的巫詞了。——以上對於屈原楚辭的研究。

我再說宋玉。我們祇須聽『屈宋』二字，常常連綴着說，便可以知道宋玉這人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重要了。宋玉也是楚國人，生在屈原自沉前後，他死時楚已滅亡。——文學大綱說：宋玉生於公元前二百九十年左右，死於公元前二百二十二年。——少年時，在楚襄王末時做文學待從等官，專以辭賦取悅國王。他的歷史，除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一二來以外，更無探討。祇史記有：『原屈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好辭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但我們今日在楚辭中找宋玉的作品，可靠的祇有九辯招魂二篇。九辯有九節；王逸說：『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這便是不敢直諫的意思。他的作風已與屈原不同。舉例如下；

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宋廖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招魂是招宋玉之魂，稱屈原忠貞，欲以感動懷王。辭如下：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漢書藝文志說：宋玉賦共有十六篇。今除楚辭中二篇外，選入昭明文選中者，尚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入於古文苑者，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

共十二篇。而以神女登徒子好色二賦，最有名。節錄如下：

神女——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似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

辭意假託楚襄王游雲夢浦，夢遇神女，而使宋玉作賦以描寫之。

登徒子好色——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傍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

察之，誰爲好色者矣？

辭意假託楚大夫登徒子譏宋玉好色於楚王：宋玉美貌，不可使出入後宮。宋玉因作賦自辯。後有秦章華大夫一段，更推廣其意，說鄭衞溱洧之間有國色甚至說：「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神女好色等賦的作風，比九辯等纖麗得多，怕不是出於一個時代的。再文選文苑所選宋玉的十篇賦中，都有宋玉楚襄王等名稱，顯然是後人記述的。——如卜居漁父中的「屈原既放」句法一樣。——此雖是後人冒宋玉之名，但他文學的天才亦不弱；修辭的技巧，想像力的豐富，都可以提起讀者的興趣。如小言賦中一節——與漢人誇誕堆飾之賦不同。

「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雲淩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緲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糠以爲輿，剖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盼，附蠛蠓而遨游。……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

宋玉除上列之各賦外，以宋玉名義入新序者，尙有雜文一這。——卽宋玉答楚王向——文心彫龍介紹之曰：『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現在節錄一節在下面：——亦入昭明文選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文人託辭以見意，原不拘於一體。此文或爲宋玉作，或假託，俱不可知。現在我要歸結楚辭的講話了：楚辭與詩經不同：她是詩人心靈的結晶，是理想的假託，是自訴他的幽懷與愁鬱。——合得上豐富的情感，空靈的想像，幽婉的言詞，自然的音韻四個條件。——是欲超出於現實

社會的混濁之流;而不是民間之歌謠與征夫或憂時者及關心當時政治與社會的擾亂者的嘆聲與憤歌。所以我們在他裏面不能得到如在詩經裏所得到的同樣的歷史上的許多材料。但他在文學上的影響,已足佔中國文學史中一個最高的地位;同時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也能佔到一個不朽的地位。——如荷馬史詩一樣。

如今再將這時期,南北方文學的特質,及其歷史談一談。

南北文學,依地理歷史自然的發展,北派文學在先;南派文學在後。北派中又以魯國為代表,南派中以楚國為代表。魯文學到孔子集大成,他們的統系,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他們文學的寄託,是「仁義」二字。好好一部文學作品詩經,他們也要戴上仁義的假面具。南方文學,而思想家便是老子。以後各派都脫不了老子的自然主義,而成描寫自然歌謠自然的文學,他們處處與北派反對。——北學推崇堯舜南學更講神農(許行)黃帝(道家)——北學守舊,他要保存古帝王遺法,回復周公舊制,所以成六經入世之作;南學革新,用思想改造人生觀,回

復到天道。南方思想演成五家：——爲道家的老子；（楚人）墨家的墨子；（楚人）縱橫家蘇張，出於鬼谷子；（鬼谷是楚人）法家的商鞅，鞅爲尸佼弟子後有申韓愼到，（愼子爲楚相）名家的別墨，南方的墨。（墨往來於宋楚之間）

因此影響，而爲南北文學之對峙。詩經爲北方文學代表，其地域不出今之陝甘山東河南直隸山西一帶，獨無楚風。——此時楚已成大國，所以不采入者已有南北之見。——楚國地域，在今江漢荊湘吳越淮泗一帶。宋玉爲時代地方自然的產兒，但他韻文還宗老子。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詩經經北方學者，加上禮教的面具，成爲國家學校的教科書。格律整齊，尤其是雅頌，爲莊嚴典重的體格。楚辭純寫性靈，不計形式。

兩兩比較起來：

詩經四言爲主　　楚辭不拘

詩經	楚辭
詩經有章節	楚辭不定
詩經說王化后德	楚辭無
詩經尊庸俗的道德	楚辭是超人的思想
詩經敬天神地祗	楚辭寫江妃山鬼
詩經事天	楚辭向天
詩經柔性被化	楚辭剛性自化













嘯天讀書記













嘯天讀書記一集（四）

情詞

文學問題——韻文

社會問題——戀愛

兩種問題的小研究

我讀了情詞，便連類得了兩種有趣味的感想：——決不是感覺他文字的香豔，意思的纖麗。——一種是文學上的感想，一種是心理上的感想。我把他分別出來，略略說幾句在下面：

★ ★ ★ ★ ★

「一」文學上的感想

我八歲的時候，父親教我做詩；——學做詩的前一年，先學對課，並選讀前人的詩歌。——我記得第一個詩題是「楊柳」兩字，做的是五言絕句一首。當時我想了許多和楊柳有關係的意思，——小孩子的思想是沒有統系的，不知道邏輯的法子。——覺得東也是材料，西也是材料。心想：「這區區二十個字，如何容納得這許多思想？」一首詩限四句，也能了；爲什麼每句祇限五個字？——十個字不好麼？三個字六個字八個字都不好麼？沒有字數的限止也不好麼？——當時我便用盡我小孩子的腦力，要湊成這五個字。要顧全字數，便失落意思；要包括盡我的意思，便限不定字數。好似斗米的麻袋，硬要裝進五斗米去；弄得『顧此失彼。』好不容易捉住了五個字；還要講「仄仄平平仄」的調子，還要講韻脚。——融、容、餘、腴、肝、紆：這六個字，一定要把他分開，歸在一東，二冬，六魚，七虞，十四寒，十五刪，六個部分裏，硬劃一條界線各不相犯。——

——當時我雖勉强做成了幾首歪詩，但是心裏暗暗的恨那第一個想出做詩法子的人，爲什麼要這樣捉弄人！這雖是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思想；但是無論什麼文字，一有了束縛，便做不出好文章來：你看蘇韓的文章，李杜的詩歌；何等暢達？何等雄厚？他却是不大講格律的；反過來說，像那駢體文，八股文，館閣詩，試帖詩；裝裝點點，扭扭揑揑：連文氣也沒有了，文理也沒有了，還講什麼文章！詩經序文上說得好：『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完全是感情文字；「情動形言。不知手舞足蹈，」是何等自然？何等有感情？倘然加上種種格律平仄；又拘束，又顧忌，便失了情感的自然，味同嚼蠟。所以說：『至情無文。』

（二）詩三百，都是周朝時候的民間文章——歌謠體——祇因他組織簡單，便跟着人類思想的進步，便成了「騷賦體。」可以長篇大論，曲曲折折，把複雜的思想描寫出來。後來因爲騷賦體敷衍的字句太多；——像兮、些、只、耶等句尾詞。離騷通篇說來說去拿香草美人來比自己的

入格，都是敷衍文字。——便跟着人類性情的進步，變成了古風，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長短隨意，平仄隨腔。後人又加些修飾的工夫，便有五古七古的分別。後來世界愈文明，人心愈虛僞；跟着粉飾靡麗的習慣，講求字句華麗，音調鏗鏘，便變成了五言絕詩七言絕詩。又進一步，講排比，講對仗，做出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排律來。什麼「蜂腰」什麼「鶴膝」「平頭」「上尾」「大韻」「小韻」「正紐」「旁紐」……等種種講究；形式上的格律越嚴整，思想上的眞趣越消滅！在中古時候，文字的形具還不十分完全，像李太白，杜甫，白香山，韓昌黎，這一班有天才的文人，還能夠做幾首有精神的詩。——例如杜甫的石壕吏，白樂天的上陽宮人……等篇——經過了唐宋駢體明清八股文的氣骨越虛浮，那詩的體裁也越枯窘！——有桐城派的文，便有西江派的詩。——在清朝的詩界，便大鬧其館閣派，式帖派。——打開詩集一看，不是賀太夫人八旬壽詩，便是賦得什麼什麼。——把好好一種寄託情感活潑潑的韻文，——這個韻字是講天籟的。——弄成了一種失魂落魄，祗剩屍骸，鸚鵡學舌一般的死詩；——

——是應酬的堆砌的。

文學的興亡，直接和國家的氣運有關。那專制帝皇，祗怕人民思想發達，反對他的政治；便想出許多做死文學的法子來，束縛你的思想，消磨你的精神。那文學的運命，也斷送在他手裏！虧得詩歌這一類文章，還不拿他當正經文學看待，民間可以自由研究。——他却不知道詩歌這一類有情感的韻文，最能够感動人的性情；歷史上幾次大革命，十有八九，和詩人有關係的。——但是人性總是趨向於自然的有趣味的。人的情感，既然給什麼七律五律束縛住了，不能自由發揮他的情感，便有長短句的詞體來替代他。王蘊章詞學裏說：『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方成培說：『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人心有感，發聲成歌；、、、：高低長短，原是沒有一定的。詩窮而詞出，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詩稱作「做」，詞稱作「填」；「做」和「填」兩個字，已經有自然和不自然的分別。——故意經營的稱作做。無意成腔的稱做填。——詞學裏說：『詞之興也，先有文字；從而婉轉其聲，以腔就辭者也。』他所說的『婉轉，』

是完全依據人聲自然的感發。他有一段說製腔的：「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惟吾意而吹焉。……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這個「惟吾意」「圓美如貫珠」兩句話，便有自然的意義在裏面！古人塡詞，竟有祗有腔沒有字的。——如范石湖造腔，沒有詞句；姜白石替他塡上詞句，名叫玉梅令。沈遵造腔，名叫醉翁操；蘇東坡替他塡上詞句。揚元素造成一段腔，張子野和蘇東坡塡上一雙勸金船的詞。此外如霓裳曲十八闋，除姜白石塡中序一闋以外，都是有聲無字。——胸中有悲歡的感觸，便隨意發聲成腔何等自然？後人拘泥字脚的多少，字面的平仄；便又把詞弄糟，成了一種死文字！

因三百首的簡單，便改爲騷賦；因騷賦的瑣碎，便改爲古風；因古風的拙直，便改爲近體詩；因近體詩的不自然，便改爲詞。誰知塡詞要講字脚字面，不能自由伸縮改變，依舊是個不自然！因此牠經過兩宋的極盛時代，到元朝，到底不能維持下去，便產生了一種曲。——講到曲的格律，比詞要寬鬆得多了。他最大的優點，便是能用一種襯字。爲什麼要用襯字？總逃不了「言之

不足而長言之」的一個共同自然的趨向。這樣說來，這種寄託情感的有韻文字，是萬不能拿字數韻脚來限制他的！一有限制，便覺得痛苦；一覺得痛苦，便要改變。——雖說不限韻脚，倘眞能做出從情感上發生出來的韻文，這裏面自然有一種天籟。——許恂儒曲學裏說道：『達士通人，矢口成韻，靡不合節，和若球鍠，候蟲時鳥，生而能鳴。——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嗚呼！其可知也耶，其不可知也耶？』這幾句話，眞能够參透音韻的原理。他又說：『無論爲詩歌，爲辭賦，爲樂府，爲詩詞，爲雜曲，爲南北劇：其詞皆根乎習性，本乎人情，動乎心理，成乎風俗。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天籟無方，惟人所適。聲音之道，旣微且複；童而習之，有皓首莫辨者矣！』好一個「根乎習性，動乎心理！」好一個「無方！」好一個「惟人所適！」爲什麼「皓首莫辨？」祇因爲專做那「尋章摘句」「膠柱鼓瑟」的勾當，便是自入魔道！

曲有「南」「北」的派別。南曲柔靡，北曲高亢；南曲呆板，北曲自然；南曲隱晦，北曲鮮明：文章的價値，越自然越鮮明越好。——富於情感的韻文，更不容有呆板隱晦的地方。——南南

比較，照我的眼光看來，北曲的效用，勝過南曲。這裏面還有兩大優點：

『一』北曲板沒，眼有一定的。看曲裏襯字的多少，再定下板的地方。這是何等自由？——可以隨意用襯字，儘量發揮他的情意。——南曲板眼，是有一定的。把一隻曲子，支配幾下板：第幾個字下板，便不能自由伸縮。要在板眼疏的地方，纔有加襯字的空間；到板眼密的地方，祇能把曲句囫圇唱過。——在文法必須加襯字的地方，也不許他加襯字。——該加襯字的不得加，便有「詞意脫節」的困難；不該加襯字的地方，他却偏給你有加襯字的機會；你若去畫蛇添足的加上了幾個襯字便成了「無病而呻！」這都是不自由；是文字做人，不是人做文字！

『一』北曲用字的範圍很寬。白話，土音，外國話，——如黑嘍嘍，撲騰騰，支楞楞，赤力力：都是元朝時候的蒙古話。——俗語，方言：都可以用在曲裏。他的體裁，專講本色。寫情用具體的寫法，造句用白描的造法；讀起來鮮靈活跳，便得了文學上情感富厚的效用。——

周德清發明「中原韻」叫拍北曲的拿他的韻做根據已經是加上了一層束縛——南曲專講詞藻，好好一句話一定要加一層修飾工夫，——實在是加一層障礙。——扭扭揑揑纔肯說出來。何等不自由？

由南曲變成北曲，不能夠不說是韻文的進步。——近來文學界上，又發明了一種「新體詩。」長短何不拘字數，音韻講自然和諧；用白話寫來，覺得又活潑，又眞樸。這也是文學變遷自然的趨勢。——但是所發明的時代，很有幾個做得不完全的。——這由於他們錯認「新體詩」是不講究音節的。——像我的老友胡適之先生做的便好。我如今把他一首鴿子詩寫出來：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有一羣鴿子，在空中游戲。看他們三三兩兩，迴環來往，夷猶如意，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嘗試集(二)二六頁。

這一首詩，何嘗不注意音韻，何嘗不注意雙聲疊韻的解數？我再寫他送任叔永的第一段詩道：

「你還記得，我們暫別又相逢，正是赫貞春好？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渡江來，驚起江頭鷗鳥？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遮斷人笑？記得，那回同訪友；日暗風橫，林裏陪他聽松嘯？……」——嘗試集(二)五一頁。

這一段，初看去，很像一首渾脫自然的詞曲。所以無論什麼體裁的文章，要好，總逃不了「自然」兩字。——從來做詞曲的高手，也很能利用自然；像施子埜，——名紹莘明朝人。——做的情詞便是一個例。我把閨詞裏一段寫出來：

「急颼颼，隔簾風大；冷清清，隔窗花啞；瘦岩岩，曾經病來；悶懨懨，扭得身兒窄。半思他，三分又恨他！春光如許，如許春無價！怎地離他，拋人得下？思他，是眞耶，是假耶？恨他，是癡耶，是夢耶？」

這一段，初看去，又很像一首渾脫自然的新體詩。他通篇到底，沒一字不是極活潑極自然的；眞可稱得篇篇賣力，字字靈活。我講韻文的變化，變到曲，算是極完全極自然的了。但是做到

施子埜的這一種曲越法完全越法自然！我看，和新體詩沒有什麼兩樣。他雖然拿游戲的眼光來做他的情詞；但是恰恰合了文學上一種自然的趨勢。我們多讀讀他的曲子，再去掉他套數和韻脚的束縛——曲可以加襯字，已經沒有字數的束縛。——便可以做得文章活潑音節和諧的新體詩了。——免得和我小時候感覺一斗米的麻袋硬裝五斗米的痛苦了。——這便是我對於情詞在文學上的感想。

⚜ ⚜ ⚜ ⚜ ⚜

『二』心理上的感想

我們做一篇文章。先要有使命，然後下筆，這是一定的程序。但是這個使命，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我們有時受外界的逼迫；竟做成一種沒有使命的文章，便是應酬文章。——從來說的：『文以載道』。『道』是什麼？是吾們心理上一種熱烈的思想，或是一種充足的主義，或是一種專熾的情感。『文』是什麼？是受了這種思想，主義，情感，强力的逼迫，借他來宣佈於表

面的工具。所以文這一種東西，一定要拿思想或主義或情感做他的靈魄。——思想一定要是熱烈的，主義一定要是充足的，情感一定要是專熾的。——有了靈魄，纔有精神。從來說的：『言之有物。』『呼之欲出。』這便是文的精神。文倘然沒有了精神，便是：『無病而呻！』便是『人云亦云！』便是『應聲蟲！』——再進一步說：這韻文，完全是心理上情感的表示：人的心受了刺激，纔有情感；情感受了心理的逼迫，纔有言語或文字的表示。這心理上的情感，是不能假設的；神經上的刺激，不是能特造的。所以我們做韻文，越法不是沒有意思可以做得的。但是從古以來的大詩人，他竟也逃不了這『無病而呻』的毛病！——吳梅村送小司空傅夢禎還嵩山詩，有『……被禍盧鴻仍拜詔；……』李長吉贈張大徹詩，有「……匣中章奏密如蠶，……豸角雞香早晚含；……」一等等應酬的文章，客觀的意思，滿紙都是。什麼李杜韋白都逃不了這個例！——可憐啊！這吾們私有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示情感的韻文，也還免不了中虛偽造作應酬的毒！——情感竟可以假設的，激刺竟可以特造的，做文章竟可以沒有意思：人心的奸僞，實在

可怕！——我們還有什麼文章可以讀！還有什麼文章可以做！怪不得胡適之要說：「世間只有幾首「打油詩」可讀』這一句話了！——胡適文存（一）二二〇

打油詩爲什麼可以讀？祇因他是眞率，是出於情感的自然，是主觀的意思；不是應酬的，不是虛僞的。韻文界到如此破產的地步，我實在替「文運」傷心！替「世道」傷心！不要傷心罷，我們來看看，還破產的詩詞界裏，除了幾首打油詩以外，還有些什麼韻文可以讀？我看除大詩人詩集子裏的幾首感事詩以外，——感事詩却是描寫主觀感覺，不是應酬別人的。（蘇軾哭幹兒，文天祥正氣歌，杜工部石濠吏，陳學煙寺晚鐘，劉績征夫征婦等。）——要算施子埜瑤台片玉，——即情詞。——的曲，最有文學的價值。他曲裏的意思，全是主觀的；不用一點修飾，便赤裸裸的活現在紙上。祇合了文學上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的公例！很可以替韻文界保存一點元氣！

說施子埜做的曲有文學的價值，能够用主觀的意思，這還是抽象的評論；如今我把這一

段評論算是大前提，再進一步評論他實質上的價值。這情詞裏究竟用什麼意思做他的主觀？我要用邏輯的法子，斷定他是「描寫戀愛」。戀愛這一樣東西，是我們有生以來心理上的一個大部落，也是我們做有情感底韻文的好資料。但是這個情感，祇有主觀的，沒有客觀的。他曲裏却處處用主觀的描寫，便覺得十分活潑，十分眞誠。『小窗兒女語，恩怨相爾汝。』道十個字，便可以顯露出他的價值來。有人說他有兩種極大的毛病！我先把反對他的話；假設的說在下面：

（一）他描寫戀愛，盡情披露；太少含蓄；不免流於狂放。

（二）他描寫的是娼妓的戀愛看低了男女的人格，未免太沒價值。

我對於以上兩種評論，便發生了以下的兩種感想：

第一種　這一種又可以分做兩段：

一、這一段，是屬於「文學」上的界說。我先問我們做文章——行文說理。——是暢達

的好呢？還是不達暢的好？這個答案，當然是暢達的好，既然是暢達的好，這也何礙於盡情披露況且我們做韻文，完全是情感的衝動沒有受情感十分的壓迫，我們也做不出十分有意思的韻文。——不受情感十分壓迫做出來的韻文，便是「無病而呻！」——我們既然受情感壓迫到十分，便也老實不客氣，做出描寫十分有情感的韻文來。——決不描寫到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倘然祇描寫到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便是不賣力不是好文字！——韻文，是我們個人私有的文字，不是應酬裝飾文字；——文學界原不容有應酬裝飾文字。——難道還要裝幌子，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做出許多醜相來不成。不大脚闊步的走出來，把胸中所有的盡情披露出來做什麼？

二、這一段，是屬於「心理」上的界說。我先問：倘然有眞正熱烈專壹的戀愛，他形態上的表示是怎麼樣？：是『如醉如癡。』詩經裏說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吉士誘之！』西廂記裏說的：『魂靈兒飛去半天！……眼花撩亂口難言！……』還有寫情小說裏的慣語是：

一甘爲情死！』這如醉如癡是什麼？輾轉反側是什麼？誘之是什麼？魂靈兒飛去是什麼？眼花撩亂是什麼？口難言是什麼？甘爲情死又是什麼？千句并一句便是「狂放。」不狂放，不能夠表示他的愉快；不狂放，不能夠表示他的眞誠。戀愛這樣東西，實是不客氣的，肚子裏有幾分熱度，外面便表示幾分狂放；熱烈到十分，狂放也到十分。不狂放的戀愛，便是虛僞，便是機械作用！你看那班少年男女，他不曾經過僞道德的薰陶，初次發生戀愛的時候，來勢何等熱烈，何等狂放？後來年紀慢慢的大起來，受社會上機械的教訓慢慢的深起來；便知道『相敬如賓。』你試想：男女到『相敬如賓』的時候，他的天機，斲喪到如何地步？戀愛上的道德墮落到如何地步？『賓』是什麼？便是客人；『客』是什麼？便是客氣；『客人』是什麼？便是外人。我們對於要好的朋友，爲什麼要說他是『自己人？』不說他是『外人？』對自己的夫婦，爲什麼要拿待外人的一般待他？爲什麼不肯拿待自己人一般待他？這完全是眞誠宣告破產，虛僞佔據了他的殖民地！所以憑良心說一句話：『狂放』二字，還是戀愛道德上無上的程度。祇因社會中心人物，怕這

狂放擾亂了社會的秩序所以竭力把這一分男女愛情上的道德壓抑起來說：祇許『相敬如賓』不許『狂放』老實說一句話：戀愛到熱烈的地步發生狂放的表示；這是我們腔子裏本有的原素，也無可遮滿無可壓抑。況且韻文，是我們靠他來宣洩個人情感私有的文章，自己對自己說話，還不該老老實實，對於戀愛有幾分熱度，情盡宣佈出來麼？我祇怕世界男女，對他戀愛的私德，不肯用狂放的態度；裏面不免有多少機械的作用，生理的衝動，成就了一對虛僞脆薄的夫妻。那末，我們還該把這天眞瀾漫的狂放，做戀愛道德上的好敎訓。這是爲什麼？祇因人到狂放的地步，纔沒有掩飾及虛僞。戀愛的大障碍，便是掩飾和虛僞。——男女初發生戀愛關係的時候，各人把自己的弱點收藏起來；你恭維我，我恭維你，你服從我，我服從你；待到一發生夫妻關係，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顯了原形。這是何等的虛僞？何等的遮飾？至於由第三者被動而發生機械的夫妻關係的，越法談不到此！

第二種　這一種的感想，便牽動了社會問題。我不去說別的，我們且看那站在機械婚姻

旗幟下面的夫妻和娼妓的性質，到底有怎麼樣的分別？我說到這裏，便連想起我的朋友徐半梅先生的一首滑稽韻文來。他說道：

「老婆的眼裏看丈夫：
他是一本銀行支票簿，
什麼錢，他來付，
不怕他，不擔負！
丈夫眼裏看老婆：
夏天可以當涼蓆，
冬天又能當脚爐；
只消伊永遠來倍伴我，
不管伊心中的樂與苦。

這那裏是夫婦？

簡直與嫖客妓女的關係差不多！

一個個的家庭，全是一個嫖客認定一個妓女的老主顧；

全是金錢與身體的交易所！

說什麼愛情不愛情，

不過我騙你來你騙我！

不知日後生出來的子女，

究竟算是便宜貨呢，蝕本貨？」

這一段話，倘然移在娼妓身上你們試閉眼一想，還有什麼分別？我如今大膽說一句：什麼夫妻不夫妻，娼妓不娼妓！只要是機械作用的男女結合，——這是包括各種機械婚姻和亂交狀態而言。（各種機械婚姻，如梅奈基氏所說之試驗婚姻；以及所謂性慾婚姻，便宜婚姻，利用

婚姻，盲目婚姻道義婚姻，子孫婚姻，等等。見日本青柳有美著的結婚學）——都是娼妓行爲！有精神作用的男女結合，都可以稱他是夫妻行爲！在現在中國機械婚姻極盛的時代，也分不出誰是娼妓誰不是娼妓！再進一步說：男女在專制婚姻的壓力下面，倒是對於娼妓有幾分戀愛的自由；也還是那高等娼妓，有幾分選擇的自主權！——高等娼妓，無強迫與男子發生生理關係的義務，那由第三者被動而發生機械的夫妻關係的男女，却反有強迫發生生理關係的義務，豈不可嘆！——我更進一步說：便算施子埜描寫娼妓的戀愛是錯了；但是施子埜生在四五百年前，——施子埜是明朝人。——那時候家庭的黑暗，婚姻的專制，社會的頑固，男女社交的閉塞，比到今日當然要勝過幾倍。他天天對着這木偶式的夫妻團體，——未結婚以前，是一面不相識；既結婚以後，便要守那「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和那「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種種虛僞的儀式；所以稱他是木偶。——抱豢養主義的夫人；——男女知識不平等，職業不平等，平時不能得感情上道義上的交換，有事不能得生計上的互助。丈夫對於他的妻子，祇擔負

豢養的義務，妻子對於他的丈夫也祗抱豢養的主義。凡此種種，根據社會歷史狀態，都可以推想而得。——他度着這枯窘無味的生涯，又是有天才的人，不向稍有自由權的娼妓去描寫戀愛，却叫他向誰去描寫戀愛？便算是錯，也是時代的錯！不是施子埜的錯！——更不是文字的錯！他文字裏自有一段眞誠的戀愛，可以叫人感動佩服的地方；我們讀他的曲祗研究他文學上的價值，戀愛上的道德，不問他寄託在什麼人身上。——文字的寄託物，原沒有階級的限制。屈原的寄託美人香草，聊齋的寄託狐鬼蛇神，都是這個例。——我再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不自由的時代，娼妓何嘗不可以寄託戀愛？更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道德不完全的時代，也還是娼妓能够獲得幾分男女戀愛上的人格！——你們要明白，我決不是擁護娼妓；我生平不曾嫖過一妓。（這不是我的道德，這是我的個性。）我說這個話，是一種孤憤，是一種反激，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意思，是一種比較的觀念，我常說：「男女能眞正實行神聖的戀愛。（是極自由極純潔的戀愛）那娼妓自然絕跡；如今祗好讓他們獲奪戀愛的一部分去！」——我這個話，不是

向壁虛造的，我且舉幾個例在下面：

（例一）鄭生和李娃。

（例二）蘇東坡和朝雲。

（例三）白樂天和樊素小蠻。

（例四）韓世忠和梁紅玉。

（例五）李靖和紅拂。

（例六）龔芝麓和顧眉樓。

（例七）侯朝宗和李香君。

（例八）吳三桂和陳圓圓。

這一種例，太多了，我也不再往下數——但他們有幾條共同的例是：

（一）他們都是娼妓。

（二）他們都是才子學者名將義士豪傑人類上第一等的人才資格。

（三）他們都有一段熱烈的戀愛歷史。

（四）他們非但不因娼妓給人看低人了格，反因是娼妓增高了才子佳人歷史上的身價。

這樣看來，和娼妓未始不可以講戀愛；——戀愛並不因娼妓而貶落了他的價值。何況施子楚所描寫的，是他一肚子熱烈的戀愛？娼妓，不過是他文字的寄託！

大多數的男女，在婚姻上傷失了人格，祇落得向娼妓身上去描寫戀愛，這是我們的大恥辱！我祇願普天下一般多情男女，讀了這情詞，把他一腔熱烈的戀愛；移在他正式的用精神結合的夫或妻身上。從此以後，也不用拿娼妓來解嘲，社會上人人得了愉快的配偶，更不用娼妓這一等人！——這是我對於情詞在心理上的感想；

語體的西廂記

『西廂——韻文的——不是在中國文藝界上早佔了他的地位嗎？何必再有你這個西廂——敍述文的——出版呢？』這一句話，是讀者急於要問我的，也是我急於要自問的。

我答覆這個疑問，覺得有兩層意思：

一、在文學上的衝動；

一、在心裏上的衝動。

我且把這兩層意思，分別着約略的說幾句在下面。

我劈頭一句話：『韻文是不適用於敍事的。』我看過多少敍事的韻文，像念八翻瓶笙館修簫譜李笠翁十種曲長生殿牡丹亭桃花扇西廂……這幾種；——講到他文藝的動機又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要賣弄他的文才湊些抽象的事實敷衍成一種曲（像念八翻十種曲這一類）一種是有具體的事實故意拿韻文去描寫也是要賣弄他的文才（像修簫譜裏的卓女當壚一曲和西廂長生殿牡丹亭這一類）第一種是無聊可惜白蹧蹋了文字第二種是模糊

可惜白蹧蹋了材料——他的大病，是被韻文束縛住了，不能充分描寫他所敘的事。便算在文學上有天才的人，把敘述的材料硬化成歌咏的材料，一、在韻文的價值上也不能增進了什麼；二、白蹧蹋了材料；三、到底總感覺幾分不自然。像木蘭辭石壕吏琵琶行長恨歌……等等，經有天才的作家，拿有束縛的韻文來作具體的描寫，顯他文學上的力量，當然是「極行文之能事；」但是我總感覺得韻文是不適用於敘事的。換一句話說，便是拿韻文來敘事，能叫他所敘的事減色。仗着白樂天杜子美那樣的天才，他僅能描寫到如此地步；倘然把他描寫的換做「深入淺出」的白話敘事文，我可相信最少要比敘事的韻文勝過一籌。

我寫到這裏，記起那一年我主任上海潮週刊的時候，有一位馬樂郞先生寄給我一篇譯杜子美石壕吏詩的小說稿子；當時登在上海潮第一號裏，如今我再拿他來介紹在下面：

來此已是黃昏時候，腿上很覺困乏；希望得一處人家打火造飯，歇歇身體，也好待明天再趕路程。忽的抬頭一望：「啊！那不是一綫燈光嗎？……」不由的脚下生風，如飛

；跑去走近面前一望，卻是一個小小村落，只有一家，燈光暗暗的明亮。便走近前去叩門，只聽裏面應道：『啊喲！是那位上差？我家沒有壯丁，哪請上差到別家去罷！』我想道：『原來他誤會了把我當做官府裏人。』便又輕輕喊道：『賢主人！我是過路的人，來借一宿，明早就行。不是什麼上差下差的。……』

主人方呀的把門一開，引我進去。我仔細一瞧，但見主人已是六七十歲。渾身破舊衣服。……來到草堂之上，靠壁一張桌子。——桌腿支開了用稻草束着倒還牢固得很——一個姥姥伏在上面，身傍點着一盞豆油燈；燈油也不滿了，燈草也只瘦瘦的一根。我心裏想道大約是主人的老妻，便行禮說道：『老奶奶驚動了！』那姥便起身答禮道：『客官辛苦得很，不必客氣。請進來坐地？……』

我從包袱裏拿出幾片乾饃饃來，向主人討一口水；主人便舀了一盌冷水，掛在燈頭上燉溫了遞來。我已乾咽下一個下肚，便接來一飲，又分兩個給主人倆吃着談着。才

知道這里叫做石壕村，百姓因是兵荒，搬的搬了，死的死了，祇剩得這一家在這裏……』耳邊聽得低低的聲音，便問道：『這是主人家的什麼人？』主人答道：『是寡媳同小孩在房裏睡覺。』

忽聽得有人咚咚的敲門，大聲吵道：『你家有人，怎的不去當兵？偷懶不去，簡直目無王法了！……』老主人一聽，嚇的飛奔到短牆邊，帶跳帶爬；到了那邊，但聽「啊喲！」一聲，恐怕是閃了腿。……我當時不知何故，也只好在黑暗地裏蹲下，看是如何。……

叩門聲越發大了，老奶奶便抖着上前開門；門門才啓開，但見一個差人打扮的，後面跟着三四個伙伴。——都是惡狠狠地——前面那人開口說道：『……你這家好不曉事，家裏有人，怎的不叫他當兵？偏要等你……老爺來捉。是曉事的，快點叫他出來跟着走；不要等老爺性發了，連你這老天殺的也帶了去。……』姥姥含着一包眼淚，帶哭的說道：『上差請慢容老身細說。……』『我那里有許多工夫同你細談，快說！』『……

我家本來有三個兒子，老爺是知道的；自從大亂以後，三個兒子都被徵到鄭州打仗去了。昨兒一個兒子，托便帶信回來說『他兩個兄弟都做了刀下！……』——說到這裏，已是嗚咽不能成聲了。……又接下去說道：『老爺，你想可憐不可憐呢！……』『快點講！不要說閑話。』『……死的已經死了，那一個還不知死活存亡。我好苦呀！天哪！你怎的這樣不！……』

『那我曉得了，其他還有人呢？快點叫他出來！……』姥姥回道：『那里來的人呢，祇有一個小媳，因爲守着小孫沒有去。——不瞞老爺說，連下衣都不全哪！不然，也喚他出來參見老爺了。老爺可憐家破人亡，請到別家去能！……』『那不能。奉了府裏太爺的差，既來了，怎好空手覆命。做也要做一個人給我帶去，……』『老爺不要說笑，人那里做得來呢？……』『那麼，找一個人給我。』『那里找去呢？……』

便硬一硬肚腸說道：『拚着我這一副老骨頭，跟老爺去；或者到了什麼河陽水陽，

也還能當一個火頭軍。……』但聽那差人說道.『這才是老英雄哩!』呼哨一聲而去。隱約還聽得:『跑掉雄的,拿住雌的』聲氣。

我站起身,抖一抖身上灰塵;看那燈時,已奄奄欲熄了,便忙去撥了一撥。耳邊隱隱還聽得許多聲音,房裏那位少主婦,也是抽抽咽咽的抖着哭着。

又過了許多時候,才看見老主人從門外爬着牆回來;滿面淚痕,渾身泥漿,話也說不出一句、我正待問他時,燈却熄了,各輕輕道了:『睡罷!』便糊亂蹲在破櫈上睡了一夜。——到了天明,一骨都爬起來,主人也起來了;我便打開包袱,拿出乾糧來,分些與主人吃了,又留了些與他媳婦孫子吃。主人也不謙,就收了。我便背起包袱,辭了主人,要行。主人說道:『客官恕我腿疼,不能遠送了……』說着,早流下淚來。我便安慰他道:『主人不必過悲,後來你家總有團圓日子,不要傷壞了身體。……』主人微微點一點頭,我便拱拱手,出得門來,大踏步趲路程。

你們讀了這篇小說，再去讀杜子美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煩。』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兩面一比較，誰的感覺力强？

二十世紀是「活」的時代，一切要求解放，顯露出他的真精神來。便是韻文的本身，也正在解放的一條路上走；——新體詩——如何反把好好敍事文的材料，去加上一道韻文的束縛？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便是胡適說的『整理國故』——像那專爲賣弄文才的抽象的描寫事實的韻文，——爲念八翻十種曲等是因文生義的——在現代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但是像那有具體敍事材料的，——

如西廂卓女當爐等是因義生文的——我們如何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改進舊文藝，發出新光彩來？

我們再看看韻文的本能，是怎麼樣？——成方吾說：

詩的職務，只在使我們興感，而不在使我們理解。使我們理解，有更明瞭更自由的散文，——創造第一號(2)。

這句話，不是很明瞭的嗎？所以韻文的本能，是感覺，不是知覺；凡是一切議論式記事式的材料，一概不許走進韻文的門。任你有極好的議論，或記載的材料，一踏進了韻文的門，便感受到「殘缺」「隱晦」的病。我最懷疑的，是一般做什麼「即事詩」「無題詩」的，他寫上二十八個謎面式的字，給局外人去看；簡直是「莫明其妙。」他知道不能叫別人懂得他的意思，便在每句下面註上幾十百個字，解釋他詩句裏所託的事實。這樣做詩，又是何苦來？這都是不明瞭韻文底本能，把好好敍述底材料，弄得兩不討好。韻文的西廂，也有同樣

的缺點；好好一段描寫戀愛的敍述材料，爲什麼不拏他做成敍述文章？——沒有人做，我便來做。

★ ★ ★ ★ ★

敍述文章第一個條件，便是「寫實。」他的本能是知覺。有極明瞭極眞確的知，纔能感受充分衝動的覺；有知有覺，纔能顯出敍述文章在文學上的價值來。

從來做傳奇的，因他偏重客觀的韻文，便忽略文章所寄託主觀的事實。一部傳奇，一個小姐，一個丫鬟，一個太夫人，一個秀才，便足以了事。他原不打算敍述什敍事實，他原要賣弄他的文才，隨手湊幾個人，發洩他的文字；那事實眞確不眞確，結構的完密不完密，他都不問。紅樓夢裏賈母說得好：——紅樓夢五十四回。

既說是仕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人家人口多，奶媽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

只有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思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

這是結構不完密，事實不眞確的一部分。拿韻文去敍事，已經是失了知覺效能的一半；再用不撤底不精密的描寫，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做這不痛不癢的傳奇？——他的結果，果然不能得到感覺的效能，也決不能得到知覺的效能，簡直是文學上的一類廢物能了！

從來做傳奇的，他對於描寫男女愛情，還有一種最卑劣的手腕。——這也不單是傳奇凡屬的寫情小說都犯了這個普遍的病——開始描寫男女的結合，完全著眼在獸慾上。——這不單是傳奇小說便是幾千年傳下來堂堂正正的經史我祇見他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和那『女爲悅己者容』『色衰愛弛』這種話頭；怪不得那種所謂不足道的「稗官小說」越寫越卑劣了——一個少年男子，見了一個少年女子，立刻便想到「同牀共枕。」什麼才子，簡直是一隻『餓煞雄狗』！一個年輕女子，見了一個年輕男子，立刻便想到『終身大事。』什麼佳人，簡直是一頭『狐狸精』！我又想起紅樓夢裏賈母的一番話

丁：——紅樓夢五十四回。

……只是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佳人？……

講到這一層，雖也是中國男女沒有社交的流弊，社會的寫實；——這又連帶社會問題——但是既稱到才子佳人，名門世家，總有幾分他們所說的禮貌遮掩遮掩，決沒有那樣一見了女人，好似蚊蟲見血，死咬住不放的醜態。要寫實反而不說實了。

從來做傳奇的，——或是小說——對於全部結構，還有一種最無聊的佈置，便是喜以團圓結局。這種記賬式的小說，實在太失了文學的眞趣。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是富於感覺的文學；怎麼樣能夠得到讀小說的同情的感覺，便全在這小說的佈局有趣味沒有趣味。小說雖是描寫人生的實現，但是有片段的加以調節的，不是平庸的浮泛的。剪取那趣味深厚有時間性的一幕，用全力描寫；留著那有空間性的幕後，文章的調節，感覺的衝動，全在這空間性裏發生

出來，我們爲什麼愛讀短篇小說？祇因他富於空間性。長篇小說爲什麼不容易做得好？祇因他是幾幕連續的，那一幕和一幕交界的地方，爲求文氣的貫穿，不免有侵犯空間性的地方。空間性一變而爲時間性，文章便失了調節的效用，文學也減殺了感覺的力量。善於做小說的，便能利用空間性，事實的背面和情節平庸的地方，都含蓄在幕後。像那『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歸娶大團圓』，都是侵犯了小說的空間性，減殺了小說的感覺力，一種無聊平庸記賬式的描寫，我們要竭力避去他。

再進一步說：我們心理的本能，悲的感覺，大概強過樂的感覺；小說的天職，既然是在衝動讀者的感覺，與其利用樂感，還不如利用悲感。我試問紅樓夢爲什麼叫我們愛讀？恨海爲什麼叫我們愛讀？迦茵小傳茶花女不如歸埃司蘭情俠傳俠隱記……爲什麼叫我們愛讀他的魔力，全是在利用悲感上。我們中國小說界的領土，爲什麼這樣狹小，信徒爲什麼這樣減少？這裏面第一層，他們不明瞭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和本能；第二層，他們專歡喜描寫一種虛僞的樂

感；——如夫榮妻貴團圓結局這大概也是中國人愛和平的一種特性——第三層。他們見了悲感結局的小說，心裏總感覺難受。好好一篇小說，設局佈勢，都是在悲感上立腳的，他偏要裝一個樂感的尾文。——或是本人做成悲感結局的小說後人也硬要替他裝上樂感的尾文——把從前一番苦心，讀者一片誠感，都立刻失却了效用。

★　★　★　★　★

總結以上的議論，尋出幾個我所以產生這個敍述體底西廂的歸結點來：

1 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

2 像那專爲賣弄文才描寫抽象的事實的韻文，在時代精神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他？但是像那有具體敍事材料的韻文，我們爲什麼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底工夫，改進舊文藝，發生新光彩？

3 舊時的西廂，是有具體敍事材料的韻文。

4 韻文，是不適用於敍事的；既有具體敍事的材料，便拿他整理一番，改進成一種具體敍事的小說。

5 韻文敍事，因偏重客觀的體，忽略主觀的質，結構不精密，描寫不眞確，失了的效能。如今用精密的穿插，眞確的描寫，注重主觀的事實，總成了一部敍述文的西廂。

6 此外舊小說最容易犯的描寫男女獸慾，侵犯空間性，悲感性的本體，裝上樂感性的尾文。西廂——韻文的——驚夢以下四折，確是後人硬裝上的。——如今這敍述文的西廂都免去了。

雖然，這是創作，總有許多不完密的地方，望一般讀者給我一個確實的批評。

紅樓夢

我校讀了紅樓夢以後，便有一種感想，——簡直可以說先有這一種感想纔校讀成現在這一部一百回的紅樓夢——我如今把這種感想，略略宣佈在下面：

講到校讀紅樓夢這件事，真是「談何容易」！一百多年來——著成八十回的紅樓夢的是曹雪芹，他生在前清康熙年間——多少文人學士，拋去多少工夫，用去多少腦力，費去多少筆墨，纔產生出這「紅學」二字的專門名詞來。——專一討論批評考證紅樓夢書裏書外文學情節的稱做「紅學」——我是一個沒工夫讀書的人，又是一個沒有讀書的學問的人；怎麼配說得上「紅學」？但是思想自由，是「天賦」的人權；我對於紅樓夢既有一種感想，便根據我這一點感想，竟大膽把這一部紅樓夢校讀排印出來。

從來研究「紅學」的人，大概逃不出以下兩種：

『一』索隱家

這一種人，是專研究紅樓夢裏事實的背面。他們抱定唯一的宗旨，是一「懷疑」兩

字他總不信任紅樓夢裏敍述的是正面文章，他總說：『紅樓夢裏的事實，是假借的；是影射另一個人的事實。祇因避當時的忌諱，便著出這謎面式的紅樓夢來。』祇因這一個念頭。便深深的入了魔道！大家便「捕風捉影」的猜起謎來！凡是「時代」「人物」可以附和得上紅樓夢裏情節的，便拉拉扯扯都拉上來，做了紅樓夢的謎底。因爲要證實他的謎是猜得不錯，便有許多十分牽强的地方。後來去題愈遠，入魔愈深；鬧得一班讀紅樓夢的，眼花撩亂，忘了他讀紅樓夢是爲的什麽！却做了索隱家的奴隸！

索隱家猜的紅樓夢的謎，大約可以分作三派：

第一派說：『紅樓夢裏說的，全是影射董小宛的事』董小宛，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愛妾；後來被淸帝順治用强力奪去，封董鄂妃。不久，董鄂妃死了，順治帝傷心到十分，便悄悄的跑到五臺山上去做和尙。——董小宛是否卽是董鄂妃順治帝是否眞是去做和尙是另一個問題現在姑且不去說他——却巧紅樓夢裏有林黛玉死，寶玉做和尙的情節；

這一派人便說：『是董小宛的事千眞萬眞的了。』

第二派說：『紅樓夢裏說的全是影射納蘭成德的事。』成德的父親，是前清康熙年間做宰相明珠的兒子；祇因他家裏養着許多門客——高士奇姜宸英……這一班人——却巧紅樓夢裏有許多女孩兒，——十二金釵——終日陪着老太太說說閒話；做那「食客」的生活。這一派人便又說：『是成德的事千眞萬眞的了。』

第三派說：『紅樓夢全是鼓吹種族主義，——漢滿間——的政治小說。』——這一派有一部分與第一派性質相同處他也承認董小宛的一說——祇因當時文網極嚴，便借那兒女私情，寄託他的種族感慨。却巧紅樓夢裏常常提及「南方」二字，又說「回南去」便說『南方是代表漢士，——清初南中還不曾投降淸室——那十二金釵，便是投降淸室的一班名士。——湯斌余國柱朱竹垞冒辟疆……這一班人——寶玉便是順治皇帝。這事是千眞萬眞的了。』

這三派的議論極多著作極富——紅樓夢索隱小浮梅閒話郎潛紀聞二筆紅樓夢攷石頭記索隱……這一類書——我一時也不及一一引用出來。——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裏引用得很多——再者我若也跟着去研究這一類書，便也要同入魔道！

小說，原是游戲文章。興之所到，涉筆成趣，並不是「鑄經鑠史，」須事事有來歷，字字有根據。——便是經史經數千年專制帝皇的利用很多有失去本相的地方——！初不必有所假託；便算是有假託，也不過是偶然適合，依稀彷彿；斷沒有處處影射，一絲不走，像這三派人所說的。做小說，原不能無所本；但也不過是採集他的材料，穿插我的文章。初不問事之有無，人之甲乙。我的朋友，看了我做的小說，常常來盤問我。我說道「你這篇小說，不是影射某人的事嗎？」我說：「是的。」他又說道：「但是中段情節不符啊！況且某人的結局，是這樣的；你為什麼又寫成那樣？……」當我做小說的時候，偶然聽得甲的情節可取，便給他寫上，又聽得乙的情節合用。也給他寫上了；拉拉扯扯，再加些穿插，便成了一種小說。

我祇圖我的小說成局，却不管事實的眞假。——更不問這事實是屬於甲或是屬於乙的。——也像是甲也像是乙——這位朋友用「膠柱鼓瑟」的方式來詰問我，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用說後人索我的隱，便是我自己也索不出自己的隱來。這是我們做小說的現身說法。一個人如此，千百個人也是如此；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

如今我再把錢靜方先生紅樓夢考裏一段話轉錄出來——靜方先生說道

「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似而神非也。」

再把孟蒓蓀先生董小宛考裏一段話轉錄出來——蒓蓀先生說道：

「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幷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

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這兩段話，很可以和我的意見互相證明。

我如今再說一句極透闢的轉語：便算紅樓夢裏敍述的事實，是確有影射的；且確是影射的索隱家所索的隱事；這個迷，算被你猜着了；但是究竟有什麼好處？在文學上，增高了些什麼？在社會教育上，得了些什麼？於後世讀紅樓夢的，關係些什麼？在被索隱方面，影響些什麼？還不是搬出許多陳貓古老鼠來，好似古玩鋪子裏陳列些骨董罷了！何苦來？白費心血，白費筆墨！我勸紅樓夢的索隱家換一副眼光，還是在紅樓夢的正面文章上着力罷。

【二】考據家

這一種人對於紅樓夢所研究的，比較那索隱家，可算得異曲同工——卻是略有根

據的——他們抱定唯一的宗旨，是「崇拜」兩字。因爲崇拜紅樓夢，便也連帶崇拜紅樓夢的著作者，和他的版本，和他書裏的一字一句。大約也可以分做三派。

第一派因爲崇拜紅樓夢，便崇拜到著紅樓夢的曹雪芹；他丟了紅樓夢的本題，去考據曹雪芹個人的歷史。——著作家的年譜，原也是應該研究的一種；但專一搬弄他的祖，父，子，孫，生，死，年，月，却不研究他的著作品，也未免入魔道。

第二派因爲崇拜紅樓夢，便崇拜到紅樓夢的版本。誰是原版，誰是翻版，誰多一字，誰少一字；信任了這一種版本，便有不妥的地方，也是妥的；不信任這一種版本，便是妥，也是不妥的。因此便不惜費了許多精神筆墨，爲一字一句作辯護士——却好似前清同光間的經學家，他忘了經書的本文，却往往爲經書上的一個字，做了盈千累萬無謂的文字，自鳴爲考據家。試問於經學上到底增進了些什麼——這一派，專在版本上用工夫的，未免也入於魔道。

第三派：因爲崇拜紅樓夢，便崇拜到紅樓夢的結構——這兩字未妥因匆促不得相當的名詞暫用這二字——怎麼樣是伏筆，怎麼樣是襯筆，又是某人是某人的影子，某事是某事的楔子；什麼是禪理，什麼是易理，什麼是隱事；甚至說誰是爬灰的，誰是偷小叔的；又說白犀麈是何物，外白裏紅是何像，解石榴裙是何事；又說迎丫頭被孫家虐待，爲的他不是完璧；惜春出家，爲的他已經吃人姦汚了；寶釵撲蝶，是墜胎，——所以用小紅墜兒兩個丫頭的名字做陪襯——湘雲醉眠芍藥裀，是和寶玉私會給襲人走來撞破，所以湘雲害起羞來。拿這種眼光去考據紅樓夢，可算得神經過敏；也可算得太呆笨，太卑鄙！好好一部活潑文字，給他弄成個凌遲碎剮，拖泥帶水，枯窘呆板；裏面的人物，都變成了魍魅妖狐。把眞正紅樓夢的文章，結構，却置之不問；這一種崇拜紅樓夢的批評家，在「紅學」上增進了些什麼？我却看不見；祇看見他深深的入了魔道。

天下萬事萬物，總要講個實際。古人說：「開卷有益。」我們讀書，祇要在學術上，智識上，道

德上求進步；著書的人是什麼姓名，我們讀書的人不必定要知道他。不知道著者的姓名，也不見得便失了書的效用，更不見得便失了讀書的效用。這著書人的名姓，我們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至於著書人的祖，父，子，孫，生，死，年，月；更不關讀者之事。——因崇拜著書人連帶去研究他的家世年月這是私人的事在書的本題上沒有什麼大影響我們總該在他書上費大部份的精神去求公共的利益若專一用考據工夫在著書人的身上便算是扶翼闡發他的著作品這不但是於他的著作品毫無關係并且近於玩骨董一般的玩物喪志——著書人的顯露他的姓名，這完全是著書人自身的問題。從古以來竟有許多著書的人，不願把他的名姓留在人間的；也有許多著書的人，用着假姓名——或是別人的姓名——寫在他著的書上。留傳到後世，使後世的人沒有法子考據他有人還說：莎士比亞是他僕人的名字，不是著書人本人的名字呢；——見清宣統年間民呼日報——但是他的著作，得了文學上價值直留到如今，初不關他名字的眞假。——著作品上不用眞姓名在下也常有這種事名字原在字典上的聽人隨意搬

下來做了他的私名我今日既可以歡喜搬這個字下來做了肉體的符號明日也可以歡喜搬那個字下來做符號還記得有一年我胡謅了一篇小說題目喚做雲鬟重整記題目下隨意寫了一個名兒登在某雜誌上後來有一位書販子拿去印成單行本把書名改做了香衾重暖記題目下面又換上了我常用的姓名惹得看書的人寫信來責問我說我抄襲了別人的著作品我看得姓名的事極淡那時也沒有工夫去向他聲明—老實說句話：人們受了社會的供給，也該盡他的才力，去供給社會。著書，也是在文學上，學術上，道德上，供給社會的一種；姓名，是個附屬品，是主觀的關係，不是客觀的關係，在客觀上僅僅知道著者的姓名，便足以了事。

講到「版本」這件事；信任最初的版本，也是「崇拜」上的一種迷信。說初版和近版有新舊的關係則可，說初版和近版有優劣的關係則不可。不見得曹雪芹當時做的紅樓夢字字是優的；傳到現在，後人改動的地方，字字是劣的。我們祇問改得好不好？不問這版本是原本不是原本。如今拿稱爲「原本」的紅樓夢，—有正書局出版全書祇八十回—和普通流行

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比較，確有彼勝於此，此勝於彼的地方；不但是這兩種的比較，便拿同是一百二十回的版本，却不同的紅樓夢比較起來，也有彼勝於此，此勝於彼的地方。這樣看來，我可以斷定如今我所看見的各種版本的紅樓夢，沒有一種是原本；且沒有一種不是經後人改動過的。——有幾處地方却是錯誤失落，不是改動——既然是找不到原本，這崇拜原本的迷信，可以打破了。我們如今祗要專講怎麼樣可以改成一本完善的紅樓夢版本便得了。

講到曹雪芹爲什麼要做紅樓夢，他當然有一種動機。這動機是在「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他開篇幾句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一點沒有什麼「祕密」「假託」在裏面。一般考據家，偏偏要說他是演易理，闡禪機，又是什麼影子，什麼伏筆，把一部「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的紅樓夢，解剖得成了一部「八股式」的紅樓夢。又是某某人評，某某人解，把讀者的思想，束縛得失了自由。這個害處，正和朱熹的註解四書一般；把幾千年來恆河沙數讀書人的思想，束縛成了一個「冬烘式」的頭腦。——中國人思想界思想

的不發達便是文化不進步的大原因——我主張無論什麼書，總不要後人去替他做註解，加批評。一個人看了一部書，當然有一種感想，這感想有不可宣佈的，有可宣佈的：不可宣佈的，如上面說的考據家第三派的一類；他的感想是死的，是末節，是束縛人思想的。他依附字句，拘泥章節；在自己得不到讀書的好處，在書也得不到被讀的好處，在別人更得不到讀書的好處。可宣佈的，便是在書的文學上，事實上，注意；我既然愛讀這部書，必須要根據我精密的感想，去研究到書裏的「結構」和「事理」。他結構有疎漏的地方，我如何去替他完補；他事理有缺漏的地方，我如何去替他改正。我的思想才力，雖不一定趕得上著書的人；但也有我所見到他所見不到的地方；我替他改補了，於我自己，於著書的，於別的讀者，三方面都可以得到點好處。即使說我所改補的，不見得一定是好；但是讀書的，人人能存這一條意思，多少總得到幾分改補的好處。——各種版本的紅樓夢有許多改動的地方，便是這個意思，改得好不好又是一個問題——拿第一種的感想去讀書，好似朱熹的註四書，使後人越讀越死；拿第二種的感想去讀

書，好似孔子的刪詩，書，使後人越讀越見眞理。

⚜ ⚜ ⚜ ⚜ ⚜

綜合以上的論調，我讀紅樓夢的感想，便得了以下的兩點：

「一」根據文學觀點去注意他的結構

「二」根據論理觀點去注意他的事實

有這兩種感想，那索隱家的索隱，考據家的考據，都失了他的立脚點。我不說別的，我先問：

小說在社會上是有什麼價值？是有：

「文學」上的價值。

「教育」上的價值。

紅樓夢這一部書，是富於文學上「美」的教訓，富於教育上「情」的教訓的。文學的本能，是結構精密；教育的本能，是感力強盛。如何可以感力強盛？必須求情節逼眞，不落小說窠臼，

不使事實矛盾；如何可以結構精密？必須求章法緊湊，段節停勻。——我便根據這兩種理想來校讀這紅樓夢。

講到曹雪芹八十回的紅樓夢，是一部不完全的紅樓夢，——據有正版第八十回回目「懦弱迎春腸迴九曲姣怯香菱病入膏肓」又結末有「且聽下回分解」這「文氣」「情節」顯係是未完——並不是曹雪芹有意做這一部不完全的書，他却是被「精力」「時間」限住了。——程偉元序裏說：「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這是曹雪芹不曾做完紅樓夢的明證——後來有高續是做四十回，——此說有小浮梅閒話郎潛二筆……等書可考有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可據——把他的「文氣」「情節」都補完全了。——高鶚是否根據原本擬而未作的目錄做成了小說補上我們却不得而知——無論如何，這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比較到八十回的紅樓夢，總可以稱得「完全」二字。我們讀書，總應該讀完全的書，不應該讀不完全的書。——拿不完全的書來參照則可拿骨董式的眼光來鄙棄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則

不可——講到續做的四十回紅樓夢，有可以叫人稱贊的地方：便是能以悲觀結局。——悲觀結局的小說他的感力強於樂觀結局者歐美名著如迦茵小傳埃司蘭情俠傳又如日文之不如歸中文之長生殿西廂等（西廂原本至驚夢止）祗因悲觀的結局能在社會上發生偉大的感動力有有餘不盡的回味我從前編的劇本有同命鴛鴦（即血淚碑原本）美人心等也是以悲觀結局實現在京津滬漢各埠各舞臺——能用文學的精神，把榮甯的殘局，寫得活現紙上。——做小說描寫冷淡的事實十倍難於描寫熱鬧的情節——有可以叫人批評的地方：便是有許多情節，與前八十回有不合符的地方。事實的結局，儘可以改變；情節的線索，却是要連貫。最不合符的地方，如：湘雲的結局，小紅的結局；林黛玉是仙草降凡，歸位的時候，却變做了女神，女孩兒又變做了妃子等等，是在論理點上失了根據。

我如今對於版本的歸束點，是認定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作監本；又認定這一百二十回書裏面，在文學點論理點上都有經過刪改補正的手續的必要。

統察全書，結構上須删改的地方，最大的如：

「一」紅樓夢中寶黛二人，爲什麽必要寄託在仙草石頭身上？又爲什麽常常要借用和尚道士？又爲什麽必要寶玉先做一夢，聽紅樓夢的曲子，後做一夢，拜見妃子？是近於呆板！

「一」曹雪芹做紅樓夢的原意，他是寫當日所有的女子；又要借林黛玉寫他情的眞意和憤慨，他又怕聽名教中人的罵聲，便弄出一個甄寶玉來，做賈寶玉的反面影子；表明他敍述賈寶玉是假託的，他的眞意是要拿甄寶玉的「祿蠹」垂教後世子弟。但是他書中每逢敍述甄寶玉，總覺得「冷淡」「牽强」「畫蛇添足」把全書的結構，弄成一個不自然。試問他書中除拿甄寶玉做他「眞」「假」二字的謎面以外，對於全書的結構上，還有什麽特別的關係？這一種結構，似乎太落窠臼！

「一」一部書的結構，和一篇文章的結構，沒有什麽兩樣。章法緊湊，段節停匀，是文

學上不可磨滅的公式。倘然故意把一篇文章的中段拉長，架牀疊舖的寫上些沒緊要的論調；這文氣一懈，便算不得一篇好文章。做舊小說的，往往要賣弄自己的文才——於文體無所不知——便把許多詩，詞，歌，賦，夾雜在小說裏，弄成一種不三不四的小說。——如花月痕等直以詩爲主體你要賣弄詩才何妨老老實實另外印一部詩集出來——紅樓夢裏，也逃不了這個俗套，什麼：「曲演紅樓夢」「寶玉逞才藻」「偶結海棠社」「魁奪菊花詩」「諷和螃蟹詠」「悶製風雨詞」「雅集苦吟詩」「爭聯即景詩」「新編懷古詩」「題五美吟」「重結桃花社」「偶塡柳絮詞」「新詞得佳讖」「聯詩悲寂寞」「閒徵姽嫿詞」「杜撰芙蓉誄」「撫琴悲往事」「公子塡詞」……連篇累牘的寫上許多詩詞。好好一部結構精嚴的小說，中段插入這許多敷衍文字，這文氣便懈下來了！——到必需的地方插入一二篇詩詞（如逞才藻苦吟詩聯詩悲寂寞等）還看不見賣弄的痕跡若故意把正文丟開大開大闔的來夾入許多詩詞好似現在舊戲館裏

做武戲的把戲情裝個頭尾在中節玩了許多盤槓子翻斤斗跳五隻桌子等等把戲叫看戲的人忘了是看戲情竟是專看他們練武（何妨另組織一個柔術團或是角力場）豈不令人討厭——

事實上須補改的地方更是多了；我如今先把護花主人對於紅樓夢事實上懷疑的幾條，節載在下面．

「一」『生元春後次年，即生銜玉公子。』後復云：『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又言：『在家時曾訓誨寶玉。』豈三十以後人尚能入選耶？

「一」惜春屢言小，巧姐不肯長，嗣後又長得太快；李嬤嬤曾乳寶玉，復謂：『李嬤嬤過於龍鍾』此等處似欠妥。

「一」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

「一」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黛玉，賈母命賈璉送去。』至十

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報信：「林如海於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於九月身故，則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着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一」史湘雲同列十二釵中，後來又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榮甯府時，亦當敍明來歷態度，乃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敍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突如其來，未免無根。

「一」「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櫳翠菴，時妙玉何以不出迎？抑係尚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宜敍明。

「一」「襲人赴寶釵處借書，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似有漏句。

「一」「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棚，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針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繡之理！似於女紅欠體貼。

「一」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薔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着落？並未提及，似漏。

「一」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鳳姐到尤二姐處，並未見尤老娘；尤二姐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疏漏！

「一」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於吞金？

「一」晴雯被逐，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穿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乃竟未敍明，於情似不合。

「一」「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

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鬥荀。

此外我所發見的錯誤，也很有幾處，都覺有補改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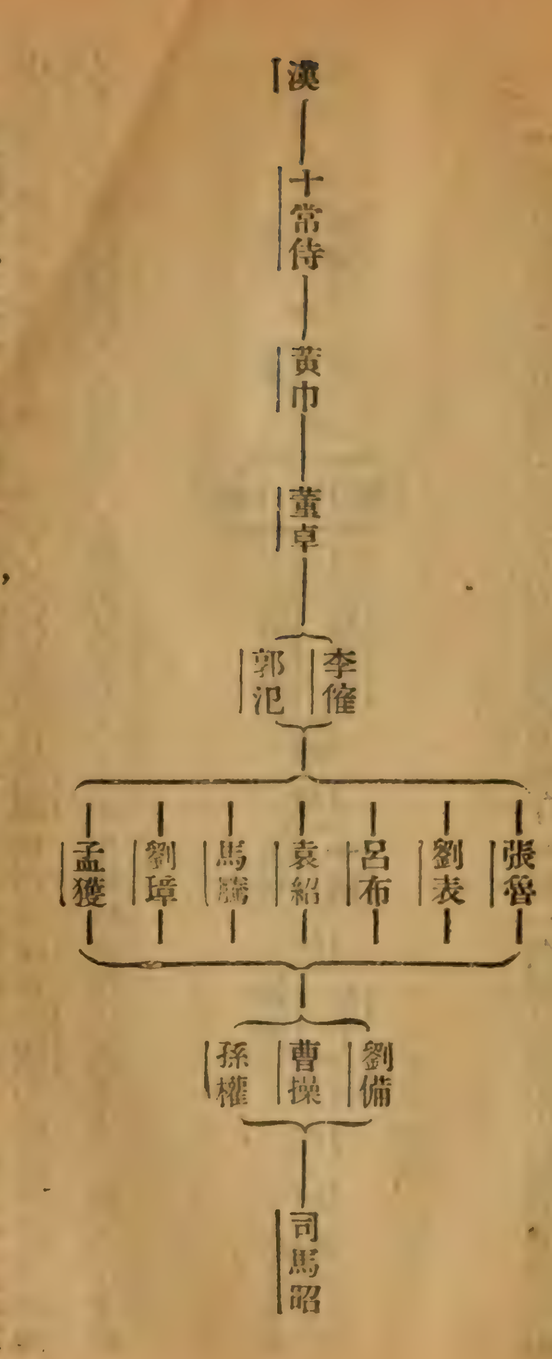
總之一句話：我是在「實際」上崇拜紅樓夢的一人。覺得那索隱家，考據家，都是虛空附會的；祇希望紅樓夢在「文學」上占定完善的席位，在「教育」上顯出感化的效能。便根據上面兩種實際上的感想，纔校讀出一百回的紅樓夢來。別人說我：「膽大妄為！」我卻說是：「思想自由！」至於我的感想是錯或是不錯，我自己卻不敢下這個斷語。

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三國志

什麼三國志？簡直是一篇『家奴分贓不勻打架殺人的罪案！』——家奴互相打殺他的

罪還小他霸佔家主的地方蹧蹋家主的財產戕害家主的性命眞是罪大惡極——你要明白三國時候的情形，先要明白三國時候家奴的統系。如今我立一個表在下面：



這班小家奴的所以敢膽大妄爲，他却受了前七八輩大家奴的敎訓——是一種摹倣行

爲——又給了後八九輩的家奴一種劣根性的暗示。那沒，三國時候的家奴，却是三四千年來中國家奴統系承上啓下的一個中心點。你要明白三國的所以成爲三國，和他的來蹤去跡；却又不可不明白他前七八輩後八九輩的統系。如今又把中國家奴的大統系立一個表在下面：

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楚／漢}—漢—{蜀／魏／吳}—晉—{五胡／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南宋／金}—元—明—清—洪憲—{?…／?…}

「唉！什麼歷史竟是强盜擄掠史百姓痛苦史能了！」這一句話，是我第一回和秋瑾見面時候說的。——這時候在清光緒三十二年見面的地方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中國女報社同時有陳墨峯（跟徐錫麟行刺恩銘當時死在安徽省城裏）秋玉如（秋瑾的弟弟）姚某

……等在座——秋瑾微微一笑，答道：『家奴作惡，也有家奴受罪的時候。你看那：春秋，戰國，楚，漢，三國，五胡，南北朝，五代，十國，這是個家奴割據時代，是打架殺人最熱鬧的時代，也便是家奴受罪最利害的時代。那班做家奴的結果：殺的殺，燒的燒，逃的逃，自命爲「赫赫九五之尊」，到末路的時候，連一個老婆一個兒女也不能保全！所以明朝崇禎皇帝有：「願世世不生帝王家」的一句話。這且不去說他，便是那自以爲「大一統」「天下太平」的時候，那一時那一代不受同伴的打劫；不吃刀兵的驚嚇？便拿清朝說來：順治滅了明朝以後，一轉眼便有吳三桂和他分贓不勻打吵起來，接着鄭成功打吵起來，噶爾丹也打吵起來，和碩特也打吵起來；雍正時候，自己弟兄也打吵起來，接着太平天國又和他大打吵而特打吵，攪得他半壁江山寡人無份，十幾年坐立不安，愁眉不展……清朝如此，明朝何獨不如此？推想到元，宋，唐，漢，……他所說的「大一統」却沒有一天不在破碎的時候，他所說的「天下太平」，却沒有一天不在打架的時候。這也何苦來？……』秋瑾說到這裏，我接着說道：『這是他們自作自受，到也能了。——

祇是最苦的是我們百姓。面子上說得很好聽：「百姓是國家的主人翁。」——孟子說的：「民爲邦本」「民爲貴」和歷朝的皇帝誰不說幾句「愛我元元」的門面話？——沒事的時候，便放量吸主人翁的骨髓汗血；一聲說分贓不勻，打起架來，主人翁便做了他腳底下的泥！跟着他東奔西跑，骨肉離散。——三國志四十一回裏有一段說道：「兩縣之民……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百姓老小幷……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軍士曰：『恰纔見廿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去。』」這是何等悽慘的描寫？——這還不算：一面趕着幾十萬幾百萬的主人翁去吃槍尖吃刀鋒，——近來的主人翁還要吃彈子——一面逼着主人翁拿出幾百萬幾千萬銀錢來供他一姓打架的費用。燒毀了你的房屋，踏平了你的田地，搶奪了你的牛羊，叫你老婆做寡婦，兒女做孤兒，爹娘做孤老！……他却躲在背後賭輸贏；贏了家奴享福，輸了主人翁晦氣！別個家奴跑來，又拿百姓出氣；姦淫，擄，掠，洗村，屠城：……到末了，還逃不了一個

去替他打仗，做刀下之鬼！——可憐百姓心裏祇求吃一口安耽飯誰也不願意幫誰——但是帝皇也是一個謎，譚嗣同仁學裏說得好：「路上丟着一塊紙包的石子，石子原是平常東西；祇因他加上一層薄紙的障礙，弄得人人去注意他，人人去搶奪他。」——大概是這樣說——帝皇也是一塊紙包的石子；好好一個人，祇因心裏被帝皇的虛榮蒙蔽着了，拋去了快樂自由的人生，去幹那刀馬汗血的慘怖生涯。一生廝殺，到頭來幾人成王，幾人成寇？那敗的，果然是被擒被殺，或是放逐窮荒，末路潦倒；這也不去說他。——好似項羽袁紹拿破侖……等後來失敗的家奴這種例子多得很——便是說到那成的，也須窮其畢生之力，纔能夠圖得「戡定大亂天下乂安」八個字。有的老子殺到兒子手裏，也不得太平。便算是能夠即身富貴，他的頭纔擱上高枕，他的脚已經跨進棺材裏去了！祇落得爲子孫做牛馬！還有那不爭氣的子孫，左手從他父親那裏拿來的皇位，右手便送給別人。——好似秦二世劉阿斗——便算不送給別人，也逃不了骨肉摧殘，老婆造反的例。——曹丕殺弟雍正滅族是第一例呂后滅劉武曌改唐是第二例

——像那赫赫開國第一位皇帝；丈夫纔死，嫂嫂已看上了叔叔。辛苦一生，博得一個老婆封后，兒子稱帝；但是老婆兒子還不買他這筆賬！這又何苦來？白白蹧蹋了許多百姓的性命，埋沒了許多英雄特出的人才，——開國帝皇大都是聰明才智的；倘然拿他的聰明才智用在社會上學術上不知要發生多少偉大的事業呢——去猜這個大謎。如今我們一方要打破家奴的謎夢，一方要保全主人的生命財產，須得用全力去推倒帝座；使中華一片乾淨土，永遠不染專制帝皇的毒。這功勞和扯去那石子外面的一層薄紙一般，從此叫路上人省了許多精神，免了許多爭鬭。不好麼？」

十幾年前的一席話，直到如今我校讀三國志的時候，纔把他寫出來，這是什麼意思？這原是我看了三國時候曹劉的爭奪，——不止曹劉二人——百姓的遭殃；——這百姓不是專指那「兩縣之民號泣而行」的百姓連曹操在赤壁送去的八十三萬人馬孔明用計在盤蛇谷中燒死烏戈國的三萬籐甲軍（可憐家主祇爲受家奴的逼迫被火燒得伸拳舒腿被砲打得

頭臉粉碎互相擁抱死於盤蛇山中臭不可聞——引三國志原文——他們爲的是什麼）：：等兵丁都算在內——便勾起我十幾年前同類的感想來。因此我讀三國志，在他事實上便分兩種眼光看來：

（一）在正面看　拿他當強盜擄掠史看。諾大一戶人家；財產人口，……家主實在忙不過來，便僱用了一個大總管。總管手下，又僱用了幾千百個家奴，分派着人情來往，銀錢進出，打掃庭院，看守門戶，……種種職司。誰知來了一個姓夏——夏禹——的總管；他欺侮家主年紀小，——百姓們國家的觀念幼稚——便吞沒了家產，擄掠了人口霸佔住了這一戶大人家。這一霸佔，可永遠沒有繳還的日子。他手下的家奴，在一傍看着眼紅，便窩裏反；姓商的打跑了姓夏的，姓周的打跑了姓商的，……一個個你搶我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這樣的大贓物；「玉食萬方」「佳麗三千」這樣的大享受；看了誰不歡喜？覷着當家威風倒的時候，那老二老三，……便起來火併了老大；坐上第一把交椅去。這一

份人家，永遠不還給家主，那家奴互相打劫的事體，也永遠沒有銷滅的日子。三國志裏，也不過是記載這麼一回事：劉老大的威風倒了，曹老二劉老三孫老四，……便起來火併；到後來又吃司馬老五大闖了忠義堂，獨霸住了一座山頭。我們看這一部強盜打劫史，看到這裏，又須分兩道眼光去看他：

一道眼光，看他火併別人的時候：什麼「破賊安民？」——劉備的話——什麼「掃清朝廷，以安天下？」——袁紹的話——什麼「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董卓的話——什麼「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曹操的話——到後來劉備自領益州牧，打跑劉璋的時候；焚金闕，董卓行兇的時候；袁紹，孫堅，互奪玉璽的時候；曹阿瞞，許田打圍的時候；司馬師入宮逼曹芳的時候：一個個的把原形顯了出來！你看這班人，初出場的時候，都是左面肩上掮着「忠君」的幌子，右面肩上掮着「愛民」的幌子，爲爭第一把交椅，軟騙硬搶，奇形怪狀，千刀萬惡；什麼喪失人格的事體都做得出來！他爲的是自

己猜帝皇的謎麼？——他爲的是「子孫帝皇，萬世之業」還是逃不了一個爲兒孫做馬牛的謎！

一道眼光，看他末路的時候，死的時候，被別人火併的時候。

我們看漢少帝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

「卓命扶何太后幷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卽被廢！」

「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宮中，衣服飲食，漸漸缺少，少帝淚不曾乾。一日，偶見雙飛燕於庭中，遂吟詩一首曰：『……遠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忠義，洩我心中怨？』董卓……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弑帝。帝與后妃正在樓上，宮女報：『李儒至！』

帝大驚，儒以鴆酒奉帝……怒曰：『汝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領此二物！』唐妃跪告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命！』……儒催逼帝，帝曰：『容我與太后作別！』乃大慟而作歌曰：『……爲臣逼兮命不久！大勢去兮空淚潸！』唐妃亦作歌曰：『……身爲帝姬兮恨不隨！生死異路兮從此別！奈何煢速兮心中悲？』歌罷，相抱而哭。……儒大怒。雙手扯住太后，直攛下樓；叱武士絞死唐妃，以鴆酒灌殺少帝。……卓自此每夜入宮，姦淫宮女，夜宿龍牀，」

再看漢獻帝被董卓劫去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并放火燒宗廟官府。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董卓裝載金珠緞匹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再看董卓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傍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董卓——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車從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刺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

「……又將董卓屍首號令通衢；卓屍肥胖，看屍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為燈，膏油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屍。……王允命……抄籍董卓家產人口。」

「……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卓母亦被殺。卓弟，董旻，姪董璜，盡斬首號令；抄籍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

再看漢獻帝被李傕劫走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放火燒宮殿。……帝后都受驚恐。……」

「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飢色。帝令人向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乃以腐肉朽糧與之，皆臭不可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

「……請天子棄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强扶到岸；岸邊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掛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既渡彼岸，……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帝都安邑縣；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荊棘以爲屏蔽。……李爍……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毆駡；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帝勉强納之。……」

再看呂布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綑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布告玄德

曰：『公爲座上客，布爲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布大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爲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

再看董妃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爲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如雨下；伏后亦大哭。……操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

再看袁紹末路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袁紹聞袁尙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

「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劉氏出拜曰：『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

再看劉璋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親齎印授文籍；……出城投降。……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令將妻子良賤，……即日起行。」

再看曹操臨死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幷伏完，董承……

等一二十餘人渾身血汚，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次日，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操嘆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

「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嘆一聲，淚如雨下。」

再看漢獻帝末路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覷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帝大哭，入後殿去了。」

「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帝痛哭曰：『卿等……何忍作此不臣之事？』……

……帝大驚，拂袖而起。……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

帝戰慄不能答。……帝顫慄不已，……帝泣爲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

「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帝親捧玉璽奉曹丕受之。……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訖，扶獻帝於臺下聽旨。丕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

再看劉備臨死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兩目昏花，……獨臥於龍榻之上。……嘆曰：『朕不久於人世矣！』……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悔恨成疾，死在旦夕！……』言訖，淚流滿面。……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主。』……言畢，駕崩。

再看曹芳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朕豈敢與此心？』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

再看曹髦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髦前胸，撞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輦傍。」

再看劉阿斗末路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為。……昭設宴款待，先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這一類的例很多，我舉的已經不少，不再往下數了。——但是，我細細一想：那些「帝后皆大哭」是什麼？「直刺咽喉膏油滿地」是什麼？「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是什麼……！是強盜的供狀，是作惡的果報，是精神上末日的裁判，是分贓不勻窩裏反的醜相！他們對家主造下了千千萬萬罪惡。懦弱的家主，不敢審問他：自然有人去審問他；不敢去捉拿他，自然有人去捉拿他；不敢去判他的罪，自然有人去判他的罪。憑你是頭等的奸雄，到那末路的時候，被人火併的時候，病死的時候，總逃不了要露出「大哭」「求饒」「懊悔」的醜相來。反不如那小強盜——普通所稱那班打家刦舍受生活逼迫的強盜——到臨上法塲的時候，還吃着大塊的肉，大盌的酒；在大街上大脚闊步的走着，唱幾句「小東人」的京調，說幾句「咱老子二十年以後我又是一條好漢」的大話，倒覺得有幾分英雄氣。唉！用盡心計，吃盡辛苦，耗盡光陰，造盡罪孽：換去了快樂自由的人生，去猜這個帝王的大謎；叫後人編出這部強盜搶掠史的三國志來。——但是除三國志以外，還有無數的強盜搶掠史呢！

(二)在反面看　拿他當百姓痛苦史看。打開一部二十四史，從頭看到底；在面子上雖寫幾個「仁皇聖帝」，說幾句「弔民伐罪」；但是叫明眼人看來，張張書裏面，都淌出百姓的血淚來，個個字裏面，都顯出百姓的哭聲來！祗因為從來做歷史的人，被強盜禁嚇住了，不敢說實話；祗說些「聖德仁政」的謊話，記些「皇子皇孫」的家譜！——連家譜也是靠不住的，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他却偏要派他做嬴家的子孫……這種例很多——他還學着窰姐兒對待嫖客的手段，每記到吃人火併的強盜，總說他是「無道昏君」；記到火併別人的強盜，總稱他是「聖明之主」。當窰姐兒的，伴着有錢的嫖客睡覺；做歷史的，揀那有勢的強盜恭維。試問他有幾個字是記載我們主人翁底痛苦的？什麼歷史，簡直是謊話，是強盜裝幌子——靠不住——的家譜罷了！講到我們做主人翁的，却沒有一時一刻不吃那「仁皇聖帝」的痛苦。反亂時候，固然吃盡「骨肉流離」的痛苦；太平時候，也免不了「敲骨吸髓」的苦痛！

我們沒意思去讀歷史便罷，我們倘然真心要去讀歷史，千萬莫聽他們面子上的謊話；要拿

出銳利的眼光來，去看他的反面、千萬莫研究他一姓的家譜；要用細膩的心思，去研究那踏在盜強腳底下的主人翁怎麼樣的痛苦。看二十四史固然應當具這個態度，看三國志也應當要具這個態度。——不但要有這個態度，還要分出兩道眼光來：

一道眼光看他反亂的時候：可憐吓！「兒啼女號，」「骨肉流離，」還是百姓的痛苦；「血流成渠，」「伏屍千里，」還是兵士的痛苦。百姓吓，兵士吓，都是國度裏的主人翁。他吃着刁奴的驅迫，走到這條生死流離的路上去；是何等的可咒詛，何等的可憐？我再舉幾個例在下面：

例甲：

「建甯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這是做公僕的專注意爭權奪利，不知道預防天災，注意水利，枉送了多少居民的性命！

「黃琬曰『……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

移，百無一二……』」「卓即差鐵騎五千，徧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卓臨行，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

「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計其數。……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這班宮人采女，難道不是我們百姓麼？

「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

「兩縣之民，……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有

[illegible]關係。」

「[illegible]……[illegible]……皆不知下落。……二[illegible]」

[illegible]

例乙：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也[illegible]者。」

「[illegible]

個不全……[illegible]」

「一樣是令人[illegible]生死有命，何哭

之有如再哭者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塡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曹操八十三萬人馬，殺得祇剩了二十七騎。可憐這八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三條性命！難道說眞正忠心於曹操，甘心替他去送命嗎？祇因爲做了亂世的百姓，逼得他走頭無路；既不能安居樂業，又沒有避難的桃源。爲了家裏的妻小，出來拚這條性命。你做黃巾，捉去也是一個殺；你當官兵，打仗也逃不了一個死。可憐他爲了看不見的幾個口糧錢，白白送去一條性命；受了大强盜的逼迫，得勢的逼迫，送去這條性命！可憐這還不是一樣是我們的好百姓？還不是一樣是國家的主人翁嗎？左右總逃不了一個死，何妨掉過頭來殺死那大强盜；保全主人翁的家產，保全主人翁的人格，死了值得多呢？

「一個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朱然軍紛紛落躍，滾滾投巢。……先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先主從

未渡者，望南而哭。」

「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百姓老小，……皆不知下落。……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驚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這並不是百姓要跟着劉備，劉備也不是眞好人；可憐他要避難，反而遭難！

例乙：

「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操與諸軍，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

「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鎗者，勉强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正値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

「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沿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

之有如再哭者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塡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曹操八十三萬人馬，殺得祇剩了二十七騎。可憐這八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三條性命！難道說眞正忠心於曹操，甘心替他去送命嗎？祇因爲做了亂世的百姓，逼得他走頭無路；既不能安居樂業，又沒有避難的桃源。爲了家裏的妻小，出來拚這條性命。你做黃巾，捉去也是一個殺；你當官兵，打仗也逃不了一個死。可憐他爲了看不見的幾個口糧錢，白白送去一條性命；受了大強盜的逼迫，時勢的逼迫，送去這條性命！可憐這還不是一樣是我們的好百姓？還不是一樣是國家的主人翁嗎？左右總逃不了一個死，何妨掉過頭來殺死那大強盜；保全主人翁的家產，保全主人翁的人格，死了值得多呢？

「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先主從

猇亭地方布列軍馬——共七十五萬人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後來到白帝城，祇剩了百餘人這七十四萬九千八百餘條主人翁的性命，到什麼地方去了？

「……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將兀突骨幷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得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砲打得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母親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多少心血，纔把你養大成人；如今落得這樣一個死法，却爲些什麼來？原來拿你們千千萬萬的性命，去換他一把忠義堂上的交椅！你們死的死了，他做蜀帝的依舊是蜀帝，做蠻王的依舊是蠻王！他在三千粉黛叢中、坐金鑾大殿的時候；可還記得你們是怎樣死法的麼？

一道眼光看他太平的時候：人心沒有滿足的時候，那做大強盜的心，越法沒有滿足的時候，真是俗語說的：「落水喊救命，上岸討包裹！」反亂的時候，你們幫着他，打劫，搶奪，執刀頭，

墊馬脚；燒死的燒死，殺死的殺死，姦淫死的姦淫死，奔波死的奔波死；爲他送掉性命，爲他破丁財產，爲他背鄉離井，爲他妻離子散；房屋被他燒盡，田地被他踏盡；好不容易，苦盡甘來，巴望到稍稍太平的時候；正是弄得「瘡痍滿目」「哭聲遍野」的時候。他一個人却住在深宮裏，懷裏摟着「三千粉黛，」耳中聽着「六院笙歌，」吃着「酒池肉林，」擁着「金房銀庫；」還不肯饒放這班咬菜根的老百姓！派了如狠似虎的差役，來向你要租要稅。可憐祗留下幾個刀殺剩槍刺剩火燒剩馬踏剩的少年壯丁，他還氣你不過；使硬捉去替他拆造宮殿！這種兇狠殘忍的心，是何等的可咒詛？這種痛苦悽涼的百姓，是何等的可悲哀？我也舉幾個例在下面

例一：

「……漢中王……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殿，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

例二：

「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周闓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折銅人。……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沙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亮，就如天崩地裂，台傾柱倒，壓死千餘人。」可憐！這一千多人心想逃過了刀兵之災，總可以保全性命了；誰知那大王還不肯饒放你，把你捉來，活活的壓死！

例三：

「……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可憐！那班粉也似嫩玉也似的女孩兒，逃過亂世兵士們的姦淫，到了這太平時候，心想：總可以嫁得一個如意郎君，一雙兩好的度他的恩愛歲月了；誰知那大王也不肯饒放你，把你活活的捉進宮去關起來；還是逃不了被人奸淫，又加上一層「寂寞終生」精神上的痛苦！——哼！他還要「廣選

「呢他廣選的還是「美女」呢！

我如今說一句打臺兒的話：那百姓吓，兵士吓，都是國裏的主人翁；帝皇吓，諸侯吓，都是國裏的大强盜！祗因主人懦弱，弄得小醜跳梁。他逼着百姓拿出銀錢來，兵士拿出性命來，幫着他去搶奪忠義堂上的交椅。一部二十四史，便是一部强盜刦奪史，百姓痛苦史；一部三國志，便是刦奪史痛苦史的一個小段落，一張小影片。看了三國志，便可以推想到全部二十四史的內容；還不是依舊描寫這些慘史，痛苦，醜史，惡史！——而且越是在割據時代，這種現狀越顯著。所以我們中國的歷史，祗可以算得歷代大盜的家譜！千篇一律，枯窘無味；倒還不如看看三國志，老老實實把當時强盜的打刦，百姓的痛苦，描寫出來，覺得熱鬧得多呢！

你們看了三國志，我奉勸你們一句話：以後你們倘然再遇到這種爲强盜個人刦奪財產搶坐交椅的事出來，你們千萬莫再去上他的當！做百姓的莫再拿出銀錢來；做兵士的，莫再拿出性命來；讓他一個人去做獨脚戲，他自己看看冷淡無味，也祗好能手了。——你要知道，强盜

的心，是沒有滿足的時候的：反亂時候，你為他生死流離；到太平的時候，他便要捉你去替他造宮殿，逼你拿出銀錢來供他一人的衣食淫樂。你若不信，你再去翻翻三國志看。——我掉過頭來又要勸勸那班野心家：從來帝皇，諸侯，都是一個大謎；是譚嗣同說的：「一路上一塊紙包的石頭罷了！」你們千萬莫要去上那出謎和丟包的人的當！人生在世，有限的光陰；我們到這個強鄰四逼的時候，趕快打起精神，做一個有益於世界，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社會的人，還怕來不及。——便算你不屑做那種人，但是到了如今富貴安樂身家財產逾量——這是某將軍的話！——的時候，也可以放手，回到老家去做一個封翁了；何必還要死纏不休，大家紅筋直嶄，眼珠脫出，捏緊拳頭，翹起鬍子，終日氣憤憤地做這猜謎的勾當？！你們忘記了有一個「死」字在後嗎？——便算你們不怕死，但是請你們回心一想：這半生厮殺，究竟有什麼樂趣？幸而成功，也不過做了一個曹操，一個劉備；奔走一世，不曾享到半點夫妻家人的福，一腳踏上王位，一腳踏進棺材，臨死的時候，任你是一世之雄，也免不了涕泣悽惶，託孤的託孤，分香的分香！子孫手裏，傳

不到一兩代，便有人來畫依樣的葫蘆，做那逼宮的假戲！不幸而不成功，你看董卓，呂布，袁紹，張魯……這班人的下塲何等的乏味？你若不信，你也再去翻翻三國志看。

民國十二年，六月，十日，于燈下。

儒林外史

我常聽得做小說的人，有一句口頭禪叫做：「切實描寫。」小說的效能在什麼地方？在切實。小說的技能在什麼地方？在描寫切實，在切實描寫。我從前讀燕山外史和十種曲……等等，從頭看到尾，祇覺他咬文嚼字，酸氣直衝！這便是他不肯切實描寫的大病。我又讀聊齋誌異夜雨秋燈錄……等等，從頭看到尾，祇覺他滿紙寫的某生，某女郎，又是什麼眞個銷魂，卿卿我我，鬧得鬼影憧憧，淫聲唧唧！他的描寫，不能算不工細；但是他左寫來右寫去，總是這麼一回事，於

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毫無關係的一回事！這便是他不肯描寫切實的大病。這兩大派小說，傳到現在，在許多書獃子都中了他的毒。現是駢體文雖不講究了，但他寫到中間，總要掉他的書袋，夾幾句四六句子，現在說狐說鬼雖沒人相信了，但他所描寫的，總是幽期密約，穿穴踰牆，鬼鬼祟祟和狐鬼差不多的行徑。最漂亮的，也要在事實前後或在中間寫上許多景，發出許多議論；七八萬十多萬字的一部小說，所描寫的事實，有八九是極無聊的男女獸慾！開場總是驚豔，——總是驚豔的多慕才的少結友的更少——下去便是相思，再下去便是通情，再下去便是佳期，再下去便是露情；露情以後，總有一回分離，分離以後，也許是破裂，也許是團圓，這完全聽作者的高興。寫來寫去；這樣千篇一律極單調的淫慾生涯！講到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固然毫無關係，且有妨礙；便是算書獃子掉筆頭玩兒，這樣簡單而不切實不經濟的描寫，我替他想想，也是毫無趣味！誰知那班書獃子，竟大高興而特高興，什麼夢，什麼魂，什麼哀史，什麼痛史，什麼情史。最不要臉的，是把自己舊式結婚時代強姦式的新郎和新娘的現狀，寫成什麼小史；又硬添上

幾個通房丫頭，又是妻子如何賢德，替他納了許多的妾；又有「恨不相逢未嫁時」的情人。——充他理想上的獸慾恨不把全中國二萬萬的女子都嫁他一個丈夫——近來越法的下流了：索與把窰姐兒看做無上的情人；什麼借乾鋪，喊移茶，裝乾濕，看做金科玉律；什麼擺酒，碰和，看做最神聖的社交；跳槽，偷局，看做最有價值的閱歷；也值得拿他細細地切切實實地光明正大地描寫起來！這是什麼文學！是什麼人格！是什麼小說！

文學裏為什麼要小說？小說的感化力為什麼最偉大？說來說去，總因為他是「寫實。」這個實是什麼？是各種社會的現狀；把他細微曲折的描寫出來，有這一種社會，纔有描寫這種社會的小說。單是描寫，還不算數，還須有一種有價值的背景。什麼是背景？背景便是主義。——便是寄託——什麼是有價值的背景？便是借他來發揮一種公理。——如平民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其次如國家主義小家庭主義自由戀愛主義等——這種公理，一定是人類公共所認為確當的理，為現世界不平的社會所壓迫，不能發揚光大，而又為現世界民衆所急欲得他的救濟。

倘然把這種公理著成議論文章，鼓吹起來：一來，是怕遭了反對方面的忌諱；二來，又怕不能普及；——不是人人能够看得懂——三來，便是能够普及了，又怕這種正經文章，枯窘無味，不是人人能够歡迎的；四來，正經文章不能够叫人人發生若何强烈的感情，失了發揮的效能；所以用最深刻的筆法，最精美的文字，來描摹適合於發揮這種主義的社會。——如描摹虐待禽獸奴隸等發揮人道主義描摹貧民生活發揮社會主義描摹亡國民的生涯發揮國家主義等——既然說是描摹，祇叫盡力做描摹二字的工作：空議論固然不該有，便是借小說裏的人物的講話，發揮作者主義上的議論，能够避去，也是避去的好；你倘然能够盡力描摹，讀者自然能够受你的感動，明瞭你的主義。便是要借小說人物的談吐，夾寫幾句作者主義上的議論，也要不露痕跡，適合身分；——下等人說粗話祇好老老實實的說粗話念書人掉書袋子也祇好老老實實的掉幾句書袋子强盜嘴裏決不會說「不亦可乎」老學究嘴裏決不會說「敵(諸音)雙寡老倒嶄格」——又要不背背景貫徹宗旨社會主義做背景的決不能鼓吹國家主義—

——有了有價值的背景，又能够避去空議論，又能够盡力做描摹的工作，還不過做到小說的一半工程；祇做到實的描寫，沒有做到切實的描寫。實是什麼？便是實在；切是什麼？便是切要。譬如我說：

「王有才，早晨七點鐘起來，出了一個恭，吃了三盌稀飯；到十二點鐘，又吃了三盌乾飯。出去逛了三個鐘頭的馬路，撒了兩場尿；回家來吃了三盌晚飯，和他媳婦兒說笑了一回，便睡覺了。」

譬如我又說：

「某生，燕人；幼負異才，童年入庠。一日，游西園，遇一女郎，睨而豔之。」

這種寫法，你不能說他不是事實，不能說他不是盡力做描寫的工作；祇因他祇知道實的描寫，不知道切實的描寫。這種小說，你便是給讀者磕一百二十個響頭，他也不能對他發生出若何感動力來的。所以做小說：第一，要有有價值的背景；第二，要盡力做描寫的工作；第三，要知

這樣切要而實在的描寫。我寫到這地方，又記起我十二年前在上海新新舞臺擔任新劇編輯和導演的職務的時候，——新新舞臺便是現在的天蟾舞臺那時我們聯合幾個新劇同志（黃二南曾小蝶陳大悲汪仲賢等）組織了一個進化團加入表演新派劇——對演員有幾句話道：

「我們表演一種劇本，先要認明這種劇本寄託的主義；處處求貫徹他的主義提醒他的主義，盡力地去表演，不露痕跡，適合身分，說簡要深刻的話，說應該說的話。強盜說強盜話，少爺說少爺話，燒火媽媽不要說憂國憂民的話，明朝宋朝人不要說自由平等的話；不要在戲劇裏發大議論，尤其不要跳開了戲情對臺下演說！——從前的王鐘聲劉木鐸（藝舟）現在的顧無爲鄭正秋都容易犯這個病。」

這幾句話，我覺得拿他移作談論小說，倒也狠合式。

如今我再來說一個小說上切要的「切」字：小說怎麼樣做法，纔可以算得切要的描寫

呢？我有一句總話：『揀那全部事實中最能够顯出背景的地方，用全副手段，拿最深刻而經濟的文字，盡力地去描寫。』此外枝枝節節，不關大局的儘可以略去。——這個略字是說利用空間留含蓄的地步使讀者得想像的反證力——本來我們做一篇文章，該詳的地方詳，該略的地方略，該發揮的地方發揮，該含蓄的地方含蓄；到完篇的地方，也該留一個有餘不盡的地步，這文章纔算是好文章，纔算是有力的文章。做小說，也逃不了這個公例：利用空間性，着力時間性，叫讀者有想像的餘地，這纔算是好小說；倘然你把應該不要描寫的空間和時間上的事實一律盡力地去描寫，他的結果，非但吃力不討好，并且連極緊湊的時間上的一段事實也失了他的彈力，鬆懈下來！好似我們喝啤酒，或是喝汽水；那瓶塞兒先出了氣，這個酒和水還有什麽味兒？小說失了一緊一鬆一隱一顯的文勢，便失了文章的逼人性，便失了小說的感動力；任你有如何有價值的背景，到這時也失去了效用。所以懂得做小說實地描寫的法子，還要懂得切要的描寫法子，該略的地方不妨略去；——便是舊小說說的「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這

樣子纔分得出文章的段落來，小說的節湊來，發揮出他的逼人性感動力來。

胡適之論短篇小說兩個條件——最精采的事實最經濟的文學——便是我所說的切要的描寫；他是專指短篇小說說的，但是我覺得凡是做小說都要注意這兩條公例。如今我再介紹他的議論的一段在下面——刪節過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以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注意這個要緊的所在便是我所說的切要的描寫——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個國或一個社會。……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

一、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字，……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

好處。……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也不是眞正短篇小說。」

看了第一段的小說，我們可以知道小說是描寫各種社會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如三國演義，是寫描人民的家奴分贓不勻打架殺人一段的事實，是代表自有歷史以來人民受政治野心家蹂躪的一方面的現狀。水滸，是描寫貪官汚吏官逼民反一段的事實，是代表自有歷史以來平民屈伏在階級勢力下的一方面的現狀。紅樓夢，是描寫奢侈和婚姻不自由的一段事實，是代表從來紈袴的結果婚姻不自由的痛苦的一方面的現狀。……看了一部分，可以知道全體；是橫的，不是豎的，是有片段的，不是可以任意拉扯的。——如廣陵潮九尾龜等完全失了小說文法上的價值——我們看了第二段的界說，可以知道小說要用文學上最經濟的手段寫出。這「經濟」兩字，便是我說的切要裏面的一個「要」字。善於理財的人，常有一句「該使該用」的話；該使錢的時候，便是用一千個一萬個錢也不嫌多，不該使錢的時候，便是用一個錢也嫌浪費的。能用文學上經濟手段做小說的人，也是這樣。敘事該暢盡，寫情該飽滿的

地方，應該不要可惜文字，曲曲折折的把事敍出，細細膩膩的把情寫出；到了應該含蓄的地方，應該暗示的地方，隱伏的地方，有餘不盡的地方，便當一字不提，惜墨如金，或略寫一兩句恰到好處。總看這兩段的略說，我們又可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　沒有可以代表一方面最精采的事實，決沒有充小說材料的可能。

第二　沒有文學上經濟的手段，決沒有做小說的可能。

一班書獃子，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爲凡是事實，都可以充小說材料，凡是文人，都可以做小說。因爲這一點錯誤，那什麼夢，什麼魂，什麼哀史，痛史，情史，小史，青樓史：淡而無味，肉麻當有趣，沒有章法，沒有段落的東西，都來混充小說了！那些堆砌的四六句子，排比的詩賦文章，——這是死的——還有那洋洋洒洒的議論調頭，——這是演說稿子——都來混充算是極妙的小說了！自害害人，害了許多盲目的青年，模倣着他，做了無其數的婚姻史，情史，便也洋洋得意，以小說家自命。他不知道，凡是可以稱到小說的，——不必一定是好小說——總須包有三種原

素：——可以稱他「小說素」

『一』要有有價值的背景。——便是主義，便是可以代表一方面的。

『二』要有實地的描寫。——那掉筆頭的古典文章，四六句子，議論調頭都用不着。

『三』要有經濟的文學手段。——便是切要的描寫；有起，有伏，有收，有放，有含蓄，有埋伏。

(自然的)

那班書獃子做的小說，連第一條的公例也還通不過！試問他們的小說，是拿什麼做背景？是可以代表那一方面？是能發揮些什麼公理？充其量，不過是賣弄他肚子裏那些『十年窗下無人問』陳貓古老鼠的宿貨！再不是便賣弄他肉麻的『才子坎坷美人薄命』的爛調！再不是便賣弄他『强姦式』的風流主義！又不是便賣弄他是『流氓式』的老嫖客！至於第二第三條公例，他們更是說不上了！

★　★　★　★　★

小說倘然在文學上沒有什麼價值，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勢力；那我們何必浪費筆墨，替他表明，替他辯護，替他分出一個眞假來呢？無奈他在社會上的勢力，是無限的偉大；在文學上的價值，又是無限的高貴；——中國四庫全書除史部完全是小說性外經部子部集部都含有一半小說性的成分，便是外國所謂文學所謂文學的讀本又是大半含有小說性的——我們如何可以不替他表明替他辯護替他分出眞假來呢？我們拿他分出眞假來。指導那後來的青年，踏上了小說國裏正大光明的路，接觸了小說國裏美麗芬芳的景；努力地去模倣，努力地去創造，努力地去闢殖民地，伸張他偉大而更偉大的勢力，發揚他高貴而更高貴的價值！你們願跟我來麼？願跟我來共同探討小說國神祕而芬芳的美麼？你們便當把我上面說過的話，細細地去想一想。如今我再拿中國第一流寫實小說儒林外史，分段解剖開來做我的例證：

第一段　背景的例證

我不是說過的嗎？「做小說，第一要有有價值的背景」我們看儒林外史的背景在什麼

地方。

我們先看，閑齋老人序儒林外史裏有一句：「其書爲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同治華玉齋本我們又看，天目山樵評儒林外史有一段：「功，名，富，貴，具甘，酸，苦，辣，四味。炮製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瘋；來路不正者能殺人……是書特爲天下名士下針砭。……」

這兩條，是從他人的評論裏，看出作者的背景來。

我們看，王穀原丁辛老屋集引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先生的兩句詩道：『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見胡適文存吳敬梓傳

這一條，是從儒林外史作者別的著作上看出儒林外史的背景來。

我們再看，儒林外史楔子裏，借王冕的口氣說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我們再看，書裏的馬二先生說道：『……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

文章，做舉業，不講「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了！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這是他反證的背景，何等的咒詛那功利主義呢！

我們再看，他末一段，明說自己這部小說的背景：「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

我也不多舉例證了，我再引一段胡適之吳敬梓傳裏的話，說明儒林外史的背景，——如何有價值的背景。

「……不給你做官，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這是眞自由，眞平等！……」

這是如何可感動的背景！這是何等有價值的背景！是確能代表一方面，確能發揮一種

公理的背景！

第二段　實在描寫的例證

全部儒林外史。從頭到尾，沒有一字一句不是寫實，且能細微曲折淋漓盡致的寫實；他的能夠算是第一流小說，也是爲他能夠把書中的人物寫得神氣活現。倘然要尋他實地描寫的例證，處處都是，沒有一個字不是，我也說不得這許多，請你們細細的去看罷。

第三段　切要描寫的例證

切要描寫，便是能用文學上經濟的手段；這個經濟，不是一味的減文省字，是在能利用空間性着力在時間性上，該略的略，該詳的詳。有許多人說：『儒林外史有一個極大的缺點，便是事實上有許多脫節不貫串的地方。』這不知道，小說原是片段的描寫；所謂「描寫事實中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這句話不但是短篇小說的條件，也是一般小說的精意。況且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各人，原無貫串情節的必要；倘

點勉強拿些不緊要的情節敷衍起來，求事實的貫串，那便犯了空間性，反失了時間性的效能，儒林外史也算不得一部第一流的小說了！

你看他該詳的地方便詳，該略的地方便粗枝大葉的寫過，不該描寫的地方，便一字不題，不硬求事實的貫串；講到他細膩的地方，又是曲曲折折的描寫出來，不省一字。你單看他第五回裏描寫嚴監生臨死的一段：

「……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曾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得的溜圓，把頭又很很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

淚，走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這是何等細膩的描寫！但是他費了如許文字，祇描寫「挑掉一莖燈草」的細事，你不能說他是不經濟；因爲他描寫的事實雖小，他寄託的主義却大。所謂：用一面代表全形；所謂：敍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也算不得有文學上經濟的手段。切要的描寫一個「要」字，却很有意思：倘然是必要的描寫，越暢盡越好，越飽滿越好；倘然不是必要的描寫，便是多寫一個字，也覺得無聊。——這個便是文學上經濟的手段。

我不多說了，請你們拿這部儒林外史細細的去找我說話的例證罷；倘然有不明白的地方，再拿我的說話來做他的例證罷。兩面一對照，纔知道小說是什麼！切實描寫又是什麼！

十三・一・十三，在星期文會燈下。

水滸

小孩子「呱呱」一聲，落下娘胎來，天便給他一份新產業。這新產業是什麼？是「人權。」這「人權」是拿「公理」做庫房，拿「知識」做鎖鑰，拿「正氣」做保障；人人有這一份，人人應當保守他這一份，人人應當使用他這一份，人人不應當去打奪別人的這一份。

說雖如此；但是我們如今的一份產業，早已被大強盜跑來，抹煞了「公理，」打進了我的庫房；閉塞了「知識，」搶去了我的鎖鑰；摧殘了「正氣，」破壞了我的保障。把我一份無上寶貴的「人權，」拿去踐踏在他的脚底下，永永不得翻身！——況且他劫奪去的不止我一個人的一份；合千萬年來億兆京垓無量數人的無量數份，都踐踏在他脚底下，永永不得翻身！那軟弱的，被他閉塞了知識，認做他本來是沒有產業的；祇得忍氣吞聲，屈伏在他脚力下面，向那强

盜哀求得他自己產業上剩下來的一滴水一粒米去養活他的性命。那强項的仗着他的「正氣」去向那强盜要回自己的一份財產來那强盜非但一滴水一粒米也不肯給他吃，反說他是「大逆不道」捉住了，殺的殺，刮的刮。

這樣蠻不講理的，究竟是什麼人？：是帝皇，貴族，軍閥，官僚，土豪，資本家，……以及那狐假虎威的奴才的奴才的奴才。——這句是石秀說的話我也學舌說說罷了——這班蠻不講理的人，不但是古代有，現在也有；不但是中國有，外國也有。——嫌專制帝皇不好，便改造做君主立憲，那貴族和官僚便獨攬大權；嫌君主立憲不好，使改造做民主政體，——不行普選——那軍閥和土豪便獨攬大權；嫌中央集權不好，改造做聯省自治，那軍閥土豪資本家便獨攬大權。我們這一份天賦的產業，聽他們奪來搶去，總沒有歸還我們的這一天！沒有法想，便產生出這一百單八條梁山好漢的索債團來。

水滸傳是敍述這一百單八條好漢的事迹，他劈頭便提出一個高俅；又說『去了毛傍，添

作人立。」他深惡痛嫉那官僚，咒詛到何等地步？再看白勝唱的歌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他詞氣裏面深惡痛嫉那資本家——背面便是提唱勞工——到何等地步？再聽阮小五唱的：

「打魚一世蓼兒窪，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他詞氣裏面深惡痛嫉那奴才的奴才的奴才，有如何的可咒詛？——末句的錯誤是被人閉塞了知識的一部分認做帝皇神聖也許當時官權重於皇權——「打魚一世蓼兒窪；「是表明他本是安居樂業的好百姓，後來被官家剝奪人權，受生活的排擠，逼上了梁山。是有何等委屈的苦衷？

照此說來，水滸一書，可以抵得一篇人民索債團的宣言書；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民意。再進一步說：這個「索回人權」四字，是千古不磨的民意；這部水滸傳，也是千古不磨的人民宣言書。公理自在，正氣長存，金聖嘆說：「水滸和史記國策在文學上佔有同等的席位。」我說：「水滸自然力的感化，勝過盧騷民約論。——說的便是我們心理要說的話——我們應當好好的保存他，竭力的傳播他；給一班純潔的學子，充作完善的教本。」

十二，四，十七。

封神傳

他的媽，給他一個餅；正要往嘴裏送時，來了一個魔鬼，夾手搶去便吃。他哇的哭了，又來了一個魔鬼，哄他說，替他去奪回餅來；待到趕去了第一個魔鬼，他依舊得不到餅，第二個魔

鬼又吃他的，第三個魔鬼又吃他的。……魔鬼很多，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他們來的時候，總說去替他奪回餅來，但是餅總沒有到他自己嘴裏的時候！魔鬼愈多了，餅愈吃愈小了；——經過許多魔鬼吃過——他餓了，他哭了，他總得不到他媽給他的這個餅了！

我們這個國家，便是上帝給我們人民吃的餅；祇因我們年紀小，能力薄弱，不能够好好的保管得；做保姆的，也不替我們好好的保管得。起初保姆起了黑心，搶小孩子的餅吃；——官天下變成家天下；好似小孩子的餅，被保姆搶去吃了。從前的堯舜，好似上帝替我們人民僱的保姆，後來到了禹手裏，保姆便起了黑心，從他小主人手裏，把那餅搶來，私地裏給他自己奴僕的子孫吃。——便招引了許多魔鬼出來，口口聲聲總說替我們去奪回餅來。待到奪回來時，他便自己享用着，總不肯好好的還給我們；任憑你嚷着哭着，他總不肯發一點慈悲心，千萬金銀，千萬兵丁，他自己霸佔了再說。待到別的魔鬼看了眼紅，起來攘奪，又是我們百姓晦氣；準備着你的性命，供獻着你的金銀，去幫他爭奪在他手裏的你自己的權利！——到後來，我們做百姓的，

也忘記了自己是主人，每得到上帝給我們的權，利便雙手去獻給那家奴——魔鬼——享用。做帝皇的，也忘記了自己是家奴，老實不客氣，把上帝給他小主人的權利，統統拿來獨自享用。有時遇到別的家奴來搶奪，還要逼着他小主人去送性命，幫着他搶奪他所不應得的權利。我們做主人的，享福無份，送命有份，這是何等的不平等不講人道啊！

★　★　★　★　★

我們再看看我們從前忠順的家奴，——也算是我們忠順的保姆——何等的赤膽忠心啊？最古的不去說他，單說那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授權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史記五帝本紀

這是何等公正而忠順啊！——再說那舜——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史記五帝本紀

「……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舜子商均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史記五帝本紀

他對我們小主人，是何等忠勇的防禦？又是何等熱心的勤勞？——因為辦公事死在路上——最妙的，他「豫薦禹於天。」他不薦給他自己的兒子，——叫禹做商均的臣子幫着他兒子奪百姓的權利，——也不薦給我們百姓，——這時百姓智識幼稚能力薄弱——却薦給他的頂頭上司。——天——天是什麼？是上帝，是給我們這個國家的我們的媽，是他們做公僕的老主人；他因為從前四個家奴的子孫——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縉雲氏——靠不住，便趕出

他們在家門外；自己生的兒子也靠不住，所以薦這個夠得上家奴資格的禹給他老主人去保管他的小主人。他的心，何等的公正而明瞭權限，何等的分明而廉潔！——再說那禹。

「舜登用，攝行天下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史記夏本紀

他們都是明白做家奴的天職，明曰家奴受主人僱用而盡忠保管他小主人的義務；倘然家奴不忠心於他的職務，是犯死罪的。——殛鯀於羽山——所以做家奴的，既然薦之於天而受天的託付保管他小主人時，便該盡心竭力，至死方休；——舜崩於蒼梧之野，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不可有半點自私自利心，又不可搶奪小主人的權利給自己的奴子奴孫。

★　★　★　★　★

我上面把做家奴的——便是他們自己稱爲皇帝的——地位，職務，分別清楚了；我們再看看，封神傳上記的是什麼？

封神傳是一部反證家奴互相攙奪，繼續反叛他小主人的書；伯夷叔齊說的『以暴易暴兮，不知其匪兮！』這是對於全部封神傳最公平最概括的評判，也是對於從來歷史上家奴反叛刼奪的一個總評。——家奴不論大小，甲朝代的皇帝和乙朝代的候補皇帝相互併吞，固然是家奴叛主；便是同時兩個草寇，或是兩個獨霸一方的諸侯，相互併吞而蹧蹋百姓的性命，耗費百姓的錢財，擾亂百姓的事業的，都是以暴易暴都是奴欺主。（像民國時候的軍閥）——如今，我們可以從這封神傳上看出來的，我把他分做幾段：

第一段是『紂王暴虐。』

每一個朝代的第一個皇帝，他看見前朝的末代皇帝，因爲暴虐而失了權利；便做出許多假仁假義來買服人心，對於同等的家奴裝幌子，免得別的家奴再藉口來併吞。——這是歷史

上的術語叫做「逆取順守」——後來慢慢的看看自己地盤穩固了，百姓也被他收服的一點沒有生氣了；他做家奴的「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享福也享到極處，行樂也行到極處，賤骨頭，自己不相信自己，越法的橫行不法起來！像紂王的無惡不作。可憐我們小百姓，忍氣吞聲的在豪奴手下討生活，盡他的性命財力俱獻給豪奴享用；祇圖得吃一口家奴吃賸下來的安耽飯；誰知你越是怕他，他越是欺你。好好的一個孕婦，他要破開你的肚子來看看；好好的一個青年，他要敲斷你腿骨來看看；好好的一個沒罪的人，他要拿你去綁在火柱子上挖出你的心；拿你的哭喊，拿你的血肉，拿你的性命，去換他的快樂。這是何等的欺侮，何等的暴虐？我們做百姓的，到這個時候，還不敢喊一聲寃枉；但是、心中却時時刻刻望人來救他！——這是每一個朝代末代的時候都有這個現象。

第二段是「文王修德。」

他利用百姓時時刻刻望人去救他的心理，他便行起假仁假義來，收服百姓的心。——這

可以算是抄前朝第一個皇帝的老墨卷——叫百姓的心向着他，叫百姓慢慢的情願幫着他去爭權奪利。他知道這幼稚的主人的心，最容易受騙，民心又是最可以利用，最有勢力；便一面拿出小老婆騙丈夫的手段來，口口聲聲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說這種醜話，裝這種醜態——叫人可憐他，歸順他，替他搶奪權利，替他死——每一朝第一個皇帝或是他的前一代，總有這麽一個假仁假義的人來買服人心。

第三段：是『假託祥瑞。』

每換一個朝代的時候，總有一方面假託妖異，一方面假託祥瑞的事。——假託妖異的不是山崩便是海嘯；假託祥瑞的不是鳳鳴便是龍現——什麽鳳鳴歧山，他的祖宗又是什麽踐巨人跡而孕種種笑話奇談，說來說去，總之一句話，是要利用百姓迷信的心理，去相信他是眞命天子。祗有這個周朝，越法假託得利害：——一部封神傳完全是迷信的假託——什麽神仙，鬼怪，斬將，封神；——祗因爲周朝是叛奴的第三代，「家天下」的制度行得不久，怕百姓不服氣，便

借着姜老頭兒，弄出許多天兵天將來。不但叫當時的百姓信服，還叫永古萬年的百姓迷信皇帝是天的兒子，有天兵天將幫助他，皇權是無限的！從此這班小主人，受了迷信的束縛，永永收服在家奴勢力範圍以內。他這個愚弄百姓的計策，確是想得不錯，幾千年來，直到如今，我們還受着他的大害。為什麼？是因他假託神權的色彩太深了。什麼神，什麼仙，迷信的毒，中在那一班潔白而天真百姓的腦筋裏，世世代代傳下去，愈鬧愈利害。試看如今一班愚夫愚婦，鬧得烏烟瘴氣的，什麼神道，什麼廟，雖也有別個朝代遺傳下來的，但是大多數是受封神傳的賜。你倘然說起四金剛，二郎神，哪吒三太子，燃燈祖師……等等名目，便是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暗暗中消滅了社會上無數的進化力！——這假託祥瑞，雖也是每換朝代時候的普遍性，但是這個周朝鬧得越法利害。

第四段是「弔民伐罪。」

百姓受了末代皇帝極沒有人道的待遇，倘然有人對他說：「你快逃到我這裏來吧！我可

以救你的性命啊！』那誰不願受他的保護？——這便是哄他說替他去奪回餅來的意思——待到百姓跟他跑，他又說這是『天予人歸。』一方面又翻過臉來對百姓說道；『我是天子，從此以後，你們須永永聽我的號令；有錢財快拿出來給我享用，有美人快獻出來給我快活，有性命快送出來替我去拚命！』——每一個朝代的起頭兒，所謂「仁義之師，」所謂「弔民，」所謂「除暴，」他的結果，都是自己享福，總不肯好好的把國家的權利還給我們。

這四段，是家奴搶奪國家權利必要走過的路，也是從來大小家奴——連民國的軍閥也在其內——的罪狀；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證據？可以從封神傳裏去找證據。

封神傳是一部反證家奴罪狀的書，你們細細地去看罷！

十三，十，十八在星期文會。

岳傳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受種族主義的逼迫，拿我所有的光陰，精神，才力，……都供獻給「政治運動」四個字。那時在一塊兒奔波呼號的，像秋瑾，陶成章，陳墨峯，陳毅——秋瑾斷頭死，陶成章在上海遭人暗算死，陳墨峯跟着徐錫麟死在安徽省城，陳毅跟着秋瑾死在紹興，此外未死的雖很多，我特意背出幾個死人名字來，也是紀念他的意思——他們所供獻的光陰，精神，才力，幸福，生命的數量，也許多過我；但是，我們那時一種拔劍砍地，不共戴天的氣慨，真是「如醉如狂。」直到我二十六歲，民國成立了，朋友死的死了，散的散了；這所謂種族主義，也失去他的驅迫力，我們奔走呼號的事業，也就此罷手了。

但是，我今天回心一想，覺得以前的舉動，有些走錯路徑，有些盲從；雖不是全盲，至少也有一半盲。這個半盲，在什麼地方？祇因爲我們那時所見到的政治運動，却祇睜開了一隻眼，注定在滿洲人身上；那一隻眼，却是盲了！倘然我們那時兩隻眼都能够看，應該先看見種族主義的前面，還有一個人道主義站着；政治運動的前面，還有一個社會運動站着。我們原該不問種族

怎麼樣，政治怎麼樣，我們先要求人道的光明，社會的發展。不問他操統治權的是什麼種族，祗問他統治我們講不講人道？倘然不講人道，異種固然要排斥，同種尤其要排斥。我們做政治運動事業的前一步，應該先要看一看社會怎麼樣？政治運動固然要緊，社會運動尤其是要緊。沒有好社會，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沒他站脚的地方；沒有好社會，却萬不能產生好政治；——操政治權的人都是從社會裏產出來的——有了好社會，那政治處於社會監督之下，強迫他，攻擊他，他也不容他不好。

可惜我們那時都走上了岔路！我們第一步踏上的道路，原不曾走錯；「爲人民求幸福而革命」這個是大前提。可惜我們那時的眼光，祇把人民幸福看在滿人，帝制，兩重眼罩上！——不能看到澈底所以說他是眼罩——在當時以謂無論如何，我們趕走了滿人，取銷了帝制，我們的中國便可以立刻上天堂；誰知國家大事，決沒有這樣簡單，揭去了兩重小黑幕，便露出一重大黑幕來。這一重大黑幕是什麼？是社會的墮落。本來異種的暴虐，政體的專制，都是從社會

墮落的根蒂上產生的；你若不求社會根本的解決，雖暫時推翻了帝制和異種，暫時揭去了兩重小黑幕，一轉眼那帝制又復活了，異種又跑來了，小黑幕又罩上了！便是在這有名無實極短的革命成功的時間裏，那變相的帝制，變相的異種，和鬼影一般，憧憧出現，滿眼都是。人民何嘗得到片刻的眞幸福！我恨我們那時錯認排斥異族而求人道光明，不是因爲求人道光明而先排斥那暴虐的異族；倘然我們知道把求人道光明認做大前提，我們應該知道排斥暴虐的異族，是求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過程，我們應該繼續向求人道光明的路上走去。認清了這個題目，便可以明白我們的排斥異族，並不是有「門戶之見」，並不是「小器」；祇因他暴虐，祇因他阻撓了人道光明的路，我們不得已而排斥他。我們排斥他的時候，眼睛裏全沒有「異種」兩個字的見界，祇有「人道」兩個字的目標；我們認明了這個目標，不問他同種也好，異種也好，他倘然違背人道，我們便一律排斥他。倘然不從這一點上着想，專講種族主義；難道說因爲這個皇帝是我們的同種，任他如何暴虐，我們總不革命了麼？那麼中國歷史上除遼金元淸幾

個異種的朝代以外，爲什麼又要換去十多個朝代呢？外國歷史上法國美國都是同種人，爲什麼又要革命呢？倘然我們的革命，是專爲排斥異族，那麼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除了漢人以外，都沒有被選舉權麼？倘然有一天滿人或是蒙人或是回人或是藏人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我們又要因爲他是異族，再玩革命的把戲麼？

這樣看來，我們倘然因爲種族主義而革命，這是全不對的；因爲異種暴虐而革命，這是有一半對，也有一半不對的。因爲他祇認排斥異族，是一個歷程；却不知道因爲他暴虐而排斥他，是求人道光明的一個過程。我們革命的途徑，是在求人道光明；人道一天不光明，革命的歷程一天沒有完；而驅除暴虐的政府，不過是許多過程裏的一個過程，還有許多過程，是要向社會運動的途徑裏去找。所謂種族主義，實在不算怎麼一回事；却白白送了我一班好朋友的性命！他們的結果，祇暫時揭穿了兩重小黑幕，却立刻產生了許多變相的鬼影。他們走到半路上，覺丟下這副擔子去了；丟得我們這班懦弱的百姓，前不把村，後不把店，長夜漫漫，受盡山魈木魅

狠虎狐狸的欺侮這眞是不了不了！

★ ★ ★ ★ ★

從前的老朋友，散的散了，死的死了，我每想起他們，便觸起我上面的這一番感想。如今我校讀這部岳傳，又觸起了我這一番感想。我覺得岳飛的做人，有許多和我們性質相同的地方。有四千年歷史的中國，裏面名將也不知道出了多少；祇有岳飛的名氣最響，『岳爹爹』三個字，小孩子也知道。這是什麽緣故？大概因爲裏面含有種族的關係。岳飛一生得意的手筆，也在種族主義上博人的喝彩；但是他的失敗，也是在種族主義上。我常說，岳飛一生有兩種特點，是讀岳傳的不可不知道的：

一、種族主義。

一、平民精神。

（一）種族主義　這個主義，原不能說他是壞；但是他的錯覺，也和我們從前抱的種族主

義同走錯了一條道路。因為他祇知道盡忠於宋室而排斥異種，他卻不知道異種的侵入，是因宋室的腐敗；宋室的腐敗，是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大障礙。他不是求人道光明而排斥異族，是為保全宋室而排斥異族；這個也是半盲，也是失敗的原因。他不知道國家是平民的，平民是靠人道而生存的；違背人道的同種和異種一樣是要排斥的。他當時的勢力，一方面能轂壓倒金兀朮，一方面能轂壓倒宋欽宗；這兩個都不是好東西，都是平民的讎敵！岳飛倘然知道求人道的光明，他既得了中心勢力，竟可以取而代之；充分發展他的平民精神，保住了中國，救出了百姓。也許中華民國便在那時出現，也許我們十二年前的革命事業，在那時他已經代我們做了。可惜他也錯認做排斥異族是救國事業上的一個歷程，卻不知道是人道主義上的一段過程！他毋親替他刺在背上的『盡忠報國』四個字，他卻錯認了「盡忠報君」，死力扶住這扶不起劉阿斗式的宋徽欽，一面卻死心塌地的服從他十二道金牌，竟肯丟去了他的戰功，他的責任；死去到頭來，宋室也扶不住，中國也救不住——直抵黃龍同痛飲真成了夢話！——白白送

了一條大丈夫的性命！唉！這是半盲的種族主義害了他！不撤底的救國主義害了他！他原可以救我們平民的，他竟也丟下擔子在半路上殉他的半盲主義去了！這雖是岳飛的時代錯誤，但是我們在現在讀岳傳的，却要明白這層意思；悲弔他因半盲主義而死，便是悲弔我們平民的不幸！千萬不要再和他同化在這半盲目不撤底的主義裏！

（一）平民精神　岳飛一生最可以叫人佩服他的地方，便是他富於平民精神。你看他熱心救國，看國家的事體，和自己的事體一般；一個平民，一跳跳上了元帥的地位，做了全國的中心人物，人民的救命使者。何等肯擔負？何等愛國？看他處處和貴族奮鬬，格外是他平民精神表著的地方。他的伴侶沒有一個不是從平民窟裏出來的，那梁紅玉的幫助丈夫打仗，更是女子平民主義表現的地方。平民精神吓！是我們做百姓的人人所該賦有的，尤其是我們做民國主人翁的平民所該賦有的！我全國男女平民吓！你們讀了這部岳傳，第一要注意這一點。國家是我們平民的，我們不去管，誰肯去管？祗是不要再爲半盲不撤底的主義而犧牲，這是我十八歲

到二十八歲九年裏面從奔波恐慌中——鎗子打在我腦後偵探跟在我身後——得來的閱歷話。

十二，十二，二十二，在星期文會。

今古奇觀

把這部今古奇觀來加上新式標點，原是受了書坊主人的囑託，却也是我的本意。我校讀完了以後，便有兩種意思，如今把他寫在下面：

一…………新式標點，是近年來新文化旂幟下的新產兒，也是新學界的一種創始兼販賣的物品。在一班不習慣的先生們看起來，便不很願意說他「碍眼」「累墜」「多事」「畫蛇添足」……有的說：「我們中國舊文學上，原也有一種標點，便是韓昌黎先生說

的「句讀之不分」這「句讀」的法子，便是舊文學用的標點了。況且文章裏面的「之」「乎」「者」「也」……這種虛字，原可以顯露文句的性質來，何必要用他們新文化的疑問辭，感嘆辭，……種種標點呢？——但是我的意思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新舊，祇有「時代」兩字的關係。在文學上，愈顯得祇有時代的關係；在什麼時代，便做什麼時代合用的文章，給這時代世界上的人用。我們為什麼要讀古書呢？——在新舊的界說上說來，這古書是舊的了；——祇因為要拿他來參照比較，產生出一種適合於時代的事業文章，……來，這新式標點，是適合時代文學附屬品的一種。——文體改革又是一個問題——比較起來，似乎比句讀又詳細又明瞭些。——況且文字的價值，以少用虛字為貴；白話文更以簡淨為貴，「少用虛字，」「簡淨，」都是產生新式標點的原動力。譬如書經裏有一段：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這是舊文章裏用的句讀式。再看改用新式標點的：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加用了新式標點，似乎比句讀式明瞭些。——再看夜未央劇本——波蘭文學博士廖抗夫著一千九百零八年經中國註法之萬國美術研究社譯印——裏有一段：

「阿姨媽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

(阿)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的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能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倘然改用句讀式便是：

「阿姨媽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

察卻不准。不准就能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一片模糊，似乎眉目不清。

這樣一比較，我便認定文字加上新式標點，是適合於時代要求的。在小說上又越法顯出他的價值來、祗因小說是羣衆文學的一種；文字越顯明，他的效用越大。求文字顯明，果然是要靠白話文；但是一半也要靠標點來幫助他。十五年前，我做的小說，劇本；雖不敢全用新式標點，卻間有用新標點的。——劇本用新式標點的地方更多——十五年前就我所看見中國書全用新式標點的，祗有嗚不平，夜未央，兩種劇本。——都是萬國美術研究社譯印的——那時我的小說劇本；登載在民吁報，天鐸報，時事新報，小說月報，月月小說報；還有幾種單印本。在如今看來，覺得十分幼稚。

如今「白話文」「新式標點」又盛行了。但你們祗看見他今天的盛行，卻不知道他是從「不完全」「嘗試」的途徑來的；是從「參照」「比較」過去的文字，纔產生出這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加用了新式標點，似乎比句讀式明瞭些。——再看夜未央劇本——波蘭文學博士廖抗夫著一千九百零八年經中國註法之萬國美術研究社譯印——裏有一段：

「阿姨媽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

(阿)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的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能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倘然改用句讀式便是：

「阿姨媽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

察都不准。不准就能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一片模糊，似乎眉目不清。

這樣一比較，我便認定文字加上新式標點，是適合於時代要求的。在小說上又越法顯出他的價值來，祗因小說是羣衆文學的一種；文字越顯明，他的效用越大。求文字顯明，果然是要靠白話文；但是一半也要靠標點來幫助他。十五年前，我做的小說，劇本雖不敢全用新式標點，卻間有用新標點的。——劇本用新式標點的地方更多——十五年前就我所看見中國書全用新式標點的，祗有嗚不平，夜未央，兩種劇本。——都是萬國美術研究社譯印的！——那時我的小說劇本；登載在民吁報，天鐸報，時事新報，小說月報，月月小說報；還有幾種單印本。在如今看來，覺得十分幼稚。

如今「白話文」「新式標點，」又盛行了。但你們祗看見他今天的盛行，卻不知道他是從「不完全」「嘗試」的途徑來的；是從「參照」「比較」過去的文字，纔產生出這

一種適合時代的文字來的。我們要研究適合於現代的文字，便不能夠不研究過去的文字中適合於現代的文字。過去的文字，都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在小說中越法顯明。今古奇觀這一部書裏面，代表時代的精神的地方很多，又是過去文字中適合於現在的文學的一種；拿他來比較參照，或者可以產生出較爲完全優美的文字來？因爲這個意思，我所以願意把今古奇觀加上新式標點。

一……今古奇觀這一部書，在文學點上評論起來，不免有缺點。——祗因他注重在著書人的主觀，不注重在書中人的客觀；使讀者激刺力薄弱，失去了小說的本能不少。——但是小說進化的步驟，是從長篇遞嬗到短篇。——歐美各國，近世盛行短篇小說；我國人士，亦漸知注意於短篇，已出版的：如胡適的短篇小說集，周作人的域外小說，葉勁風的俄羅斯短篇傑作；其他散見於報章雜誌中的很多。——獨有這部今古奇觀，在四五百年前，能夠創造出白話體的短篇小說來。——搜神記等……雖比今古奇觀產生得早而又早；但他不

是寫實派，不十分能够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是文言體。又是近於筆記體，——今古奇觀確是寫實派！確是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我們讀了他書裏敍述的人物，試回想想當時的社會人物，如在目前。

如今先把我的老友胡適先生序西游記裏的一段——亞東圖書館出版汪原放先生加新式標點的西游記——引證出來：

「我的一部明板——或是翻明板——的今古奇觀有一篇序，中有一段說：

迄於皇明——此二字原本雙抬頭——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廊廟鴻編，即稗官野史，卓然夐絕千古。說書家，亦有專門。然金瓶書麗——此二字疑亦是小說之名，不敢斷定。——貽譏於誨淫，西游西洋——西洋即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逞臆於畫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

看了這一段序文，他既用雙抬頭稱皇明；便可以斷定這部今古奇觀是四五百年前的出

產物了。他不滿意西游西洋這一類注重描寫荒唐虛渺的小說，便是他自認今古奇觀是一部寫實派的小說了。——最可以叫人佩服的是，他在金瓶西游西洋這一類長篇小說盛行的時代，能夠獨闢蹊徑，做成這四十篇寫實派的短篇小說。雖說他的結構科臼的觀念太深，免不了感覺一種空虛的苦痛，失去了短篇小說的眞精神；但是這個也是時代錯誤，無可奈何的。如今我認這一部今古奇觀，確是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學，很可以叫我們拿他來參照比較，求現在短篇小說文學上的進步；所以願意把他加上新式標點，排印出來。

但是我所抱恨的，我所圈點的這一部原本，並不是什麼好板本，一定有許多錯誤的地方。這個是要希望讀者幫我校正；更希望我將來得到一部好的板本來自己校正。

十二，一，二十六。

列國志

小孩子的故事說：『有一頭騾子，身體長得又高又大，放在深山裏，他提高了他又粗又響的嗓子，叫喊幾聲，連山裏的老虎聽了也害怕，站得遠遠的，不敢走近身去。隔了幾天，看看他除了高大的身體，粗寬的嗓聲以外，沒有別的能耐。便稍稍的走近身去，撞他一頭，抓他一下；騾子生了氣，和他打起架來。老虎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祇有這一點本領麼？」便一張嘴，把騾子咬死，全個兒吃下肚去。』

人說：這騾子空有這高大的身體，却沒有保護身體的本領。我說：這也怪他不得；他本是一樣沒用的東西，空具着這高大的軀殼，嚇唬那膽小的狐鼠能了；他倘要和老虎抵抗，非得有老虎一般勇猛的精神，老虎一般鋒利的機能不可。——空有高大的軀殼，是沒用的。

回過頭來看看：那爬在龍椅上的皇帝，也是和這頭騾子一個樣兒的！他空霸住了一個國家的軀殼，拿百姓的汗血，供他的犧牲；拿百姓的金錢，共他的揮霍；把國家的眞精神，眞機能，消滅得乾乾淨淨。到頭來，連自己的軀殼也保不住！那班做諸侯做大臣的，起初見皇帝擺着大架

子，認做他是天生驕子，威權無上；便見了他害怕，和老虎初見騾子的時候一般。後來看看，皇帝是沒有能耐的；便和皇帝打架，把皇帝推倒，自己做起皇帝來。——但是他却不知道由諸侯大臣做到皇帝，好似由老虎的地位變做了騾子；到後來仍舊逃不了給別的老虎喫下肚去的一個公例！

一部二十四史，誰也逃不了這老虎吃騾子老虎又變成騾子的公例。一部列國志，也是老虎吃騾子的一幕。——列國志雖不是正史，但他的材料十有六七，是採周秦史料的。原本讀法裏說：「……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周武王併吞了商朝的天下，爬上了皇帝的寶座，搭起架子來；正好似一頭騾子，初走到深山裏去。直到平王東遷，便露出破綻來；那班諸侯大臣，看出皇帝沒有別的能耐，便鬧出許多周鄭交質，——第五回——祝聃射王，——第九回——抗王入國——第十四回——襄王避亂——第三十八回——……等事；好似老虎對於

騾子，撞一頭，抓一下，用試探的工夫直到秦王滅周——第一百一回——纔把周朝滅去，好似老虎把騾子全個兒喫下肚去。

這東周列國，雖說在中國幾千年歷史裏面，演了很短的一幕；但是這國家的靈魂，土地的主人翁，直接死在聞諸輕殺的多少？犬戎進京的多少？魯宋興兵的多少？遷都流離的多少？鄭莊伐宋的多少？宋莊搆兵的多少？乾時大戰的多少？長勺敗齊的多少？齊定孤竹的多少？假途滅虢的多少？……直到白起坑卒，李牧堅壁，又是多少我一時數也數不清——還有那間接死在天災兵禍裏的又是多少？我一時說也說不出。可憐這班百姓，一手獻金錢，一手拚性命；完全犧牲在一個皇帝手裏，他却不知道這班百姓，正是國家的眞精神眞機能；做皇帝的不知道培養他的精神，施用他的機能，祇知道空抱着一個國家的軀殼，怪不得來一個失敗一個，立一朝推倒一朝。長此不休，不用說帝皇的大夢，永沒有了時；便是百姓的劫數，也永沒有了時。他不知道，倘能培養國家精神，施用國家機能；則國家的勢力，可以長在。——便是騾子可以變成老虎。

摧殘國家的精神，毀滅國家的機能；這個皇帝的罪，還是屬於時間性的，他的害，還小。此外還有屬於永久性的兩個大罪狀：

一是破壞國法　無論什麼國家，有了法治的精神，他國勢纔能發展。這個法，是公共的，是於人民有利益的，是以道德爲範圍的。有了法，纔有信；所謂「民無信不立。」如今因爲一個人要做皇帝，便把尊王兩字，代國家的大法。——東周時候，這個私權，落在一班軍閥手裏，——便是諸侯——那奸刁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自己却千奇百醜的做出來：翁媳通姦，兄妹通姦，這種事體，滿紙都是；此外奸詐百出，爲他一人爭權奪利，破壞公法。百姓看在眼裏，也祇知道趨向勢利，不知道什麼做法；便養成幾千年來喪失法治精神的國民。

一是毀滅國力　國家的有沒有力量，要看他全國的人民能不能夠充分經營他國家的事業；這個便是國力。但是，國力是要培養出來的；如今爲了皇帝一個人的權利，或是軍閥一個人的權利，趕着百姓拚死拚命去替他搶奪。百姓死也來不及；還那裏有培養的工夫，有經營國

家事業的工夫?偌大一個國家，實業也不與，道路也不治，工商業也不發達；在古時還沒有國際的比較，到近世出了世界的交際場，便顯露出我們柔弱的國力來。——但是這個禍根是伏在從來皇帝和軍閥的毀滅。

我們百姓，送了這許多冤枉命，化了這許多冤枉錢，還得不到一天的休息！上面兩條，還是歷來帝皇和軍閥共犯的大罪；還有一條，是東周時候皇帝和諸侯獨犯的大罪：

談論我們中國文化的，誰不說東周是我們中國文化極盛的時代?這時代的文化，可分作四派：

一、孔子、孟子、荀卿、及孔門弟子的「儒理文學派。」

二、老子、莊子、鬼谷子、韓非子、的「理想文學派。」

三、蘇秦、張儀、犀首、陳軫、的「交際文學派。」

四、屈原、宋玉、的「美術文學派。」

倘然不爲軍閥個人的爭奪，把東周時候文化的勢力，擴大起來，流傳到現在；我們也不用談什麼外國貨的德謨克拉西，托爾斯泰，太谷爾……等等了。可惜極好的文化時代，被一班爭權奪利的帝皇和軍閥毀滅了，養成如今一個老不長進的廢國。軍閥，帝皇，眞是萬惡！

我也不多說了；這一點，是我對於列國志一部分的感想。

聊齋誌異

我拿蒲榴仙的聊齋誌異，用白話對譯出來，又拿他的原文校讀一遍過以後，對於他，卻有一點感想；我的感想未曾發表以前，先把別人對於聊齋誌異的感想，介紹一兩段在下面．

錢玄同先生說：

「聊齋誌異似尙不能盡斥爲「見識鄙陋」：十幾年前有人說聊齋誌異一書，寓有排

滿之意；書中之狐，係指胡人。此說確否，雖未可知；然通觀前後，似非絕無此意。又其對於當時齷齪社會，頗具憤慨之念；於肉食者流，鄙夷訕笑者甚至。故玄同以爲就作意而言，此書尙有可取之處。……』——錢玄同寄胡適之書，

胡適之先生說：

『……明末淸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聊齋誌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誌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靑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値得提起了！』

平心而論，多數人是時代之征服者，有幾個人能够征服時代呢？聊齋的文字，也能够表現

一個時代的精神；到了現在的時代，據錢胡兩位先生的批評，還留有這一點價值，——錢先生說的「尚有可取之處」胡先生說的「很有幾篇可讀的」「都可稱爲短篇小說」「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也是不容易的。——現在一般學者到了三五百年後不知可還有聊齋在今日的一點價值呢？——我們做現在的人，論過去的人，應該要有兩種眼光：一種眼光，是看他在當時有什麼價值。一種眼光，是看他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就拿這兩種眼光來看聊齋誌異。聊齋生在古典主義盛行的時代，又是死的文學——排比對偶——盛行的時代，他產生出這部古典豐富詞采堆砌成的聊齋誌異來；在我們今日的眼光看來，他可算得一個時代的征服者。但是，他在當時，却很能够表現時代精神；他雖是被時代征服，却還能帶幾分反抗時代的色采。這個色采，直傳到三五百年後的今日，還有幾分價值；這個價值是什麼？便是聊齋誌異的背景。

一種著作品的有價值沒有價值，全看他的背景如何。背景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功利主義」做背景的

一種是「道義主義」做背景的。

功利主義做背景的，拿文字的形式做他的骨幹；道義主義做背景的，拿思想的組織做他的骨幹。在聊齋那時，正是機械文字盛行的時代；——八股文駢體文詩賦等——是沒有生命的文字，沒有思想的文字，專講文字的形式去換取功名利祿，喪失了作者的人格，祇圖一時的時髦！這種背景，雖也能夠代表一時代的風尚，但他的作品在當時，本來沒有什麼價值，何況在今日？聊齋誌異這一部書，在形式上講，雖也免不了幾分堆砌工夫；——機械式的文字——但是他有幾分思想，做他的背景。這個思想，不但在當時有價值，便是到現在也是有幾分價值的。

如今我把聊齋誌異的思想分斷開來，最顯明的是：

反對功利主義；

提倡戀愛精神；

破除階級觀念；

贊頌人類互助。

他站在「處士」的地位，借理想上的事實，抨擊當時齷齪的社會。你看他那篇司文郎，續黃粱，是何等的咒詛功利？魯公女，胭脂，竭力的提倡戀愛；促織，庫將軍，是滿肚子替平民打抱不平的意思；田七郎，黃英，是表演人類互助精神的地方；林四娘，狐諧，俠女，細柳，都是表現女子本能的文章。……：這都是他的思想；都是他的背景；是他在機械式文章盛行的時候，功利主義盛行的時候，能夠反抗時代，表現出非功利主義的色彩來，是他在當時的價值，他是在今日還有幾分價值的地方。

聊齋誌異的價值，在他精神上說，是有思想的寄託；在他文學上說，——形式上——又有「寫實」的技能。寫實，是做小說的第一個有價值的技能；聊齋誌異能夠在理想主義中帶寫實的性質：說狐，說鬼，說神，說人，說美人，說俠客，說什麼像什麼。又能用客觀的眼光，作主觀的描

寫；處處體貼人情，事事細膩有理。發揮他豐富的逼人性，深摯的感動力，這又這聊齋誌異在文學上第一個長處。

但是，過去有價值的書，不一定也是現在有價值的書；便算是在今日也有價值，總有幾分不合於現在的時代精神而失却他底效能的地方。——因此，我要拿聊齋誌異重復校讀過改選過。

校讀，改選，還不算數；胡適說得好：「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因此，我要拿聊齋誌異用白話對譯出來，格外顯出他「寫實」的好處，而洗去他「古典主義」的壞處。

這是我們在今日「整理國故」的責任，不一味抹煞前人心血的本意：

十三，一，二十二，在星期文會。

閱微草堂筆記

——讀閱微草堂筆記以後的感想——

黑格爾(Georg. Wilh. Fer. Hegel 1770-1831)說：

「人，是被時代精神驅使的傀儡。」

這句話能給我們充分的覺悟。在浪漫主義時代的人，他祇知道嘲笑古典主義時代的人；在自然主義時代的人，他又祇知道嘲笑浪漫主義時代的人；在實證主義時代的人，他又祇知道嘲笑自然主義時代的人。如今是新浪漫主義的時代，他們又該在那裏嘲笑實證主義了！這個，實在是人們的大錯誤。他却不明瞭以下的兩種原因：

一、主觀的：

新思想是舊思想的產兒。

一、客觀的：

人是被時代精神驅使的傀儡。

倘然沒有新舊思想的接替，沒有時代精神的驅使，便也沒有思想史的進步和存在了。從來研究思想史的文學家和哲學家，都承認一時代有一種統一的思想精神的存在；一時代的事實裏面，都存得有思想的勢力。這種連續而起的勢力，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這勢力的連續而起，便是被時代精神的驅使，這勢力的前後消長，便是主義產生的結果。德國萊勃狄大學教授拉姆勃列狄氏——（Karl Lamprecht 1865）他也是以純粹歷史家而承認思想勢力的一人。

★　★　★　★　★

講到我們中國，在周秦時代，原是思想極發達的一個時期；後來受了功利的束縛，政策的束縛，祇有文學上的傳統精神，沒有哲學上的傳統精神。思想史的自身，便也極脆弱了。但是一

時代總有一種統一的思想潛伏在事實的裏面：有講漢學的，有講考據的，有講訓詁的；祗因處處受功利政治的束縛，在哲理上社會上政體上藝術上絕少發展。我們到了今日，一方面見到中國思想界的陳舊，一方面見到外國思想界的發皇；我們要用體貼的胸襟，整理的手腕，融和的方法，新穎的頭腦，不要太迷信外國的思想，也不要太鄙棄中國的思想。我們不要忘了：『舊思想是新思想的產母，』『人是被時代精神驅使的傀儡』這兩句話。我們倘然太迷信了外國的思想，便沒有自動的生機，我們倘然太鄙棄了中國的思想，使沒有推陳出新的功效。——整理國故產生新文明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知道新舊思想的不同，是時代的驅使，也是時代的錯誤；我們固然不該在後一主義的時代去嘲笑前一主義時代的人，我們更不該得了新文化便鄙棄舊文化。須知道舊的裏面有新的，也惟有舊的能產生新的，這便是整理國故的真精神。況且一種思想，在文藝上傳達是很敏捷的；倘然要把這思想傳達在政治社會學術道德習慣……種種事實上，却十分遲緩。

——也許有不能傳達的——不用說別的，如今我們傳達新文化，快十年了；除了少數的文藝表現以外，在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道德上習慣上，得了些什麼？不論那一個時代，思想常有理想主義 Idealismus 和實證主義 Pasitivismus 兩個部分對立的；而這兩部的思想程度，常常相去在一程或二三程以上。

從來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往往有兩部分的表現：一部分是表現在事實上的，一部分是表現在思想上的。他事實因受功利政俗的束縛，不得不依着時代的錯誤為無意識的表現；他思想却因受了舊的功利政俗的激刺，或根據自身知覺的發展，為有意識的表現。所以他們除了幾部裝幌子的詩文集以外，便又有幾部化名的筆記小說等類的著作，發展他的思想；這便是理想主義和實證主義不並融的證據，也是人被時代精神驅使的證據。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也是受了這個動機；他一方面受時代錯誤的束縛，做了一個傀儡式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一方面却受了思想的驅使，成了這一部筆記。他所記的狐鬼神怪，

原是他的假託；他精神表現最明顯的地方，便是處處反對迂腐的講學派，很有西洋浪漫派的精神。他對於政治風俗，也有幾分反功利主義的運動；在現在我們的眼光裏看去，雖有許多錯誤，但也是他時代的錯誤。我們該拿出整理國故的手腕來去研究他的思想，不該去嘲笑他。

老殘游記

這部老殘遊記，在中國新小說界裏，出世得最早，我第一次讀牠的時候，還是附刊在繡像小說——雜誌類商務書館出版——上面。那時候我們這班讀書人，正鬧什麼新法；一般文學界，從虛浮趨向到實在。所謂有心世道的人，他的思想，纔從夜郎國——自大——裏回來，肯略略觀察自己的國情；纔知道我們中國的社會是這樣黑暗的社會，國家又是那樣危險的國家。纔有這一類描寫社會實狀的小說出現。老殘遊記，也是受時勢和內心的趨迫而產生。講他的

立意，却頗似野叟曝言，而魄力却沒有野叟曝言雄厚。講到他的效用，又頗似徐霞客游記，而秩序却沒有徐霞客游記整齊。祗是在中國的讀書人養長指爪搖頭擺腦大踱其方步的時候，他能注意到國計民生社會實狀，也可算得難能而可貴的了！

天下最壞事的是道學先生，和咬文名士。李剛主說得好：「高者，談天性，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覺；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他這幾句說話，何等沉痛？從來說的「凄凉棋局誤儒冠。」那班戴儒冠的人，出門不知柴米價，終日吟風弄月，哼他平平仄仄的爛詩調，撇他堯肩舜目的死故典；直到現在，還忘不了他抹鼻子畫圓圈的故態。有人提起經濟民生的事務，他便說他俗物；有人做幾篇小說，他便笑他小道。尤為可惡的，那班八股先生，居然也做起小說來，大搬其駢四驪六的調調，硬湊其七發八義的古典，抄襲些九美團圓二美奪夫舊而且臭的下流思想，去發揮他思想上的獸慾！——這種東西怎麼老死不完全現在自命為小說大

零的裏面還很多很多套着假面具裝着鬼臉擊着——問他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小說？他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問題？什麼是經濟問題？他更加莫明其妙。他祇求得下流社會的欣賞，——這是說人格的下流——小學生的羨慕，於是什麼魂，什麼夢，什麼緣的冒牌小說，大流行而特流行；於是而咬文嚼字，醉生夢死，三妻四妾，桑間濮上的遺毒，大流傳而特流傳！——中國人心乃死盡！——中國人種乃滅絕！

小說在文學上，果然有極高的地位；在社會上，有極高的效用惟其如此，我們又不得不亟亟排斥那假名士老八股那種不寫實沒有文學組織而專鼓吹獸慾的僞小說和僞小說家；一方面便該竭力提倡整理那寫實的有文學意味的關於國計民生社會問題的小說。這老殘游記，雖算不得什麼有文學價值的著作，但他却是能實地描寫社會狀態的；在舉世虛浮的時候，能注意到國計民生的。我看來，比那些爛調什麼魂什麼緣的冒牌小說高得多多。因此，那書局主人來要求我做序文，我便趁此對於時下小說界不得不說幾句公平話。講到書中有許多思

想錯誤的地方，却是時代的錯誤，你們要原諒他的。

恨海

我讀了這部恨海，便又想起了我的老友吳趼人先生。他是一位道德完全肝膽照人的義士！也是，他死後，牀頭祇留下銀餅四枚，眞可稱得「身後蕭條。」這樣高尙的人格，似乎不該有那樣的結果；但是，在這人欲橫流萬惡的社會中，那正直的君子，宜乎不爲社會所容而有這失意的下場！吳先生的做人，藹然可親；那時他爲月月小說報撰稿，向書賈領稿費時候，總是笑容滿面。——我們弄筆墨的人最難堪的是向資本家討生活——他原知道書賈的可惡和筆墨生涯的可悲，但他總是樂觀的。他拿了這辛苦所得金錢，轉身便向甕頭覓醉，見有窮苦朋友來告幫的，便解囊相贈，略無吝惜。我還記得他有一件值得人傳說的故事：他有一位窮朋友，向他

借了幾百塊錢，寫了一張借票。後來那位朋友害病快死了，自己打量沒有力量還這筆錢了，便把吳趼人請去求他放棄了債主的權利。吳先生聽了他朋友的話，便慷慷慨慨的把那張借票拿出來扯成紙蝴蝶。笑着說道：「我吳某爲保生平無負人處，豈能苛責人負？」到現在，他掀着一部短鬚，張着嘴哈哈大笑的笑容，還留在我們做朋友的眼睛裏。在他這笑容裏，好似流露出無限的和藹，無限的義俠來。這種朋友，眞是值得追念的！

我如今重讀了他的著作，追念他的行爲；其實他的著作，和他的行爲是有直接關係的。吳先生一生忠實，在這萬惡的社會裏無可建白，——那時他有本小冊子名叫吳趼人哭是咒詛社會的作品——便在小說界中建白，居然得了今日的盛名。別人因他得了小說家的徽號，便替他可喜，我却覺得可哀。吳先生的忠實，處處在他著的小說中表露出來；他的道德，他的仁愛，他的熱烈，他的咒詛社會，沒有一處不在他的著作中表露出來，這恨海也是他表露愛情道德的一種小作品，他描寫在專制婚姻下面熱烈的戀愛，和昏瞶政府的害人，——拳匪之亂——

以及惡社會的陷人；——小說中人以靑年子弟習於下流而吸鴉片烟——都是用十二分深刻的意思精細的筆力描寫出來，本來我佛山人——吳趼人的別號——的小說，都是不背寫實公例的。——如目視二十年之怪現狀等——這部恨海也是同樣的有逼人性；我們讀了，是不由得不欽佩的。

恨海又是一部研究婚姻問題的小說。講到婚姻，原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人說專制婚姻不妥當，其實我看自由婚姻，何嘗妥當？我主持星期文會的時候，會員有二三千人，他們常常寫信來問我婚姻上的難題；有的因父母之命結合成的婚姻而求解脫的，有的因自由結合成的婚姻後來感受痛苦而求離異的。我不是月下老人，無從判斷他們的公案；我祇得籠統的答一句：婚姻本來不是完善的制度，我們爲維持過渡時代的現狀起見，處置一切制度，不得不帶三分迷信的態度。——尤其在婚姻上——本來說愛情是盲目的，在婚姻的兩方，倘然不求讓步，不帶迷信態度；各人儘量發揮自己的自由，祇知道求一方面的滿意，無論他是專制婚姻自由

婚姻，到頭來，終至於破裂。什麼是愛情？是雙方犧牲而求感情的吻合。你不信，你且看恨海小說中之未婚妻，他的犧牲精神獨強。無論專制或自由婚姻的兩方面，都應該有這一副犧牲精神。

滿清奇俠傳

「娘娘太太！做做好事！」這是誰害你的。

「啊唷！腰痛得很，骨酸得很。唉！做了一天苦工，還得不到肚子一飽；鞋破，帽破，遍身都是窟窿，要想換一身新的衣服鞋帽，更是休想！！唉還有這座和破窰一般的屋子！」……

……這是誰害你的？

我想：地上長的是稻麥，棉絲，金銀，又生出我們這班人來，原是人人有那一份，人人祇須盡力工作去得他這一份。你盡力去種植稻麥，紡織棉絲，製造金錢；便可享用自己的這一份稻麥

棉絲金銀，也不用去刼奪別人的一份。——你享用自己的這一份也夠了；你若不想居積起來，或任意蹧蹋，或傳給你死後看不見的子孫，那你雖刼奪了別人的一份，你也沒有用處。

自從世界上出了一班惡人以後，用他奸險的手段來欺侮你們這班老實的人，用他野蠻的威力，來壓服你們這班軟弱的人，劫奪了千千萬萬份的稻麥棉絲金銀來供給他一個人的居積揮霍淫蕩，傳給他死後看不見的子孫；——造成千千萬萬的罪惡流毒在社會上。他又壓服了千千萬萬人的精神，氣力，性命；替他一個人做苦工，做奴隸，做走狗，做爪牙，到末了又替他死。把你一生的精力獻給他還不够，還要把你的身體獻給他；把你一個人的性命送給他還不够，還要幫着他拿世界上千千萬萬忠厚良民的性命送給他。——『一將功成萬骨枯』便是一個極眞確明瞭的例子——到頭來，眼看着他的財產，從一萬到十萬百萬千萬……；他的功名，從狀元，到宰相，帝皇……，或是從將軍，到總長，總理，總統，……或是從流氓，到大資本家，大實業家，大慈善家；……蓋着天也似高的房屋，抱着玉也似美的姨太太，享着雷也似響的名譽；—

「他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還不是仗着他奸險兇惡的手段，從衆人頭上括下來的；還不是藉着衆人的精神性命，造成功了他的地盤。但是他給我們的酬報是怎麼樣？是：

『娘娘太太做做好事！』

『啊唷！腰痛得很，背酸得很，唉！做了一天苦工，還得不到肚子一飽；鞋破，帽破，遍身都是窟窿；要想換一身新的衣服鞋帽，更是夢想！——唉！還有這座和破窰一般的屋子！……』

他得了衆人的扶助，擄了衆人的銀錢，若還安安靜靜做他的富家翁，做他的大官，也還能了；誰知他貪心不足，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努力地向他罪惡的路上走去。一樁一樁一件一件，貪贓，枉法，姦淫，擄掠，爭權，奪利；銀錢越多越好，女人也越多越好。他也不知道叫多少人做了寡婦，叫多少人做了孤兒，叫多少人做了鰥夫獨夫；他也不知道劫奪了多少人的稻麥，棉絲，金銀，房屋，和安樂幸福。他這樣的霸佔，一天一天的進行不休，那社會上喊『娘娘太太』的人，和喊『

腰痛骨酸」的人，也一天一天的製造不休；弄得人人怨憤，個個毒罵，世界便到了不平的極點。

到了不平的時候，便有人出來打抱不平；他是慈悲的，他是有力量的！

他是什麼？便是人人敬重，人人盼望的俠客。他能夠叫那班貪心不知足的富家翁，和貪贓枉法的官員，姦佔婦女的淫棍忘魂喪膽；他又能夠叫那班苦工，窮人，和孤兒寡婦，揚眉吐氣；他更能代表天意，「劫富濟貧，」使人人仍舊得到他天給的稻麥棉絲金銀的一份。

俠客啊！你在什麼地方啊？你快來啊！我盼望着你啊！現在我們做小百姓的，又被那班奸險的惡人，野蠻的強人，欺侮壓迫到了極點。現在到底有沒有俠客來救我們？我却不知道：我祇得把那前清時候有名的奇特的俠客的事實記出幾件事，做一個例子，也是做一個引子。——一方面叫有血氣的人有膽量的人，……看了興奮，一方面叫那貪官汚吏淫棍濁富，……看了知道害怕。

窮苦百姓啊！有血氣的人啊！和那貪官濁富啊！你們聽者：

這不是空談的，這不是假造的，我這書裏記的俠客，和他的事實，却是個個有根據，事事有來歷。有歷史可查，有私家筆記可考，是確確實實眞的。——既然是眞的，難道滿清時候有俠客，現在便沒有俠客了嗎？——滿清時候的人做得到這個樣子，現在的人便做不到這個樣子了嗎？

窮百姓啊！你總有得到你那一份稻麥棉絲金銀的一天。——祇盼你肯盡力去做！

有血氣的啊！你總有把你俠客的名氣傳遍天下記載在書上的一天。——祇盼你盡力去做！

貪官濁富和那社會上一切萬惡強霸的人啊！你總有失去了你從千萬人裏創刧來的千萬份稻麥棉絲銀錢婦女，又失去你的腦袋的這一天。——祇盼你也肯盡力去做！

清宮十三朝演義

我著成了這部六十萬字的清宮演義以後，不由我回憶起幼時的情形來：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依着阿兄，住在杭州地方。那杭州在前清的時候，不是有一個旗營的嗎！這旗營便是滿洲八旗兵卒駐防的地方。他駐紮在那裏，防些什麼？老實說，他原是防我們漢人造反。這一類八旗駐兵，不獨杭州有；那武昌揚州廣州，全中國凡是重要的都市，都有他們的子弟兵看守着：好似「牧猪奴」的看守猪玀一般。日子久了，子子孫孫在這駐防的地方傳種接代下去，兵也不像個兵了；一走進旗營去，祗見平坦寬闊的道路，整齊清潔的房屋，高髻長袍的旗婆，穿紅着綠的旗娃子，嬉嬉笑笑，觸目都是。那名叫旗兵的，都穿着漂亮的袍褂，他們祗講究托雀籠，捏鐵彈子，坐茶館，閒磕牙，看娘兒們。說起看娘兒們，我還記得故老傳說下來有一件故事：他們滿洲人仗着戰勝的餘威，——是不是戰勝還是我們不爭氣的漢奸去迎接他進關來做一個現成的中原之主，這裏面還有個疑問——在二百多年以後，還是氣燄萬丈的。杭州那麼旗營，靠近西湖，佔據了天然美麗的風景；凡是我們漢人住在城中要去領略西湖湖光山色的，總要穿過旗

營，出錢塘門，從白堤一帶走去。但是做漢人的，不論男女，你若在他們滿洲兵地盤上經過，多少總要受他們的侮辱，尤其是漢人的婦女。杭州的婦女，多喜燒香；那大小廟宇，幾乎全佔滿了西湖的山巔水涯，每到春天香汎時候，一肩軟轎，轎中端坐着一個娘兒們。那肩輿接接連連穿過旗營，飛也似的抬向湖邊去。江南女子，性喜佞佛；但大半也是借此游春，與湖光山色求一度的良晤起見的。可憐這班脂粉嬌娃，每坐着轎，經過旗營的時候，便遭那班所謂旗兵的，和狼虎一般，喝令停住，把一肩翠輿，團團圍住。把轎簾攀下來，對着娘兒們，評頭品足，任意調笑；直把這婦女弄得嬌啼婉轉，脂粉淋漓，他還不肯放手。唉！這便是我們漢人戰敗的報應！後來有一位漢人，做了浙江撫臺；打聽得這個消息，便勃然大怒。親自坐一肩小轎，遮起轎簾，在轎後面故意掛些婦女燒香用的物品，打從旗營裏抬過；那班旗兵見了，又放出老脾氣來，上去把轎子攔住，轎簾卸下。一看，裏面坐着一個老頭子；正在詫異的時候，那老頭喝一聲：「抓！」親兵上前來，把幾個最輕薄下流的旗兵揪住；老頭子下轎，親自送他去見將軍。將軍雖說是他們自己人，但看看事

體鬧得面子上太下不過去了，祇得傳軍令，把這幾個輕薄的旗兵，一齊砍下腦袋來。在二百年以後的滿洲人，尚且如此驕橫；那初進關時的滿洲人的氣燄，也便可想而知了。在杭州一處地方，八旗駐防兵的舉動，如此野蠻；那全國凡是有旗營地方的漢人，所受他的蹂躪情形，自更不待說了。休說別人，便是我住在杭州的當兒，年輕膽小；每次經過旗營時，莫說受那旗兵的欺侮，便是那長不滿三尺的旗娃子，他見了漢人，至少也要向你擲幾塊石子，罵幾句汚辱祖宗的話。這是何等的可厭，而又可憤的事！不想我因爲這一厭恨，到十七歲上，便割去了髮辮，跟着徐錫麟秋瑾這班人，鬧起種族革命來；——當時我奔走革命的事實詳載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越恨一書中——在這種族革命成功以後，著了這一部長篇的清宮十三朝演義，我寫清宮的昏亂情狀，也好似那杭州旗兵的昏亂情狀一般。他們滿洲人對於我們漢人的一類行動，果然可恨；我們漢人受了滿洲人那種蹂躪，果然可憐。但這也是弱肉強食，自暴自棄應有的結果；況且又都是過去的事體，我也不忍去深論了。祇是他們滿洲人受了漢人三百年的供養，平日一事不

做，一業不就；一聲革命，生機四絕。到如今上自皇室，下至八旗殘族，一般的陷落在窘迫的旋渦裏。他們的老家東三省，早已沒有他們插足之地了；——我在民國九年曾經到滿洲一帶地方去實地調查過那邊的地主全換了漢人；這自然是因爲原來的地主滿人勤吃懶做，慢慢的把地產押賣給他的佃戶漢人——便是散處在中國各處的，也是氣息奄奄，竟有滅種之憂。我說到這裏，使再把我王陽明集序文裏一段話記錄在下面：

我們這班東方人，也不是自己願意做福氣人，尤其不是自己願意做萬劫不復的奴隸牛馬；這大半是老天害我們的。老天害得我們眞好苦！這老天的耽誤我們，正好似從前滿清進關的時候，把他的八旗子弟駐紮在全中國幾個繁華熱鬧的地方，受漢人的供養；正經事業也不做，正經技術也不學。終日提鳥籠，坐茶館，鬭口打架，講究吃着，調戲婦女，養得他腦滿腸肥，忘記了自己的時辰八字，到了民國手裏，一聲革命，八旗子弟和他的皇帝都成了廢人；他的生計也要民國替他籌劃，他的皇室也要民國優待他。他他們平日既無一

技之長，民國政府，自顧不暇，他們祇得活活凍死的凍死餓死的餓死。連那溥儀，也天天抑賣着古董過日子。這不是那八旗子弟和溥儀先生自己的錯，這明明是滿淸時候滿淸皇帝因寵愛自己種族和寵愛自己子孫耽誤他的。我們東方人，也因老天寵愛我們——給我們生長在這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的地方——養得我們昏天黑地的，自己忘記了時辰八字，耽誤我們，成了這個祇圖安息的惰性。

因此，你們讀了這部淸宮十三朝演義，且慢笑他們，慢恨他們；你們要記得：「安樂死人，艱苦生人」這八個字。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三日，在上海。

戀愛的研究

□人生觀中一問題

戀愛問題

可喜的戀愛！可怕的戀愛！可笑而又可憐的戀愛！老實說一句罷，我是早已做了戀愛國的叛徒了！你們要聽我叛徒說的戀愛話嗎？待我先寫下自己的供狀來：

我是探望他哥哥來的，但他妹妹也出來了，一雙滴溜溜轉着的眼睛，紅潤而又小巧的嘴唇，滿含着甜美的笑意，倚在他哥哥身後，靜聽着他們說話。我們說到豪爽的時候，他一雙柳葉眉兒也跟着我們豎了起來；說到甜靜的時候，他一雙星眼又注定在我臉上，露出美妙的光彩來；說到滑稽的時候，他也忍不住喉間度出一縷鶯聲來。這是何等的幽嫻貞靜，美麗清潔？這樣一度兩度，以至於不知其幾度；他妹妹從加入談話，變而爲直接談話，從談普通話，進而爲談愛情話，從談愛情話，進而爲默然相對。他哥哥退避三舍，一任我們這對痴男怨女在這良辰美景花香鳥語的環境裏，逼迫着我們走上戀愛之路。雖然，對方

而我却不知道，講到我自己，我可以宣誓這是我的處女式戀愛。因此，我們十分膽小，十分怕羞，十分遲緩，而又十分危險。這樣默然相對的景像。我們覺支持到一年多光陰；不見面心中又記掛，見了面又說到說話。若老不說話，未免又太寂寞了，便天南地北的扯談，扯扯又扯到戀愛問題上面去了。祗看他粉也似的腮兒上露出兩點處女紅來，我便知道到了危險的境地，忙縮住嘴不談；這一來怕他害羞，二來怕他動怒。在這兩三年光陰裏面，我們所視為唯一可以慰藉我們靈魂的，便是星期日的默然相對。我到他家去，也不用僕人通報，祗須我在他家花園的一間小書室裏一坐；他在裏面，心電上一受着感觸，最多不過十分鐘，便聽得衣裙悉索的聲音，從屏後轉出來了。每見一次面，他總換一件鮮豔的衣服，髻兒邊插着一朵小紅花兒。他的髻樣兒，最善於變換；有時一個髻兒低低的垂着，有時梳着兩個髻兒，好似並頭蓮一般，偏在半邊。我最愛看他梳兩個髻兒，這句話我却沒有對他說過，但他從我的眼光裏看得出來，也是梳兩個髻兒的時候多。我到他家去，是沒有一定時

候的；但我隨時去，他的心電上隨時受着感應，也隨時可以出來見我。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當時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到如今連我依舊是參不透這個神祕。我們整日相對，究竟做些什麼呢？他書室裏儘多的是圖書，我們便找幾本我們愛看的書，並肩兒講着看着。在這時候，我偷眼看他的面龐兒，手兒，肩兒，腰兒，這是我對於他最大的孟浪，最大的無禮。說一句可笑可憐的話，我和他相愛了三年，所謂無禮的行動，即此而止，連手也不曾握得一握。我也知道男女相愛的程序，先須說愛情話，進而握手，再進而接吻；無奈我那時也真膽小，他也真怕羞，我滿肚子藏着戀愛的話，纔說得一句，他便嬌羞婉轉，怪可憐的，我如何肯去蹂躪他？因此我滿肚子裝着愛情話來的，也滿肚子帶着回去。後來被我想得了一個寫情書的法子，因此我們見了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走轉背便千言萬語的寫得出來。他也寫，我也寫；我們的進步很快，不上三個月，情書疊成半尺高。真是纏情旖旎，撒膽風流；把我兩人肚子裏的戀愛話，應有盡有，應說盡說。但紙上縱是千恩萬愛，見面依舊是個默然相

對，最多不過添了他的盈盈一笑；這一笑，難道說可以告結束了麼？這是戀愛的因果律上所萬不許的。到最後一封情書，我便開口向他求婚了；他回答了幾句最得人意兒的話道：「我早已準備着你對我說這句話了，我心中也早已允許你了。吾愛！海枯石爛，你須堅持着你的心！」哈！我聽得了凱旋歌，我走進了得勝門，你們也替我歡喜嗎？跟手我又寫了一封最肉麻而自認爲最有趣的情書。誰知最有趣却引出最沒趣來了！他家富厚，我家貧窮；我兩人中間，橫攔了一條鐵門檻。設那鐵門檻的便是他父親。東窗事發，他父親便招呼了幾個赳赳，欲得我而甘心之；他是一隻坐山虎，我是一頭小綿羊，如何能抵抗得住？虧他哥哥，暗地裏來通了消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可憐的我！披星戴月，短衣就道；泥塗跋涉，在希微的晨光中，荒涼的野渡頭，尋得一葉扁舟，遁出了虎口。這一下打擊，我形式上的損失，果然是不少；精神上的損失，尤其是無量。最大的損失，還要算在我的名譽上；自從我這一逃以後，便物議沸騰，世界多齷齪兒，誰能相諒？我的齷齪不齷齪，她自己總能知道；再澈底的

說一句，那第一個和她發生肉體上戀愛的人，總也能夠知道。但我却虛名得了實罪，直到如今，我的命運線上，還受着他的影響，潦倒一世。但我當時仗着有「海枯石爛」的一句話，雖說兩地分離，却還謹慎自守；老實說一句話，男女在輕年時候，很容易找得到戀愛的機會，但我却不敢找，也不忍找，使是機會來找我，我也避之不遑。因此，坐失了我少年的權利；直到打聽得那人做了有夫的羅敷了，不但是有夫，而且是墮落；如何墮落，我至今還不忍去說他。但是我這處女式的戀愛，——却從此破了產；我的懊喪，你們替我想想，應該到什麼地步？——這是二十年前的事體。

很華美軒暢的一座廳堂，在我四周圍繞住了十二個女孩兒和少婦。——他們都是我親戚家的姊妹姑嫂——少年男子，原很容易得着異性的歡迎的；如今我因教授他們歌舞，受着他們歡迎。但我的心上，已受了戀愛的箭傷，一時裏還忘不了我的痛；因此，我除每日教授他們歌舞以外，也不敢惹什麼是非。不好了！那醫箭傷的天使來了！這天使不是

站在我四周的少女和少婦，是遠遠倚在那柱子傍一個雅淡裝束的女子。他無意中向我看了一眼，我的心絃上不覺彈了一下，腦海中也不覺吹動了一絲縐紋；後來我們每在沒人的時候，談起話來。這時，正是我跟秋瑾鬧政治革命失敗的時候，秋瑾送了腦袋，我也做了亡命客；兄不以我爲弟，家人不以我爲骨肉。獨有這盈盈弱女子，每在談話的時候，吐出他安慰我的深情來。偌大一座廳堂，每在清早或傍晚的時候，我們靜靜的對坐着，時而吐一句半句同心的說話來；祇覺他的思想十分高超，性靈十分清潔。祗須向他素淡清秀的臉兒上一看，任你是如何狂躁的男子，也管教你立刻靜穩下來；他那瑩瑩的眼波，和深深的嘴角，都包含着靜靜神秘的美。他是滿含着藝術美的女子，能詩，能畫，又能作擘窠字。我聽人說，不輕容易能夠見得到他的作品的；但我却是一個幸運兒，竟在最短的期間，見了他全部的作品，什麼詩集，畫冊，我還常常靜靜的守候在他案傍，替他磨墨，調色，看他揮毫。我們的交情，更進一步，我也教授他歌舞了。照例夾在一羣女子中教授過以後，又避着

人，悄悄的在廳堂上指點着他，他的細腰，他的嬌喉，都能够使我的心紋跳蕩不定，我奏着琴，他唱着歌，有時我唱着歌，他奏着琴琴位在西窗下面。有時我感覺到孤獨，祇須把琴聲傳進去，那姍姍而來的，總是他；有時他一人在西窗下鼓着琴，那尋聲而至的，總是我。原來我兩人的指法，有心人自能會意。他奏琴的時候，我靜靜的站在他身後；看他那水蛇似的腰兒，蟬翅似的鬢兒，和那纖潔玲瓏的指兒，再聽着他珠串兒似的歌聲，我的心要陶醉了，我的魂要飛揚了，我的人要瘋魔了！！唉！他是一個孀婦呢！二十多歲的女子，便已做了五年的寡鵠孤鸞；我的心上好似淋着一桶冷水，又好似把我的心挖出來，浸在醋缸裏，我見了他，又是灰心，又是酸心。我猛然覺悟，我莫親近他能，他是一朵有刺的玫瑰花，也是一塊無瑕的白璧。我若去親近他，非但這朵花折不到我手裏，反要刺傷了我的手；我若憐愛他，非但他得不到我的好處，反叫我汚辱他這清白的名兒。我快避着他些能！我也明知道這暫時的遁避，但我也祇圖避得暫時再說；我也明知道這又是戀愛的因果律所不許的，但我

也祇圖種一個不收果的因。我竭力的求避免和他單獨相對的機會，竭力的去和那一羣的少女少婦親近；即使有什麼話，我們也當着大衆面前說，竭力避免那挑動感情的話。矜持又矜持，避免又避免，他的顏色越覺得可憐了，他說話越覺得悽涼了；他在每晚道一聲晚安歸寢的時候，眞是低徊宛轉，慘然欲絕。他的眼光，含着悲慘的神色，我眞要替他哭了，我恨不得縱身過去，握着他的纖手，打疊起千百溫存勸慰他；但他是一個不祥之物，又是一塊瑩潔的白玉，我如何可以去慰藉他？好好的一個輕年美慧的女子，祇因一做寡婦，使從此把他如花如錦的生命拋擲在冷酷黑暗的萬丈深坑裏，這眞是暴殄天物！這吃人的禮敎，値得如何的咒詛？但是，我和他從前一眼的起因，決不肯結如此平淡無奇的果；那班少女少婦，便發起了一個招涼會，結着伴兒游湖去。十五六個女子中間，祇夾着我一個男子；那時還蕩槳採蓮，倚欄釣魚，自然做出許多風流韻事來。正游玩得熱鬧，忽然不見了一個他。我尋覓的責任，自然舍我其誰？可憐他冷清清的一個人，踅到那臨水的照相館裏拍照

去了！他那種孤芳獨賞的神韻，留在鏡子裏，眞叫千載下的多情人看了也替他下淚的。我默默的倍在他一傍，默默的陪他出了照相館。天色晚了，衆人與盡歸來，正在大街上走着。萬家燈火市聲聒耳，我又不知不覺的跟隨在他後面他瘦弱的腰肢，湊着細碎的步兒，好似一朶白雲，冉冉出岫。這樣一個嬌潔的美人，在鬧市中走着，人擠馬碰的，我已經深怕汚辱了他，驚嚇了他；我暗暗的把保護的責任，擱在自己肩上。默默的跟在他身後，越法不肯離開他。——我們也預備代步的肩輿，無奈他們平日被大家閨秀的身份限止住，深居簡出，如今趁這個機會可以考察社會的現狀，沿路走着，覺得很有趣味，況且離家又近，誰都不肯乘這四籠式的肩輿，——他們十五六個女子，在大街上閒逛着，這保護的責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哈！盡責任的機會來了！鏜的一聲鑼響，祇聽得滿街人的嚷着：「救火！」前面頓時火光燭天，街上秩序大亂。第一是那班閒漢，攘臂怪叫，祇在人叢中亂竄。見那年輕的婦女，便不覺發現了他們的獸性，任意調笑，搶奪簪珥。我當時第一願意保護的，當然不

用思索，是這個可憐的寡鵠了；但他生性又是極仁慈的，說女孩兒是經不起橫暴的，你快去保護他們能。那時街上的人越擠越多了，商店紛紛閉市，我竭力勸他走進商店去暫避，他又再三催促着我前去救那班女孩兒。他又說：『我一身縞素，首無珍飾，決無誨盜之慮。』我則轉念，如此容顏，側足亂市；誨盜固不足，誨淫實有餘。然此唐突西施之語，吾又胡敢出諸口？我一方面既不忍違背他的意思，一方面又不願把他置身在危險地方，我便扶他在深廊下暫避。低低叮囑他道：『不要害怕！在此守候着我回來救你。』他點着頭，也低聲說了一句：『謝你！』我一轉身向前奔去，見那班女孩兒在人叢中東奔西竄，玉容失色；我奮力擠進人堆裏去，把那班少女少婦一一招呼在一塊兒，當前有一家綢緞舖子，院落十分軒暢，我先與肆主人商妥，把這班歸女送進院落去暫避；急急又回身到街心裏去，見那深廊已滿站着閒人，他在人堆裏遠遠的見着我，便滿臉含着笑，從人叢中擠出來，我也推開衆人，迎上前去。正在這當兒，祇見一個大漢，橫衝直撞的奔來，猛向他肩頭一推。啊喲！叫

他和楊柳似的腰兒，如何站得住，早見他蛾眉緊蹙，玉臂微伸，看看倒下街心去了；後面人和潮湧一般擠來，這嬌小的身體，如何經得衆粗漢的踐踏？我當時心中一轉念，自己問着自己道：你做了一個男子，有保護女子的責任；何況他是我心上一個十分可憐可敬的女子。我便看着他倒下街心裏去任衆人踐踏着嗎？我脚步的快，我氣力的大，自己也覺詫異，在他將倒未倒，嬌聲叱咤的時候，我的臂兒已抱住了他的腰身，急向路邊上一避，避過了人潮；再看他臉上時，在失色的玉容上，露出感謝的笑容來。我也很能趁機會，說了無數勸慰的話：他滿肚子的驚恐，居然被我一番溫存話征服了。他展開了眉心，低頭含笑。我扶着他從人堆裏擠到那綢緞舖子裏，又領着衆女眷，從綢緞舖子的後門出去，回到家裏。這一場危險，無形中增進了他對我的愛力；他一回到家裏，逢人訴說他當時的危險，又屢次對着人說感謝我的話。我聽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害怕；我知道他的謝我，他的愛我，都是真心，我從我兩人默然相對，他常常含着笑盈盈的眼光望我的時候看出他的愛力來。我們

果然可以相愛的嗎？我們戀愛；將來是如何的結果？我想着，不由我害怕起來；我雖害怕，我依舊是大着膽接受他的愛。他正對鏡理粧，我又情不自禁的走了過去；他從鏡奩裏拿出一張照片來，遞在我手裏。低低說「送你」兩字。此天仙影也，吾果有此眼福銷受乎？但已明明許我有這個眼福了，我便拿他當聖母像觀音像一般敬重他供養他。禮尚往來，有施必有報；我便把自己所有的小照，拿給他看，請他挑選，他選了一張怒目拔劍的去收藏起來。——這張像是我奔走革命時候照的，虎虎有生氣從此收入鏡奩長伴香脂膩粉去了——良辰苦短，好事不長；我們的歌舞會散場，飢寒逼着人，從此要東離西散。我這時已深深的墮落了情網，祇願長聚，不願暫別：但他的畫館裏時時寄信來催促他起程，畫館裏是聚集了一班女孩兒，跟着他學畫的，並且幾個女生，親自來催促他，他沒奈何祇得收拾行裝，預約他的女伴在城外輪船埠頭相見。從城中到輪船，還須經過五六小時的水程；他知道我不忍和他驟然分離，居然許我護送。一葉扁舟，艙中祇坐着我和他兩人；船窗外水天

一色，船窗內玉人相對。這原是我們兩人極好的談話機會，但我這時，有兩個念頭一起一落：一個念頭是惜別，一個念頭是惜美；看他眉峯微微的鎖着，頸子微微的低着，我知道他的愛愁深了，我又怎麼忍得乘人之危，說着戀愛話，祇圖一個人的愈快呢？我也陪着他默默的半晌，我就脫口說道：『姊！何憂之深乎？』可憐他兩掛珠淚，也跟着我說話的聲兒直滾下來。他微微嘆了一口氣說道：『未亡人天涯海角，何處是我行樂地！那得不憂？』我原知道他是孀婦，但我怕傷他的心，總不敢問他；到了這時候，又不容我不問他。他就說道：『我生二十年而嫁，嫁半年而孀；早願向空門祝髮，了此殘生。徒以有老母在，老母愛我，以我盛年，不忍視我縞素終生，迫我調弄脂粉以博慈心歡也。』唉！僅僅半年陌路夫妻，便爾永永禁錮其身，又禁錮其心，這個是什麼人道？況且聽說他的丈夫娶他的時候，猶自眠花宿柳，終至以花柳殞其生：這夫妻之間，有什麼愛情？簡直是害人能了！可憐他身體雖是孀婦的身體，愛情還却是處女的愛情；徒以加上一層禮教的束縛，他也不敢把愛情用出來，我

也不敢收受。我實在是無賴，一句話觸動了他的悲懷，我便打疊起百千話言，把他一顆酸心溫存過來。接着他又問我道：『弟也曾領略過戀愛滋味嗎？』唉！這一句話，直打在我心窩裏，把我的心也打碎了。於是舊話重提，我便把我從前對於某女郎的戀愛失敗史，敍述出來；他聽了，又深替我悲憤。我們這時正合得上舊小說上說的：『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我們默默的看着，默默的對着，從眼光裏表露出『知己』兩字的意思來。船到了輪埠，那一班女伴，把他簇擁上了坐船去，他回過頭來，說道：『別矣吾弟！』在他剪水雙瞳裏，表示出無限惜別的神色來；我接受了他的眼光，又如何忍得別他？便回答道：『未也，未別也！吾倘當與姊同行。』他聽了我的話，露着又是歡喜又是詫異的臉色來；我又誠誠懇懇的說道：『我也要到那邊探訪朋友去呢！恰巧與姊同路。』他聽了，便表露出意外的歡喜來。但是我們雖能同路，卻不能同船；我附搭在汽船裏，他便進他的坐船，汽船拽着坐船乘風破浪的走着。我一人悶坐在船艙裏，自己問着自己道：『我幹什麼來的啊？我

有什麼朋友可以探望啊？」說也可笑，我祗因不忍別他，便推說同路訪友，把自己悶在船裏；我雖不能和他見面，但在隔船保護着他，我心中又是萬分的安適。到了昏夜，天上月色皎潔，水中碧波光輝；我獨自在船舷上散步，又不知不覺的繞過船尾去；祗因他的坐船和汽船首尾銜接，隔水遙望，也可以自慰寂寞。正出神的時候，忽聽得嬌柔的呼聲，夾着船尾的波濤聲送入我的耳鼓來；跟着呼聲尋去，見一個侍女，兀立在後面的船唇上，傳着他的話問我能過船相見否？我以歡聲應之。這時波濤洶湧，兩船首尾起落半丈。但我眼中祗見歡樂，不見危險，便一躍過之，他已與二三女伴搴簾相迎。我們列坐在船頭上，望月清談，破瓜大嚼；他笑談雜作，月下相看，娬媚入骨，良夜對語，直到斗轉參橫，風寒露冷，纔各自歸寢。第二天，汽船到埠，他自然有一班女伴迎接他入畫館去；祗有我踽踽涼涼，棲止逆旅。到次日清早，我忍無可忍，便直叩畫館；他開軒相見，館中頗饒亭臺花木之勝，又延我登最高之樓，欣然相對。但一轉念，我和他眞要分別了，便不覺從眉間露出慘然的神色來；到最後一

語，他許我做一個精神上的愛侶，彼此以紙筆傳心。我之所求，也僅止於此。因我自從和他相見，淸潔美麗，直以神品視之；原不敢以塵濁之愛，褻此天上安琪兒也。誰知自吾儕別後，僅通數函，而橫逆之來，障撓重重，其家人撓之，畫館中人又撓之。叢爾戀愛之芽，牛羊踐之殆盡；雖有春風，不再生矣！

哈！不想厭棄了世界一切的我，如今重復提起孩子話來，但這個也便是我厭棄戀愛的一個動因。我在十六七歲起直到二十六七歲，這十年裏面所受的戀愛敎訓，多至不可勝數；失敗的也有，成功的也有。最後，我又被對方做過一回戀愛的玩偶，又被對方利用結過一次盲目的婚姻。我眞厭倦了！我眞吐棄了！我眞做了戀愛的反叛了！哼！什麼是戀愛？這簡直是兩架機器，受了機師需要製造品的目的迫而轉動着；這個話不用我自己說，且請一位吳稚暉先生代我說說。他的話道。

生養小孩止是宇宙變動的綿延，——許嘯天說的小孩是製造品，生小孩是機器的

轉動，而戀愛便是馬達的發動力，這有什麼神妙？更有什麼眞正的戀愛？——狹言之，又止是宇宙萬有各個自己的綿延例如人爸爸人媽媽，生個人小孩，便是人在六百萬年中綿延六十萬次，如是而已。宇宙萬有各個之綿延，並不用絕對相同的一種方式，假如不生動物，陰陽便寄於一體——許嘯天說到這裏也爽快省得他們鬧戀愛文章——並不需有「他」又有「伊」。我想陰陽具於一體，難免容易絪縕，容易醇化；消耗過頻，母體也就容易涅槃。我們爲愼重生命起見，漸漸各自把陰陽兩性隨宜排除，減殺其醇化；或偏排陰性者，至於陰性由不發達而淪滅；偏排陽性者，陽性亦積久漸失。於是甲則偏存陰性，乙則偏存陽性；及絪縕洋溢，有害於醇化，必須兩物相遇，方可實行。其實恰可救濟早衰，得生命之向上，此當爲動物進化的最鉅一階級。質言之：恰如照相顯影藥水，甲貯一瓶，乙貯一瓶，可經久不敗；臨時配合，功用以顯，而轉瞬亦遂變性，以至於無用。設平時亦甲乙共和一瓶，便無法持久。所以「他」也者，不過甲瓶貯精蟲者也，「伊」也者，不過乙瓶貯孕蛋者也，他

> 伊交接也者，不過精蟲合着孕蛋繇延一小宇宙者也。故生小孩也者，並不需有神工鬼斧，絕無奇妙可言者也；其以奇妙稱者，有最爲臭肉麻之綺語。若曰：『夫婦之愛乃不可思議特別之愛，是直愛之至也。』是眞醜之至矣！其實正因精蟲起了絪縕，要尋找孕蛋來醇化；孕蛋也起了絪縕，要尋找精蟲來醇化。一如飢之擇食，寒之擇衣，皆一種需要時反應作用。……豈知全是生理作用，並無絲毫微妙。……可不問其爲胡同裏之老爺，爲游藝園之姨太太，爲高尙之夫婦，爲同死之情人。——節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中國人常說的：『卿須憐我我憐卿』；西洋人常說的：I Love you, you love me! 是直一片機器礫軋聲而已！是值最爲臭肉麻之綺語罷了！因此我經過幾度戀愛的教練以後，立刻決定了我對於戀愛的人生觀的態度；把以前種種，立刻忘却，以前種種情書及照片，立刻銷毀。我這架機器，已經不受馬達的吸引了；今日之所以舊案重翻，亦不過對於時下研究戀愛問題的人，貢獻其或一方面的意見罷了。

十四，十一，二五，在上海

唐宮二十朝演義

我在七八歲的時候，便愛躲在牀上偷看三國演義。看到曹操逼宮，漢獻帝讓位；又看到劉阿斗的下場，和司馬懿的篡位；便不知不覺的替那班末代帝王懷着一肚子的怨氣。這是什麼原因？說也可憐，這都是我們祖宗三代留傳下來的根性，父兄師長教導成功的習慣；心目中總拿這「皇帝」二字，看做是天神貴種，不可侵犯的特殊人物。——和我們小百姓天生成的賤胎賤種是不同的——所以，那貴種子孫，到了末代的時候，偶然受了一點同類人的欺侮；不但他帝皇自己覺得十二分的屈委，便是在幾百千年以後的小百姓讀了當時的記載，也覺得這樣高貴的人，受了那樣的痛苦，也替他抱着十二分的怨恨。——我當時也是其中的一員——

這眞是天字第一號的奴性！也是天字第一號的獃子！你忘記了麼？忘記了他一人稱帝稱皇的時候，是拿我們幾千萬條小百姓的窮性命去墊高他的龍座來的麼？忘記了他一人被弒失位的時候，也是先要拿我們幾千萬條小百姓的賤骨頭，去幫着他墊刀頭，陪着他送死的麼？你更忘了他們這班聖祖仁宗，神皇天帝，個個都是强盜流氓出身，殺人不乏眼，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刦奪了我們數百千萬小百姓以及數百年後的數百千萬小百姓的生命財產，供他一人的淫樂，成他一人的富貴，造成他一人神聖帝天的貴種，造成我們小百姓奴隸犬馬的賤種，又造成我們小百姓萬刦不復的壓迫和痛苦麼？這是誰造成功的？追根說起來，這却不是强盜流氓變相的帝皇造成功的，也不是我們放棄主人翁權利的小百姓造成功的；這全是從來奴顏婢膝萬惡不赦的所謂史家宣傳暗示成功的！

我們中國從來的史家，祇爲帝皇一姓作家譜，不爲社會羣衆文化制度作紀錄，他的罪還是小；他因受了强盜主人的豢養，天天替帝皇歌功頌德，把帝皇下賤的出身，一生的罪惡，抹殺

不講，祇講些虛文飾詞，帝皇個個是神種，天子個個的聖德，使後代小百姓讀了，錯認做帝皇眞是天生驕子，天下貴種，無形中養成幾千百年幾千萬人的奴隸根性，又無形中養成歷代帝皇驕橫的習氣，虐殺人民，等於螻蟻，其罪實上通於天；梁啓超說：中國史書，是絕好的皇帝教科書；凡帝皇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見中國歷史研究法——但這個還是客氣話，依我的眼光看來；中國的史書，不但不能寫出民族的精神，社會的特性，文化的遞蛻，並且不能夠寫出帝皇的眞實現狀來。滿紙浮文飾詞，實在連帝皇教科書的資格都還够不上，因爲旣稱到史，必要用極忠實的態度，寫當時的實狀；如今他專裝幌子，不說實話，明明是大盜朱溫，偏偏說是「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明明是嫂嫂私通小叔，——淸太宗后下嫁攝政王——家庭間的倫常大變，他偏給你一字不提。叫後來讀帝皇史的人，無從知其所以興，亦莫知其所以亡；也不知道做帝皇的宮庭中有多少黑幕，帝王的自身有多少罪惡，帝皇的嗣統有多少變故；——如呂氏易嬴等例甚多——眞相旣不能明瞭，因果亦無從尋繹；那史書的效用，也完全失去。其興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徒然使後來帝皇讀之，自以爲天子龍種，妄自尊大，造成幾千年來專制的劣根性。同是一個皇帝，這一點，不能不佩服法皇拿破侖第一的有見識了；那時有班趨炎附勢的外國文奴，要替他立傳；拿破侖便對他說道：『你不要忘了我是科西嘉島的一個平民。』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態度！又是何等合於歷史忠實的方法！豈像我們中國那班流氓皇帝，乞丐文人；自己明明做出盜國的行爲來，還要扭扭揑揑裝點出許多好看的官樣文章，在史書上去欺騙後人。梁任公又說：『舊史家殊不爾爾，彼蓋十九爲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實由古代人主欲紀其盛德大業以昭示子孫；故紀事以宮庭爲主，而主旨在隱惡揚善。觀春秋所因魯史之文而可知也。』但他究竟做了一番什麽盛德大業？這大業是眞是假？這盛德是在人民，還是剝削人民而自私自利？滿紙祇寫了些從斷面的帝王世系，連當時皇帝所寄託的宮庭背景也不肯寫出來。他們既然專注力於帝王史，倘然能把歷來帝皇社會從斷面橫截面的遺跡完全寫出，那末不但叫我們恍然於帝皇亦人也，且爲人之最不肖者也，是可取而代也！并或者可以在這裏面，

多少尋覓得他種社會專史有力的史料出來。無奈他所稱的帝皇史，還是假造的，片面的；不但梁啓超先生說的「帝皇應有之史的智識」靠不住，且叫我們後人讀了，眞疑心帝皇是自天而降的貴種，養成我們小百姓萬世不復的奴隷性，一方面又引誘出多少野心家來，劫奪天下，殘殺百姓。——現在雖說沒有皇帝的名稱了，但那一切軍閥的行爲，貴族的氣燄，資本家的臭架子，也未始非這一點天皇神聖暗示的縮小！

歸結上面這一番話，無非要證明我所以要做歷朝宮庭演義的本意，是要把那班帝王社會寄託的宮庭描寫出來，使人恍然於帝皇亦猶是人也，無可神聖；且比我們清白小百姓分外的野蠻淫穢，他尤其是我們小百姓的讎人，劫奪我們生命財產的大盜。這部唐宮演義，自然也不能逃這個例。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廿四在上海

民國春秋演義

「下層工作！」這不是一句最時髦的口號嗎？唉！俺們中國人在中國地方，早已該做下層工作的了！所謂下層工作，便是到民間去找工作，不要專爬在什麼機關衙門裏擺架子。中國現在的情形，正好似一片腐爛荒田：滿目荒烟蔓草，荊棘稊稗；倘然眞能整理田土的，他希望這田地有收成，他必先要將那荊棘稊稗一齊拔去，——連根拔去——然後把泥土墾熟，然後把穀種撒下，然後辛苦耕耘，然後能得到秋後的收穫。如今這農人，旣不斬除荊棘，又不開墾泥土，更不將穀種撒下，尤其是不肯辛苦耕耘；祇是天天在荒田傍禱告着：『快長出稻子來！快長出五穀來！上帝保佑，給我豐富的收穫。』待到秋風一起，隣家田地上都收得了滿倉滿籮的五穀，祇有這家田上，依舊長着滿眼的蘆葦遍地的荊棘。這農人失望了，哭了，咒詛了。咒詛這荊棘蘆葦，以及貌似稻穀的稊稗；咒詛這田土，咒詛這上天。啊喲！蠢懶的農夫呀！你忘了麼？你忘了你田地

裏下的什麼種子麼?從來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今你種的蘆葦稊稗,却要希望他長出嘉美的五穀來;這不是你蠢,便是你懶,不是你妄,便是你貪!雖然你也曾在你這荒田上做過一番革命的工作;但這僅僅是表面的工作,僅僅是割去了土面上的荊棘枝兒,稊稗穗兒。你何曾拔去他的根?何曾墾過他的地?何曾撒過五穀的種子?何曾做過耕耘的苦工?你咒詛天,天不擔這個責任;你咒詛地,地也不擔這個責任;咒詛荊棘蘆葦,以及貌似五穀的稊稗,荊棘蘆葦稊稗如何肯擔這個責任?你咒詛五穀,五穀更如何肯擔這個責任?你無可咒詛,祇須咒詛你自己。咒詛你自己不撤底,不盡力!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如今中國革命的工作,儘做那表面的,儘做那剷土面上荊棘枝兒稊稗穗兒的工作。以至一陣春風,一批茅草;打倒了一班軍閥,又來了一批軍閥。中國社會一天腐敗一天,那軍閥政客土豪劣紳投機分子一天多似一天。你說革命,他居然也是革命;你說立憲,他居然也是立憲;你說三民主義,他居然也是三民主義;你說共產主義,他居然也是共產主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使你永遠革不成功命。任你有如何盡善盡美的主義，他總能够使你主義不能實現。因此，我懷疑了，我懺悔了！懷疑我們從前的種族革命，懷疑我們現在的政治革命，我曾經說過一番話：

我十八歲的時候，受種族主義的逼迫，拿我所有的光陰，精神，才力，幸福，……都貢獻在「政治運動」四個字下面。當時我們的同伴，如秋瑾，徐錫麟，陶煥卿，陳英士，陳墨峯等等；他們所供獻的光陰，精神，才力，幸福，生命，……數量千萬倍於我所犧牲的。我們那時一種拔劍砍地，不共戴天的氣概，眞是如醉如狂。直到我二十六歲，民國成立了，朋友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所謂種族主義，也失去了他的驅迫力；我們奔走呼號的事業，也就此能手了。

但是，我如今回心一想，覺得以前的舉動，有些走錯路徑，有些盲從。雖不是全盲，至少也有些半盲。這個半盲，在什麽地方？祇因爲我們那時所見到的政治運動，却祇睜開了一隻眼，注定在民族二字身上；那一隻眼，却是盲了。倘然我們那時兩隻眼都能看，應該先看見民族主義的前面，還有一個人道主義站着；政治運動的前面，還有一個社會運動站着。我們原該不問

民族怎麼樣，政治怎麼樣，我們先要求人道的光明，社會的改革；倘然統治我們的，不講人道，異種固然要排斥，同種尤其要排斥。我們做政治運動的前一步，應該先要看一看社會怎麼樣？政治運動，固然要緊；社會運動，尤其是要緊。沒有好社會，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沒有他站脚的地方。再進一步說，沒有好社會，也萬不能產生好政治。——因爲操政治權的人，都是從社會裏產生出來的有了好社會，那政治處於人民監督之下，強迫他，攻擊他，也不容他不好。

可惜！我們那時都走上岔道兒！我們第一步，原不曾走錯；「爲人民求幸福而革命，」這個是大前提。可惜我們那時的眼光，祇把人民幸福看在「種族」「帝制」兩重眼罩上；在當時以謂無論如何，趕跑了異種，打倒了帝制，我們中國便可以立刻上天堂。誰知國家大事，決沒有這樣簡單。揭去了兩重小黑幕，便露出一層大黑幕來。這一重大黑幕是什麼？是社會的墮落。本來，異種的暴虐，政體的專橫，都是從社會墮落的根蒂上產生的。你若不求社會根本的解決，雖暫時推翻了帝制和異種，暫時揭去了兩重小黑幕，一轉眼，那帝制又復活了，異種又

侵入了。便是在這有名無實極短的號稱爲革命成功的時間裏，那變相的帝制，變相的異種，和鬼影一般，幢幢出現，觸目皆是！人民何嘗得到片刻的眞幸福？我恨我們那時祇因錯認從排斥異族而求人道光明，不是因爲求人道光明而先排斥那暴虐的異族。除去暴虐政府，是求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過程；我們應該繼續向求人道光明的路上走去。祇因他暴虐，祇因他阻撓了人道光明之路；我們排斥他的時候，眼前祇有「人道」二字。倘然有人違背人道，我們不問他是誰，我們一律打倒他。民族主義固然要緊，民權主義又其是要緊。倘然不從這一點上着想，專講民族主義，難道說因爲這個皇帝是我們的同種，任他如何暴虐，我們總不革命了麼？總不要收回民權了麼，那末，那法國美國，都是同種人，爲什麼又要革命，又要收回民權呢？

這樣看來，我們倘然因爲種族主義而革命，這是全不對的。——孫中山先生，民國八年，草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創「行易知難」之說；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成三民主義一書，便是爲

種族主義而革命的進一步的覺悟。過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國國民黨一書上說：「章炳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退出同盟會，與張謇所領導之預備立憲公會，另組統一黨；一面依附袁世凱，一面反對孫總理。因章氏只知排滿，罔識其他；其所以加入同盟會者，亦其同是推翻滿清故。章氏只奉行一民主義，亦即本黨主義之第一次分裂也。厥後，黃興亦離總理而另組歐事研究會，以實行其不完全之二民主義，置民生於不顧。世間所傳阻礙本黨發展之政學會，即該會之後身。此爲本黨主義之第二次分裂也。」這便是還不會見到最進步的一層革命，也可說最下的一層工作。——因爲異種暴虐而革命，這是有一半對，也有一半不對：因爲他祇認排斥異族是一個歷程，却不知道因爲他暴虐而排斥他，是求人道光明的一個過程。我們革命的途徑，是在求人道光明；人道一天不光明，革命的歷程一天沒有完。而驅除暴虐的政府，不過是許多過程裏的一個過程；還有許多過程，是要向社會運動的途徑裏去找。所謂種族主義，實在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已斷送了無數的好頭顱了！

斷送了無數好頭顱，纔創造出一個民國來，——一個貌似的民國！而所謂民國春秋演義者，竟滿紙蹲踞着青臉獠牙吃人民骨肉的軍閥，又無處不潛伏着狐媚鬼蜮吸人民膏血的政客！民國拚命似的挨了十八年，無年不鬼打架，無年不被鬼迷。自武昌起義以後，什麼二次革命，雲南起義：以後便是復辟之戰，直皖之戰，直奉之戰，江浙之戰，南北之戰。在廣東，又有護法之役，東江之役，惠州之役；直至今日的國民革命北伐成功：其間雖頗多有維護人道的戰爭；但「人何寥落鬼何多！」至今政府還得不到人民的助力；而一方面鬼影憧憧，還是漸滋暗長的向這一點僅有的生機陰謀着，包圍着。投機份子，腐化份子，如暗潮一般的襲來，如春筍一般的復生！可怕的軍閥，可惡的政客，他一天不絕種，民權便一天沒有實現的希望，民生更一天沒有來蘇的希望！我再說一個譬喻：

他的媽給他一個餅，正要往嘴裏送時，來了一個魔鬼，夾手搶去便吃。他哇的哭了，又來了一個魔鬼，哄他說：他去打倒魔鬼，奪回餅來。待到第二個魔鬼趕跑了第一個魔鬼，他依舊

得不到餅；第二個魔鬼，又吃了他的餅，第三個魔鬼又吃他的餅，第四個，……魔鬼很多，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他們來的時候，總說去替他奪回餅來，但是這個餅老沒有到他自己嘴裏的時候；魔鬼愈多了，餅被他們愈吃愈小了！他餓了！他哭了！他一輩子也得不到他媽給他的這個餅了！

啊！這個魔鬼，什麼時候可以死盡滅絕呢？我們的餅呢？我們的媽呢？魔鬼打架，打了十八年，纔來了一個媽，把魔鬼趕跑。他真是我們的媽！魔鬼真的被他趕走了！但我們要知道，魔鬼僅僅是避去罷了，避去的魔鬼，是還可以來的；不死盡不滅絕的魔鬼，是可以子子孫孫生出來的。我們的媽雖來了，我們大家不幫助他，任他一個人去和大羣的魔鬼交戰，我們的媽還是要被魔鬼打倒的。要養成我們幫助母親的力量，是要做下層工作；要魔鬼的種子死盡滅絕，永不再生，尤其是要切實的去做下層工作。做下層工作，纔熟了這片腐爛荒田，淘清了這惡濁的社會，使魔鬼無處逃影，無處存身，纔有吃到我們的餅底一天。

這便是我寫完了民國春秋演義以後的一點感想

十八・十一・十三，在上海講學社・



經傳釋詞

△定價▽

精裝一册定價一元四角　平裝二册定價一元

王氏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界上的一個大創造這經傳釋詞也是中國學術界上的一個大功臣自有此書將古代經傳中的虛字假借法每字說明以後中國經傳纔覺可讀這是如何有價值的書現在將他標點整理出來使我們更覺可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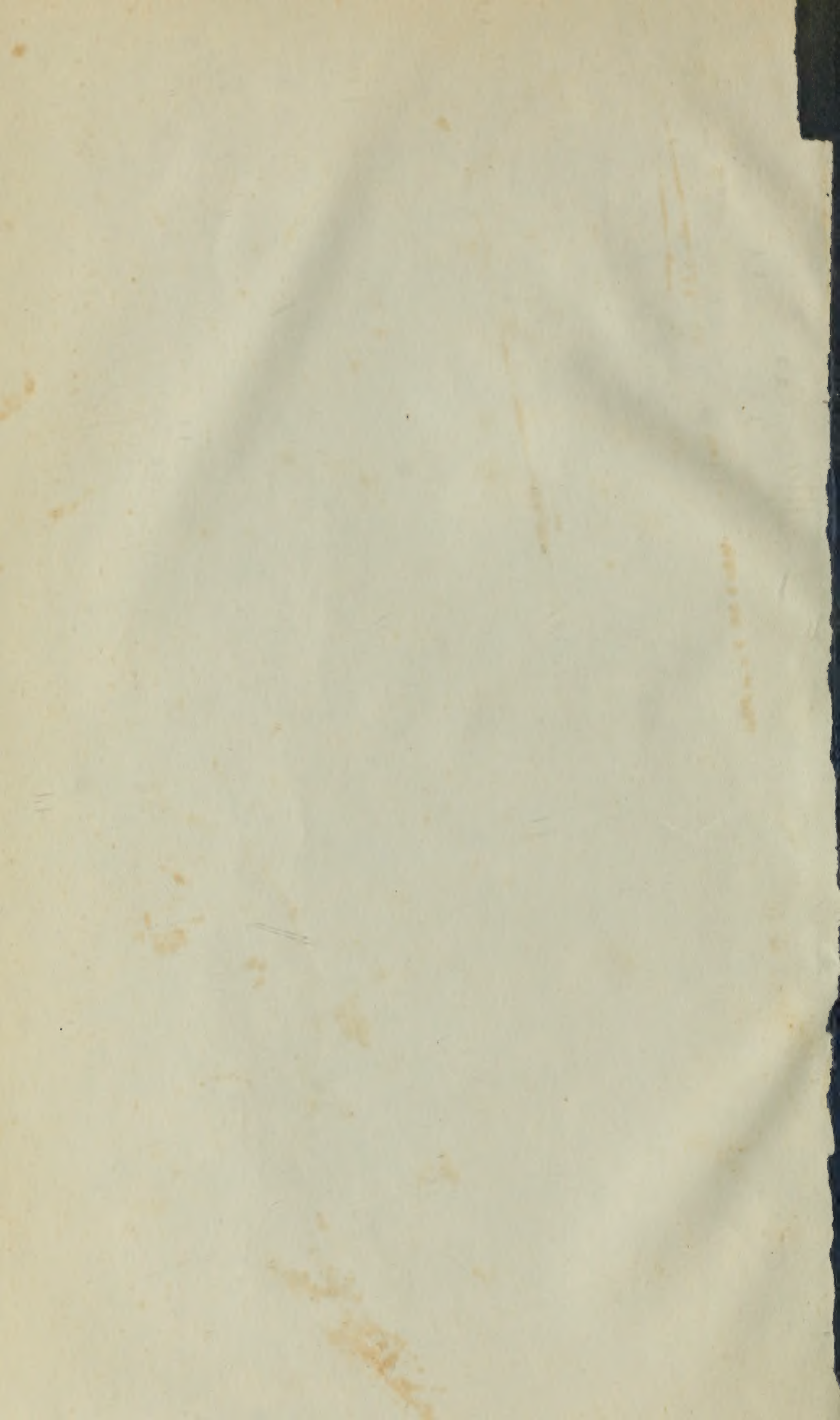
精裝的——一冊實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二冊實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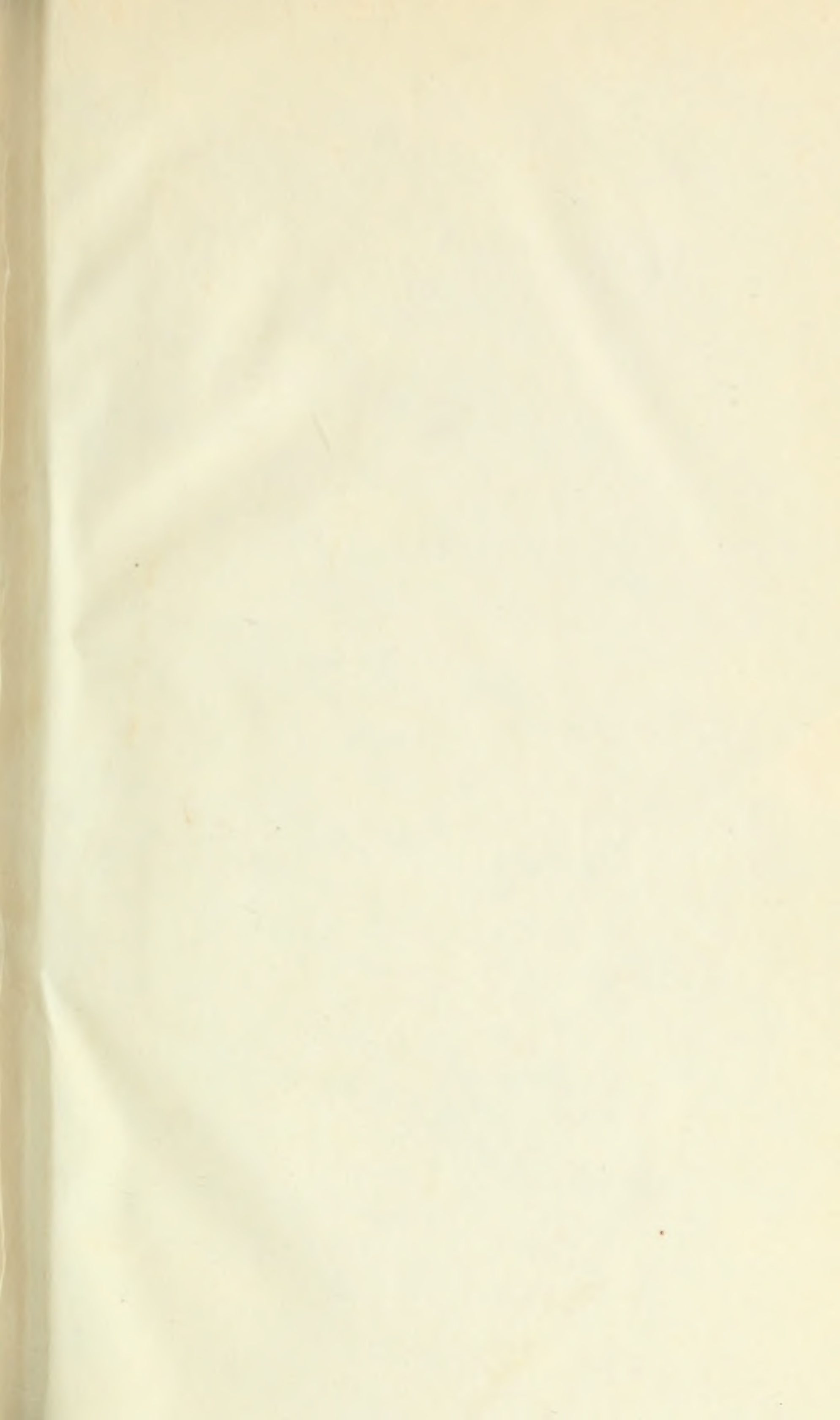
校閱者　沈繼先
出版者　羣學社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新國民奎記印刷所　電話三五一二五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社
分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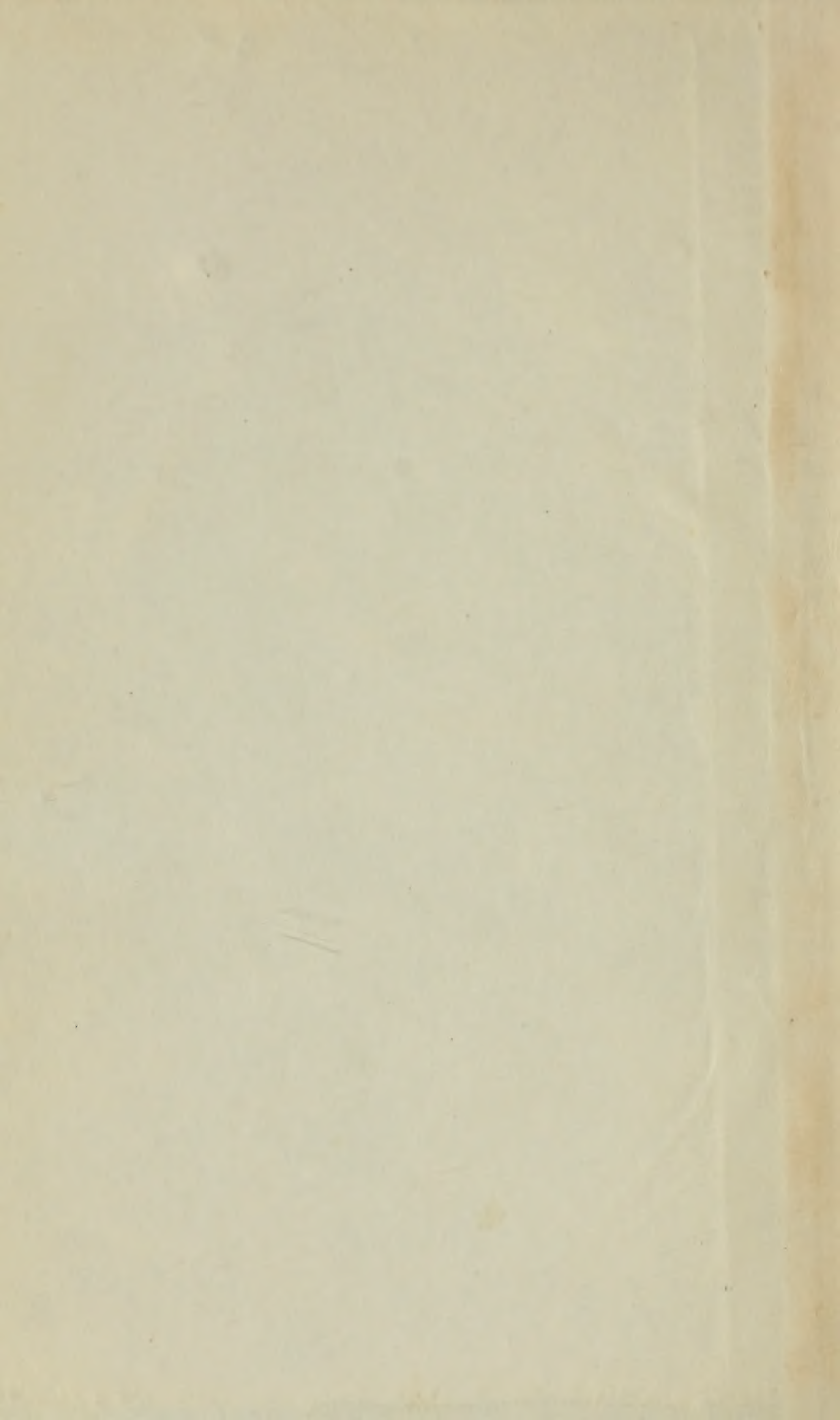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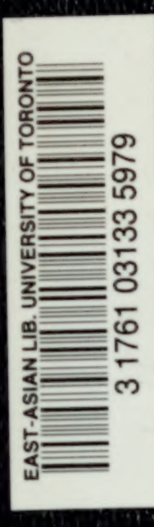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33 5979